

東吳大學心理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劉惠琴

我與我的客家家庭
真實與理想

研究生：葉桂玉 撰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七月

目 錄

緒 論

第一章 回顧過去

第一節	家庭篇	1
第二節	小學篇	29
第三節	國中篇	35
第四節	五專篇	41
第五節	二技篇	54
第六節	工作篇	60
第七節	研究所篇	62
第八節	整理篇	67

第二章 尋找答案

第一節	性別視角：女性意識的萌芽	72
第二節	族群視角：客家文化的認同	83
第三節	階級視角：資源制度的不平	95

第三章 探究方式

第一節	探索之前	100
第二節	敘說與詮釋	105

第三節	視框與行動·····	109
第四節	接下來的方向·····	113
第四章	再反思的探索行動	
第一節	面對我的無奈處境·····	114
第二節	往返真實與理想間的差距·····	116
第三節	混亂中的轉化·····	123
第五章	行動、反思和再看	
第一節	從「真實與理想」看自卑情結·····	128
第二節	親密關係中的磨合與接納·····	136
第三節	兒福中心的課輔經驗·····	151
第四節	家庭的重新理解與改變·····	173
第六章	暫時的結語	
第一節	勞動客家家庭的女兒·····	183
第二節	研究歷程的反思·····	186
第三節	故事的價值·····	188
參考文獻	·····	190
附錄一	：從《金鎖記》看阿婆·····	195
附錄二	：課輔大事記·····	199

圖表目錄

圖 1.從「現實與理想」看自卑到超越的歷程轉化.....	134
圖 2.課輔行動介入與改變的歷程.....	164
表 1.自然主義典範和實證典範的差異.....	103
表 2.督導與諮詢的差異比較.....	167

我與我的客家家庭-真實與理想

摘 要

這是一篇探索自己與家庭的故事，透過不斷回看和反思的歷程，重新理解對於家庭不諒解的心態，自我如何被外在期望影響，以扭曲的角度看待自己和家庭的面貌，藉由敘說和行動的方式，為既定的相信詮釋出不同的意義，如此才能改變自己的任性想法，建構出不同以往的真實圖像。

首先回顧以往的故事片段，盡可能描述腦海中的記憶並賦予更多的意涵，在整理故事文本後，隱約發現某些重要的訊息，並激發我尋找相關答案的動力，從自許是「一個勞動客家家庭的女兒」敘述開始，嘗試從性別、族群和階級等身份背景當作分析的視角，協助我去看待自己的成長故事，同時這三個視角也是貫穿整個探究歷程的主要軸線。

在探索故事的背後理念，主要運用敘說的概念，強調真實圖像的建構性

和個體意義的詮釋歷程，如何影響問題視框的轉化，藉此多重理解的轉換力量，將促使個體產生改變的實踐行動，我懷著上述理論的概念，開始初步的反思行動，許多的疑惑和不解，透過課程與社群的對話和討論，逐漸鬆動了以往的建構理想，重新思考真實圖像的樣貌。

在一系列的行動反思後，回看家庭的心態也跟著改變，從自卑意涵的分析、親密關係的衝突到兒福中心的課輔經驗，對自我貶抑、關係中的焦慮和不合模的家庭設定也產生更多的學習，最後以「勞動客家家庭女兒」當作暫時的結語，並重新論述性別、族群和階級對於我的影響和意義。

關鍵字：自我敘說、家庭故事、行動研究、客家

My Hakka family and me-reality and ideal

Abstract

This is a story exploring my Hakka family and myself. Through the course of reflections, the unforgiveness for my family and the ego influenced by external expectations are re-understood in a new way. Through narrative inquiry and action reflection methods, different meanings were reconstructed from presumed fixed believes. In this way, stubborn willful selves were changed and real images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were re-constructed.

First, when the story of my life was looked back, more and more meanings

were revealed. It seemed that some important themes were meaningful to me, which inspired me to look further for answers. Narrative starts from being a daughter of the Hakka's labor family. And multiple perspectives of gender, ethnic and class were main perspectives of the whole stories.

Through narrative accounts, it is the structure of real images and the individual meanings were in the processes of re-interpretation, which influenced how I reframed problems. And these transformed comprehensions facilitated me to look for practice and change. Based on action research design, the initial action and reflections were started, along with discourses in the class and research group, gaps between "espoused theories" and real experiences were revealed and "theories in use" were becoming clear.

After a series of reflections and actions, the way of viewing my Hakka's labor family was changed. In addition, views on self-inferiority and conflicts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nd children's learning in poor families were also changed. Finally, "a daughter of the Hakka's labor family" was a temporary conclusion for this research, and implications and meanings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we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self-narrative, family story, action research, Hakka

緒 論

從生長家庭、教育體系到社會文化，一路的形塑之下，對個人成長造成既深遠又根本的影響，從自己的身上，似乎可以看出一些的端倪。習慣以折射的角度去看待世界，腦中的理想設定早已根深蒂固，看不起「不合模」的種種事物，這其中包含我的勞動家庭，還有始終趕不上「標準」的自己。

回看自己的生命故事，從家庭、小學、國中…直到工作，甚至於就讀研究所，許許多多零碎的事件，透過我不甚流暢的說故事技巧，顯得有些生硬，更談不上精采，但卻是我的真實陳述，也算是一小部分的自傳吧。

我自許是一個來自勞動客家家庭的女兒，我的自卑、愧疚、無奈和固執，都是來自有因的。草莽行爲往往領先無意識的感受，常常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胡亂的直覺反應，反讓自己處於更加茫然的處境，進而嘗試從自己擁有的身分（性別、族群、階級）出發，以期能在其中找尋相關的訊息。

我像個剛學走路的孩子，以搖搖晃晃的步伐，試著學習不同以往的「真實」，更要明白所謂的「理想」圖像，究竟是如何一點一滴建構而成的，透過不斷的比對和反思，真實和理想的落差也許能縮小，而不安和焦慮也能跟著減輕，不再苦苦追尋外界的理想期許，自己的主體性才得以逐漸浮現，不以扭曲的視框，看待自己，如此也才能接受真實家庭的模樣。

第一章 回顧過去

第一節 家庭篇

*對於牽牛花總有份難以割捨的情感，
也許自己就像她，不適合溫室培育，
喜歡自由的任性放肆，*

從來就不受人寵愛及關注，
因而多了份堅強和孤僻的性格。

客家習俗

『唐山過台灣 沒半點錢 勤勞打拼認真耕田 客家精神 永遠 永遠...』

『天空呀 落水喔 阿妹呀 帶著草帽 來到行水邊...』

對於一些客家歌曲的熟悉，反而是透過政治競選的強力造勢下，強迫記憶使然。零碎的印象，依稀拉近自己和客家文化的距離。

自我介紹時，多半自嘲是個不會說客家話的客家人，但是卻聽得懂。爸媽那一代是個明顯的斷層，對長輩以客家話對談，和我們下一代卻用國語交談，當時在學校是不准說方言的，統一說國語的政策使然，現在教改反而提倡母語課程的重要，提醒學生不能忘本。語言的失傳勢必影響文化價值的傳遞，我忘了自己是身為客家人的根本，就是從語言遺失開始的吧。

媽媽拿手各項的傳統點心，如麻薯、湯圓、板條，還有其他各式各樣不知如何翻譯的客家製品，同樣的到我這一代，傳統點心的技術都斷了，我一樣都不會做，買現成的畢竟方便多了。至於各種婚喪喜慶的禮數、祭祖拜拜的規矩是有聽沒有懂，媽媽也盡心盡力，真是難爲了。

大概翻過幾本講述客家文化的書籍，其中談及客家婦女無不讚賞有加，形容她們個個擁有勤儉持家的美德，而客家男人卻是懶惰好賭，客家社會中的女人掌權管事，是個母系社會體系。我倒覺得是表面的假母系，行實質的父系壓迫，從家庭、親戚或鄰居的客家婦女，種種經驗告訴我，厲害女人是男人擺爛的藉口之一，男人不工作、尋求娛樂，認爲家是女人的責任。

客家女人多半認命，但是會努力克服困難，遵守傳統的文化規條，堅守自身的家庭，辛勤的工作，養兒育女，是一個女人的宿命，尤其身爲一個客家女人。

家庭成員

別人家的奶奶都是慈祥和藹，我家的卻很特別。會罵很難聽的髒話，讚美人像針刺一樣，脾氣時好時壞，自私自利，不苟言笑…用了不好的字眼形容自己的親生奶奶，似乎不孝順更談不上道德，但是至今仍舊無法消去我對她的恨意，小時候甚至祈禱她快點死，我們家就不會這樣吵吵鬧鬧了。

阿公在爸爸小學五年級就因肺結核(操癆病)去世，而阿婆是阿公前任老婆去世後才娶的(前任的小孩據說是被阿婆逼走的)。她常自豪年輕守寡還要帶大四個小孩(大姑、爸爸、小姑和小叔)，是多麼辛苦偉大的，告訴我們要知恩圖報，不可以忘本。

她的性格連親戚、鄰居都不敢領教。曾經和一個鄰居吵架，鬧得人盡皆知，當場全武行相向，至今仍不相往來，家中很少有人來拜訪。她演戲的功夫一流，表裡不一是專門，有時還會使用自殺的苦肉技倆，被她惹上，很難全身而退的。

由於媽媽要上班，小孩全由阿婆辛苦帶大的(她自己事後的說辭)，鄰居會說不管的時候比較多，讓小孩爬來爬去，隨地撿東西亂吃，他們看不過去還常常來幫忙呢。當我們開始會跑會跳，也常被她的竹條修理(尤其當她心情不佳時)，不只打我們，連鄰居的小孩也不分青紅皂白一起打，所以跟我們玩耍要很小心，惡阿婆會隨時出現。

流浪狗不時會被人毒死，但是我們都知道是誰，所以大家會注意自己的狗，以免那天被毒死也不知道。有人拜託她不要這麼狠心，把狗趕走就算了，她說有慈悲心的她不可能做這種事，明明就有人親眼目睹她將拌了老鼠藥的飯菜渣丟給小狗吃，她就是能一臉無辜笑笑的回應。

未滿九歲就當起童工，縫起廉價的雨傘加工，如果偷懶就會被針刺。業者會將一批一批的骨架和外皮送到各家的婦女手中，費時又費工，一打賺不到 50 塊，常常幾個小孩一起坐在客廳，打開雨傘一枝一枝的縫，我縫的最漂亮(連業者都稱讚)所以要完成兩打，她才給 10 塊。拿著錢到店裡買冰棒吃，是我享受辛苦後的快樂滋味。看到現在的雨傘，多用機器縫製而成，很快就

解體了。所以每當買一枝新雨傘，使用前一定會再次加工，往往能再多用個兩三年呢。

婆媳問題，不斷引導著家中上演一些荒謬的情節。除了錢的問題還是錢。印象中，阿婆過度溺愛小叔，還因此敗光幾棟房子和家產，直到小叔因犯罪意外致死後，她將所有希望都放在小妹身上，以至於日後無法接受小妹的肄業離家，認為全是媽媽的錯，讓自己的小孩讀到大學，卻逼小妹去賣淫(阿婆的自我想像)。我想不是老年痴呆或妄想症導致，而是需要一個人來頂替錯過，於是媽媽成了阿婆眼中十惡不赦的壞人。

國中時期開始反抗阿婆，和她頂嘴沒大沒小，看過她毒惡無比的眼神罵著再難聽不過的話，但是她笑著挖苦你的讚美更讓我噁心。奇怪的性格、矛盾不已的情緒、歇斯底里的誇張，可以下性格違常的診斷吧。就這樣，一個人影響著許多人，成為她性格下的犧牲者，不斷重複著可怕的循環。

媽媽，和我一樣的年紀就嫁給爸爸，開始了辛苦的生活，無法想像那來的勇氣毅力去面對的。生長在一個大家庭中，十幾個兄弟姐妹，年齡差距最大的超過 20 歲以上。由於身體不好所以很小就送給人領養(據說跟孩子無緣，執意留下可能會死)，養母很兇常動不動就打人，小小年級要洗衣煮飯，養雞鴨種菜，根本沒有機會讀書，媽媽常說不管日子多苦，絕對要自己養大小孩，因為被母親遺棄的痛，旁人無法了解，還嘆息小時候不懂事，親生母親要過世了，卻賭氣不去看她最後一眼，長大後悔也來不及。

沒幾年養母因病過世，留下外公和媽媽相依為命(三個阿姨都嫁人或外出工作)，外公是個勤勞樸實的人，種田種了一輩子，唯一的遺憾就是沒能有個男丁傳宗接代，不知從那抱來一個小男孩，起初只覺他很安靜怪怪的，直到當完兵後—我唯一的舅舅，發病了(精神分裂症)，整日窩在房間沉靜於自己的妄想生活，喝酒抽煙樣樣來，沒錢就輪流到幾個姐姐家伸手要錢，至今偶而見他依舊騎著腳踏車，不遠千里來到家裡要錢，幾百塊錢多好，外公能否含笑九泉我不知道，但是卻造成了阿姨們的負擔與無奈。

外公的身體向來硬朗，但因為晚年罹患癡呆症才漸漸走下坡，女兒們全嫁出去加上兒子發病，無人專職照顧，常常走失不見蹤影，一次還因此被車撞，住了快半年的院，平日多虧鄰居的幫忙，不至於釀成大錯。外公最疼媽媽，腦筋不清楚卻知道我們家的位置，千里迢迢騎著腳踏車來，然後再送他回去，往往幾個月來一次。半夜，電話響起，媽媽痛哭失聲不能自己，外公在來的途中被車撞死了，就在家附近的十字路口上。後來聽說在出殯前一天，外公養的土狗繞著棺木徘徊不肯走，彷彿一樣捨不得外公。

媽媽小時候一邊做事一邊還要帶小孩：二阿姨的孩子，阿姨要到台北工作賺錢，只好把兒子留在鄉下(二阿姨的故事像極了連續劇的翻版：男方看不起女方的家世背景，強烈反對交往，生下孩子後即獨自在台北打拚好養小孩)。媽媽和阿姨的兒子才差十幾歲，像極了母子，更像姊弟。媽媽剛出嫁時，大哥哥還常常到家中找媽媽，直到現在有自己的家庭和小孩，還是和媽媽比較親，反而和親生的阿姨很陌生，媽媽也常居中作協調和溝通。之後我到台北讀書，住在阿姨的家中，不禁會想也許是感念媽媽的幫忙，阿姨一直有份虧欠感，現在剛好有能力可以換她幫忙。

因和外公賭氣而嫁給爸爸，媽媽說當時踏入家門才發現，爸爸家真的是很窮，一大家子擠在 30 坪不到的土房子裡，開始侍奉挑剔的婆婆、小姑和小叔(大姑已嫁人)。一大清早扛著全家衣服到溪邊洗，再到家前的空地曬衣服，稍微喘息的時間都沒有，接著準備一家大小的早餐，再匆匆忙忙去上班，下班後隨即料理晚餐，大家都在等飯吃，只有媽媽一人在忙，洗碗、打掃、收衣服……小媳婦的命。辛苦的付出，沒人感謝不打緊，爛攤子媳婦收，好康絕對不用想。街坊鄰居人人稱讚，辛苦外人都看在眼裡；反倒自家人卻抱怨連連。辛苦了幾十年，安靜的媳婦開始學會為自己想想，捍衛僅有的尊嚴，也只剩下這點微薄的力量。

沒有結局的婆媳戰爭。順從的媽媽，面對精明的婆婆，不曾反抗也不敢。每個月辛苦存錢跟的會子，阿婆一句話，就給小叔投資，當時要不是堅持，

連最後一塊地都被小叔敗光，大家斤斤計較錢，也教會媽媽不能再傻傻的付出，沒有回報的。媽媽感嘆養一隻狗都會跟你搖尾巴，今天來到這裡，熱臉貼冷屁股，還給人污辱，真不值得。

媽媽最自悲的便是小學沒畢業，更沒有一技之長。家中經濟不好，爸爸又沒有本事養家，所以媽媽開始兼顧職業婦女和家庭主婦的生活。60、70年代婦女多半在工廠做衣服加工—辛苦一整天賺不到五百塊，一個月不到兩萬塊的收入，養大我們三個小孩。80年代大型加工業沒落，轉向小型公司的經營模式，媽媽繼續縫衣服，也縫我們的外套、褲子和上衣，就這樣縫了20幾年。媽媽勤勞又認真，在公司人緣也不錯，但她就是無法升職，因為學歷不夠。低下階級的人，注定要辛苦一輩子仍難有出頭之日。媽媽就是這樣慈祥和藹、默默付出、只為他人著想，心疼她，又氣她不為自己想，承受一切卻不勇於抵抗或離開。

爸爸國中畢業後，從水泥工學徒開始做起，到監工的工頭。工作常常有一頓沒一頓，包工也常延遲或發生問題。「散仙」的個性，倒也無所謂。印象中，爸爸抽煙又愛賭博，常常一賭就忘了時間。也許因為從小沒父親加上母親的忽略和矛盾管教，他總是一人飽全家飽，很少與我們接觸。屬於冷漠的方式，好像沒關心過我們，過著自己的生活。因此我們小孩和媽媽比較親近，當我們和媽媽一起聊天說笑，他總是避開離去，就連過年，也是忙著去打通宵，從未與我們守夜。

他有時會豁達的說，你們長大有自己的打算，平平安安就好。我心想他從未盡過父親的責任，只會說些冠冕堂皇的話，安慰自己。也許小孩長大了，全都站在媽媽這邊，阿婆、爸爸和小姑這家人開始疑神疑鬼，嫉妒媽媽，卻從未想過以前的自己。

大弟退伍回來後，變得比較成熟穩重，會分擔媽媽的重擔。高職畢業的他，只能找到要輪班、月休四天且不到三萬塊的機械小工。**小弟**高職畢業後重考一年，現為技術學院二年級的學生，由於住宿間接避開家中的吵鬧戲碼。

兩個弟弟生活中除了上網打電動，幾乎沒有其他的目標，也許是唯一的發洩吧。我們在這樣的環境下成大，多少性格都有受影響，

阿婆不重男輕女，只掛心小叔的孩子。小叔第一任老婆因外遇而離婚所留下的孩子，她堅持要留下自己養，不給媽媽帶走，從此多了個小妹。

小妹從小就很漂亮可愛，加上一張會說話的嘴巴，還有再可憐不過的身世背景(無父無母)，自然成爲大家的焦點。在阿婆過度關注和怪異矛盾的管教壓力下，跟她後來的叛逆荒唐有直接的關係。國中肄業跟一群小混混出走，讓阿婆的疑心病大發作，怪全世界的人(尤其是媽媽)，卻不知道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現在小妹偶而會回家，像過客一般，說來就來說走就走。小時候一起長大，爲何像不同世界的人，就是無法溝通。她的故事(打工和交友都極爲複雜)讓我嘆息卻不曾心痛，一直以來，她就是不像我的兄弟姊妹。

媽媽說結婚前曾去算命和八字，算命先生鐵斷的說，媽媽會有三個孩子，但是爸爸卻有四個孩子的命格，當時還懷疑爸爸會在外面偷生呢，直到現在才恍然大悟，原來小妹就是第四個孩子，命中注定的孩子。

人說出家還俗最多七次，**小姑**大概前後不少於五次。據說年經時，因感情受挫從此一心向佛，活在自己的佛法哲學中。工作一直換，佛堂也一直換，至今 40 多歲仍一事無成，無處可去，所以在家照顧阿婆，還要跟媽媽拿錢，彷彿媳婦照顧婆婆是天經地義，女兒只是幫忙的角色。分家產時女兒也有份，就是輪不到嫂嫂。

家人互動與溝通

冷漠，兩個字就說完了我們家的互動關係。

從小到大，家中不斷上演吵架的戲碼，媽媽的據理力爭和阿婆的無理取鬧永遠沒有交集，看著阿婆反覆無常的惡毒叫囂(一哭二鬧三上吊，搞得人盡皆知)，媽媽的委屈無奈，爸爸的逃避憤怒，三角關係的複雜牽連，難解也無解的鬧劇，我們小孩看在眼裡，多半躲在房間，渡過一次又一次的難堪笑話。

小時候覺得如果只有媽媽和三個小孩，不知道有多好。長大後面對媽媽的委屈抱怨，多次鼓勵她離婚，而她總有說不完的藉口。我以為沒有爸爸，遠離阿婆似乎問題就會解決了，找不到答案，所以我逃離家中的一切，不生活在一起就不會有痛苦了。非不得已我不回家，除了過年。

回到家一如往常，我像是過客，兩三天後就離去。小弟讀書住宿去，家中的重擔落在大弟身上，水電、瓦斯、電話樣樣都要錢，加上他們的習慣浪費(小姑、阿婆和爸爸)，支出費用負擔不小。記得一次我自以為聰明，叫大弟不要管，就給它斷水斷電，管他去的。大弟說曾經想過，但是媽媽會找他抱怨，幾次下來，只好快點解決，我不在家裡，很多事情都不知道，盡是唱高調。是呀，我什麼都不能做，只顧著逃離，有時塞錢給小弟，請他拿給媽媽，好消除心中的一些愧疚感，自己的學費問題都自顧不暇了，只想彌補些什麼吧。

阿婆因長年糖尿病、高血壓不控制(亂吃中藥)而導致小中風，近來又跌倒受傷，身體不如從前，比以前乖多了，但是半臉麻痺口齒不清的她，罵起人來威力十足，心中只掛心她的寶貝小妹，有時會想我不是你的孫女嗎？曾經關心在乎過我嗎？當你辱罵我時，是因為我和媽媽同一陣線，還是我從來就不是你的誰！

阿婆的自殺計倆

阿婆又自殺了，當然沒有成功的一天，純屬做戲自然掌握得宜。

這次鬧得很大，還真像是一回事，鄰長都出動協助，將正在上課的我叫了出來，說是家中門鎖住打不開，要向我拿鑰匙開門，還沒走到家門口，就看見門前聚集了一群人，左鄰右舍都湊熱鬧來了，大家七嘴八舌、交頭接耳討論的模樣，當下覺得丟臉死了，鄉下地方沒什麼新聞，就屬我家的八卦最多最精采。

阿婆因吞安眠藥自殺，剛從醫院洗胃回來，看著爸媽、姑舅們忙進忙出，阿婆虛弱的躺在床上休息，這樣的大笑話究竟要演上幾次才下檔，阿婆總是

要引起所有人的注意，當哭鬧沒用了，就來一次假裝上吊的計倆，不管原因為何(錢還是錢)，她就是要贏、要勝利、要所有人順從她的意見，她的自私、心機、可怕，將我心頭那根憤恨的刺，一次又一次的加深。

當天晚上，阿婆情緒安撫入睡後，大人們在客廳小聲討論著小叔的事，深怕阿婆再受這樣的打擊，會受不了。媽媽說當阿婆在醫院洗胃時，偶然經過急診室，竟看見小叔躺在推床上，痛苦呻吟的模樣讓人不捨，旁邊還站著兩個冷漠的警察，

問清楚來龍去脈後，才知道小叔做了很多壞事，又欠人一大筆錢，走投無路下，冒險去搶農會，進而上演一場警匪追逐戰，自知躲不過被捕的命運，小叔開著車去撞橋墩，造成內臟大出血，媽媽請警察大人救救小叔，之後醫院要家屬先交一萬塊的買血費用，才肯勉強救壞人，媽媽說能做的都做了，生死有命，一切交給老天爺決定。清晨五六點，醫院來電，小叔因大出血而宣布死亡。

料理後事的費用，大家閃閃躲躲，媽媽一個人全扛下來。喪禮一切從簡，加上不好聲張出去，選擇在殯儀館的角落裡，舉行各項儀式。傳統禁忌中，白髮人是不能送黑髮人的，出殯當天，阿婆堅持要看小叔最後一眼，否則死不瞑目，看著一個老婦人趴在棺木上，痛哭失聲，大叫她的不孝兒回來，每個人都紅了眼，永遠都不可能回來的。

遺體火化後，拉出來的棺木只剩下一堆白骨，裝到甕裡，由不到十歲的小妹捧著，送到葉家的祖墳去，那一年，小叔才三十五歲。

堅強媽媽

我的媽媽，堅強的毅力驚人，卻又傻的可以，不論遭遇什麼困難，總是能一一克服，俗話說『吉人自有天相』，但上天又為何一再安排考驗，讓母親去接受承擔，她一生的挫折已經夠多夠重了。

第一胎生的是女兒，自然沒有麻油雞，也沒有月子，休息一個星期後，便開始工作和侍奉一家大小。隔年有幸一舉得男，馬上有吃不完的麻油雞和

名正言順的月子假期，隔三年後，小弟因妊娠過期(逾預產期近三週)，媽媽至醫院催產，以免造成過熟問題，當時爸爸出外工作、阿婆不理會，媽媽一個人在醫院，由於護士需要家屬簽相關證明文件，知道媽媽的情況後還直呼太誇張呢。當時才五歲的我，跟著一起住院，媽媽實在沒有辦法照顧我，醫院一再打電話回家，阿婆才心不甘情不願來醫院，帶我去買水果，她從來就沒有關心過媽媽，只把媽媽當作女傭罷了。儘管如此不平的對待，如今阿婆中風、身體不適，媽媽依舊不離不棄，也許是寬宏大量，或是傳統的孝道使然，作媳婦的就是要孝順公婆，不管受到如何的對待，但是我卻無法苟同這樣的傳統觀念，但是這就是我的笨媽媽。

媽媽有時出去，都會帶我們三個小孩，騎著摩托車四貼，當時是很常見的，爸爸總是自顧自的玩樂，很少想到我們。一次小弟生病，家裡又沒有人，媽媽只好把我們一起帶到醫院，媽媽騎著一台爛車背著小弟，前面坐著大弟，我在後面抱著媽媽，途中，也許是太累了，精神不夠集中，不小心撞到停在路旁的小貨車，媽媽小腿當場被機車壓到骨折，還好遇上一個好心的人，將媽媽送到醫院。媽媽事後說起這段往事，還覺得有點不可思議，當時發生車禍，她下意識保護小孩子，大弟小弟都安然無事，但卻找不到我，原來因撞擊的反彈力量，將後座的我，彈到前方的貨車上，而且毫髮無傷。有點誇張的說辭，但是樂觀的她，總是能處事泰然看待發生的不順利事件。

媽媽有好幾次住院的經驗，除了生產外，一次是急性盲腸炎，其他幾次都是在工作途中，突然暈倒，危險的是在車衣服時，車到一半失去知覺，幸好都沒有造成傷害，暈倒的原因都半是過度疲勞引起。媽媽總是在照顧別人，沒有想到自己，怕我們沒有吃飽、擔心我們發生危險、自責沒有盡到好母親的責任、沒能力給我們比較好的教育等等，這就是我的母親，她的付出和堅毅，常讓我敬畏得不知如何是好，直到現在，每次都要等我們吃完，她才在我們的催促後，拿起碗筷。常想要如何回報這份恩情，等我有能力後，想讓媽媽吃頓好吃的、穿得好些、住得舒適些、甚至於讓她回學校完成學業或出

國去遊玩散心等，我一輩子也還不清，只是希望媽媽多學著爲自己著想，別再掛心我們了，這是我的傻媽媽。

賭博爸爸

夢中媽媽牽著我，肚子懷著弟弟，一步步走向漆黑的房間裡，我茫然不解的看著媽媽，而她透過窗戶淒涼無神的望著遠方，好像在等待些什麼。我想應該是在等爸爸，媽媽至今都在期盼她的男人，有朝一日能真正回家，覺察自己已經爲人父，有三個孩子，應該負起責任。等了又等，直到小孩長大，爸爸卻依舊像個孩子，自顧自的玩樂，過著一人的愜意生活。

早年時期，他娛樂活動第一，睡覺第二，工作擺最後，妻小則不在排行內，重心除了賭還是賭，三天三夜的連續打拼，小意思一件。工作效率的風評不佳，擔任建築工頭，隨便的態度，工程往往一再延後，失去雇主的信任，也打壞自己的風評。日子久了，年紀大了，體力也不行了，也就順理成章不用做事，終日無所事事，還要跟著潮流走。國中時期，保齡球風盛行，他買下所有配備，決心要到達職業水準的層次，所以他沒事就往保齡球館去，其實又在賭博，比分數定輸贏。後來保齡球風潮退去，轉向高爾夫球的運動，買下昂貴的球具，又開始他的另一場賭博。舉凡麻將、七色牌、骰子、六合彩等各式各樣的賭法，爸爸無一不拿手，賭了一輩子，輸掉了家產，也輸掉了我們的心。

賣掉了僅存的一塊地，還清近百萬的賭債，他依舊不知反省重操舊業。賭博的癮比嗎啡中毒還可怕，扭曲一個人的心和靈魂，爸爸就像是它的奴隸，無法脫離監禁，他已和賭博合而爲一，離開就是死路一條。我恨死賭魔了，它侵蝕我的父親，帶走他的思考能力。從來都不知道爸爸的意義何在，媽媽負擔全部的家庭責任，還要照顧爸爸這個大小孩，有事情他像駝鳥埋頭一般逃避面對，媽媽一肩扛下所有，他也理所當然的過自己的生活。

客家男人的缺點，他都擁有（愛賭懶散），但優點（勤儉持家）是一項也沒有。自卑的他，害怕被看不起，能幹的母親給他很大的壓力，更顯現出他

的懦弱，沒有成就的他，無法正視社會的期待，所以他聽從酒肉朋友的話，學別人也去大陸投資，看別人股票賺錢，也要參一腳，但是天不從人願，不腳踏實地的努力，想要快速成功賺大錢，是不可行的，他做一行倒一行，從未成功作過什麼事，還執意和朋友合股做生意，最後連本都被騙走，等他錢袋空空，朋友自然離去，他還是喜歡做大頭夢，幻想一天會擁有億萬的錢財。

爸爸何時會長大，回家來，媽媽和孩子都在等他，希望有那天的到來。

我的弟弟

和我相差一歲的大弟，自小聰明又勇敢，他鬧過的事蹟，至今仍令人津津樂道呢！他的才能從嬰兒時期會爬開始，當時媽媽早上匆匆忙完家務，騎著車子去上班，剛彎過巷子出大馬路，便聽到身後車子的喇叭響此起彼落，接著鄰居大聲叫喊著，「阿梅，快回來！你兒子跑到馬路上啦！」。嚇壞的媽媽，趕緊回頭，唯恐發生意外，誰知現場他老大坐在馬路中央，不管四周混亂的車陣和人群，不明就理的茫然眼神，直到看見媽媽，才若有其事的大哭特哭。可能不捨媽媽離去，從家門口爬過石子路，一心追趕的畫面，有點像卡通中的頑皮嬰兒，到馬路中間，煞有其事的指揮交通，還不忘拉著鬆垮尿布的有趣景象。

應該是五六歲的時候，媽媽如此回憶著。晚上全家要出去吃宵夜，看他老大已經睡得不醒人事，也不敢叫醒他（起床氣極大），心想一會就回來，所以就留下他一人在家，才出門幾分鐘，他竟然醒過來了，一看見身旁沒有人，大門一開，便衝出去找爸媽，等到我們回來看見門沒關，大弟不見了，心驚膽跳的媽媽祈禱，千萬不要被壞人綁架了才好。大家四周找尋呼喊，仍不見蹤影，只好作最壞的打算，到警察局報案以求協助，誰知爸爸才一到門口，就看見大弟坐在裡面，有吃有喝的逍遙快活模樣，不知道他已經闖下大禍了。詢問下才明白，他老大一路走，看見一間房子燈火通明（警察局），便在門口徘徊不去，警察叔叔這才把他帶進來。

真是聰明，還會找警察局。一樣的情況發生在我身上，就有不同的反應，

當時晚上我一覺醒來，發覺沒有人在家，我膽小如鼠，竟把所有的門窗緊鎖，懷著不安的心情埋在棉被裡，希望趕快夢醒，就可以看見家人了。等他們一回家，門鎖住了（木門通常鎖上面的栓，用木條從門縫處就可將栓鉤下，但我把下面的木栓也鎖住，自然不能進入），叫不醒我的情況下，試過所有的方法，仍舊失敗，爸爸一氣之下，乾脆拿鋸子將下面的門栓破壞，千辛萬苦才進入家門。從此，家中只有一個木栓，原來是因我而起的，真是窩囊沒種。

大弟直到上幼稚園，才把他的奶嘴戒掉（阿婆的綠油精招數）。少數的照片中，一張他吸著奶嘴，不可一世的驕傲模樣，真是屌的沒話說，比起照片一角，我穿著露出內褲的超短裙子，兩眼無神的痴呆樣來得好吧！

媽媽懷小弟時，因妊娠過期而需催產，慢郎中的他才姍姍來遲，出生時的微弱貓叫聲，還讓門外的阿婆以為是女生呢。小時候的他，長得可愛極了，什麼小彬彬根本不是對手，圓嘟嘟的臉，隨和好帶的脾氣（相對於我和大弟的暴躁），獲得不少的讚美。每次我姐弟倆要出外探險，他坐在學步車上，跟上跟下，好奇我們的一舉一動，麻煩的小跟班，害我們都不能盡興的玩樂，只好把他關在家裡，他也乖乖的看家，不哭不鬧的等待我們回來，從小就貼心得人疼。

他喜歡黏著大弟上山下海，包含一起闖禍。一次，看見隔壁小孩欺負心愛的大哥，二話不說，拿著掃把就衝過去，要找他算帳去，那人看小弟，滿臉激動萬分，好像來真的，嚇得趕緊逃回家，小弟還不善罷干休，猛敲他家的門，要把他碎屍萬段，事後還是尷尬的大弟連拖帶拉之下，才把他帶回家。

媽媽說每次教訓小弟，都很痛苦，因為他的反應和一般孩子（說的是我和大弟的哭天搶地吧）不同，他不哭不叫，靜靜的給你打，打完還安慰你不要難過，媽媽表示實在很難再打下去（演連續劇呀），如果他覺得自己沒有錯，你還要打他，滿臉不甘，志氣滿分的表情，更是讓人無法下手。

接下來要曝光他的糗事啦！和大弟一樣，直到上幼稚園，才改掉一個壞習慣：尿床（每晚要包尿布睡覺），不管我們如何的軟硬兼施，就是要包尿布

才能睡。而且他也是三個小孩中，最多蟻蟲的髒孩子，媽媽的抓拿技術一流，當肛門處有癢意時，小弟趴在床上，屁股抬高（預備姿勢做好），媽媽一手打開屁眼，仔細搜尋，一看見白色蠕動的小蟲，另一手以指甲挖出，生意好時，兩三隻也是常有的，我倆喜歡在一旁觀戰，待抓到小蟲，我們便用力的把它輾死，從小我們和蟻蟲的戰爭，不曾停止過。

小弟內向、安靜，卻也擁有被動、自卑的性格，尤其他的體貼功力無人能敵。記得我五專時，賺了一些工讀金，受不了他的破鞋子（他都是撿大弟的穿），所以帶他去鞋店選喜歡的樣式，他拿了一雙鞋，看看鞋底的價錢，就趕緊放回去，東挑西選，最後他拿起角落邊一雙不起眼的鞋子，說他要這一雙，我心中泛起一陣酸意，我的體貼弟弟，選擇了一雙最便宜的鞋子。

國中畢業後，我就離家至今，逃離了厭惡的家，也很少關心他們了，身為大姐，沒有盡到職責，我懷著愧疚的心，繼續遠離。我們三個孩子都有各自的家庭結，深深牽絆住我們，拉得我們喘不過氣，而各自選擇消極的因應方式。

小叔的兒子

小妹是小叔第一任老婆所生的孩子，父母離異後，便與我們同住。沒多久，小叔再度續絃，也開始了兩個女人的戰爭，孀孀可不像媽媽一樣老實好欺負，她勇敢捍衛自己的主張，禮教規矩擺一旁，精明幹練極了，可讓霸道阿婆吃盡苦頭，阿婆的詭計變化多端，沒有人吃得消，但孀孀一人即可輕易搞定，令人佩服呀！

小叔成家立業後，住在附近鬧區的三層住宅中（分家的財產）。二度結婚前，阿婆寵愛小叔，每天都去打掃房子，整理家務，深怕兒子生活的不好，卻從不掛心我們家，也許爸爸從來就比不過叔叔，在阿婆的心目中，小叔是優秀的人才，將來必定要成就大事業，不像窩囊愛賭的爸爸，注定一輩子沒出息。阿婆的真心讚美只出現在小叔身上，所有心力的投注，嚴密無縫的關愛，我想叔叔應該壓力也很大吧，可能因阿婆年輕喪夫之故，將生命的全部，

轉移至從小成績優秀又長得俊俏的小叔身上，阿婆總是「阿國」（小叔暱稱，客家話）長，「阿國」短的，滿臉的得意喜悅，只給小叔一人，就算他去世後，愛屋及烏效應，換小妹承擔這令人窒息又矛盾的關愛。

嬸嬸不久生下一個男孩，兩個女人的勝負已分，嬸嬸累了，厭倦婆婆的死纏爛打，不許任何人搶走叔叔，他是阿婆一個人的。每天吵鬧打架，連菜刀都上手，非要爭個你死我活的激烈場面，令人傻眼。一年多後小堂弟出生，嬸嬸偷偷抱著兒子離家出走，她明白就算離婚，阿婆決不會讓她帶走兒子的，此後音訊全無，直到小叔去世，要出殯那一天，她帶著兒子前來弔祭父親。之後，每年的除夕早上，她會帶著兒子去祭拜小叔，順便到我家，包給阿婆一個紅包，寒暄幾句後，便匆匆離去，從小學五六年級開始的每一年，看見小堂弟一次，幾分鐘的時間，我們不認識，也沒必要吧，心中感覺很複雜，他是我唯一的堂弟，也是我再陌生不過的人。

今年如往常一樣，除夕一大清早，阿婆便拖著柺杖，站在門口，等待她的孫子。時間過的很快，堂弟也上大學了，長得和小叔一個模子，阿婆看見他，淚流滿面，直說要多看一下，嬸嬸急忙的說有事，一拉一拖之間，堂弟不知如何是好，讓我想到當初小叔夾在兩個女人之間的為難。母子倆駕車離去後，阿婆悲傷的眼神和中風後的身軀，突然變得好渺小，她到底贏了什麼呢？

阿婆幫叔叔算過無數次的命，仍舊劫數難逃，她始終相信是壞女人的桃花劫，害了她的寶貝兒子，卻未曾想過自己可能是最大的元兇，愛他，也害死了他。

大姑姑的故事

幾乎每個星期天，大姑姑和姑丈都會從台北來到桃園的家，一方面看望阿婆（身體不適），另外照顧附近一棟剛買的房子（姑丈退休金買的），他們都作祖父母了，雖然沒有經濟壓力，但是孩子的煩惱不斷，還讓大姑姑幾度憂鬱症發作。

和姑丈結婚數年，仍未有孩子，擔心可能無法懷孕，而領養一個女孩(大堂姊)，不久隨即懷了二堂姊，之後三堂姊和四堂哥也陸續報到。對於大姊，他們視如己出，儘管長相不像一家人。大堂姊直到高中，無意間發現，戶籍資料上自己血型的不符合，才明白自己是領養來的。她的成績最好，考上大學卻不去就讀，選擇實際的工作，幫忙家計，後來嫁給一位父親級的老老公(老少配)，雖然歷經千辛萬苦，最終才獲得家人的答應，還生了一個頭好壯壯的小男孩。

二姊姊和我家的接觸最多，可能心疼小妹的處境，常常帶她去玩，還買衣服給她，小時候對於她的偏袒，還有些吃味呢。她善良又漂亮，我們都喜歡和她相處。她嫁入富裕的人家，以為是少奶奶的命，誰知道變成辛苦的阿嫂，老公排行老么，上面只有一個哥哥，各人分到一個店舖管理生意，雜物(柴米油鹽醬醋茶)的大盤商，剛開始老公送貨，老闆娘要處裡店裡大大小小的事，多年的磨練，讓她變得精明幹練，然而沒事作的公婆，三天兩頭就往店裡視察生意，尤其婆婆挑剔嚴厲的嘴臉，讓她壓力更大，家中的經濟大權都在婆婆手裡，只能順從聽話，然而傳統的重男輕女觀念依舊，大哥的媳婦已生了一個長孫，分得一間別墅以茲獎勵，在比較效應下，她注定一路困難重重，問遍各種秘方，拜完靈驗的廟宇，始終天不從人願，連生了三個女兒，婆婆的刁難更是理所當然了。近年來，生意越作越大，二姊姊也更加辛苦，努力扮演好媳婦、好老婆、好媽媽還有好女兒的角色，一根蠟燭多頭燒，她真的很辛苦。

小堂姊長得也很漂亮，聽說還拍過廣告喔。然而始終困在愛情的迷惘中，無法自拔，奉子成家的一段婚姻，因老公的外遇而草草離婚收場，小孩順理成章由爸媽帶(祖帶孫)。去年她的小孩都升小六了，她還像個孩子，因為感情不如意，竟在家引燃瓦斯自殺，好好的一張臉，因二度灼傷而滿臉傷疤，雙手因護著臉也遭受嚴重傷害，大姑姑帶她看醫生，順道來到家裡吃飯，媽媽說可惜長得這麼漂亮，年輕人不會想太衝動了，我看著她冷漠的眼神，透

露著絲毫不後悔的堅定。她爲了愛情，有勇氣自殺，卻沒有想到作父母的，因爲她的不成熟作爲，而要扛起的重大責任，除了養育她的兒子，還要時時擔心她的安全。長不大的孩子，有勇氣作，卻不承擔後果，也許父母太好心了，幫她做一切的事，也害了她吧。

小堂哥，家中唯一的男孩，一直到八歲，上下樓梯(五樓公寓)，都是媽媽抱著的，也算是被寵壞的小孩。從小就很會說話，儼然是理論家出身的背景，完全沒有任何的行動力，高中畢業後，重考好多年，仍舊沒有滿意的學校，每天玩電動，無所事事。當完兵後，曾經到二姊的店裡幫過忙，卻因太累而不了了之。每天在家，窩在房間，不知道在幹嘛，看他和父母的對話，一套自己的理論說辭，沒人能拿他有辦法，最近聽說對佛學頗有一番見解，跟小姑姑應該談得來吧。

尊嚴的重要

媽媽從小就教導我們，一個人志氣的重要，可以窮，不能沒有尊嚴的。

至今媽媽偶然提起這件事，都會心酸氣憤她三個孩子的無知，天生性格上的無知。小妹年紀最小，但從小就很精明，記得小叔每次來看她，都會留下一堆的零食，她就像有權力的女王，要我們聽她的話，就可以得到籌賞(糖果)，我們幾個孩子，像乞丐一樣的服侍她，深怕吃不到似的哀求著，她突發奇想的折磨招數奇多，一次她扮演仙女散花，將餅乾灑落滿地，我們三個小孩像狗一樣趴在地上，爭先恐後的搶著地上的零食，正巧媽媽回來撞見這一幕，她抓起三個孩子，拼命的打，用力的打，小孩嚎啕大哭，媽媽哭得更厲害，阿婆卻在一旁大笑，五官皺在一起的笑容，更讓媽媽揪心不已。

我們聽見這段往事，必定一再否認，表示不可能會做這樣的事，根本不記得了嘛。何況小時候很少有糖果可以吃，面對零食的誘惑想必很難抵抗的，但是三個笨小孩，像狗一樣搶食的畫面，讓做媽媽的心痛至今，無法忘懷。

黑青的烙印

小時候，只要看見阿婆走向家旁竹林的方向，知道馬上有一頓『竹筍炒

肉絲』的大餐可吃。阿婆站在竹林前，挑選合適大小的竹子，折取一段竹條去葉的模樣，就像臨刑前，劊子手磨刀準備的姿態，對等待受刑(教訓)的我們，更是漫長的折磨。跑去房間躲也沒用，阿婆找得心煩氣躁，受得罪越是痛苦，一直以來習慣待在刑場(客廳)，接受承擔事實。

阿婆打人，從不手軟，配合嚴厲的眼神，因用力而抵起的嘴唇歪向一邊，樣子比惡魔還要可怕，細細的竹子，不需花很大的力氣，就能造成強烈的尖銳痛感，在連續快速落下的動作，伴隨而來的是無數不規則的紅色條痕，等阿婆覺得累了，

正式宣告完成這次的辛苦教育(用心良苦)。從來就不知道原因，心情不好想打就打，心情好時，打完還會笑你哭泣難看的臉，不定時的炸彈阿婆，從小我們就學會遠離她，以免被颱風尾掃到，而遭受無辜殃及。

媽媽習慣用衣架作為教具，以和阿婆的竹條作區別。印象中唯一用木條，因為阿婆在旁加油添醋，媽媽硬是狠心下手，交代給阿婆看，摸著全身一條條粗大的傷痕，我哭了兩個小時，不只因為疼痛，還有媽媽不明原因就教訓我的心痛，我從來就服氣，尤其看著阿婆的笑容。

升國中，就很少被打，身強體壯也讓阿婆不敢輕舉妄動，我們漸漸長大了。除了那一次外，叛逆時期的我和阿婆頂嘴吵架，在阿婆慣用的孝順攻勢下，宣稱我沒有家教，不知孝順長輩，而間接意有所指媽媽的不當管教，當下媽媽打了我一巴掌，宏亮有力的一掌，阿婆又贏了。我坐在書桌前，流淚卻打死不出聲音，強烈自尊心使然。媽媽到房間來，流著眼淚跟我道歉，她的無奈痛苦，直到長大後，才慢慢能體會，只是永遠忘不了那一刻，我哭著發誓，這是最後一次因為阿婆的緣故而哭，不再有下一次，就算她去世也一樣。

我和阿婆的模式，是遠離加上冷漠。不看不聽不理會，一直以來就是我採用的方法，無法正視她的一切，因為我恨她，小時候的黑青傷痕，一直都在，還沒痊癒，似乎不會消失般的刻印在憤怒的心中。

隱形親屬

阿公的堂兄弟們就住在附近(大家族的分家)，印象中卻極少來往，應該跟阿婆的難以相處有關吧。幾戶人家各自有自己的生活，但小孩才不管彼此有無血緣關係，常常一起打架胡鬧。

每年清明節掃墓，台北擁有一番事業的叔公，開著 BMW 手拿昂貴的巨型大哥大(當時手機還未普及)，往往還未進門就聽到那宏亮的嗓門，直見家裡的大人們個個必恭必敬，像條哈巴狗在服侍主人般，深怕招待不周的畫面，讓我覺得噁心至極，心中暗自嘀咕：「有錢有什麼了不起的，將來我要比你更有錢」。有錢代表地位和尊嚴，沒錢注定一輩子被看不起。

相較之下，媽媽那邊的親戚實在多了。養女身分的媽媽有兩個娘家，養的家有三個阿姨和一個舅舅，而親生的家庭則是大家族，每年至少探親兩次，女兒全嫁出去，兒子分家後都住在附近。輩分稱謂到現在都一頭霧水，明明年紀可以當叔叔的，是同輩；年齡相仿的卻叫我阿姨。媽媽是最小的女兒，如果沒有送給人家，我想在這和諧富裕的家族中，不只快樂童年，人生際遇也許就不一樣了。

國二時，七年一次的殺豬慶典，分散四面八方的親戚，一同共襄盛舉。近五成的人一點印象都沒有，其他三、四成的記憶也很模糊，唯獨一兩個長得跟媽媽好像的阿姨，從沒見過面但是就是知道。媽媽說沒有一起長大，沒什麼感情。我想血緣可以深也可以淺的像陌生人，有時一輩子也見不到一次面，如果有幸也僅僅是擦肩而過如此而已。

兒時回憶

國小放學後，沒有補習和課業的壓力，活像個鄉下野孩子。一大群年齡相仿的鄰居小孩，共同去探索新奇事物，而體格大一號的我參雜其中，儼然就是小小大人樣。書法、音樂(正經才藝)半樣都不懂，但舉凡抓魚、爬樹、跳繩的功力，可都是我的強項。印象中常常大夥一塊殺去偷挖地瓜、採芭樂、放風箏、玩捉迷藏、過三關，紅綠燈等等，不務正業，但卻樂在其中。

『倒楣的雞』：一次偷採水果時，爲了挑戰不可能的任務(最大的總在又高又遠的地方)，忘了自己並不够輕盈，一腳踩過去，瘦弱的樹枝應聲斷落，放心！健壯的我毫髮無傷，但是差點壓死雞棚裡，一隻來不及閃躲的雞；到現在依舊沒有雞緣的我，還是常被雞胞們無故追趕，一付看我不順眼的樣子，真是報應。

『醜人愛做怪』：是真的。芒草花的葉子長長刺刺的，採它是需要智慧的，沒兩下工夫小心搞得全身是傷，犯「賤」的我，卻甘之如飴。林黛玉喪花，我插花，插在頭上，滿滿的一頭花包，當然只有自己欣賞。遇上豐收季節，除了頭上的裝飾，衣服也是馬虎不得，全部掛上身軀，又是另一個才能(不要問我)，遠看像稻草人，近看很少人能不吐，我跳舞、歌唱的姿態，向來只有我自己懂那其中的奧妙。

『地瓜芋頭』：我愛吃，也常栽在它們手裡。辛苦得來的地瓜是很珍貴的，尤其是用偷的(特別好吃)。收割後的稻田，有許多乾稻草用來烤地瓜最美味不過了。乾草燒得快需不斷添加，辛苦搞了老半天，預備享受成果之時，唉！卻面臨找不到它的窘境。有首歌好像是這樣的：《在那裡 你在那裡 不要隱藏你自己……要珍惜 要回憶 愛神一定找到你……》

與芋頭大哥的一戰更是精采。不經意中，發現一塊泥沼，有大批芋頭的存在，真是天助我也，客氣的挖了五六個大芋頭(小芋頭長大才說)，從洗、切到煮的過程花了不少時間，有倒是越辛苦越顯珍貴。捧著一大鍋成品，預備好好享受之餘，小妹突然出現(真會挑時間)，表示也要分一杯羹，否則勢必宣告天下：我的不忠與自私。我姊妹倆心中滿是芋頭美味的期待，吃進一口後，奇怪怎麼苦苦的，吞下去後那一刻，直覺告訴我，完了，不是芋頭兄，而是像芋頭但不是芋頭的植物(好像有毒，有個客家名字叫…我忘了)，滿嘴充滿有毒的味道，難道就這樣英年早逝，還未享盡榮華富貴就要撒手人寰，死因：愛吃。我與妹妹，淚眼相對，第一次有共生死的感傷，在床上不知不覺中睡去：等死。不知過了多久時間，我睜開眼(睡醒)，發現自己還活著，

人生最快樂的事也莫過於此。一個疑問至今未解：「它不是芋頭，爲什麼要長得跟芋頭一樣呢？沒道理呀？」

『與大弟的戰爭』：上輩子的仇，這輩子注定要報。不要問我原因，就是討厭沒辦法啦！看不慣他開心的模樣。一次他看電視入神，竟然還捧腹大笑，一氣之下，抓了一把蟑螂(最少有六七隻，來源：穀倉裡)，往他衣服裡一扔，看著他又跳又哭，換我在一旁捧腹大笑了，然後被媽媽打了一頓。俗話說得好，有道是美女報仇時時刻刻，一次大弟在睡大頭覺，但睡午覺幹嘛一付安祥樣，真是不順眼，剛好一支馬克筆就躺在旁邊，老天給的指示不可違，此時不劃待何時(附帶一點：美術成績很少突破 50 分)。當他醒來經過鏡子再倒退回來，被我的豪爽風格嚇哭了，所以我又被媽媽打了一頓。之後他精心策劃用透明魚線綁在樓梯口(想讓我摔死沒這麼容易)，沒想到卻害媽媽跌個狗吃屎，當然他被打了一頓，我也理所當然在一旁笑啦！

太多的趣事，無法一一詳述。抓魚卻把魚踩昏，翻白肚浮出水面；跑太快，忘記轉彎掉到田裡(泥沼地)；元宵節用橘子做燈籠；過年穿新衣戴新帽到鄰居家炫耀；童年的才藝時間，都在其中度過，好羨慕別人會彈琴、寫書法或跳芭蕾舞，自己什麼正經才藝都不會，現在想要培養什麼興趣，卻不知如何下手。曾幾何時，都快不記得小時候認真玩的心情，沒有煩惱的心情。

瓦片房子

小學五年級房子改建前，一直住在紅瓦片鋪蓋的矮房子裡。四周的房子早已改建，只有我家維持古蹟建築的風格，只有三個房間：爸媽一間，三個小孩一間，阿婆、小姑和小妹一間。每逢下雨必定漏水，用桶子接水的習慣如同下雨要用雨傘般自然。颱風是最可怕的考驗，風大雨大，瓦片漏水的區域也跟著增多，雨水不斷從窗戶和門縫湧進家中，怎麼掃都掃不出去，一家人只能靜靜等待風雨的離去，常擔心如果房子被吹走，我們要怎麼辦才好；所幸老房子毅力驚人，安然渡過每一次危險。

家中沒有廁所，小號有尿桶(澆菜)，大號就要至屋外的茅房，步行約 50

公尺，是用舊豬舍搭建而成。不過是挖一個洞，在兩旁擺上磚塊就算完成了，門便是放在一旁的木板，使用有技巧的，兩腳對準磚塊站穩後，木板一拉才能開始解放，結束後，還要提水將它沖下去，匯集至旁邊的肥水池中。晚上最可怕，一個人拿著蠟燭，還要注意四周有沒有蛇(曾看見蛇鑽進茅廁裡)，冬天冷風颼颼，夏天蚊子又叮的你滿頭包(所以要帶蚊香)，想想那時的廁所還真充滿了鄉土味。

炒菜用瓦斯爐，但洗澡要生火熱大爐(省瓦斯)，處理並收集材火也是每半年的必備作業(儲存於舊豬舍)。沒有水龍頭，更沒有自來水，馬達抽取地下水到大水缸中，用杓子取水。我們兄弟姊妹幾人，沒有早上刷牙的觀念(沒有地方)，有時媽媽教訓後，我們一字排開，蹲在家外的小水溝前，拿著大杓子，一邊胡亂刷牙，一邊草草洗臉(每個人都蛀牙滿滿，齒位不正)。用電風扇已是奢侈，哪還有什麼冷氣機的。沒有書桌寫作業，搬張板凳便成了。

沒有資源就想辦法，倒也不覺得辛苦。有時看到別人家，兩層且舖瓷磚的建築，乾淨的廁所和方便的廚房，小孩有自己的房間、書桌、故事書和漂亮的文具，夏天有涼涼的冷氣可吹，真的很羨慕。

我的名字

客家的祖孫後代有著嚴謹的輩分排行，但只限男性。女性終究要出嫁，離開家族，便跟隨夫姓的傳統，無須多此一舉。名字的學問，可快速判定，三個字中，第一個為不變的姓氏，居中的字隨祖籍排行而定，最後一字，自由選擇，如弟弟這一輩為「佳」字，上一輩的爸爸為「日」，再上一代為「雲」，由名字第二個字即可知道本人的輩分和關係。

女性的名字無須算命，順口簡單即可，有家鄰居的小孩名字以「美」置中，隨排行而下為玉、玲、娟、琴、秀等字，可謂菜市場名的大宗。我也好不到那去，為什麼叫「桂玉」呢？俗氣不堪，其中的部首以木土居多，注定草莽性格。原本叫佩君的，誰知道阿婆自作主張，幫我報戶口，辦理小姐聽

不懂客家話，兩者的誤差溝通下，硬是跑出了我的名字，這就是「桂玉」的由來，沒有算命測字，父母思考分享，生來就註定了一樣。

臭妹丫(客語)

有一張約五、六歲時照的泛黃照片，小女孩在烈日下眯著眼睛，張著大嘴巴，頂著長短不一的西瓜頭，身穿唯一的一件吊帶裙(既舊又褪色)，不知道在望什麼？小時候常光著腳丫，四處趴趴走，像個野孩子，故人稱綽號：臭妹丫(客語)。

我的腳又寬又大，可能是小時候不穿鞋的關係，當時四周環境還未受污染，不像現在隨地是垃圾。我的一雙大腳踏過田中的泥土、爬過無數的大樹、跳過很高的圍牆、踩過醃鹹菜與溪水中的小石子，至始至終未曾受過傷，現在卻也不怎麼做了：可能是怕髒怕痛，長大後反而膽子變小，抵抗力也降低了。

偶然看見媽媽的腳，竟和我一般大小，連形狀都一致，有道是母女同心(腳)呀！媽媽的腳，比我多走了二十多年，經過無數的地方所留下的斑駁痕跡，似乎浮現出她小時候辛苦工作的種種情景。

任(韌)性的小孩

硬頸(客家語)，形容一個人很固執、任性的意思。我自小就是個很「硬頸」的小孩，一旦決定的事，絕不中途放棄，儘管他人如何勸說，依然任性故我。

當我還是小嬰兒時，就展現出這種性格，媽媽說我每次睡醒後，一雙大眼睛就像雷達掃描機一樣，大規模搜尋四周的環境，如發現可疑人物，必定嚎啕大哭，一發不可收拾，非得要人抱起來哄才行；大人怕寵壞我，索性心一狠不理我，哭個兩三小時亦是常有的，往往一折騰下來，哭得滿臉通紅、雙眼發腫、外加聲音

沙啞不堪，大人就被打敗了，趕緊抱我安撫我。此後，要看我睡醒了沒，常是偷偷摸摸、小心翼翼的從門縫裡「瞄」一下，以免事態嚴重。

印象中，大約四、五歲時，看別人家的孩子會騎腳踏車，當下就自許自己一定也要學會，趁別人放在旁邊回家休息之際，偷偷牽來練習。通常剛學習騎車時，多半會在後車輪的兩旁安裝上兩個小輪子，以幫助平衡而不易摔跤。完全沒有經驗的我，胡亂摸索沒有小輪子的腳踏車(有車就要偷笑了)，雙腳一離地就跌，試個三、四十次依然慘不忍睹，不斷的失敗跌倒，儘管全身黑青破皮，就是不放棄。

一天不行，兩天、三天、四天，漸漸跌倒次數減少，也不這麼歪歪斜斜了，甚至於後來騎車的技術，雖不至於出神入化，但也算是爐火純青。

我從小就知道自己不聰明、也沒有什麼天賦，同樣的東西要花比別人更多的時間，但是我決定要做的事，就是要做，誰叫我天生就有固執的習性。

上幼稚園時，看見別的小朋友穿漂亮的衣服、書包、鞋子甚至鉛筆盒，都只能抱以羨慕眼光，而自己活像個鄉巴佬，穿著便宜的破舊衣服和髒鞋子，怎麼看就是矮人一截。有次媽媽帶我們幾個小孩逛夜市，偶然看見一個賣襪子的攤位上，一雙開口有兩層雷絲花邊，兩旁附著小蝴蝶結，襪身還佈滿小碎花的白色襪子，深深吸引我，老闆看我目不轉睛的盯著那雙襪子，趁機向媽媽兜售一番，媽媽直說不實用，一邊要拉我離去，我說什麼不走就是不走，通常頑固的小孩，都有一個更堅持的媽媽，就在兩方一來一往的拉鋸下，我哭哭啼啼，媽媽就是不買，小販看不下去，便把襪子往我手裡塞，說是要免費送給我，我馬上破涕為笑，誰知道媽媽一把搶走趕緊退還，嘴邊大聲嚷著：不能隨便拿人家的東西，接著把我強行抱開，儘管我哭喊掙扎，都沒有用。

也許小時候以為，穿上漂亮的襪子，就能變的不一樣，如同醜小鴨終究會變成天鵝一樣的情節，但是現實的情況卻不如人意，長大了當然依舊是醜大鴨，不管你穿什麼衣服，就是不會變成天鵝。

小胖妹

由於小學時期，就是個小胖妹，對於別人的玩笑話，自然敏感到不行，以至於記恨至今：他人的嘲笑嘴臉，歷歷在目。

一次放學回家途中，邊吃著臭豆腐邊走路，一個鄰居叔叔當著我的面，「大聲」嘀咕著：『這麼胖還在吃東西』，還用一副輕蔑的眼神盯著我瞧，當下趕緊放下食物，快步離去，不敢回頭望，此後每次經過他家的門口，一定加速奔馳。

我唯一的堂哥（大姑最小的孩子），也曾用狠毒的話傷害過我，她們一家人來我家吃飯，看見我多吃了幾碗湯，便說：「你這麼會吃，把湯吃完了，我們吃什麼呀！」我便放下碗筷，不敢再吃什麼。

有一個遠房親戚（爸爸的堂哥），我最討厭他了，每次都要拿他的優秀小孩來跟我比較，當著所有人的面前更是如此，成績表現、長相、甚至於體重，一講到身材，我大多馬上翻臉，不顧及禮節，來個相應不理，再不然，逃離現場，以免他囉哩八嗦的嘮叨不停，在在都要顯示他的優勢。

小五、六時，我都是全班最重的學生，唯有一個胖男生，可以和我相互抗衡。我永遠忘不了他的名字：林啓#，他常常欺負、嘲笑我。儘管我們的體重相近（一到兩公斤），他常常恥笑我胖得跟豬一樣，諷刺的次數比任何一個人(瘦子)都還多，然而偏偏身高又相近，常常安排坐在一起，世界上最大的處罰也不過如此。

兩個胖子坐在一起，引起大家更多的笑話，也許受到汗辱、自尊心受創，於是他更是加倍報復到我的身上：桌子劃線，三分之二歸他，超線就會被打，自己放屁推到我身上(胖的人才會放屁)，更有一次他罹患水泡，未康復就到學校上課，我因此被感染而足足休息三個星期才好。我恨死他了，也非常怕他。

他就像個惡夢，始終徘徊不去的可怕夢魘。每半學期的體重檢查，更是痛苦不堪的起頭，他總會刻意去勘查我的體重，如果我比較重，就會大聲宣告所有的人，表明他不是最重的人，我才是最胖的，進而沾沾自喜。如果他比較重，說明所有的可能原因（體重器故障、喝比較多水等），然後我的痛苦日子就來了。有時他心情好，還會告訴你如何減肥的技巧，以顯示他的慈悲

心腸。

他很會捍衛自己的權益，如果有人欺負他，總會叫他那個滿口仁義道德的流氓老爸爲他出頭，看他老爸教訓人的畫面，真讓我倒胃，別人不能欺負自己的兒子，卻不知兒子如何欺負別人，狗屁不通的邏輯做法。直到快畢業的前夕，我再也受不了，於是告訴媽媽這件事，但她竟用『愛的教育』試圖感化他，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事後他更用鐵的紀律來教訓我的小反抗。

我心中的怨恨好深好重，無法原諒那些欺負、嘲笑過我的人，小時候甚至希望他們全都下十八層地獄，而且來日必定要報復曾經看不起我的人。而這些想法至今仍深埋在我的意識中：不斷重複的夢境裡。

大姐的責任

媽媽要上班，阿婆不理會，自小就要負擔母職的責任，看管兩個弟弟。上學幫弟弟買早餐、中午送便當，放學回家不忘先煮飯，媽媽下班回家炒幾樣菜便成了。因爲排行老大，又是女兒身，自然而然就具有作家事和照顧弟弟的義務。記得，每逢寒暑假的中午，隨意下麵的午餐，弟弟總是吃個精光(肚子太餓沒辦法)，讓我充滿成就感。如果做錯事，教訓他們亦是責無旁貸的「承擔」，我會學媽媽用衣架打他們的屁股，或學奶奶採一小段的竹子打手心，當然規則判斷由我定，兄弟倆不平也不服，故給我一個『鴨霸』姐姐的封號，實至名歸也。

極少質疑其中的不合理，爲何男生(弟弟)不用作家事，而女生(姐姐)天生就要多一份責任，依照母親的形象，刻模出自己的理所當然，根本無須計較，上天注定，身爲大姐的宿命，從不覺得沉重反而是甜蜜的負荷。

可愛的山地人

隔壁搬來一戶山地人，大人說他們是壞人，愛喝酒不工作，生活亂七八糟。

小時候不懂得何謂「歧視」和「偏見」，對於山地人便多一份畏懼和嫌棄。這對山地夫妻鮮少與人來往，育有三個子女，大姐比我多幾歲，很照顧我，老

二和我同年，常打打鬧鬧，至於最小的兒子，胖胖壯壯的剛會走路，超級可愛的。

透明的隔閡，很快被孩子們的玩耍打破，山地媽媽會做好吃的飯團請我們吃，

歡迎我們到他家玩捉迷藏，開朗又隨和是她們性格上的特徵，和我們家冷漠又嚴肅的情況呈現強烈對比，偶而看著他們喝酒唱歌的逍遙模樣，也牽引我們神遊四方的愉快心情。

有時我們調皮搗蛋，阿婆連他們都一起教訓，不分青紅皂白的方式，讓山地媽媽很不開心，漸漸較少來往了，後來聽說是租約到期，搬走了。不知道現在過得好不好，畢竟種族差異的歧視和壓迫，讓資源稀少原住民更是雪上加霜。但是人還是可以活得開心且有尊嚴，不論外在的環境如何惡劣。

鄰居奶奶

朋友好奇的詢問，為何對於奶奶級的人物，我都有一股莫名的愛慕情結。沒錯！不論外婆、奶奶、姑婆或舅婆，我常常死纏爛打粘住不放，聽她們說話，跟她們撒嬌，因為家中阿婆的特別可怕，相對的其他背景人物自然就淡化了，好比喝過苦茶後，什麼東西都是甜的一樣。

住家後面的鄰居奶奶，也是我欽佩的人物之一，她擁有客家婦女的勤儉持家、任勞任怨，沒有自家阿婆的跋扈嚴厲。育有近十個子女，分家產後小孩各自分飛，原本與五兒子同住，卻因婆媳叔姪問題，被趕出家門搬到旁邊的小平房裡，自我有印象起，她種菜施肥、洗衣做飯還兼顧帶孫子的工作，庸庸碌碌一生，並不以為苦，心胸寬大，不與人交惡。她會教導我一些做人處世的道理、一生辛勞的經驗，這是在自家阿婆身上沒有的。

她堅守傳統觀念的價值，並在環境中找到自己釋懷挫折的因應方式，用生命來成就家庭和孩子，便是她欣慰的前進動力。

水塔天地

三樓頂上，放置水塔的一小塊空地，藏著當時懵懂的少女心事。沿著鐵

製樓梯，爬上沒有圍欄遮蔽的頂樓，其實可怕無比，偶然一次，硬著頭皮上來洗水塔後，便愛上這裡的空曠安靜，站在中央，似乎離天空更近了一些，家四周的景物，盡收眼底。不敢靠近邊緣，風大重心不穩很危險的，倚靠水塔，滿滿的安全感，無目的說話唱歌，它是個好聽眾，從不搶話發表意見，只是默默傾聽。

似懂非懂的年紀，我的叛逆時期，以更多的家務，符合期許的方式因應。洗衣、煮飯、拖地等整理工作樣樣不可少，讓媽媽輕鬆不少，街坊鄰居讚許有加，本來女孩子就該勤勞不懈，尤其重視家事領域的表現，更勝於課業上的成績，間接宣告我已經長大懂事了。阿婆從未讚美過我，表現不好，嚴厲責備，也許因此更加凸顯她的寶貝小孫女（小叔的女兒），而在心中竊喜不已吧，表現好就十足酸葡萄的損我，同是孫女，卻有兩種標準，

富貴手因頻繁的家務開始發作，遺傳疾病的後天促發（水、清潔劑使然），手裂得嚴重，乳液不離手，冬天乾燥的氣候，造成脫皮乾裂，甚至深及內部而出血，痛久就習慣了，做事前戴上兩層手套，避免水的刺激，而加重乾裂情況，不方便的過敏性皮膚炎，需減少碰觸水的機會，而有不宜作家事的富貴手之稱，跟著我十多年，至今已是一部分。

牽牛花

鄉下地方，佈滿四周的自然藤蔓式造景，就屬『牽牛花』為最大宗的裝飾了。

野地生長，少許土壤，便能造就一片生意盎然的綠色畫布，隨地生長如同顏料的恣意塗抹，沿著牆腳攀沿至屋簷，進而悄悄蓋滿整個屋頂，數個月的時間便可成就這份綠意盎然。四季都開花，春夏兩季居多，淡紫色的小喇叭花形，中間點上小米大小般的花蕊，雖不似玫瑰艷麗，亦無牡丹花俏，加上俗氣的名字，儼然就是低下階層的花品。

永遠上不了檯面，只能在野地上任人踐踏。見識過無數的花朵，對於牽牛花總有份難以割捨的情感，也許自己就像她，不適合溫室培育，喜歡自由

的任性放肆，從來就不受人寵愛及關注，因而多了份堅強和孤僻的性格。

第二節 小學篇

*我和一個自己編織的夢在對話，
不真實的夢總讓人陶醉幸福，
暫時忘卻真實的不如意和醜陋。*

新生上學去

小學一年級，新生開學第一天，我穿上白色上衣、深藍吊帶裙，背上空蕩蕩的書包，開始我的求學之路。家離學校的路程不到十分鐘，加上爸媽要上班，所以要學習自己上學，找自己的班級和座位，中午就回家吃飯，如果奶奶沒煮飯，就到福利社買東西吃，什麼都自己來，提早獨立自主。小時候也很少和父母要求什麼，總之自己想辦法，就像個放羊的孩子，無拘無束但也無依無靠。

不哭不哭

小一時，就拙於人際關係的建立，看著其他小朋友玩耍，卻不知如何加入，所以選擇逃離，也許害怕被拒絕，總是一個人行動。下課鈴聲一響，飛快的衝往溜滑梯，卻在半途的沙地操場上跌倒，兩個膝蓋滿是擦傷破皮，自己站起來，把灰塵拍一拍，一拐一拐的走向健康中心，我當時沒有哭，也不知道為何要哭，只是每當想起那個小女孩的堅強，往往不能自己的大哭，心酸極了。

平庸的一切

還記得成績單上老師的評語多半為『資質平庸、不夠努力、沉默寡言及不善交際』。沒錯！長相平凡、身材臃腫(印象中小六時的身高 160 公分體重近 60 吧！保守估計的範圍，信心水準達 99%誤差介於正負 1%之間)加上穿著

隨便，雖然外表是個十足大人樣，其實內心卻無比微小。成績普通、沒有特殊表現更不會說話，遠遠看就像一根木頭坐在教室後面，靜靜思考著外面的天氣什麼時候會放晴，靜靜等待發芽的那一刻(結果不要說發芽了連香菇長不出來)。

流氓班級

五年級時重新分班，也是一切惡夢的開始。分配到孝班以為是個不同的開始，可以認識其他的同學和老師，但是學校為方便管理各班的問題學生，於是將他們近十人(陸陸續續)全部集合到笑班來(是哭班吧)。他們都坐在後面的位子，而越大尾的越靠近垃圾桶，當然不是為了倒垃圾，而是常有人走動，可以方便做一些事情……(空間也大加上離講台也遠)。

身材高壯的我，總是排在後面的危險倒楣區域。有一次下課按照慣例坐在位子上發呆，突然覺得屁股下有股燒灼感，直覺跳了起來，原來有人拿著打火機偷偷在我座位下點火作實驗，看我多久才有反應(胖的人脂肪比較厚)，看他得意且滿足的笑，似乎應該驗證了他的創造力吧，這時背後早有一群人笑得東倒西歪，可能真的很有趣的樣子。

體育課我們班最喜歡玩躲避球比賽，在內圈我這個目標太搶眼了，常常進去不到一分鐘就要回來保護外圈，而且每次都打我的頭(奇怪別人都打腳)。到外圈就可以運用我的優勢，用身體擋球命中率高達九成，再把球傳回給主將(ㄇ字型的場地每邊有一位，大家都不喜歡站主將旁邊，只有我會去搶)，那一刻覺得自己好棒好酷。可是大家常記得我那一成的失敗，卻遺忘剩下成功的部份，有一次一個比較小尾的(比較沒有道德和義氣的那種)，在輸球後用腳重重得踹了我幾下，還一邊大罵我是渾#！幹你#！都是你害我們班輸球。從此我也和其他人一樣站在角落，如果沒接到球還可以分擔風險，再不然向老師請病假回班上休息。躲避球真不容易玩。

唯一的反抗經驗是有的。夏天很熱而且教室在五樓，只有兩三個電風扇在那裡轉，一點用也沒有，學校於是進入一個玩水的熱門期(不參與表示你不

夠流行)。他們玩膩水球後轉向另一個新玩意—水槍，不論上課下課，心血來潮便往教室內胡亂掃射並引以為樂，大夥自認倒楣沒人敢說話，正慶幸自己免受池魚之殃時，一支水槍卻集中向我射擊，直到全身都溼透了，小聲的請求他不要再玩了，他老大理都不理依然故我，緊握著拳頭髮抖的我，實在無法再忍耐下去，再一次請求無效後，我起身一步步走到講台(第一次覺得距離好遠好遠)，告訴老師這件事。那個人一臉驚訝害怕的模樣，我到現在還歷歷在目。後來老師用藤條修理了他幾下以茲警告，下課後我也被他修理了一頓以茲警告，最後他還撂下一句話：「有種，你就再跟老師說一次，我就再打一次。」

生活中發生的小事件更是多不備舉。「被人從樓上吐口水或BB彈打中」(現在仍習慣繞路走騎樓底下)、「爬樓梯沿著扶手摸到不知名的噁心物」(一定遠離扶手的另一側走)、「無法預防的橡皮筋攻擊」等等，班上的其他“多數”且“弱勢”的同學，都曾遭遇大大小小不同的折磨，如果能一起合作起義反抗，大約是 40：10 的優勢沒道理會輸，但我們多半冷漠以對、置身事外以免身受殃及，而更加懼怕“少數”的“強權”力量。老師靠不住，父母幫不上，正義是屁話！

上天真不公平，漂亮的女生彷彿擁有 VIP 的貴賓優待禮遇，他們會跟她們玩、什麼事都會罩她們，珍惜的不得了；平凡的女生他們不會注意，也無心招惹一些兇巴巴的女生(談不上漂亮)；而我們這種醜又胖又笨的女生，多半是拿來踐踏嘲笑用的(功能取向)。所以很小的時候就知道所謂的「階級制度」到底是怎麼回事。

什麼樣的老師才有『格』擔任本班的導師呢？答案是混！很混！非常混！桂氏四句箴言：《上課自己看，功課隨便寫，作弊無所謂，千萬要小心！》以上四句格言，道盡了兩年的學習成果，人說學習重體驗，畢竟是在精不在多呀。

MC 與胸罩(兇兆)

由於從小發育的早，小四小五時月經就來了，還記得媽媽一早便叫我到房間，丟給我一個東西並告誡要墊在內褲上還有不能吃冰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月經教育，完全搞不清楚狀況。經過兩三次的重大工程後，緊張、不安依然存在，只是不懂媽媽說我的用量好兇，偶然看了垃圾桶其他人的東西，才知道『原來我用反了』，所以吸收力自然不夠強。(拿下來是另一個難題)

女生早熟是件不算光榮的事，加上那女生笨又不敢反抗，自然成為大家好奇的宣洩來源。書包總會帶一些東西以備不時之需，一次下課回來，看見攤開的衛生棉被貼在黑板上(塗滿了紅色液體)，旁邊寫上我的名字，一群人用噁心的眼神看我取笑我，其他女生低頭，而我知道同樣也有 MC 的女生頭更低，彷彿是一種要不得的罪。之後，夏天就在裙子底下再穿一件有大口袋的短褲，將一日所需的量放在那裡，冬天則庫存在外套的內層口袋裡。

C罩杯的胸圍在當時是不雅、礙眼的，胸部小才是主流趨勢(羨慕飛機場的女生，不知道現在怎麼樣了)。兩塊肉老是在那晃呀晃的也不是辦法，於是媽媽帶我去買內衣，也開始了每日的家常便飯—不定期取笑我穿內衣這件事(另一種罪)，記得一次，有個男生在大家取笑我時，脫口而出一句「那又沒怎樣！」，他的樣子真是帥呆了，但他只情有獨鍾一個主流派(漂亮、成績好而且胸部平平)的女生。

福利社阿姨

因緣際會下，福利社阿姨因事務繁重，就叫正好在一旁的我到福利社幫忙，主要協助賣東西，雖然只是收錢和找錢的動作，卻顯現出她對我的信任，也許我外表看起來就是副老實可靠樣(笨笨呆呆的)，不至於也沒膽做什麼壞事吧。

純屬義工性質的販賣部小妹，還算有地位身分，擔負著主控找錢的重大責任。我愛死了這種收錢的感覺(又不是你的錢)，一來一往之間的交易過程，蘊含著無數的買賣學問呢，顧客有的東張西望、難以決定，有的直衝目的地，

拿了東西便成事，尤其下課時間，大家排成長龍的景象，更使我樂在其中，畢竟有一大群人在等著我收錢呢。

阿姨常常在繁忙過後，請我們吃東西，藉以慰勞我們辛勤的工作，她從不吝嗇的大方行徑，讓我嘗到溫馨備至的關愛，雖然不是家人關係，阿姨待我不薄，真的感謝她提供機會，讓我在痛苦的小學生活中，有一件值得喜悅期待的事。

不忘補上「燒水伯伯」的事，一大清早便開始燒開水的工作，窩在福利社邊的一個小房間，生火起灶，煮好放涼後裝進兩個大水桶，用一個扁擔挑起全校飲用水的重擔，每層樓都有一個飲水器，有時來回數十次才能完成這樣艱鉅的工程。我們幾個學生，負責每天升旗前，提著一大壺開水，到老師辦公室，把一杯杯的茶水補上，讓老師方便飲用，這才開始一天的作息。

讓我印象深刻的老師不多，反倒是所謂的「低階」工友，讓我看見不同的世界。不少老師擺出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姿態，實在讓人作嘔，工友的平易近人，溫暖關懷更顯得高貴，不輸任何所謂「高階」的知識份子。

鉛球運動員

小六時是個大個子(全校前五名高壯女生)，但是壯不表示力氣大。田徑隊的教練，剛好缺一個女鉛球選手，便把我找了去，開始一連串魔鬼訓練，尤其本身沒有任何的經驗，自然表現得一踏糊塗，每天先跑體育場五圈，做暖身操、拉筋還要爬樓梯，練的全身痠痛，基本練習結束後，個人項目的時間最讓我頭痛，教練從不教你何謂鉛球的規則，只好按照別人的方式有樣學樣，別人丟都沒事，只要我丟球，一定被教練罵，始終搞不清楚狀況，記得不到兩個星期，就被教練當場轟走，當著大家的面，說他沒看過這麼笨的學生，叫我不用浪費時間了，於是我默默的離開，覺得自己真的很笨，丟臉死了。直到現在才知道原因，原來鉛球的距離是從落地開始算起，而不是滾越遠越好，之前我拼了命的往前丟，希望球滾的越遠越好原來是錯的，這就是我被罵的原因。當時我真的不知道，不知道呀。

笛子的聯想

五年級的音樂課，溫柔有耐心的老師，細心教導我們笛子。沒有音樂基礎，自然學得不如其他同學快，拿著最便宜的笛子，我努力的吹著，樂譜上標註數字，希望自己能更加順手，因為老師說幾個星期後要考試，一個一個輪流上台演奏，除了評分，還要選出幾個學生，加入樂隊訓練(國歌伴奏)，也就是說，每天升旗時，可以站在司令台旁，供全校景仰的那一群人。

大家都想要加入充滿榮譽感的樂隊，代表身分和驕傲，如果有幸能當上指揮，更上一層樓，直接站在司令台上面，更是全校的風雲人物。從不敢想像自己能被選上，我秉持『生平無大志，只求六十分』的原則，默默的練習，希望通過即可。那一天，我緊張的吹著，表現平平，但卻意外中選入圍名單，難以置信的反覆思考著，開始擔心如果加入，自己的平凡水準，如何能勝任這個工作，況且還要在全校師生的面前表演，當下就覺得一定辦不到，不敢當面拒絕老師，索性不去報到，間接放棄這個機會。此後，升旗典禮國歌的音樂響起，看著樂隊的齊聲演奏，我不嘆息遺憾，反倒自我認命，自己不會有好表現的，幸好退出，不然可能鬧出笑話來，就丟臉丟到家了。

吹著從內灣買回來的陶笛，我很快就上手，那樣的聲響，似曾相識的熟悉感，想起這段學習笛子和放棄加入樂隊的往事。一直以來，自卑自己什麼才藝都不會，加上功課已經不好了，實在是雙重的打擊。還好有笛子，應該算是唯一學會的簡單樂器吧。

幻想世界

喜歡自己獨自到操場周圍的小型遊樂設施上走來走去。我和一個自己編織的夢在對話，不真實的夢總讓人陶醉幸福，暫時忘卻真實的不如意和醜陋。想像中的世界，到處充滿美好的事物，我變成一個人見人愛的公主，受所有人的關注和疼愛，多才多藝，品學兼優，漂亮又得人緣，這樣一個癡心妄想的夢，支撐我走過無數的挫折，瘋狂得像上了癮似的，難以戒去的癮頭。

不知當時陪伴我渡過無數次幻想的大榕樹，是否依舊屹立不搖駐守在溜

滑梯旁，陪著許多像我一樣的無助學生，重複做著虛假卻安慰人心的白日夢。

報復的夢

不只愛做白日夢，就連晚上作夢的機會也不放過。大同小異的情節，倒背如流的劇情，坦白說真是了無新意。天蠍座 A 型的記恨功力超強，不容忽視的可怕，儘管現實生活的我，常常自艾自憐、不敢主動反抗，夢裡的我卻異常堅強，

把欺負我的人，用加倍的報復回應他們，讓他們也尝尝這種痛苦的滋味，夢中陌生的我，當時那種快樂的情緒，到現在依舊讓我甘之如飴。

有時自己的跋扈囂張，是爲了不被人欺負的保護色，決無法容許對自己不公平的事發生，誰都不許看不起我，敏感矛盾的性格，終究容易受傷又習慣記恨，然而靠著報復的夢，讓我平衡內心的種種不甘心。

第三節 國中篇

*榮耀的象徵對於一個沒有自信的孩子而言，
是一種間接肯定的鼓勵，
對於我而言，絕非僅是成就，
更是不合理自我矮化的暫緩救贖。*

自閉的三年

延續著小學一貫的作業程序，除非萬不得已要上廁所、集會或買便當，不然都會坐在屬於自己的小小空間裡，胡思亂想居多，書本只是掩飾作用。極少主動與人交談，我想當時應該給人不親近且冷漠的印象吧，其實常常觀察他們的互動卻不知如何加入，所以一直是局外人。以第三者的角度反而落得自在，很多時候覺得同學的幼稚與自私很無聊。

黑面蔡(老猴)

升國二時因換導師，由另一個有名望的導師接任一總務主任。圓圓的臉、五短的身材、大大的肚子還有他的正字標記黑黑的皮膚，私底下有人在背後叫他『黑面蔡』；班上習慣稱他作『老猴』（台語發音），他心眼小、又嚴厲、不笑可怕但笑起來更是讓人不寒而慄。

他曾經帶過一個無敵優秀班，其中近一半的學生考上建中、北一女(跨區考北聯)，武陵、中壢和桃園(桃園前三志願)也不在少數。名望壓力可想而知，我們班並非能力資優班，按照他的無敵計畫表能扭轉乾坤，腦筋真的有問題。於是再也沒有假期，連過年都比照公司行號(除夕前一天收工，初六開市)。只有聯考的科目要上課，其他的音樂、美術、軍訓、體育等等均被排除在計畫表之外。

一天的流程大概如下所示：早上升旗前先來個小考，除了正課時間外，其他時間不外乎小考、普通考、大考、模擬考、月考、段考，反正正反就是考(怎麼多考卷打哪裡來的呀)，檢討方式更絕，叫班長(永遠的第一名)把答案抄在黑板上，其中的數學課(也是他教)另外有本厚厚的參考書，解答也是抄抄抄，時間過得很快，放學時間鈴響，其他班級的人早就不知飛到那裡去，接下來要準備每日的運動課，男生跑 10 圈女生跑 6 圈(天呀！操場為何不建 200 公尺大小就好)，因為他不知從那聽來有同學希望能不要天天坐在位子上，沒有運動對身體不好，所以一切為我們身體著想(他自己從來不運動)。好不容易連跑帶拖的繞完，回到座位上就開始每日必上演的戲碼—名為『一分打一下』，一個接一個上去，唱名報分數，每個標準都不一，全在他腦裡詳細記錄著，界線只有往上沒有往下的準則，每日至少有三到五份不等的考卷，遇上旺季(學校的考試)時，花兩三個小時都打不完(手不會酸嗎？)。

總務主任身負學校大小雜事，我們常被動員出公差，也是最開心的時刻因為不用看書。下至環境清潔、課桌椅拆卸搬運，上至全校衛生評量、註冊時的課本、用物發放等，12 班儼然也是行政員工的一部份(出名的)，所以全校的三個大功獎，我們班就有將近一半的人領取。由於自肥的緣故，衛生小

錦旗貼滿整個佈告欄，但是風紀秩序的部份卻不到一半。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如此不人道的管教下，我們都被訓練成演技派的演員，老師在就演出一付努力不懈的學生樣，老師不在就是大夥休息聊天的快樂時刻。幾次後老師也不是省油的燈，印象中大多數的時間，他都會坐在一旁做自己的事，順便監督我們。如此的折騰下，很多人也演不下去，放棄、擺爛、反抗、逃避日亦嚴重。

放榜後，不到七個人考上高中，第一志願只有一個。

脆弱的成就感

國一成績在十多名前後，沒有突出的表現。其中數學拉的分數最多，平均不到 30 分吧，有一次段考還出現個位數的尷尬狀況。花一個晚上的時間苦讀，仍不見效果。直到國二換了老師後，一分一下的鼓勵，鞭策著我前進再前進，原來「不打不成器」有道理在。數學在不斷的抄寫下，居然也懂了一大半(真是不可能的任務)。於是成績空降至前五名內，加上比較沒那麼胖了(拜上下學騎腳踏車所賜)，開始有人注意我，第一次有人會主動靠近問我問題，但虛榮感維持不到幾天而已。

老師的觀念，成績好就是有能力管理班上事務的人，於是就這樣被指派當黑臉的風紀股長，全班最恨老師，再來就是我。翻開畢業留言本，其中一句話道出原因：「你是個好人，很有正義感，但有時太不通人情了」。原來是我不太會做人，處世不夠圓滑才會得罪所有的人。幾個月後也許是老師打人打累了(我上任後不守規則的人數暴增)，將權力從分擔至整個轉移只花了一星期，有時他會點幾個人詢問班上的情況是否如新任股長所言的(非常好)，老師從來不點我，因為他知道我一定會說實話的緣故吧(真是不會做人，連表面話都不會說)。

計算紙的習慣

記得當時，老猴(台語)強迫我們，讀書的時候，一定要在旁邊擺上一張空白的廢紙，以供計算之用，總之，用功讀書的學生，必定需要在紙上塗塗

寫寫的。有人說過，一件事物的學習，剛開始你不習慣不喜歡，之後漸漸不排斥不陌生，最後你會少不了也放不開它。

這個習慣一直持續至今，只要上課、看書或打字思考時，沒有一張白紙擺著，就全身不對勁，倒也不是做筆記，而是紙上胡亂塗鴉寫字，圖個安全感罷了。早年經驗的影響甚鉅，日後難以改變戒除，小至計算紙，大到價值觀念都難以逃離這天羅地網的陷阱。

訓導主任的不公

國中每學期三次的服裝儀容檢查，讓愛漂亮的少男少女實在吃不消，頭髮總在邊緣的範圍徘徊著，還望遇見好心的老師，能過過水，女生拼命拉長脖子，拉低領口的辛苦模樣，和男生死命壓低頭髮(看起來短些)的呼應畫面，每個月都要來這麼一次。聽話的我，不怕醜只怕犯規記過，檢查的前一天，必定到傳統美容院報到，剪個西瓜皮，倒也涼爽省錢。

除了頭髮，衣服的規格、襪子鞋子的顏色、學號的繡字都要檢查。一次班上被訓導主任抽查服裝儀容，大夥開始緊張不已，而我卻老神在在，不以為意(我是規矩學生嘛)。訓導主任檢查到我的前一號時，她是學校樂隊的指揮，風雲人物，和老師關係都很好，不但嚴重放水，還有說有笑，就像個老色狼一樣。等了老半天，終於輪到我，主任馬上回復嚴肅的表情，不耐煩的看著我，隨後他說學號後面幾個數字有點不清楚(繡字的線少許脫落)，這次就大發慈悲放過我，趕緊去補好，不然就要記過處份。天呀！真是不公平，就因為我不夠漂亮嗎？真是他媽的圈圈叉叉，不公平到了極點，我滿臉不悅，卻不敢聲張自己的權益，他是老師，又是主任，我算哪根蔥呀。

當天回家，馬上到繡字店重新補上學號，乖乖聽話，不敢反抗。

畢業禮物

國中的畢業典禮上，一共上台了三次。

回想起小學畢業典禮結束，匆匆拿著一張薄薄的畢業證書和一塊慶祝的小小蛋糕離去，回家的途中，記得自己有些失望，有人上台上到腳軟，獎狀

禮物兩隻手也抱不下，而自己兩袖清風，倒也自在許多。

當台上念到自己的名字時，一度還懷疑聽錯了，同學的催促聲，提醒我快步跑到台前領獎，腦筋一片空白的情况下，來來回回了數次，典禮就結束了，禮物好像是字典和相簿的樣子，不知道丟哪去了。榮耀的象徵對於一個沒有自信的孩子而言，是一種間接肯定的鼓勵，對於我而言，絕非僅是成就，更是不合理自我矮化的暫緩救贖。

夢中同學會

又來了，愛作夢的自我彌補作用。

國中的死黨，一個也沒有，我內向、安靜、鮮少主動與人互動，只有一起上下學、偶而吃吃飯的幾個同伴而已。畢業後的我，暗自懊悔，心中盤算著如果能再來一次，一定會怎樣又怎樣，描繪出一個活潑開朗、有很多朋友的我，甚至期待同學會的舉辦，才能把我的轉變呈現出來。

三年後，終於舉辦同學會。我才猛然發覺過去的已經過去，無法從頭開始，大家變得更加陌生，以前熟的現在還是聚在一起，不熟的隔閡依舊存在，時間會沖淡許多事物，我要向每個人證明些什麼，尋求他人的認同或驚訝嗎？沒有誰會比你更在意自己的，卻始終不相信自己有肯定自己的能力。

分數決定一切

放榜後，當時的分數仍舊刻印在腦海裡：高中聯考：498，五專：602，職校：638。高中落榜(依然是數學科目的失利造成)，轉向第二條路：專科，由於不想念與商科有關的學校，加上不知當時從何處得知的訊息，便莫名其妙的選擇了護理(長庚護專第一志願)。

也開始了離家的生活。

成衣打工番外篇

國中畢業後的那個暑假，有機會到媽媽的成衣代工廠打工，原本是大弟要去的，沒想到他做不到三天，表示無聊就索性不去了，爛攤子順理成章由大姐收拾，我完完整整做了兩個月，直到專科開學為止。

很少接觸媽媽的工作環境，這次機會也讓我見識衣服加工的辛苦。身為臨時童工，我負責協助切割樣板的工作，也是一個外省退伍老兵的小跟班，老伯為人安靜，脾氣倒也古怪，喜歡邊工作邊聽廣播，偶而哼哼小調，很少跟我囉唆什麼，頂多嘀咕我的手腳不靈活，耽誤他做事的效率，待我技術純熟後，便也不多說了。

老伯先看單子上的份數，衡量大小、區分顏色後，便開始在工作台上，一人一邊，將各式各樣的布料，一層層鋪疊上去，有時高達三十公分亦是常有的情況，接下來，將衣服各部分的零碎樣板，描繪至最上面那一層，老伯總能有效利用空間，不浪費布料，之後拿出電動切割刀，沿著線條裁剪出一塊塊布碎，最後分門別類綁好，送到成衣加工部門後，便是媽媽的工作了。

每天跟著媽媽上下班，中午一起吃飯午睡，偶而幫忙燙衣服、剪線頭、跟阿姨聊天開玩笑，重複單純的作業，剛開始也覺得不耐煩，但是一想到媽媽做了十幾年，一句怨言也沒有，不想做的話怎麼也說不出口。就這樣我和媽媽一起工作兩個月，體驗成衣的辛勞和工資的不合理。

二十多年過去了，媽媽也做了半輩子的成衣加工，近來產業大量外移至對岸，原料和勞工都很便宜，自然本地的加工廠漸漸落沒，媽媽常說現在錢越來越難賺，一件衣服車老半天還不到二十塊，去年還一度失業，當時媽媽在電話中，很興奮的說，有一家酒廠，需要臨時的酒瓶加裝員，她和幾個同樣失業的阿姨，一起去打零工，沒想到一個小時有一百元，很好賺呢！電話的這一頭，我淚流滿面，不敢哭出聲，這就是我母親和她成衣加工生涯的故事。

第四節 五專篇

一路走來，我拿著大刀亂揮，
試圖去除礙眼的東西，卻未曾找到心中所想，

也許一直不解的答案，就在我開始學習接納，
承受某些事務後，才能漸露曙光吧。

背書第一名

剛到學校時，除了上課外，其餘的時間我都「泡」在圖書館，享受屬於自己的隱私權(四人住一間寢室)，其實無處可去。懶得和人建立關係，尤其是一群聒噪的女生。在那裡的多數時候以胡思亂想居多，加上少部分時間需要打發，所以漸漸養成背書的習慣和毅力。我真是貝多芬(背多分)，不用思考不要質疑，背起來就對了。理論取向的我，在實習的分數上，難怪一直沒有起色：課程 90 分，實習 70 分。畢業時，我的總成績班上第一名，沒有什麼成就感，反而後悔自己接觸狹隘，背出高分又如何？浪費了許多時間。

假日住宿生

星期五最後一堂課結束，每個人收拾細軟物品，片刻不停留得往自家飛奔而去，省下等車又轉車的時間，我寧願留下來「看家」。空盪盪的宿舍，獨自一人待在寢室，儘管看書的時間少，發呆的時候多，就是不想回家。

平時人聲鼎沸的宿舍，在假日時刻終於可以安靜數日，這時寢室完全屬於我，可以安心享受一人時光，多半泡上一壺茶，打開只有音樂的廣播台，跟著哼唱幾句，翻開非護理的閒書，恣意悠游於書中的情節，暫時忘記自己是誰，如此一本接一本中，渡過無數次的假日時光。

隨著收假時間的逼近，宿舍開始營業開市，接收一批批的回鄉旅客，也開始迎接課程作業的來臨，心中多了份惆悵感，快樂時光不再，期待下一次假日的到來。不知道現在有哪個假日住宿生同樣的地方，過著相同的悠閒生活呢。

體制管理與護理教育

『勤勞樸實』是我們的校訓，更象徵傳統規範的保守與封閉，學校體制比照企業的經營模式：講求效率與規則制定。學校強迫住宿制度，週一至五

門禁時間到八點(八點至九點半必須待在寢室看書)，假日則延至十點為限。除了基本的門禁管理外，大到分層系統運作，小至服裝的規定，都如出一轍。保護我們更限制我們，如此的壓迫結構下，我們並無自覺的能力，遵照一切的遊戲規則走。少數人害怕反抗，多數人更不知為何需要反對。

護理的教育，除了生理病理知識外，技術層面的護理往往只是理想的學術願景，在實際情況中既傳統(服從醫權)又採學徒制，落差很大。無數次實習的經驗，常有學姊強調理論與實際落差的原因，大多是沒有時間引起。白班至少照顧八至十個病人(因醫院和單位不同而有所差異)，工作項目繁雜：發藥、測量 TPR(體溫、心跳和呼吸數)、護理記錄及其他行政工作等，能做完工作比品質重要。

回想過去的實習單位：林口長庚醫院(骨科、內外科及癌症)、中壢壢新(產兒科)、高雄長庚(婦科)、三重衛生所(公衛)及 804 軍醫院(精神科)等等。事隔多年，護理的知識和技術忘了差不多，但是有些病人的小故事倒是記得不少，當時的體驗感受來得快，去得也快。

護理的工作特殊性，面對生老病死、人情冷暖，如何處之泰然，是另一個難題。工作的年資和笑容、耐心成反比(不只護理界吧)，有個病人跟我說過，不要像某某學姊一樣兇又沒耐心，被她照顧到小病會變成大病的，我以微笑回應，心中沒有任何把握，畢竟實習和工作不一樣。

好多好多的畫面：『近百公斤的婦女，在做全身麻醉的流產手術時，被醫護人員取笑所留下有知覺的淚水』、『幫瀕死的中年病人按呼吸器，看著他年老的父親在護理站痛哭失聲要醫生負責任』、『幫一位無法下床的孤苦老人擦澡，他卻一直重複的那一句謝謝再謝謝』、『因病而被迫截去四肢的病人的開朗笑聲』、『無照車禍而截肢的高中生在走道獨自玩輪椅』。

技術的實習課

在多數的護理課程中，理論知識的教育還得配上技術的操作，才算完整的知行合一。專二的基礎護理技術課程，訓練基本的護理技術：抽血、灌腸、

針劑注射、管灌食、導尿、更換管線等，在仿照醫院病床的大教室，四人為一單位相互練習，而考試以一對一(老師對學生)的方式實際考試。

記得第一次抽血，我拿著針筒抖個不停，充當病人的同學抖得更是厲害，老師扶著我的手慢慢往血管處靠近，斜斜插入後平行深入，抵住針筒馬上作回抽動作，見紅的剎那便算大功告成。由於本人油多血管不明顯，充當護士的同學來來回回近四五次，才結束我痛苦的第一次。

聽見要真人灌腸時，全班將近一半的人都快要暈倒，畢竟對十七八歲的少女來說，還算滿令人尷尬害羞的坦露，首先將稀釋後的肥皂液體倒入桶子並予以吊高，連接而下的管子上安裝鐵管，前端塗抹凡士林避免刺激，之後溫柔提醒病人同學吸氣(預備動作)，一手撐開一手作插入動作，利用重力和虹吸原理，液體緩緩流入，其中百感交集的複雜情緒，唯有親身體驗，才能了解箇中滋味，經過腸道一「泄」千里的撒野放肆後，隨之而來的暢快感受，說真的其實還不賴。

我又被抽中了，在身體評估實習中，老師需要一個真病人，實際演練給全班的人觀摩學習，那堂課剛好教到心肺功能的評估。要脫掉上衣，連內衣也不能留，如此才可清楚閱覽心肺的位置，短短的半小時，度日如年般的漫長，老師仔細的說明，圍在一旁的同學安靜聽講，而我轉過頭去，不想被看到紅了眼的無奈表情，當時覺得非常不舒服，卻不敢說不！我不要！

護理知識和技術的傳承，更是價值觀的教導和無意識的刻模：服從規範。

大體解剖

專一下學期，配合生理解剖的實習課程，有機會到醫學院的人體解剖室參觀，對我們這幾個黃毛丫頭而言，內心既興奮又恐懼。解剖室位居偏僻陰暗的角落，突破重重關卡才得以進入，緊接著福馬林(防腐劑)的刺鼻嗆味直撲而來，加上強力冷氣的放送，大夥相爭掩鼻靠近以免不適。

領隊(解剖老師)首先引導我們，到一間有數個大水池的房間，每個水池泡著兩個完整人體標本。當掀開其中一個水池的蓋子時，我們屏氣凝神不敢

多話，兩具屍體載浮載沉在藥水裡，一副面朝下，另一副面朝上，看到他的臉(至今仍無法忘記)，推測是位年約五十的男性，水池的一旁標示死因及死亡日期，而斗大的姓名欄位則寫著：無名氏。國人器官捐贈的風氣不盛，願意大體捐贈的人數更是微乎其微，爲了研究學術，腦筋自然動到這些身份不明的人(遊民佔多數)身上，也算是最後對社會做了偉大的貢獻(自然也沒有意願的問題)。

另一個房間，佈滿各式各樣應有盡有的器官標本：心、肺、腸、腎、脾、肝、胃等，並用透明的玻璃罐保存著。其中一個展覽櫃，讓我印象深刻，懷孕十月的生命週期，從八週胎兒成形開始，到四十週的成熟嬰兒爲止，數十個罐子，從小到大整齊的一字排列，有著淒涼生命藝術的美感，如此複雜的感覺交雜在一塊，讓人不捨也不敢繼續往下看。數十個生命，每個背後都有著更多的故事，因緣際會下，肉身得以長長久久的保存在瓶子裡，供人觀賞或學術體驗，而逝去的生命早已不在，更或許是開始下一趟旅行去了。

資源(大體)有限，但是學生無限。爲因應醫學生課程的需要，必定徹底運用這些得來不易的人體，皮膚系統爲第一章節，全身的皮膚去除後，依序從肌肉、神經、血管、淋巴腺、還有各器官的摘除，至此大體往往慘不忍睹，而最後一章爲骨骼系統，大體放置大鍋子裡煮沸，直到肉屑去除，乾淨的骨頭自然呈現，便結束一連串的學習之旅。生命尊嚴是否隨著死亡的那一刻，也跟著逝去嗎？爲了學術的成就，勢必要有所取捨，道德解釋多一層模糊的空間，但心中仍有許多問號？一直沒有解答，我想也很難解開些甚麼吧。

醫院工讀

除了各項科別的護理實習外，學校更安排學生到醫院各單位工讀，如病房的跑腿助理、檢查部門的接待人員、病歷室運送小妹、辦公室的文書協助、急診的全能幫手等，因而我們這群工讀生，散佈醫院體系下大大小小的單位。共有四次的工讀(大約一年一次)，每次爲期三個月，所以從來就沒有寒暑假的時間。

我喜歡工讀，因為不像實習課程要付費，工讀還有錢可賺(雖然不多)，又和護理不直接相關，真是天從人願。在四次的工讀中，兩次分配至 TC(轉送中心)，其次為婦科病房和開刀房助理，每一次，都有著濃濃的回憶在。

其中 TC 主要負責接送病人到各單位。由於林口長庚醫院，有亞洲第一大醫院之稱，各大樓和部門之間相當複雜，所以 TC 就像醫院的計程車一般，接送病人到各目的地去，如病房—檢查室、急診—病房、病房—開刀房等，除了要熟識各單位、相關的路線圖亦要倒背如流，才能提供顧客最佳的引領效率。

每天工作八小時，日接四、五十趟的生意，亦是常有的事。頭頭坐鎮總部，處理來自各方的訂單，散佈各處的 TC 就地打電話回總部訊問，以分配附近區域的單子為先，手抄本的方式先行接客，而後再回總部比對交單，為了衝第一的業績，我常常不休息的拼命接生意，儘管其他偷懶的學生笑我呆，我卻是樂在其中。

最怕接到臥床又沒家屬的單子，因為一個人推著大床上下電梯就夠累人，還要一路送到目的地，真是吃力不討好，如果倒楣剛好是最遠的路線，往往一折騰下來，瘦個兩公斤還好，反倒全身痠痛不已，也算是磨練的機會吧。

雖然接客無數，每次的時間也不多，卻讓我看見人生百態，不同的客人，不同的故事，各自因疾病落腳於此處，有緣讓我服務，帶領至各自要去的地方。

五千公尺的折磨

每學期一次的路跑測試(五千公尺，時限四十分鐘)，不算學分卻有嚴格的獎懲規定。全校學生聚集起跑點前，免不了長官臭長的發言，隨後鳴槍起跑，洶湧而出的壯觀畫面，如同萬馬奔騰般的氣勢，一發不可收拾。校園坐落在林口體育園區內，其中另有體院和長庚大學兩個學校。

路線圖如下：先下坡經過停車場和籃球場，偌大的致清湖迎面而來，繞

過一段湖邊路，進而向上坡的體育館邁進，這時可清楚看見園區的大門口，拋開漢堡形狀的體育館後，一路上伴隨著體院各種項目的練習場和校區，直到望見學校的後庭院(停車場)，一圈路程才走完五分之四而已，回到湖的另一邊，一圈才算圓滿完全，但還沒結束，因為兩圈才滿五公里！討厭的四十分鐘時限，逼得你無法盡興觀賞沿途風光，慌張趕路的焦慮，散佈在我們這一群遲遲未到終點的人身上，滿身肥肉又無運動習慣的我，一圈已經很吃力，再半圈就要我的命了，剩下的路程，多半連跑帶拖才勉強走完全程。

真怕了五千路跑測試，考驗體力，也考驗耐力。(附註：如沒在時限內抵達終點，要再跑一次直到通過為止，所以每逢路跑時節，受傷生病人數特別多。)

婦科開刀房實習

專五最後一學期，三個月的護理選習，真正的進入醫院單位(志願安排)，單打獨鬥上戰場，沒有老師帶領學習，靠各單位的資深學姊負責引領入門，命運由上天注定，於是我選上了婦科開刀房，不同於產科的生育導向，婦科專屬女性疾病的處裡，如卵巢囊腫、子宮肌瘤、陰道炎(癌)、骨盆腔感染或是無須住院的門診手術(以墮胎流產為首)。

開刀房的護理人員有兩種：刷手和流動護士。刷手顧名思義，就是雙手經過多重消毒後，穿上無菌防護衣的醫生助理，必須熟悉器械的名稱，學習遞器械的方式，無菌工作台的擺設亦馬虎不得。流動護士不需跟刀，負責協助手術進行，如添加物品、事項聯絡等有菌雜事，此外醫佐也是協助上刀的一員。

開刀房的原則只有三個，無菌！無菌！無菌！病人進來之前，鋪設好手術台後，準備無菌工作台的擺設，打開包布，小心攤開無菌綠布塊，只能碰到外層部分，陸續將其他物品放入，如紗布、針線、各種器械(剪刀、夾子、開弓器)、電燒、刀片、布巾等手術用物，完成準備工作後，緊接著至接待室，核對資料無誤後，將病人推到手術室，待麻醉人員完成作業，所有人員靜待

醫生的到來。

新手上路，剛擔任刷手護士時，一位患有卵巢水囊腫的婦人，進行單側切除的手術，當醫生打開肚子，看到足球般大小的水球時，我看傻了眼，醫生邊說小意思，便把它將給我，捧著卵巢水球，小心翼翼放到檢驗袋裡，深怕在我手上破掉，就倒楣了。之後留下醫佐關肚子，刷手收拾善後，醫生帶著它到手術室外現寶去(向家屬解釋手術結果)。

少女很少進手術室開刀的，這位十七八歲的女孩因骨盆腔感染，內部嚴重沾黏，經期疼痛就醫後才發現，隨即安排手術剝除。為避免大傷口，以內視鏡方式手術，經由電視螢幕的呈現，情況果真如預期的嚴重。通常這種感染起因於複雜的性行為，過多的對象及頻繁次數是元兇。途中，發現闌尾有發炎現象，請家人至手術室，討論是否順便切除闌尾，女孩的母親，一看見螢幕的畫面就腿軟站不住，表示一切醫生做主，她沒讀過書什麼都不懂，一知半解的簽下同意書後，急忙的離去。看著女孩安祥的臉，媽媽害怕的表情，又是個怎麼樣的故事呢。

不喜歡分配到門診流產的刀，小手術流動率高，平均不到三十分鐘，馬上換下一個病人，整天下來一間手術室，可接下十多件的生意。合法的墮胎為十二週之內，對象以年輕女性為主，主治醫生沒有閒功夫做這種小手術，由固定排班的住院醫師執行，流產手術剛開始覺得慘忍，接觸次數一多，很快就麻痺沒感覺了，反倒希望趕緊結束好早點休息。

千篇一律的程序：以鴨嘴器撐開子宮頸，將大小不一的細長刮杓，伸進子宮中，胡亂方向的來回攪和一番，深紅色的血液冒出，絞碎胚胎和周圍的內膜組織無法全數刮除，需配合中空管的強大抽吸力量，將子宮內的物體一掃而出（不用十分鐘就完成），將刮出的殘碎組織浸泡在福馬林液的小瓶裡，送到檢驗室保管，然後將用過的器械洗滌乾淨，統一高壓消毒。

洗著沾滿血液和組織的器具，有些悲傷、害怕，我也算是幫兇之一，殘害無數的生命。孕育的母體決定終結，我們負責執行這個決定，成為合法體

制下，扼殺生命的機器，看著流水沖走零散的殘碎組織，實在不敢想會流到哪裡去。

產兒科實習

短短三星期的護生實務學習又來了，這次輪到產兒科（生產及新生兒護理）。

第一位個案，外籍婦女，年約二十，頭胎，待產中。來自落後國家的外籍新娘，心中早有刻板成見，立即湧現出台灣老頭配上幼齒懵懂少女的畫面，青春生命終究逃不過被犧牲的悲慘故事。憂心語言差異的隔閡，進入待產室一邊暗自祈禱有家屬陪伴才好，以免雞同鴨講無法溝通，作業難以交差。

和我先前所想有著極大的差異，丈夫三十歲，擔任建築工人一職，個性安靜內向，自然交不到台灣的女性朋友，聽從父母意見，到越南相親，進而認識現在的太太，來回三次雙方條件談妥，她就被賣來另一個陌生的環境，女人命不值錢，特別是出身於低下階層的貧民家庭。她會說簡單的國語，跟你打招呼，有問必答的合作態度，更是難得一見的個案類型，同樣年齡，同為女性，她的際遇複雜多了，更慶幸她有個不錯的丈夫，生活不至於太難過才是。

羊水破了，子宮頸將近全開，陪著她進入產房，躺上半傾床墊，雙腳放置兩旁的腳架固定，比起其他人的大聲喊叫，滿臉痛苦的她顯得安靜多了，配合醫師的指示，不斷重複深呼吸、用力的動作，看著蒼白的臉上，淚水汗水交雜，我的腹部也隱隱作痛起來，有生育經驗的老師曾說過，那種痛苦大概是經痛的二十倍。學姊用力將肚子往下壓，醫師順勢剪開陰道口，以免胎兒通過產道時，造成難以癒合的撕裂傷。看到頭了，大家鼓勵她再加把勁，也許受到鼓舞，她使出全身最後的力量，嬰兒一股腦兒鑽了出來，清脆宏亮的哭聲，打破了產房的陰暗氣氛，這就是生命，好小的勇士誕生了，剪斷臍帶，將小男嬰清理乾淨，讓她看一眼，原來母親的笑容這麼美，隨即放至保溫箱中，推到育嬰室照顧。等待胎盤剝落，縫補傷口，結束生產的過程。

在育嬰室裡，有三十多個新生兒，餵奶、換尿布、沐浴更衣後，等待開放時間到來，一個個可愛的「貝比」正式亮相，隔著櫥窗玻璃外的父母親，爭先恐後的找尋自己的孩子，然後發呆似的痴痴笑著，那模樣很是溫暖。

804 軍醫院的精神科

正常人複雜可怕多了，背負不雅頭銜的精神疾病患者，反而單純可愛。所謂的異常症狀判斷，以程度的多寡為準，故現象人皆有之，重點在於有無超過那條警戒線。如懷疑過了頭就是非理性的妄想症，同理可證，太多的焦慮即是恐慌，注意力過度集中是強迫，那條分界線明文規定在指導手冊裡。

櫃檯圍上強化玻璃，管制森嚴的護理站，採置中設計，四周環繞著沒有門窗的病房，以方便清楚每個病人的情況，在這裡隱私變得奢侈：另一種形式的牢籠，連我這個所謂的正常人都感覺氣氛凝重，讓人喘不過氣。一旁的交誼廳有電視、桌椅，鐵門外有個小型籃球場（很少使用），休憩場所狹窄而不足。

第一天進入護理站，透過玻璃的那頭，一位病人嘴巴開開，眼神呆滯，對我們傻笑，還不時熱絡的招手，一再重複「小護士，你好」這句話，讓大夥從頭冷到腳，嚇死了，心中泛起一陣噁心感，沒錯！完全複合精神病患應有的形象。翻開厚厚的一本病例，一段段悲傷的故事呈現，並非天生的宿命，大部分的人都是起自有因的呀。因失戀而陷入憂鬱的沉默少尉、單親家庭長大的色情大哥、因退化嚴重而遭遺棄的小弟、整天等待媽媽會客的大小孩、棋盤高手的聰明老爹，深入接觸熟悉後，每個人的遭遇讓人心酸不已，卻又無能為力。

傳統的醫療體系，藥物治療為主，心理諮商輔導次之，醫師主導整個團隊。治人不負責環境的影響，於是這群病人來來回回，暫時的緩解，無法解決問題，醫療的力量難以跨及家庭、社會等病因，對症下藥。從「代罪羔羊」下手，算是一種表面的交代，似乎也別無他法。

何謂疾病？由多數所謂的正常人所下的疾病定義，將少數人的現象，正

正方方的框訂起來，冠冕堂皇的視為非常態，不正常的症狀描述，分出了差異，區分了我們的價值觀，一塊是我們所崇尚，另一邊自然是羞恥不雅的，所以神經病、流浪漢成了社會邊緣下再次邊緣的產物名詞。

我唯一的養舅舅，診斷：遺傳性精神分裂症。一次回家，他坐窩在阿姨家門外，看到我便露出笑嘻嘻的嘴臉，他又從桃園騎著腳踏車不辭千里來台北，要錢來著。他全身髒亂惡臭不堪，胡言亂語，可怕極了，賴著不走，只好叫警察來送他下樓，拿了兩千塊給他，請他不要再來打擾，給我們造成困擾，拿到了錢，他騎著單車愉快的離去，繼續過著自己的生活，抽煙喝酒是他唯一的支持力量，儘管進出醫院多次，他和他的「非」常態的思考，依舊雲遊四海，不理會社會的牽絆限制。

看著家中擺設的軍艦裝飾品（每個阿姨都有一座），是那麼的精緻壯觀，實在難以想像是舅舅年輕時代，意氣風發的作品。

殞落的生命

專三，十八歲哪一年，她跳樓走了。我們喊她叫做小穎媽媽，因為她體貼人的功力，無微不至。溫暖如太陽般的笑容，足以溶化所有冷漠的心，難以想像她罹患重度憂鬱症。

當天下午第一堂課，她無故缺席，幾個室友心有所感似的，趕緊回宿舍尋找，一到寢室，看見座位上攤開的日記本上寫著：「爸媽！我下輩子還要做你們的孩子。」，又不見拖鞋，室友直覺往樓頂上衝，只見鞋子不見人，幾位同學放聲大叫，四肢發軟，少數同學趕緊往地下室飛奔而去，接著看見她們這輩子都無法忘記的畫面，之後救護車趕來，緊急將其送至醫院，直接宣布死亡，送至太平間。

學校全面封鎖消息，並告知我們不得宣張出去，又怕同學(尤其室友)受影響打擊太大，特地找來輔導老師，希望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學校只怕影響校譽，給其他學生帶來不良示範，故以掩飾太平的駝鳥心態因應，然而學生的心理問題，依舊潛伏著不定期炸彈，何不藉此公開事實，來個原原本

本的機會教育。傳統的封閉做法，讓人失望灰心，難道自殺就是滔天大錯嗎？

這件憾事，一直放在我們的心上，時間終究帶走當時的傷痛，回復以往的作息生活。還記得，五專畢業當天，她的母親也來參加典禮，送給我們班一人一本書，藉以感念她的女兒，還有來不及參加的畢業典禮。

死黨與室友

小雪專科畢業後就閃電結婚，現在已是兩個孩子的媽；小怡護理工作兩年後轉行在手機店發展，現在每月的業績嚇嚇叫；小惠一邊工作一邊沉浸在愛情的幸福中；小鳳發覺不適合護理後，轉而當起導遊業界的小妹，慢慢往她的夢想邁進。專三換寢室後，我們四人(雪、怡、惠、桂)住在一起將近三年的時間，那些嘻笑、生氣、計較、搞笑的畫面依舊清楚，在那樣的青春歲月裡，經歷一起吃飯、上課、補習、上台跳舞、細說心事的往事，現在想想還真是讓人感到溫馨。

『民國一百年三月三日下午三點，相約在醫院大門外的長庚湖見面』，這是我和小鳳的約定，如果以死黨來定義的話，她可能是唯一的好朋友吧。還記得剛住宿的頭一天，碰巧在陽台上遇見，打聲招呼，就開始我們的情誼直到現在。她個性隨和、爲人體貼親切，還擁有好人緣的特質，勇於追求自己的興趣、樂觀開朗，就像自由翱翔天際的小鳥，天生就適合蔚藍的天空。我卻相反，多了憂愁煩惱、冷淡陰暗，只能在地底下的洞裡，獨自悲傷。因多次的機會相處深談，發現我倆有許多的價值觀相近，相知相惜，卻不刻意黏在一塊，分享內心的秘密、少女的情懷、家庭的故事等，在她身上我學到希望和歡笑，這是我第一個好朋友。

她的故事，也讓我疼惜不已。上有兩個姊姊(已經嫁人)、一位因多次逃兵而當了四五年兵的哥哥，傳統嚴肅的父親重男輕女，縱容哥哥的一切作爲，導致其至今無所事事，只會伸手要錢，家中唯一的依靠是慈祥順從的老母親。專三因家中無法負擔學費，因而簽下三年的工作契約，故畢業之際，無法繼續升學。簽約人員自然分配至乏人問津的單位去：基隆長庚醫院。月薪三萬

出頭，開始有經濟能力，家人個個要錢，現實的很。當時哥哥要買車，爸爸就登記媽媽的名字，以分期付款方式先用車，逼她不得不繳錢，二姊更以小孩為幌子，運用苦肉計要妹妹吐出錢來，堅強的她，很少哭泣抱怨，唯讀家人讓她心事重重。三年的約到期了，轉向旅遊業，從月入兩萬塊出頭的小妹做起，往她的導遊夢想邁進。

駕訓班的傳統奶奶

剛滿十八歲的那一個暑假，由於阿雪的外公家從事駕訓班的行業，所以便順理成章的半買半相送，不但打折還包吃包住。爲了在三個星期內集訓完畢，白天練習開車，晚上就回到旁邊的別墅裡，享用阿雪外婆的手藝，照理說，住在豪華別墅，應該算是個富裕的老婦人，但她卻傳統老實到不行，穿著簡單普通，每天的工作，就是拿著工具到附近的菜園，種植蔬果，過著日復一日的鄉土生活，和都市別墅的背景比對下，實在顯得格格不入。

奶奶很安靜，總是默默的煮著她的有機蔬菜給我們吃，毫不在意我們的白吃白住。我喜歡跟她說話，更加心疼她的辛苦，她付出了所有歲月，養育她的小孩和孫子，過了一輩子的艱辛日子，到頭來卻無法拋去勞動的習慣，也許是我多想了，其實她過得很開心，因爲她的世界很小很小，是看不見其他不如意的。看著她黝黑的皮膚、嬌小的身軀，沒有心計的溫暖笑容，真是個可愛的老人家。

對比下的外公，穿著西裝筆挺，頭髮梳得有條有理，說話樣子宏亮有力，很有自信。聽說除了駕訓班外，還是擁有數個事業的大老闆，他有好幾個家和女人，有一次還拿著女人照片本，和我們分享他的成就，絲毫不管奶奶就在旁邊。在他的眼裡，女人只是生孩子的工具，有錢有勢的男人，本來就有擁有女人的權力，正房的年老妻子，早就被遺忘了。

記得一年前，和阿雪去外婆家玩，看到她還是老樣子，身體硬朗有生氣，一看到這麼多人，開心的招呼我們，看她忙進忙出的模樣，真是個單純又溫暖人心的老人家。

戀愛渴望症候群

白馬王子的夢，不會停止。聯誼活動的參加，目的不外乎滿足這一類的花痴情節，有人跟你說話就夠小鹿亂撞，寫信打電話來更是心中無限喜悅，但卻不曾發生在自己身上。身材浮腫又不會打扮，搞自閉不說話，根本不會認識人嘛。有句俗話是這麼說的：「你喜歡的都不喜歡你，喜歡你的盡是些蟑螂老鼠」，所以五年中，活動參加不少，但卻毫無所獲。

每個女人心中都擺著一個完美男人的形象，符合一切所需的條件，也因為不可能存在所以顯得美好。專三初，參加一個活動，有一個陽光男孩，開朗且有人緣，很多女生都喜歡他，我也被他吸引，就此開始了三年的暗戀，甚至沒有說過話，只是必須把一個人放在心中，假想的依靠對象，好像不管難過傷心都能撐過去。快畢業那一年，室友鼓吹下，和他通了電話，一句『妳是誰呀？』就把我打醒，原來我在和自己的夢想談戀愛，心中的他並非『他』，其實一點也不認得對方，寒暄幾句便草草結束對話，暗戀從此破滅。

證照與升學

護理的證照制度，是一種評定的標準。護士、護理師、專技高考和高普考，能考的全都考了，通過證照考試才能執業工作，對學生而言更加重要，不同的考試有不同的限定，職校專科畢業考護士執照，大學以上是護理師和專技考試，其中又以高普考的錄取率最低，小於百分之五（甚至更低），對於公家機關的穩定工作，護理人個個趨之若鶩。

到頭來，我還是沒有從事護理這條路，當時辛苦考試的證照，擺放在抽屜的底層，不曾使用過，盲目的跟從附和，反而失去自己的焦點。當時五專快畢業前，面臨就業和升學的二分抉擇，不想就業的我，看著別人爭先恐後的升學，我也跟著選擇甄試二技(台北護理學院是技職體系第一志願)，考上的喜悅兩秒就過去了，反而讓我更加茫然空虛。

每遇見學妹，不忘老生常談，將自身的遺憾投射於她們，彷彿告訴過去的自己，再來一次會怎麼做，不要看別人的目標，就以爲也是自己的目標，

找出自己的路，必須多參與活動，接觸人群，自然見多識廣，思考多元，非侷限在護理的框架裡。我憤憤不平，激動批判著護理的壓迫，以一個受害人的角度，諸多規勸，試圖說服他人，只想讓自己平衡些，尤其選擇了逃離，唯獨透過這種方式，反向證明自己的正確判斷，間接說服自己的不安。

一路走來，我拿著大刀亂揮，試圖去除礙眼的東西，卻未曾找到心中所想，也許一直不解的答案，就在我開始學習接納，承受某些事務後，才能漸露曙光吧。

第五節 二技篇

*我活在自己的戲碼裡，
彷彿一下戲，面具不再，
只剩下一副殘破不堪的身軀，
如同搖搖晃晃的布偶，失去控制的線把後，
不知如何表演下去。*

只求 all pass

二技的課業安排，只要不被當就好，未來的護理經驗不重要，營養學份才要緊。沒有動力再背下去，不想浪費生命，有股衝動想彌補五年來的空白，於是參加各種活動，拼命的玩！玩！玩！

開學前一天，下了一個承諾，我要改變安靜被動的形象，過去的已經過去，現在是全新的開始，我要成爲一個活潑開朗、熱情奔放的快樂學生，我變！我變！我變！變！變！但那卻不是我，人前裝的辛苦，人後依舊憂愁，兩面的四不像，嚴重扭曲變形。

三八的聯誼公關

無論班上或社團，我都擔任公關一職，負責吾班孤單紅顏的幸福(包含自

己)。

不同於五專的封閉內向，團體中的我，大聲說笑、坦然表達自我、作盡搞笑事，挖苦別人，還自以為風趣大方，主動與陌生人建立關係，玩著短暫又膚淺的計倆。

在現實裡，演出夢中期望的角色，活在自己的世界，不見空虛落寞，卻滿載希望快樂的假象，被自己欺騙成癮，無法自拔。

號稱聯誼高手，舉辦活動無數，不論要吃飯、喝茶、出遊、機連或學伴，都不成問題。初次見面，雙方難免害羞內向，氣氛沉悶不堪，厚臉皮的公關，使出耍寶的手段，炒熱場面，放鬆大夥心情，我往往是那不計形象演出的女性，嚇跑不少男性追求者，友人直言看見我，第一印象還不錯，但後來的表現讓人嘖飯（不說話還算有氣質，一開口就破功），男人婆的豪爽個性，和男性朋友反而談得來，女性同學卻覺得我開朗過頭，三八最高級。

胡言亂語的表達方式，常常得罪人卻不自知，還以為自己青春活潑有朝氣，我活在自己的戲碼裡，彷彿一下戲，面具不再，只剩下一副殘破不堪的身軀，如同搖搖晃晃的布偶，失去控制的線把後，不知如何表演下去。

競技啦啦隊(we are the best!)

當初單純為減肥的理由，加入剛成立的啦啦隊，原來不只跳舞，還要做難度技巧，除了定期的訓練外，有時還配合活動表演。我有些胖又沒力，如何通過篩選？答案是『賴著不走就對了』。因為不夠好玩(預期不同)，從百餘人隨練習次數以對半的方式減少，一月後不到 20 人還敢留下，每人各有專長，會跳舞、會翻、會抬人(底柱)或敢被台(上面)，沒有一項吻合的我，總是在一旁看她們練難度。一年的肌耐力運動加上減重計畫，瘦到 50 公斤，開始上場抬人，雖然光是簡單的側翻練了一年，成效依舊有限，彈性也差勁，我就是不肯走。

第一次的大專杯(競技啦啦隊)比賽，女子隊伍的難度技巧做不過有男生又是體專的混合隊伍，加上剛成立參與比賽的經驗也不足，並沒有突出表現，

在教練開朗的個性帶領下，玩得開心最重要。其中一次擔任職籃達欣虎隊的專屬啦啦隊，第一次上台，既陌生又緊張，面對電視轉播下(其實切換至廣告時間)的不知所措，換來了現場觀眾的噓聲，真想找個地洞鑽下去，尷尬的退場後，一旁著急的教練大叫：「你們管別人怎麼看，有種他們下來呀，不然在台上的最大」，「腿粗長得不好看又如何，我們就是有自信怎樣！」。

教練常常像是小孩跟我們一起玩，該嚴厲時絕不放鬆。帶著我們這一群雜牌軍，往前衝：「不管怎樣爽就對了」。表演只有三分鐘但是台下可是十年工，全身因練習所遺留的「黑青」不覺得痛反而光榮，數次的職籃表演經驗，高雄職棒開幕賽表演、某廠商的剪綵活動、校慶開場等經驗的累績，也讓我們成長許多。

帶光武工專一年級的學生參加校慶比賽，是其中一段可貴的經驗。素質低學校又遠，大家想教的意願並不高，但我就是愛去教儘管吃力不討好，一班近 50 人的表演(系學會逼的)，他們其實很乖很單純，只是看起來不像好學生，需要的是重視和用心，和他們玩得很開心。在這裡看見另一個不同體制下的壓制與反對，成績不好的學生順理成章進爛學校，權威的管制，其實是促發他們做出更多所謂『不符合規定』的壞事，當然也有的學生採冷漠方式來回應。前一年，偶然再見到其中的一員，聽他述說著每個人的近況，長大也懂事多了。

快畢業那一年，最後一次的比賽，大專杯拿到女子組第一名。有人說在電視上看到我，大概有快 30 秒的時間都在照我，(得獎會後表演的舞蹈)，用兩年的訓練換來的：跑步、跳繩、喊口號、難度技巧、肌耐力訓練等，是的，30 秒也許真的足夠了。

革命 EMC 的精神

除啦啦隊的訓練外，大多數的時間都耗這裡，一個生涯發展單位的學生組織，一個快倒的幹部團隊。然而歷經一年多的合作，我們五個人都有了不同的成長，千言萬語也說不清的點點滴滴，所以附上三年前寫給他們的信，

來作為交代：

曾幾何時，這裡已經成為第二個家。

在偶然的機緣下，認識了這群可愛的人，應該是我這輩子最最幸運的事。一年多前，世界宇宙無敵聒噪加三八最高級的鮭魚，莫名其妙被騙進 EMC，自以為活潑開朗，其實是任性又霸道，給很多人帶來麻煩，在此僅以一分鐘哀悼以表歉意，還請各位大人不計小人過。

被分配為活動組的組員，剛開始有種被騙的感覺，因為它居然什麼都沒有，只是一個空殼。一個茫然的組長加上一個『白目』的組員，好幾次都懷疑為何還沒倒會。笨笨的討論、傻傻的執行，才發現在過程中學習甚多。上台帶活動、策劃遊戲，漸漸比較不害怕上台，臉皮也增厚不少，哈拉的功力更是超強。一切的一切，可能是我們不管如何都不放棄、互相扶持的傻勁。活動組萬歲！萬歲！萬萬歲！我們的宗旨是：「相信自己的相信，誰管你相不相信」。

中途加入領航者，其實什麼都搞不清楚狀況，加上愛搞亂開會秩序的個性，對於領航者的辛苦無疑是雪上加霜，但也隨著時間一點一滴的鍛鍊，走過風風雨雨(吃喝玩樂)，五個老鳥領航者都變了，除做事更加圓融(其實是混)，態度也成長不少(其實也不多)。現在看著每個人，都有很深的感動，因為傻傻的付出，只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讓這裡更好。

大男人主義的會長像是裡面的爸爸，無時無刻的叮嚀(壓迫)，其實壓力最大，於公常是做吃力不討好的事，於私還要兼顧領航者的心理問題，但是開闊的心胸，也使他成長最多最多。小小女人的執秘兼文書組組長，負責的工作總是零零碎碎，偶而發發牢騷，馬上又充滿幹勁，常說自己太任性而為，其實不自覺中，也變得好溫暖好溫暖。活像個小媳婦的值班組組長，總是默默一人埋頭苦幹，每個星期的值班，只要少了她，彷彿世界沒有陽光也沒有希望，一年的值班磨練，終於讓他苦媳婦熬成婆。愛撒嬌的活動組組長，小男孩長大了，體貼關心的功力無人能出其右，有時活潑好動，有時沉默寡言，

總有思考不完的事，也因為如此，總給人好多好多的希望。至於中途插花的講培組組長，她的活潑開朗及美麗大方就無須再做補充，慢慢也發覺真正的自己，原來有更多的一面：溫暖、沉默、固執及任性。喜歡我們的《熱誠付出！快樂成長》，也許還不夠，但一想到曾經共同努力過，這比什麼都還值得感動，如朋友般的我們，如家人般的我們。

接講師培訓團的組長，其實什麼都不懂，邊學邊做，常常自己也沒有經驗卻要硬著頭皮上戰場，剛開始混亂的場面真是慘不忍睹。許多的錯誤經歷才更清楚需要加強的能力，心情其實是沉重的，在過程中的點滴辛苦，都因為大家的支持而倍感溫馨，不知從何時開始不再疲憊。因為它不再是一份工作，而是甜蜜負擔。現在也許進步空間還很大，但是看著每個人努力的過程，會告訴自己要更加努力，只因為有你們。

時間真的過得好快，如果說這輩子有什麼是最幸運事莫過於能有這一群互相扶持的朋友和家人。

排斥護理

四個學期需要選三個實習單位，一心逃避的我，前兩次選擇學校和衛生所實習，最後一次不知那根筋不對選了榮總病房(內外科)，彷彿像是給自己最後一次機會，難道就是不適合。短短的 12 天，度日如年，每日的無形壓力快讓我喘不過氣，實習內容不外乎照顧兩個病人，發藥、測 TPR、詳讀病歷、參與交班等，有時被學姊電，就是煩煩煩。照顧病人本身不累，而是處在醫院體制下的護理系統，常規還是常規，醫囑就是醫囑，少有自主性的限制。護理是醫院最大宗的支出，多數醫院為減少預算赤字，順理成章犧牲的也是多數低薪的護理人員，而非高薪的醫生，難怪照顧病人一整天也比不上醫生的一句話。

阿姨的家

從專科畢業後，寄住在台北阿姨家，一晃眼就五六年了。所幸阿姨的幫忙，省去不少高額的房租費用，我當然賴著不走囉！

阿姨的個性不好相處，花了兩三年的時間，才找到和她溝通的頻率，聽說過去有表姊曾寄住於此，因帶朋友來家中狂歡而被趕走。年少無知的我，不知輕重少一根筋，以為阿姨會像媽媽一樣照顧自己，所以剛開始頻頻挑戰阿姨的地雷區，

還因此差點被趕走呢，後來我知道了，不要多話，聽話就對了，當學生那兩年，阿姨在工作（夜班制），自然很少有接觸的機會，也省去許多麻煩，但我工作後，阿姨退休在家的時間很多，對於人情世故的禮數我較為了解，學習互相體諒的態度，能化解多數不必要的爭執。

要怎麼形容阿姨的個性呢，傷透腦筋。她說話又直又刺，很少微笑，固執難以溝通，平常很冷漠，剛開始很怕她，盡量遠離避開她，沒有安全感的她，一再重複的提醒我生活的瑣事，如門要鎖、瓦斯要關、垃圾要丟、炒菜要開抽油煙機、拖地要仔細、熱水器要有水、出去插頭要記得拔掉、電鍋煮飯要悶過才能打開，至今她的囉唆叮嚀，有時讓我不耐煩到了極點，到底有完沒完。我倆的對話，常常牛頭不對馬嘴，她大刺刺得糾正所理解的意思（差距頗大），我停止解釋回應是最好方式。

她獨自一人上台北打拼，沒有讀過書，依舊自立自足，過慣三十多年的一人生活，不習慣別人同住的不便，對我們都算是考驗，她學習與人相處溝通，我學習體貼尊重。除了工作時期，有給幾千塊的臨時房租（我的堅持）外，後來因為考試讀書，無法負擔，所以只能從日常生活用品著手，或以家務的方式，試圖彌補自己的白住。

研究所開學後，本來要離開去外住宿，以免造成阿姨的不便，但她說如果外面很貴，繼續住在這裡，也沒關係，媽媽也說阿姨曾表示如果我走了，她會捨不得，感動之餘，我只好恭敬不如從命囉！

第六節 工作篇

沒有自信的我，
厭惡母親的懦弱依附，
也沒膽追求獨立，
躲進安全的傳統窩卻嚷著女性自主。

全職小妹大

對護理過敏的我，畢業後因緣際會下，選擇在之前當義工幹部的生涯協會當行政專員，自以為天真無邪活潑開朗能化解所有的困難。

從學生到正職員工，花了好幾個月才慢慢進入軌道，有時壓力大到上班時躲進廁所哭，晚上 10、11 點回家途中也在大哭，原來這就是所謂的『出社會』呀。公司小，員工少，負責的業務包含總務、總機、行政、會計、管理、清潔和外務等，零散又瑣碎的工作項目，學會如何有計畫的一一執行。學中做，做中學，學會了顧客服務、製作海報、產品推銷、網路管理、活動企劃、上台說話等。

現實並非殘酷，只是單純的自己不能適應如此的衝擊，人事的勾心鬥角、自私自利，一年的工作，也讓我夢想不再，變得實務多了。經歷太少加上適應不良，對於事務的觀點過於狹隘，如今回頭看現在的自己，過去曾經無法接受的事實，似乎也變得豁達些了。

與他相遇

三年前的 9 月中，在納莉颱風的牽線下，我們莫名其妙在一起了。

他同是義工幹部一員，大一大二參與後，漸漸淡出交棒給學弟管理，我二技一年級加入時，他大三剛好退出，兩年其中彼此聽過對方，卻不曾認識，直到我畢業工作(他讀研究所)，才因活動進一步認識。由於四周人的誤導，說他有多麼優秀、老實又很喜歡我，害我小鹿亂撞不知所以，後來互照說辭才明白(到底誰追誰)，我們兩個被相同的謊言欺騙至今，交友不慎的結果，倒楣的只有自己(還在爭論誰比較倒楣，誰又佔了便宜)。

一大群人起鬨下，他總津津樂道我倆正式交往那一天的狼狽情況，眉開眼笑的他，說得精采十足，爆笑有餘，千遍萬遍也不膩。納莉颱風前夕，在我的玩笑堅持下，他生氣載著我上陽明山，途中經過文化大學旁的麥當勞，買了兩份餐點後，全身淋濕的殺往陽明山公園。在亭子裡我們各坐一邊，不發一語，大口啃著漢堡薯條，一條野狗聞香而來湊熱鬧，很冷的畫面。重頭戲來了，上車後，他將我的雙手緊握，說出一句令人噴飯的話：「這...是妳要的結果嗎？」，語調低沉還帶份認真(當時的表情一定很搞笑，以為自己在拍偶像劇呀)，我不甘示弱的回應，更是一絕。我在後面猛搖頭的說：「我沒有經驗，我不知道啦！」，說到此處我必定給他重重的一拳，因為他把我演得太醜了，才不是這樣的，大夥笑得東倒西歪，他更樂了，就再打兩拳提醒他收斂點，不然有他好受的。

之後，每有颱風到來，不知不覺，腦中當時的畫面，隱隱約約又跑出來了。

初戀麻疹症候群

人家說越老談戀愛，症狀越加嚴重，俗話的『老房子失火，一發不可收拾』。他也常抱怨承受較大的壓力：初戀很麻煩一過於理想夢幻、期待天長地久(不切實際)，談過一次短暫戀情的你，能未卜先知可能有的現象(有經驗的過來人)。也因此被我不斷追問，前一段情史的所有一切，像個耍脾氣的任性小孩：「你為什麼不等我」(大醋缸)。

理工的一貫思考模式，你很少問為什麼，就發生的現況加以解決比較重要。幾次的無故飛醋，你理性的分析告誡，會破壞感情，還叫我去問老師或有經驗的朋友就會知道，你不關心原因，反倒是常常提供解決方式及澄清其中的利害關係。所以一再的重演你所謂的『無理取鬧』戲碼，我只是希望被了解和傾聽罷了。

一年的熱戀階段後，準備考研究所的支持(儘管當時你也要準備畢業論文)，和自己的壓力使然，感覺磨合期到了，開始出現小鬥嘴或生悶氣的情形

(據說因我而起較多)。生理的激素效應淡去，接下來才是考驗的開始，之前你都一付老神在在的，彷彿一切都在預料中，但是之後也開始發作，經過幾次的無理取鬧後，你說再也不讓了，也無力去讓，於是兩人個性的真實呈現就此開始。

失落的一角找尋契合的另一半(你讓我完整)，其實更喜歡這樣的說法『你好，我好，所以我們會更好』(兩個圓)。親密關係中較依賴對方的一方，注定是輸家：害怕失去所以嫉妒心強烈。沒有自信的我，厭惡母親的懦弱依附，也沒膽追求獨立，躲進安全的傳統窩卻嚷著女性自主意識，分裂的兩面心照不宣，各自捍衛著有利的權力，漠視相對而來的義務。

充實腦袋(嚮往研究所)

工作了幾個月後，壓力小了，工作量也相對少了，更多的時間思考接下來的路，不能一直當個雜事小妹。護理出身的背景，決定不作護士，又能作甚麼呢？加上腦袋空空，沒有東西，光是每日繁雜的工作就讓我沒了耐心和衝勁，一本書靜不下心看個一兩頁內容，就因疲累而快速入睡了。好想找個東西靠，在他的支持下，當下決定報名補習班的課程，重新當個學生，充實自己，為何選擇心理所，感覺好玩又不排斥的直覺吧。

下班後的上課時間，讓我興奮不已，重拾課本的樂趣滋味，在體驗工作辛勞後，更是五味雜陳，學生的自由幸福，非得現在才感觸良多。

第七節 研究所篇

*我們都渴望家庭的溫暖，
卻同樣害怕建立一個家庭，
沒有把握營造一個所謂的幸福家庭。*

陌生領域(囫圇吞棗)

不可置信考上研究所，花了兩個星期，擔憂沒有心理學基礎，又花了兩個月，懷疑無法畢業，是否要花上兩年的時間呢。

相較其他老神在在的同學，我緊張很多事，剛開學憂心如何補足某些大學課程的規定（非本科系研究生）、學期中又煩惱課業跟不上進度、作業交不出來、報告不知所云，故顯得心事重重、戰戰兢兢，害怕自己做不好，莫須有的壓力，常讓我喘不過氣來，爲了減輕焦慮，我上圖書館，遇到相關的書籍期刊，一律照本宣科，死讀硬啃，不知道有何收穫。總之，空虛的滿足感，減少了不安的情緒。

親密關係(覺察與衝突)

也許接觸到較多的資訊，慢慢發覺自己處在大環境下的定位，尤其身爲女性的矛盾與不安，常常看完資料感同身受外，也忿忿不平於多方的不公，據說你被當作犧牲者(身爲男人的錯)的無奈，我卻無所知覺，我們各自生長於不同的原生家庭，不同的經歷影響而成爲現在的自己，大環境結構的問題，不是我們能改變的，男女均深受其害嗎？不安來自於儘管明白外在的知識訊息，然而內在的部分傳統仍深烙於(無)意識中。

你深受我的無理取鬧之苦，討論少有結果，但妥協的也多半是女性，因爲擁有較少的 power 和控制權嗎？每每興致勃勃想與你分享相關書籍時，卻不以爲然表示老生常談而已，甚至於指責我的影射陰謀論。希望能一起學習我所要的公平(這是自私)，而非共同協調的公平(很難達成)。立場的不同，你不懂我身爲女性害怕束縛和渴望自由的不易，只求同理與了解。男人，也有其受傳統的壓力和煩惱，你說你也無奈和矛盾，但是又能如何？大環境無法改變呀！又來了，問題拉遠拉大，就是不與我就事論事。

我稱你爲小小大男人，貌似現代男人的開明姿態，骨子裡卻流著傳統觀念的血液；我又何嘗不是如此，不安於室卻又甩不開尷尬的處境。矛盾的這一代，因大大小小的影響，夾帶著不同程度的多種面貌(不上不下)。

如何磨合出適合的方式因應，真是一門高深的學問。

他的家庭

單純的五口小家庭，一對父母、大姐已出嫁，還有一個就讀音樂系的妹妹。父母同在農會上班，他和大姐自小由外祖父母帶大，有著深厚的情感。勞碌命的外公，辛苦一生積蓄，都被沒出息的小舅敗光，國二那年，外公因病去世，外婆深受打擊，不到幾年也隨之而去。

偶然，新聞正報導遊覽車禍意外，敘述一對祖孫參加進香團旅遊，途中發生車禍，祖母不幸當場死亡，在醫院裡，孫子詢問奶奶的下落，家屬不知如何回應，看見這篇新聞，他就像個小孩，痛哭失聲不能自己，我在旁安慰，可以感受到小時候那段祖孫的情誼，對他而言意義深遠。當時外公下葬多年後，陸續發生表兄弟不幸發生意外的消息，不是損命就是傷財，請教風水師後，可能祖墳風水問題導致，幾個阿姨請人挖墳，發現屍體腐而不爛，即所謂屍骨未寒，不祥之兆呀！趕緊重新撿骨火化入殮，才平息不安。

父母的戰爭，至今仍越演越烈。他埋怨父母的自私自利，不管小孩的感受，家中三不五時，上演全武行的夫妻吵架，還曾經因此在電話中，向二伯哭訴請求幫忙，無助的他，不知如何面對大人的世界。如今，他靠自己的力量一點一滴走過來，發誓自己絕不成為那樣的父母，畢竟孩子是無辜的受害者，希望能早點自力更生，就不必再依賴他們了。

他的自主媽媽經歷過風風雨雨（被倒五六百萬的會、罹患過肝癌，現已康復），仍舊支撐過來。退休兩三年後的生活，多采多姿，如擔任婦女會的幹部、參加 921 賑災救助、歌唱比賽、古典樂團伴奏、兼差作會計工作等，一手安排自己的生活，絲毫不馬虎。他身上有很多影子來自於傳統的爸爸，父親在農會工作超過三十年，作到總幹事的高職位，近來也退休了，對於獨子有著極高的期許，據說經名師指點，算出兒子四十一歲，會成就非凡，提醒他不能忘本。問他面對父親的期許，是否壓力沉重，他冷冷帶過不作回應。

想離又離不開的家，終究解不清的結，他決定以冷漠來因應，有感情太痛苦又無濟於事，倒不如理性以對，省去更多的麻煩。

伴侶同志

形容他的人，頂難的。滿腔熱情、企圖心旺盛，但也是個講求效率的急性子，能夠直線抵達的，絕不拐彎抹角，行動取向的態度，超鄙視胡思亂想的不切實際，『做就對了』是他解決方式的座右銘之一，捍衛個人獨特思想，有主見擔當的魄力，對於非他族類的意(異)見，一句百思不解的「奇怪」，顯現他潛意識已冒頭許久的自我中心，雖然反向操作的功力深厚，試圖模糊焦點(自我保護機制)，仍難以抵抗。

他怕高怕痛又怕死，一直以來，謹慎小心的未雨綢繆著，規劃日後的健康彩色人生。注重相關的養生健康訊息(不吃垃圾食物，規律運動)，身體力行、持之以恆的毅力驚人，更是嚴以待己(人)呢，看不慣我的不良習慣(愛吃最愛動)，糾正我的駝背、走路外八、叮嚀牙齒清潔、過敏記得吃藥、堅持起床要多穿衣服(以免感冒)、就連臉上多顆豆子依然難逃他的管轄，真是個囉哩八嗦的老頭子。一旦有任何事情發生，非預期所計畫，超出他控制範圍的界線，不安的情緒會透過暴躁的脾氣呈現，免不了一陣碎碎念。

我倆的相遇，只能說是上天開的玩笑，彼此注定要接受的磨練。同為天蠍 A 型的個性(同年生，他大我 12 天)，其實有部分相似處，不好的居多，像是心機重、愛計較、不服輸、說話毒辣傷人、有仇必報等鮮明特質，如此水深火熱的交往過程，驚心動魄的場面，完全不輸大成本的打鬥電影片。甜言蜜語說不出口，冤家一來一往的鬥嘴，倒也算是口才反應的磨練，道歉如同自尊的毀損，死都說不出口的，往往沒幾天，情緒過去了，又忘記當時在爭吵什麼了。

其實也難為他了，任性固執的我，面對他的關心，有時不理不睬，還不斷碰觸地雷區，以試探他的真心程度，時時不忘要他下承諾，滿足我的安全感，情緒起伏不定的適時安撫，犯錯還要他低頭認錯，霸道的行徑，不知收斂還得寸進尺，搞得他灰頭土臉，身心俱疲，儼然是蠻牛廣告中悲慘男主角的翻版。我的說法是：「你贏了所有的人，就輸給我一個人，又怎麼樣呢！男

人的心胸不能狹窄，一點磨練，都不能承擔，將來如何做大事。」也不無道理吧！

爸爸、哥哥、弟弟，也許更像朋友，堅強又脆弱，多種面貌，各有其可愛可恨之處，我的伴侶，我的他。

體驗愛情過後

熱戀期過後，一點一滴的夢幻漸漸逝去，我變得實際多了。每個階段，都有要面對的問題，愛情不在前頭，而在後面的互相協調相處，才是考驗的開始，在分手原因的牌行榜上，第一名是個性不合，我想無論是何藉口，背後絕對少了互相退讓的心，誰都不願改變，當然只有分手。

這個課題永遠逃避不了，我們還在摸索，其中又以任性的我，花了更多的時間，多次無奈的爭執，才發現自己的自私。霸道不認輸的個性，讓彼此的情況更是雪上加霜，但還是走過來了，我們都深受自己家庭的影響，造就現在的性格，兩個粗糙的石頭，長時間不停的磨損，可能變的圓滑豁達，也可能耗損心力，而無力維持下去。

最近，四周的朋友相繼傳出分手的消息，難逃交往三年轉折考驗的魔咒，帶給我們警惕示範，因為再過兩三個月，交往三年的日子就要來臨了，一定要打破謠言，走出自己的路，畢盡未來還有更多的問題要挑戰呢。

我們都渴望家庭的溫暖，卻同樣害怕建立一個家庭，沒有把握營造一個所謂的幸福家庭，如何作父母的心理準備，恐懼小時候的情景再度重演，覺得自己就像大小孩，如何照顧一個家庭呢？再過兩年吧，等我們成熟些、穩重些。

節省強迫症

靠著工作一年的存款和機場 SARS 的打工錢，支付學費。加上助教的少許月薪，應付生活支出，住在阿姨家，更省去大筆房租費用，我過著簡單的日子。

家中負擔我至二技的費用，已經很吃力了，如今小弟唸私立的技職學院，

學雜費更是驚人，要讀書要靠自己的力量，決不向媽媽拿錢，學會珍惜（省吃儉用）的『撇步』很容易的，不吃大餐（減肥瘦身）、盡量自己煮（健康養生）、不買衣服（多樣搭配）、不買書（多上圖書館），我的想法是少花一些，自然就多賺一點。

他常常帶我去吃大餐，儉省的他認為能省則省，但該花的一毛也不能少，對於吃，自有他的專屬優待法則，搞不懂我為何這麼喜歡吃滷肉飯，還因此爭執過數次，我認為同樣是吃飯，便宜美味的小吃很多，昂貴的大餐，往往吃得撐又膩，加上我的脆弱尊嚴使然，只有小吃在我能堅持付錢的能力範圍內，不能每次都讓他付的，儘管表面裝得理所當然，其實心中很不是滋味。

曾經一段時間，我想多省一點錢，導致有點無法控制的地步，斤斤計較著幾塊錢的出入，只要超過我的預期，不舒服的感覺湧現，變得心煩氣躁。透過慢慢的調適心態，不再記帳，該花則花（吃的費用不能省），身體健康比較重要，這樣的轉變受他的影響最大吧。

第八節 整理篇

*矛盾的多方拉扯，
以為遺忘的過去，就能真的逝去，
逃離的暫時掩飾，終究會以各種方式，
不斷反覆加深隱形的傷害。*

回想過去

窩在新竹整整三個星期，白天他上班，我獨自面對難題：寫故事。

看了幾本自傳故事，試圖找尋相關的寫作技巧，行雲流水般的敘述功力，畢竟和其親身的生活背景，息息相關，我模仿不了。秉持著先寫再說的精神，胡亂解釋自己的經歷，用獨特的鄉土味，說自己的片段回憶，是這篇短則札

記的整題呈現方式，有點生硬、許些不順、加上詞彙的簡陋。

東摸西摸，每天一至兩頁的緩慢進度，斷斷續續的描述著，記憶中的零碎畫面，再次的解釋後，也許成了虛構的情節，但努力的如實稟報，卻不盡我意。將過去分成數個階段，方便切割組合，每一段落，有很多感覺和圖象，卻難以全數表達出符合的意境，常常一句話，寫了數十分鐘，仍難以下嚥，不然就是情緒累積，一邊落淚而無法繼續，但強迫自己每天至少有進度的往前走。

重複看著所寫的故事，過去的畫面，更加清晰的呈現，夢中的靈機乍現，或不經意的一閃，都落入乏善可陳的情節，慢慢覺察自己在歷程中，所受的影響，我之所以會成爲現在的樣子，除了天生遺傳，更有許多的外在形塑力量，矛盾的多方拉扯，以爲遺忘的過去，就能真的逝去，逃離的暫時掩飾，終究會以各種方式，不斷反覆加深隱形的傷害。

答案從過去中尋找，一路跌跌撞撞，仍不得要領，疑問越滾越大，也變得更近更清楚。

家庭的逃離

家家有本難念經，所謂幸福家庭的美滿圖像，只是理想的虛造謊言，帶給我錯覺的誇大比對，也顯示出我身在家中的無奈與悲觀，尤其看過其他人的悲慘故事，自己已經算是幸運的了，爲何我還不滿足，還充滿不安？

我的期許家庭畫面，最好只有媽媽和三個小孩，阿婆、爸爸、小姑和小妹都不要存在，他們帶來的多半是麻煩和痛苦。面對不理想的家庭太難過，我終究要逃離，相信時間和距離會帶走一些難堪與自卑，從小就在羨慕別人的擁有中度過，而我爲何什麼都沒有，如果父母有時間教養培育我們，也許現在都會不一樣，自己像一個野小孩，沒人教養，自己摸索一切事物，包含傷害和錯誤。

大人自顧自的自私行爲，至今還爭論不休，看著阿婆、爸爸和小姑他們一家人，心中厭惡至極，沒錯！我看不起他們，更看不起自己，留著相似的

血液，劃不開界線，我部分性格也像著他們，這最讓我害怕去面對。還好我有世上最好的媽媽，她善良和豁達的高尚情操，能讓我減少焦慮，一半的血液能沖淡爸爸這邊的混濁氣質。

我回家，因為媽媽在家，但又要看到不想看的人，心中的矛盾泛起複雜的情緒，我視而不見，我只要媽媽一個人，只孝順她而已。

性格的塑造

可以用『四不一沒有』的方式，大約比喻我的個性，不讚美、不開朗、不依賴、不相信和沒有自信。陰天的負面特質多，而正面的陽光性格成為強烈比照。

家庭的生活裡，惡毒批評居多，屬於冷漠的相處模式，可能使我不善與人建立關係，慣於獨來獨往，喜歡挖苦而不會讚美，學校的教育，壓迫沒自信的人，讓我更加瞧不起自己，也不會肯定自我。總之，看到事物的負面居多，好的東西永遠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誰叫我的命運不好。

我無奈的接受，自憐自艾，卻不敢勇於改變，對抗強權，我默默接受，同時卻心有不甘，也常常悲鳴不平，對於不公平的事，特別敏感，不削差別待遇的事發生，因為自己都是倒楣的一方，沒有享受過優待吧。逃避的伎倆，是我的專門強項，不予理會的態度，能暫時安心，焦慮的心情讓我困擾不已，草草做完，比做好來得更重要。

除了批評，不由自主的挑剔霸道性格，也許是身為大姐的職責使然，或是阿婆的影響導致，我有些自我中心的偏見，就是固執的毛病，可以說是毅力或龜毛，不輕易改變觀念或習慣。再來，也許我從未正視自己的特質，自認沒有價值或企圖心，用折射的角度看自己，無法看清全貌，瞎子摸象，三百六十度的縱貫全局，很難，依然解不開許多結，讓自己心胸更開闊。

報復心態

在故事中，我有好多好多的怨恨，我討厭看不起我的人，尤其欺負我的人，天蠍座的風格，以牙還牙的報復性格，讓我至今還常常作夢，將所有的

傷害加倍奉還，真是大快人心。我不再是以前那個笨小孩，可以任人欺負，我不再是從前那個小胖妹，可以任人取笑，但那又如何，報復的心，未曾消滅過，以為過去的傷痛，只要透過報復的過程，就可以撫平，我還是小女孩，沒有真正的長大，希望所有人對我為之一亮，告訴全世界的人，我不同了，那又如何，我依舊懷疑自己的能力，認為自己是個又笨又胖的小女孩。

醜小鴨變天鵝的故事，是我所期望的結果嗎？我依然是我，不會變成天鵝、公主、或玫瑰花，我是鄉下長大的牽牛花，只能在野地生長，不受人關注，但卻自由自在呀！為何要到監牢般的溫室裡，學著做不來的嫵媚和柔美姿態，我永遠不會變成玫瑰，因為我是牽牛花。

第二章 尋找答案

來自一個中下階層的客家家庭，不論經濟體制或族群優勢，都是處在社會的邊緣地帶，尤其身為女性，相對於男性而言，又是劣勢的另一半，身負三次方的邊緣身份（女性x客家x勞動階級），我是如何變成現在的我，似乎和這些多重的身分有非常大的關係存在，試圖在不斷的自我對話裡，釐清可能的問題焦點，進而激盪出屬於自己的獨特主體性¹，在社會文化的互動環境，看到自己的位置。

以往我總以客體自居，隨著環境的引導，隨波逐流的被動搖擺，在在都從他人的想法，找尋自己的位置，由於關注點不在自己身上，自然看不見內在的需求，多方的拉扯下，反倒迷失了立足點，問題藉由真實情緒呈現出來，無法覺察情緒的原因，更是焦慮徬徨，選擇盲目的駝鳥心態，如此暫時因應的掩飾，更加深模糊不已的疑問。

原本從兩性的問題出發，如同瞎子摸象般，抓到那裡，就若有其事的解釋某些部分，但隱約還少了些什麼，經過一點一滴的拼湊，逐漸發現整體的輪廓，尤其在描述自己故事的過程中，重複回想當時的情境和想法，試圖找尋相關的蛛絲馬跡，背景的架構隱約出現，再來就是決定視框的放置問題。

多數相關文獻，在一年前開始陸陸續續收集的，當時並無清楚的方向，只要看了有感覺的資料，便順手影印下來，其中以性別、婚姻的議題最多(性別視角)，之後隨著研究生討論的進行，開始找尋相關客家的資料，經過與自己客家家庭的故事比對後，我重新看見客家的認同感(客家視角)，最後，對於中下階級故事的感動，總是很敏感，我相信不足的資源，會深深影響一個人的生命，從父母的管教、教育的爭取或價值觀的形塑等，都是層層的限制，所以又找尋一些階級的資料，對自己階級的反抗情節，間接有了一些不同的

¹ 主體性是一個思考的架構或哲學觀，相對於客體而存在。簡單的說，主體性是個人視自己為主人時的心理狀態，追求「我是」的過程中，浸泡於「存而不在」經驗許久，感覺不安、痛苦和限制，進而展開一連串反覆追尋和實踐的過程，即為主體性歷程（翁開誠，2002）。

看法(階級視角)。

透過上述的整理消化後，嘗試從性別、族群和階級三大視角逐一說明：

第一節 性別視角：女性意識的萌芽

隨著接觸更多的『女』性知識，對照個人的經驗處境後，慢慢覺察出身為女性的各種不平待遇，徘徊在不甘心又無奈的矛盾兩難，間接挑起自己不安的情緒。之前習慣接受與順受的我，很少問原因，然而現在的我，多認識一些女性權益，如男友所言，我變得無理取鬧，愛找一些本來就是『事實』的麻煩，質疑批判的刻薄語氣，更是讓人透不過氣來。透過找尋相關的訊息資料，企圖回答我的疑問和不解，其中還參雜反覆的思考和分析，以期能詮釋出可能的意義。

性別意識的覺察

何謂意識？²是一種「覺察」自身經驗存在的心理狀態，情緒、認知或行動間的複雜連接活動，受環境、歷史文化及個人背景影響甚鉅，不同的情況下，個人內在的調適和外在行動間，相互變動循環的連續歷程（夏林清，2002）。

個人定義的不同，有其差異性。意識也許是「當下」那一刻冒出的念頭，象徵著某種意義，透過語言的描繪，詮釋所謂的想法，然而非意識的不知道：未覺知的抽象意念，不表示就不存在任何意義，經由人的嘴巴說出，解釋本身就賦予意義，對於意識的解釋，也是一種意識的開端。

從來就沒有聽過「男性意識」，因為多此一舉，人天生就有屬於自己的意識，處在男性建構的知識體制下，女性附庸的存在著，從男性的角度看待女

² 引用蘇聯心理學理論的解釋，「意識」即個人意識到的存在，人們對生活經驗與現實的一種最高的反映形式，不同於西方的心理學看法，意識不是既定心理本質，也不是被動，不會改變的。在夏（2002）〈尋找一個對話的位置〉一文中，對於意識和行動的關係有更進一步的詳細說明。

性，失去了主體性的立場，自然就不見屬於女性的意識存在，劉惠琴（2002）認為處於歷史文化脈絡下，女性面對社會的矛盾價值和個人的衝突，透過不斷的對話反思，能使個人經驗的覺醒，尤其對於女性意識而言，更具有實踐的意義。

影響的因素有很多，如家庭背景、教育程度或接觸女性自覺的機會，而形成個人獨特的意識形態，其中發展的歷程，是不斷生長和蛻變的，可能造成全方位的改變，如解釋事情的方式、思考方向和內容、感受和情緒產生方法、關心或注意到的事件、與他人關係、對自己感受和實際行為表現等。

朱嘉琦（1998）引用 Bartky 對女性意識的現象描述，更清楚看見女性可能會有的狀態，如苦惱意識、受到迫害、欺壓意識、因性別而受到的威脅、污辱和冒犯意識、孤單、挫折和混淆意識、不斷接受考驗和道德矛盾的意識等，經過不安情緒的覺知過程，也漸漸醞釀出女性意識的發展。

對於我的性別敏感症狀，起自於大量接觸女性自覺的訊息，在自身經驗的比對下，心中女性意識的崛起，讓我產生莫名的不安感覺，開始質疑現況的不平，學會爭取屬於女性的權益，剛開始處於模糊的處境，常常為反對而反對，如今，明白自己多了性別的思考能力，焦慮的情緒亦隨之減輕。

女性主義觀點與知識的建構

知識由人所建構，自然沒有絕對的客觀真理。多數男人所營造的單一理論價值觀，有著絕對的霸道獨裁，社會體系或文化價值下，處處佈滿權威的窒息空間，迫使弱勢的女人只有跟隨一途，放棄自身的想法，不代表沒有思想意見，在不合常模的處境中，難以展現屬於女性的自主意識。

在哲學領域裡，常提及的主客二元對立論述，可類比於多種關係，如男/女、科學/非科學、理性/感性、宰制/被宰制，及近來如火如荼的量/質爭議等，在在說明學術也是有立場的角逐賽，一旦你選擇了防守區域，主觀的偏見視角，只能讓你看見想看見的，如同實驗的假設驗證，設定操作性定義，唯一的目標就是找到符合的事實，不見其他的可能影響因素。

科學是一種知識的形式，同時也是權力的象徵，長期由男性主宰的學術範疇，是主流文化的主導，更是制定規則的一方（劉惠琴，2002），科學是屬於男性的強勢綱領，唯有從女性的社會處境、生活經驗或思考習慣出發，才有可能建構出適合女性的「女科學」（黃麗莉，2003）。儘管現在的性別意識，在許多的知識科別中，依舊難見曙光³，但不同於過去男性學者獨大，女性地位的爭取，漸漸能看見各領域的「女性聲音」。

學習鬆綁偏頗的傳統制式觀念，能讓我們看見其他不同領域的價值觀，容納不同於己的反思能力，可能比固守單一範疇的堅持立場，來得難多了，尤其處於強勢領域裡，既得利益的一群人，是更加艱難的任務。女性相對而來的弱勢稱號，更多了反抗和改變的意涵，如 Moscovici 所提的弱勢影響（minority influence）現象，往往享有權力和優勢的一方，認為現況是好的，不需改變的，弱勢的一方，必須不斷表達改變的決心，可能被附上「無理取鬧」的封號，透過持續的影響，可能造成另一方的知覺或注意，而改變則需要更多的抗議和堅持的勇氣（劉惠琴，1999a）。

分析知識的立場偏頗，造成屬於女性的真實面貌消失。如今相關的女性研究、運動興起，對於不同的另類觀點，隨著時代變遷，接受度逐漸增高，然而多半僅為表面意義的解釋，『女性主義』變成流行的字眼，象徵自主平等的虛幻宣傳，卻在實際的強權體制下，扭曲變形得轉換成另一個矛盾雜合的意識形態。

劉惠琴（1999a）對於女性主義定義整理如下：女性主義由於時代、文化和歷史的變遷，產生不同的派別，整體而言，**女性主義是一套與女性為主題的思想和價值系統，並在實踐中促成改變，終止女性的附庸地位，達成兩性**

³ 黃麗莉（2003）檢視台灣心理學領域性別和權力的狀況，發現心理學教科書中，以男性為主的優勢，而性別的議題多為變項的操弄（去性別和脈絡化），而在中華心理學會的理監事都為男性擔任，甚至於台灣心理學界的龍頭系所，教授清一色全是男性，而女性均為副教授以下。依照心理學會的統計，早期心理學學位越高，男性越多，而近來（2001）的分析顯示，高學歷的女性增加迅速，以和男性不分軒輊，而在專業人員的性別比例上，女性佔居多數的專業社群。（可能和心理領域的偏女性特質有關，如護理、教師等社會期待角色）

平權的公平社會。並提出三個主題，詳述女性主義的精神：首先強調女性的主體經驗，必須在特定的社會文化脈絡下分析，才能呈現出整體性；次之，強調女性在現有社會體制下被壓迫的事實，性別的社會建構，更賦予性別間權利關係的合法性和鞏固性；最後強調社會改變的重要性，既然性別是生活中所建構的，就可以透過重新解構和再建構的互動過程，改變弱勢女性的受害人位置。

在脈絡歷程下看見女性的弱勢位置，並改變此限制的建構，如此的發聲企圖讓主流觀念的狹隘理念，能重新思考不同的意見，不論女性或男性同樣在單一的圍籬中，發展出相對的認知觀點，加上專業知識的綁樁，讓人遺失自己的想法，更忽略不同立場的角色差異。我想女性主義是一個開始，不只是對性別議題的反動，也能引發對既定事實的再次批判與行動。

婚姻與家庭中的女性處境

因婚姻關係而來的夫妻和婆媳問題，是造成家庭戰爭的最大來源，媽媽處在傳統社會價值的背景裡，所養成的女性角色觀念，支撐著她的付出價值，也限制了她的生命意義。相對於爸爸的自由和逃避，她將全部重心放在家庭和孩子身上，面對困難的處境，總能以她的韌性一一克服，這讓我心疼不已，因為她的韌性是一種不得不的因應方式。從媽媽身上的承擔，我看見婚姻為一個女人，帶來的不是依靠和幸福，而妻子、媳婦和母親的多重角色，也不是什麼偉大的象徵，背後實質的傳統美德枷鎖，讓我更加質疑婚姻的虛假外貌。

婚姻不是自然而生的制度，而是人類文化形塑下的一種契約關係，社會建構出來的產物，對於家庭生活的安定和維繫，有其重要的功能。就嫁娶來說，中國人並非娶一個太太，而是娶一房媳婦進門，透過子嗣的繁衍，個人與家庭的聯繫更加深厚，漸漸使個人承擔群體的責任義務越來越多，相對個人的需求越少，在中國的社會裡，婚姻制度其實附屬在家庭制度之下。橫向夫妻的親密關係並不重要，要緊的是縱向關係中，兒子、媳婦如何遵從長輩

的要求和滿足下一代的需要，不同於西方基督教文化，強調夫妻間的親密，離開父母與妻子的結合，穩定的夫妻關係。(王雅各，1999)。

現代社會從傳統農業社會朝向工商社會蛻變，大多數的家庭處於混合式的家庭，兼具父子軸和夫妻軸的特色⁴ (楊國樞，1992)，因而導致各種人際衝突、個人內在矛盾或夫妻間溝通、適應及生活各方面的困難，西方思潮的移入，傳統家庭觀念發生改變，使得夫妻關係的內涵亦隨之不同，許多探討兩性婚姻議題的研究，也陸續出現。

利翠珊(1995)以深入訪談方式，分析現代年輕夫妻互動的歷程，得出數個結論如下：夫妻互動關係深受雙方家庭背景的影響，且多為男性家族處於優勢地位，女性承受較大的多重壓力，在面對上一代相處困難時，也進行較多配合和適應，夫妻所採行的調適策略，隨情況的差異可分成數種類型。張思嘉(2001)探討婚姻適應的過程，發現主要的問題來源，可分為原生家庭成員、夫妻或家庭與工作間的協調等情況，影響適應的脈絡因素為父系家庭制度的家居安排、文化傳統對性別與夫妻角色的規範或夫妻原生家庭中規則的差異衝突等原因。劉惠琴(1999b)以多元辯證的文化觀點，將夫妻衝突依面對問題方式(衝突、和諧、超越)與覺察程度(辯證、依附)的差異，分為六種形式的歷程，以解釋本土夫妻衝突歷程的多樣面貌。

上述的研究，可發現一個相似的現象，妻子通常是引發改變的一方，且傾向從個人內在調適或負向處理策略，如抱怨、嘮叨，丈夫多半無覺察有改變的需要，喜歡以安撫或身體接觸的方式回應問題，即所謂「女要求/男逃避」的溝通模式，女方以批評、指責、控訴或建議改變的方式，企圖使男性參與討論某議題，但男性卻以改變主題、保持沉默或離開的方式，企圖迴避討論，從社會建構來看，男人分離—女人連接是生存在不平等權力結構下的產物，

⁴ 父子軸家庭的內部運作法則：男性中心、集體取向、垂直排序、代間同居、單向強勢、角色優先、擴散主義、責任為重。相對應的夫妻軸特徵如下：兩性平權、個體取向、水平並處、代間分居、雙向均勢、感情優先、收斂主義、權力為重。從傳統集體主義過渡至現代個人主義的過程。

女性不滿於現狀爭取改變機會，但男人是傳統父權下的受益者，當然傾向維持優勢的地位，透過保持距離以便能控制女性的自主地位（梁淑娟，2003）。

婚姻不只是兩人的結合，更是兩個家庭的結合。尤其在大家庭複雜的角色裡，「雙人」或「三角」關係，最大的困難在於既無生養之情，又無夫妻之恩的「婆－媳」關係，由於中國傳統孝道和輩份主從的規範，媳婦往往是婆媳衝突下的犧牲者（胡幼慧，1995）。婆權的產生伴隨著父權而來（汪兵、林杰，2003），成為壓迫女性的共謀者，由「媳婦熬成婆」一詞，可看出其中的無奈循環。

許瑛昭（1996）以角色理論⁵觀點，看待中國文化中婆媳衝突的意涵，由於父權、父居和父系的文化模式，女性加入夫家，需以夫為天、侍奉公婆，遵守婦德，透過生子傳宗接代，媳婦地位因而提升，「熬成婆」後，婆婆角色即擁有無上的地位。然而婆媳兩個女人的生活圈侷限在家庭內，未來依靠在兒子（丈夫）身上，故本來就蘊含著競爭和不信任的基礎，可望藉由調整不同角色期望認知，改善不良的相處模式。

孔祥明（1999）將婆婆、媳婦和兒子（丈夫）難解的三角關係，探究各種可能原因⁶，提出緩解的建議，問題解決的先行條件便是婆媳雙方各退一步，互相體諒，使衝突降至最低限度，兒子（丈夫）居中做協調，扮演潤滑劑角色，讓雙方都免於被忽略、不安全、不公平的恐懼，才有良好婆媳關係的可能。這樣的說法，和一般的人際關係並無差異，忽略婆媳特殊關係背後的原因。

在利翠珊一序列女性關係經驗的研究，看見更多女性處境的真實無奈。在《已婚女性家庭系統的交會：親情和角色的兩難》一文，探討女性婚後經驗不同家庭系統的拉扯，如何回應多重角色的需求，提出兩項結論，現代已

⁵ 角色理論（role theory）由 Tuner 提出，認為社會是由各式各樣相互聯繫的地位所組成的網路，個人在這系統中各自扮演自己的角色。

⁶ 媳婦認為婆婆造成困擾如下：過度干預孩子的教養、不平等的對待、侵犯個人隱私、不許與娘家來往、凡事要求主控權、處處與自己過去的經歷做比較。而婆婆不滿媳婦的狀況如下：太浪費不知珍惜、飲食習慣的差異、較為被動懶惰、不知禮數分寸等。

婚女性，隨著父系規範的鬆動，開始有了自我和本身家族的空間，女性的聲音逐漸被聽見，但這種轉變也帶來另一種困境，稱為「忠誠」與「回饋親恩」的衝突，如以男方家庭的利益為主，自覺愧對父母的生養之情，但違逆婆家的利益，則為失職的媳婦，如此兩難的局面，讓已婚女性對於自己的母親，充滿憐惜、無奈的情緒。

接續的另文《親子情感、家庭角色與個人界域：已婚女子代間情感糾結的經驗與內涵》討論，探討已婚女性代間關係中自我、角色和親情的困境，上一代的女性受到傳統重父系觀念和現代親情的雙重影響，有著許多的矛盾與擔憂，而中生代的女性，在代間關係裡呈現出三種情感糾結：代間愛憎感、代間罪疚感和代間拒斥感。說明女性身處婚姻家庭裡，多重矛盾的角色，其實蘊含著無數的壓迫與不平待遇，比起男性婚後的轉變⁷，更為複雜難解。

看著媽媽的婚姻，我害怕面臨相同的婚姻困境。嫁入夫家後的命定處境，終究只是一個外人、一個犧牲奉獻的工具，得不到丈夫的支持、婆婆的諒解，辛苦的妻子和媳婦角色，還要兼顧家庭和職業婦女的責任，蠟燭多頭燒，燒完了青春，也失去了自己的信心，從小到大的家庭生活，充斥著父母爭執還有婆媳的戰爭畫面，看著他們惡言相向、甚至於大打出手，恨透了這樣的家，我以為拼命的逃離，就能免去自己的害怕，害怕再次複製母親的路。

母職角色的深陷

談及家庭婦女的多重角色裡，母親是最為沉重的負擔，相較於父親角色的社會弱勢群體。一般人普遍懷著母親犧牲奉獻的偉大情操形象，反而更多一層的沉重再壓迫，以致於真實情境下的母親，對於種種不合理期待要求，更加的無奈。

性別、文化和階層共同決定著母親的面貌，尤其教育資源低、經濟資源相對偏低，親職角色負荷的支持少，子女的教養問題則油然而生，在這種環境長大的孩子，在貧窮和文化壓力下，自覺父母親不稱職，家庭不夠理想，

⁷ 男性婚後仍是父母的兒子，雖然多了岳父岳母，但是社會對於女婿並沒有什麼角色期待。

如此的責難心態，使得資源匱乏的父母壓力，更是雪上加霜，扭曲的親情有著不可忽略的背景因素：社會結構的問題（引自劉惠琴，2000a）。

關於母職角色研究，劉惠琴（2000a）有兩篇關於母女關係的探討，以社會建構觀點，分別說明文化母親和青少年個體化的母女關係，提出「讀境揣摩」⁸概念，企圖反思社會的主流引導下，如何影響著孩子對於母親的錯誤迷思。首先對於母親形象的描述，有慈愛、學習、嚴厲、辛苦、理性和不合模的多重樣貌，而在不同社會處境下（勞工、專業、中產和貧苦）的母親，有被迫養家的工作母親、壯志難伸的工作母親、有責無權的家管媽媽和家庭手工的鄉下媽媽等。作者認為當孩子內化主流社會裡中上階層的偏見價值觀，一旦不符合自己的家庭圖像，尤其來自於勞動階級，孩子便會覺得羞愧自卑，接受著單一理想家庭意識觀，自然無法理解父母的困難處境。

另一篇關於青少年個體化模式的探討，說明女兒與母親的離合關係，以個體化歷程（覺察、發聲、分離）和認知分化的程度（高、低），共整理出六種個體化模式，分別是同理和依附式的覺察、對話和對抗式的發聲、獨立和區隔的分離。青少年對於自己的認同，母親角色是重要的參考點，在不斷辯證反思的過程，面對與母親的共通性，有全新的看見解釋，才能建立自我的認同（劉惠琴，2000b）。

在上文的母職角色對照裡，我的母親擁有慈愛、學習又辛苦的樣貌，也是一個養家的勞工母親，身為長女的身分，我心疼她的艱難處境，又生氣她的無私奉獻，不為自己想的個性，選擇承受不平的待遇，卻不勇於離開，我屬於依附式覺察模式的女兒，深陷在母親的悲苦處境裡，無法分離出自己的想法，重新解讀母親的「不得已」，用主觀的一廂情願，卻讓彼此更加不知所

歷史與故事中的女性

⁸ 親情傳遞掩蓋在教化之下，子女對於母親教化行為意涵的解讀，更形重要，此解讀的工作，並非易事，子女必須對於母親的處境脈絡，有機會去覺察、理解並接受，才能正確解讀，此過程稱為「讀境揣摩」(context reading) (引自劉惠琴，2000)。

迷上了自傳類的故事集，往往沒天沒夜拼命的閱讀，到了不可自拔的地步。一個豐富故事，除了主角鮮明性格的突顯，更需要背景的點綴，才算完整的演出，不同的歷史時代環境，深深影響著當時的人，包含思想觀念、表現行為等，透過故事的分享，重新看見女性與歷史間的關係，相關蛛絲馬跡的線索，才能摸索出可能的答案，當然經過個人主觀的詮釋，也許亦是另種偏頗的角度，然而在我與故事的來回觀照中，發展出不同的意義，跨越時代的對照，過去的「女」與現在的「女」竟有相似的無奈之感。

以下依序討論，不同時代背景下的女性，如何與環境的人事物互動過程，察覺自己的處境，反省所謂的事實真相，憑著毅力、克服挫折，辛苦的走出自己的路來。我在其中的論述，看見了那股隱約卻又真實的力量，絕非簡單的原因，可清楚道出那種經驗的可貴，很多的感動參雜其中，生命原本就是真實的活著，在脈絡裡真確的活動著。

在民初時代，《落葉歸根》⁹裡的小女孩，生於富貴之家，在精明後母的壓迫下，失去了自己，努力的順從指示，只為他人的肯定，圖個歸屬感罷了，儘管從英國學成回家，已是醫生的高成就地位，仍舊要找尋那失落的重視感，當她經歷一連串陰謀的算計後，才赫然發現自己的肯定無法來自過去遺憾的彌補，要開始自己的後半生，全新的起點，是自己的主人。相似的時空下，張幼儀¹⁰的故事，同樣讓人看見當時傳統社會裡，女性地位的卑微，尤其在當時父權社會下，女性是如何的被扭曲變形，沒有自己的想法，身為一代詩人徐志摩的元配，在新思想丈夫的心中，只是個沒有涵養的土包子，和他的新時代女人們比較下，她什麼都不是，儘管丈夫無情在先，她仍舊持著過去曾是徐家媳婦的職責，盡心協助這個家，就算徐志摩不愛她，不珍惜她。她用

⁹ 嚴君玲（2000）：《落葉歸根》。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

¹⁰ 譚家瑜譯（1996）：《小腳與西服—張幼儀與徐志摩的家變》。張邦梅著。台北：智庫出版社。

著傳統的方式愛著他，不求回報，而所謂新現代女性的自由隨（任）性，在這裡卻有不同的多層意義，不管是否符合社會的期待，女性轉變成何種面貌終究逃不過時代的壓迫，不論傳統或反傳統。

在台灣的女性故事，更貼近已身的經歷。邱瑞穗¹¹以自傳方式，點滴回顧自己的一生，歷經坎坷苦難，以丈夫和家庭為全部依歸，卻在婚後四十年，收到丈夫訴請離婚的無情控告，在數度往來的官司纏訟裡，讓她重新看待自己的過去，學習為自己著想，不再過度貶抑自己，剩下的後半生，要為自己而活。曾在發展的課程，以女性意識的角度，分析在每個時期事件，可能造成意識消長的因素，在家庭教育和日本的文化，是養成傳統價值觀的起點，為人妻人母後，她發揮生命的韌性，勇於面對挫折，默默的付出，在酒色丈夫的傳統男人壓迫中，失去了自己的立足點，直到丈夫的離婚背叛，意識才重新覺醒。

為了強調女性意識脈絡影響的差異，另外分析政治領域，個性鮮明的女性主義者陳文茜¹²的經歷以作比對，由於「先天充足，後天培養」得宜，反骨的陳文茜生長在濃濃政治味的富裕家族，二二八事件的連帶關係，大學時代的美麗島事件，讓她對於政治的批判，自有一番想法，對於女性的權益爭取，勇於抵抗社會眼光，決心走出自己的路，不做附庸於男性的花瓶角色。

女人的故事，放在社會情境的互動裡，才更清楚她們的「為何」和「所以」。說故事的能力和學歷並無絕對的關係，如《天送碑之春》的作者范麗卿，只有小學畢業，以簡單真誠的文字，將她的故事有趣而生動的表達出來，沒有文學家的賣弄風騷，也無研究者的引經據典，卻更為真實深刻。在阿媽（母）的系列故事集裡，收集不同世代、族群（原住民、客家、外省人）的女人故事，以口述自傳或經由他人回顧的方式，留下了文字的紀錄，留下更多的力量，重現當時女性的處境和毅力。而在《公娼生涯故事》裡看見社會邊緣中

¹¹ 邱瑞穗（1994）：《異情歲月》。台北：日臻出版社。

¹² 夏珍（1999）：《文茜半生緣》。台北：時報文化。

「非入流」的行業，一群「賺吃查某」的心聲歷程，重新省思學術立場的角度與真實生活的隔離，反倒自困虛幻的象牙塔裡，透過行動的參與，人物的接觸認識，多元面向的看見公娼的歧視與被利用，從真實生活的實際探討，方能有不同的覺察。

女性研究生的論文與故事

輔仁大學應用心理研究所，一系列的質性研究論文，以非主流的方式試圖改寫心理科系中的「標準制式文化」，近年來女性研究生的論文取向，以故事的方式為主，從反觀自己的對話裡，試圖為個人疑慮詮釋出不同的意義，以下陳述我對數篇相關女性論文的學習，並進一步探討其中的議題和內容。

在王淑娟（1998）的《對家之情感與意義的轉變》，其中的情節背景和我有許多的相似，同樣是護理背景轉心理領域，對於複雜不合模的勞動家庭，有著相同打不開的結，她為人妻子、母親、媳婦後，重新回學校充電，在探索家庭課程中，始終不願碰觸的家庭記憶，在她心中有著深刻的影響。嚮往理想中上階級的家庭圖像，才是搬得上檯面的說法，以貶抑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家庭，處處不對勁。以行動研究的模式，不停來回的思考反省，漸漸看見不同以往的家庭面貌，了解父母親的困難處境，不再以責備的方式觀看，漸漸鬆綁心中的偏見，歷經父親的去世，讓她有著更深的感觸，自己的任性，錯失了解父親的機會，如今能用更豁達的方式，看待不合模的家庭，間接學會正視自己的位置。

而黃秀菁（2000）的《打破愛情的玻璃罩—三十敢立的女子》，我看見她以長達九年的愛情關係為主軸，在男友和對方母親的三角糾結中，痛苦不已，不明白他的一再逃避以及對方母親的誓死反對，一路的回顧和發展記事，顯現出她的害怕失去，回看自己的家庭故事，母親和大姊的故事對照，試圖回答自己的疑問，儘管最後的結局，是結束這段親密關係，捨不得卻又不得不的方法，反覆的回看自己的經歷，學會變得更加勇敢，獨立生活，作個三十歲的自立女性。

最後，連鶯役（1997）的《撐起一片天：一位低階層女性生存的故事》，她以深入訪談方式，整理出一個中年婦女的生命故事，文中出生於貧苦家庭的小女孩，儘管罹患小兒麻痺，面對一連串的生命困境，依舊精采活出自己的生命，不怕苦難的折磨，反而化危機為轉機，真實的境遇讓我心酸不已。在勞動階級裡，一個精采的故事，奮發向上的故事，透過論文的分析，作者的反省深思，真實的感動，有著理論知識都教不來的生命體悟。

第二節 族群視角：客家文化的認同

土生土長於客家村莊，直到國中畢業才離家讀書（長庚護專），之後北上攻讀二技（台北護理學院），進而在台北工作，甚至於就讀研究所，一出走就是十多年，家鄉對我而言，像是提供我逢年過節寄住的臨時旅社，一年回家的次數不到五次，漸漸淡去的家人關係，並不使我變成失根的浮萍，離開令我窒息的家庭，反倒有自由喜悅之感。

聚焦於家庭內部的衝突系統，對於客家的文化背景，並沒有特殊的情感，甚至比一般人還要陌生，和同為客家人的老師討論後，我們兩個來自不同時代背景的客家女人，各自有其要解決的結，而客家家族的這條文化脈絡，似乎有其深遠且隱約的影響力，間接啓發我的好奇心，到底客家代表什麼意義？我的祖先來自何方？衍生而來的價值觀念為何？對阿婆、爸爸和媽媽又造成什麼影響？

我的客家家庭是來自有因的，透過找尋遺失的源流過程，試圖重新理解我的家庭。關於客家群族的認識，如同女性意識的思想萌芽，對客家意識的摸索歷程裡，逐漸在心中產生變化。以下是關於客家的歷史及來台發展的歷史背景，當然少不了客家女性的探究，透過相關研究的反思，最後試圖找尋自己的客家家族起源，一直以來擺盪於腦海中的空白，透過此次的機會，將許多零碎的記憶補上。

客家緣起歷史

客家的淵源看法眾說紛紜，以中原南遷的漢人移民說法最多¹³，先民受到邊疆民族的侵襲後，才從中原轉至南方。關於客家的五次大遷移¹⁴，更是清楚道出客家族群因戰亂由北方一路遷徙至南邊的歷史過程，從黃、淮河流域往南移民，以江西、廣東和福建一帶為主。有別於原來的居民，故被稱為「客」族（雨青，1985）。

而台灣客家人來台發展，據劉還月（2000）的說法，起源於數百餘年前的明鄭時期，當時滿清實施海禁，早期移民冒死偷渡來台，之後海禁取消仍舊限制著客家人。早期沿海的閩南人移民本省，先開拓肥沃的西南平原，進而發展中部和台北盆地。清乾隆時期解禁後，隨後來台的客家先民，只能往南方的高屏溪左岸和東港流域，以及中北部等交通不便的山丘隔離地開墾，即今日客家人分佈的縣市，以屏東、新竹和苗栗為大宗。

由於來台先後時間不同，使得閩客族群所擁有的資源也就大不相同，而遲來的客家人從事的經濟活動與生活型態，自然受到較多限制。早期與閩南族群的接觸過程中，難免因為文化風俗差異而產生衝突，加上寡不敵眾，不敢強出頭，加上學習當地的語言，慢慢變成看不見的隱形民族（羅肇錦，1993）。現在因台灣群族¹⁵論述，總伴隨著政治的氣氛，在本省人/外省人的分類中，客家屬於本省人；而在原住民/漢族的區別裡，又歸類於漢民族，表面上均分類在優勢的一方，卻不表示擁有實質上的權力，反而正面臨語言和文化消失的弱勢族群（李竹君，2002）。

客家的習俗文化

¹³ 劉佐泉（2000）整理出三種說法，一、客家緣起於野蠻少數民族。二、客家為自成體系的獨立民族。三、客家是中原南遷民族的支系。

¹⁴ 五大遷移：從秦始皇開始，歷經東晉五胡亂華，自中原遷移至南方；第三次唐朝的黃巢之亂，更轉移至南方沿海的江西、廣東和福建一代，宋末元初，一度躲進深山區域，避免戰亂；最後一次大遷移，起於明清時期，分為兩部分，一往沿海外的台灣，另一則向內的四川、貴州和雲南一代發展（雨青，1985）。

¹⁵ 台灣四大族群，分別為閩南、客家、外省和原住民，分別佔的比率為百分之 70.3、15、13 和 1.7（李竹君，2002 整理）。

客家人的宗教信仰，隨著時代和多種文化的融合，逐漸失去它本來的面貌。如客家人的守護神「三山國王」¹⁶，來台後的戰亂和遷移，現今香火隱沒，每年七月的「義民節」¹⁷普渡，神豬比賽更是獨特的一項習俗。另外八月的「平安戲」，源自於傳統觀念的「春祈秋報」，春天祈求上天的幫忙，讓雨水充足、作物豐收，至秋收後，需報答神明的恩典，故請野台戲表演給神明看（劉還民，1999）。

小時候，住家附近的義民廟，在清明節時的活動，有豬公比賽、攤販集會或野台戲等，喜歡跟著媽媽一起去拜拜，順便去看熱鬧，享用小吃，站在台下看著戲劇表演，只能用人山人海、萬頭鑽巷來形容，如今，義民廟依舊，但稀落人群的冷清場面，更多一份失落，沒有人看的野台戲照樣表演，豬公也早已停辦，就連當時的攤販也跟著離去，站在空蕩蕩的廟前，我始終找不到小時候的熱鬧景象。

客家人對於祖先的尊敬，透過「阿公婆間」¹⁸可清楚看出，客家人的正廳，供奉歷代先祖，屬於公有之處，也是家庭會議、裁決糾紛或新年賀喜的地方，除祭拜先祖外，也有自然或家宅之神（龍神、天地君親師等）。客家人更敬重文明，對於文字充滿崇拜之意，相關寺廟¹⁹的廣泛建立祭拜，過去還有一個「敬惜字紙」的舊息，寫有文字的紙張，不能隨意丟棄，需集中至專門的「聖蹟亭」或「惜字亭」中焚燒，耕讀傳家的文化精神，由此可見。

客家話素有九腔十八調之說，因居住的位置而有不同的口音。在台灣，客家話以四縣和海陸豐為主，起自於梅縣、蕉嶺等的四縣話，也是現在台灣地區，如桃園、苗栗、屏東和高雄等客家人的主流話，海陸豐的客家人，僅集中在新竹縣內，而台中東勢，是極少數使用饒平腔的客家人，如今也漸漸

¹⁶ 傳說分歧，時代亦不同。相傳南宋時期，平亂有功的潮州三兄弟，被朝廷冊封王爺，死後被玉皇典封為三山國王，此一說法最多。

¹⁷ 義民廟，主要是祭拜清朝時期，朱一貴和林文爽事件中，不幸罹難的有功人士，稱為「義民」。

¹⁸ 正廳供奉祖先的地方。

¹⁹ 文昌帝君廟和昌黎祠（韓愈）為主。

消失了。

客家人的衣與食，受現代的訊息發達影響，許多傳統的習慣都被流行給同化了，代表客家人淳樸而保守的藍布衫，如今只有在電視或表演的場合上，才難得一見，傳統的客家飲食，因過去受困山中，衍生出著名的醃製食物（酸菜、醬瓜），加上生鮮食物的匱乏，動物的內臟（雞、鴨、豬的心胃腸）也是廣受歡迎的料理。另外，糯米製作的「粄」，也是因應上山耕作時的方便食材之一，這些粄可進一步加工為茲粄、湯圓、菜包、粄條或米台目等美味客家小吃。（劉還民，1999）

媽媽燒得一手的客家好菜，更是做傳統點心的高手。小時候除了麵食外，平時也常吃粄條和米台目，只有在節慶的日子，菜包、茲粄或湯圓才會上桌，其實對於客家點心並不覺得有什麼美味，也許是小時候看得多，自然就容易膩了。有一道「野粄」，最費工夫了，要到茶園或收耕後的田地裡，採一個叫「野耶」（客話）的植物，只取頭部鮮嫩的花段，常常辛苦走了幾個小時，都收集不到半袋，經過曬烘的過程，更是縮小成一小碗大小，放到粄中混合，包上蘿蔔絲等配料，放在葉片上，蒸個半小時便大功告成。以前每逢時節，家家戶戶殺雞宰鴨，祭拜神明，更忙著做傳統點心，現在幾乎都沒人做了，多用買的來應一應節日，也很少人想要吃了，尤其是新一代的孩子。常常在外地，看到客家的點心，就想起家鄉的味道和媽媽的手藝。

客家婦女的圖像

翻遍客家相關的書籍，其中對客家婦女的描述，千篇一律：刻苦耐勞、勤儉持家、柔順堅毅、任勞任怨的犧牲奉獻精神，更是少有的優良民族的女性特質。許多讚美客家女性的說法裡，認為客家婦女地位很高，儘管在男尊女卑的文化下，客家婦女依然享有個人獨立思想和權力，不受傳統習俗的規範，開啓兩性平等之先例（江運貴，1996），這只是表面的虛假陳述，忽略婦女背後的真實處境；如過去婦女不理會纏小腳²⁰的習慣，那是由於客家男人

²⁰ 古代纏足除了代表美麗，還有階級的意涵，客家婦女的困難處境迫使其放棄當時的權益。

需出外謀生（經商、作官或戰爭），長年不在家，多數的婦女便承擔生產、理家、侍奉老人和扶養小孩的重擔，順理成章成為家中的勞動力（徐正光，1991），不纏腳是沒有選擇的決定，而非什麼女性意識的自主抬頭。劉佐泉（2000）認為客家婦女在諸多的賢慧說教下，自己的奉獻犧牲都看做是天經地義般的理所當然，儼然天生的責任，對女性生命的藐視，也是造成婦女勤勞能幹、極大奉獻卻地位卑賤的原因，可能受到傳統文化重男輕女的觀念所致。

台灣有句諺語：「寧娶客家女，莫嫁客家男」。相對於客家女性的讚揚有佳，客家男人的描述極少，缺席的男人因生活困難，必須出外謀生的合理藉口，順理讓婦女承擔家庭責任，就算留在家鄉不出外打拚，在耕讀傳家²¹的訓示下，男人也有較多的唸書機會（南山容，1989）。也許客家男人被傳統男尊女卑的價值觀和歷史文化的交互影響下，硬是給寵壞了，相較於客家女子的勤勞堅毅，客家的男人圖像，不是優柔、矛盾、懶惰、好賭，就是滿腦子夢想，現實卻無一能耐的軟弱性格。

回顧相關的客家作品²²，女性角色的描述多以受虐者、弱勢形象、童養媳、小妾、女工、長期操勞的農婦或貞節婦人居多，在男權的造作標準下，無論是動亂的政治小說或工作閒暇吟唱的客家山歌，女人扮演壯碩、堅忍如男性般的角色，卻忽略女性自身的七情六慾，與作女性應有的尊嚴和社群地位（張典婉，2002）。這些作者多為客籍男性，採取強烈的對比，凸顯出客家女性犧牲奉獻下的悲情故事，而男人多為夢想而少行動的既得利益者，如此難免落入憐憫的角度，而非深度探討女性受壓迫的真實原因，如此流於形式化的片面敘述，更加強客家女性的無奈處境。

對於上述的婦女描述，心中的憤怒油然而生，客家傳統文化裡的重男輕

以現在抽離背景的觀點解釋，不纏小腳視為女性的自由解放，在我看來，這種不得不的行為，代表著無奈處境下的再次壓迫。

²¹ 生活艱苦的客家人，認為讀書是唯一能翻身的機會，如何都要讓男人讀書，期許一日能出頭天，光耀門楣，而女孩終究是別人家的媳婦，潑出去的水，自然比較沒有讀書的機會。

²² 鍾肇政《插天山之歌》、李喬《寒夜三部曲》、鍾理和《笠山農場》《薄芒》等。

女，比起其他族群對於女性的輕視，還要更加的卑微與矛盾，過去的女人需要依靠男人才能生存，順從反而是合理的妥協，如不需仰賴男人，甚至還要負起養家的責任，沒有道理要以男性為重，反倒是在欲蓋彌彰的婦女讚揚中，顯示出客家女性的無奈限制，客家婦女的表面自主，其實只是行使實質的男性壓迫而已。

客家女性研究論文

主要研究客家女性議題的論文，近年才陸陸續續產生，多集中在語言、社會或文化研究的角度來探討，簡略討論三個相關的論文研究：

李竹君（2002）在《**客家農村女性的勞動經驗與美德**》一文，由於本身是客家人，對於客家族群的意識認同，存有疑問，加上身為客家女性的不平家庭經驗，透過一次「自我認同」作業，開啓探索的興趣，她回到熟悉的家鄉，透過鄰人的介紹引薦，針對一群客家婦女，以深入訪談方式，欲了解真實客家婦女的內在聲音，研究其中還參與社區的客家活動，深入體驗其生活點滴，以補充片面的訪談不足。

關於勞動和美德的反思，她認為在父權的性別分工下，女性擔負大多私領域的廉價勞動，加上台灣產業的結構改變，主婦更變成兼職的雙重勞動者，依舊成為不受肯定的廉價勞工（資本家受益），家中委屈的附庸地位（男性受惠）。除社會結構面外，傳統客家的教育和美德，扮演著教化和安撫功能，強調女性的溫順、刻苦和勤奮等特質，更加深父權體制的壓迫，而這些生活態度的產生，是面對困苦環境下，不得不的因應生存策略。

余亭巧（2003）的《**客家女性的群族認同經驗－五位女性工作者的生命歷程**》，有感於時代環境的變遷，探討中生代的都會客家女性，如何面對新舊交替的矛盾，如何看待自己的客家認同，其中更參雜了原生家庭的疏離、父家的分割意識和女性傳統觀念的變化，因此提出五個「新」客家女性的新面貌：第一，過去傳統客家女性形象，透過家庭的教育訓勉，部分依舊蘊含在其生活的價值觀裡，如節儉、謙讓等，然而當家鄉人際關係的連結消失，也

連帶斷絕居住地的來往；第二，女性工作者將此族群意識界定在公領域上，卻和私領域做二分的隔離，離家產生的斷裂感無法在私領域上得到滿足；第三，這些四、五十歲的女性有著矛盾的情節，她們不完全認同上一代的女性形象規範，對於下一代的自主新新人類，又多了一份傳統的牽絆；第四，過去客家女性的刻板印象，隨著時代的變遷，消費習慣的改變，有自己的工作，找尋自我的生活，一反過去固守家庭的婦女；最後一點，由於價值觀念的改變，不順從也不強勢，試圖在可協商的空間裡爭取自己的權益。

由於研究的對象，是都會區中產階級的高知識份子，自然有不同於農村婦女的優勢資源，又是客家運動的參與者，對於客家族群意識，當然有更多的機會能重新詮釋自身的處境，然而在農村中下階層，知識程度不高的女性，能填飽肚子才是重點，就算時代的發展變遷，沒有過去的封閉壓迫，也很難能覺察自身的位置，發覺客家意識的重要。故文化傳承的捍衛，高資源的份子才有餘力去宣揚。

張典婉（2002）的論文《**台灣文學中客家女性角色與社會發展**》，試圖縱觀歷史演變，分析客家女性刻板形象的塑成因素，加上男性作者的文學強化，進而論定客家妹當如是的觀念，除傳統美德的古老家訓²³，語言稱呼的方式都充滿不平的象徵地位²⁴，分析早期人類學、客家學論述、史料等資料，描述客家女性形象在文學的呈現及女性的社群地位。經過世代發展、遷徙的歷史記憶，客家人衍生出的性格烙印，如「硬頸」、「刻苦耐勞」和「耕讀傳家」等觀念，藉用強大的父權家族勢力，控制女性在家庭婚姻的低下角色和地位，男性得以在合理化的歷史優勢中，得到釋放的管道。

呈現在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多為客家男性情感投射的影像，因而在過去多數文學中的女性，沒有自己，扮演大地之母的偉大化身，更是小說裡經常

²³ 『四頭四尾』的美德，為「家頭教尾」、「田頭地尾」、「灶頭鍋尾」和「針頭線尾」。

²⁴ 「薪白」（媳婦）：娶房女子，是一份勞動力的增加。「輔娘」（妻子）：輔助老公的女人。連日常生活的器具，亦有內外差異的性別比喻，如「杓孃」、「刀孃」、「鍋孃」—廚具用品代稱。人體器官的外顯部位以男性指稱，如「鼻公」、「耳公」或「趾公」，而內隱不見的以女性代表，如「舌孃」、「奶姑」等，真實呈現女性的地位卑下。

出現的苦難母親。隨著教育普及、女性主體意識抬頭，客家女性²⁵的作品，不再以一種旁觀者同情敘述的眼光，開始有了主體性反思和問號，不同於男性複製的女性印象世界，女性作家勇於質疑兩性落差的女性邊緣化角色，將長期壓抑的記憶和情感，在主體的位置中釋放出來。

回看三代客家女人

嘗試回看客家家庭裡，影響我至深的兩個客家女人—阿婆和媽媽。不同時代背景下，客家女人世代交替的縮影，也許在阿婆—媽媽—我三個人之間，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傳統觀念的阿婆，有著強烈且鮮明的性格特質，嚴厲、決斷的程度，完全不輸給男人，也許因早年喪夫，一個婦道人家需養育四個孩子，重責大任的壓迫，讓她學會生活中的實務與現實，自然沒有歡樂愉快的一面，習慣冷漠因對。她遵守著傳統的教條，重男輕女的觀念，徹底實行的固執，更具有延續下去的責任，是她身為長輩的地位使然。傳統的婦女形象，和她一相比對後，卻覺得阿婆極端了些，也多了矛盾的成分，沒有軟弱的被動形象，而是堅強主見的大男人樣，但在我們眼裡，轉換成是一個可怕無情、歇斯底里的霸道老婦人。

我的中生代客家母親，處於斷層的一代，面對下一代的孩子，她開明、自由讓我們表達自己的想法，面對上一代的阿婆，她遵行著傳統的體制規範，戰戰兢兢；各種事情的拿捏判準，她的心中有一把不新不舊的尺，多方衡量的結果，常讓我矛盾不已的糾結著，她說我生對時代，能多一些自由，而她卻無法拋棄根深柢固的觀念，要做好客家母親、妻子和媳婦應該要有的良好形象。她的韌性驚人，面對困難始終能勇於克服解決，不像爸爸的逃避和懦弱，尤其處在強勢婆婆的壓抑下，這種韌性是一種不得不的方式吧。

而新生代的我，鄙棄傳統的客家觀念，尤其看見媽媽的無奈與辛苦，我從未認同過自己的客家身分，從語言的遺忘，家庭的遠離，對於客家的意識

²⁵ 黃娟、謝霜天、鍾樺、林海音、利玉芳、杜潘芳格等。

更是模糊不清，什麼「刻苦耐勞」、「勤儉持家」的客家特質，更是不予置評。外地生活數十年，對於家鄉的客家味道，已經沖淡了許多，都市外來的雜亂文化，反而比較習慣，對於「客家」的事物，我沒有什麼感覺。

透過故事的回顧，查詢相關的客家歷史和文化，看到客家傳統價值觀的前因後果，阿婆的矛盾、媽媽的承受和我的逃離，在文化背景下，就變得清楚多了。當我用不成熟的扭曲角度，當然只看見阿婆的跋扈可惡、媽媽的委屈順從和我的理所當然。三個世代變遷的比對，我擁有更多的資源和機會，能反思客家文化的歷史脈絡，對於不同時代的客家女人而言，其實各有其無法避免的問題和情境兩難，無法單就片面的描述，而企圖有全面解答，這是不可行的方式。

客家家族史探究（父親篇）

住在桃園平鎮市²⁶的東勢地區，葉家的客家村落裡，從來就不知道屬於葉家人的故事，我來自何方？祖籍為何？當看見祖譜代代傳遞的交替圖，以往事不關己身的歷史事件，也變成活絡起來，有關係存在的緣故吧，雖然如此牽托顯得過於遙遠，但血緣親屬的線，隱約將縱向的時間演變，一個個串聯起來。以下的資料主要參考 2000 年祖廟（葉奕明）重建落成時，所出的慶典特刊內容²⁷，而近代的家庭史則來自於父親口述。

葉姓的起源，可追溯至兩千八百年前，稱霸諸侯的楚國人葉公²⁸，中原地區的古老發源之一，經過五胡亂華民族大遷移，中原人往南遷，葉氏家族亦轉往福建、廣州地區生存，宋末居住於廣州（今梅縣），後來又移至福建長樂，

²⁶ 桃園北部地區，是福佬人的區域，而桃園南部以中壢平鎮的客家人居多。平鎮原稱為「平安鎮」，因過去處於交通要道，盜匪出沒頻繁，因設有路寮監督，歸於平靜安寧，故叫平安鎮，

後因方便而將安字去除，就是現在平鎮的來由。

²⁷ 翻開《葉奕明公祠重建落成慶典特刊》，第一頁就看見叔公的序，而族賢題字中更佔了兩頁的大篇幅。叔公有主任委員和總編輯的頭銜，身懷重責大任一出錢出力，當然功不可沒。

²⁸ 姓沈，名諸梁，字子高，春秋楚國貴族。其父親因戰敗去世，楚昭王一面厚葬之，一面封其子諸梁為葉尹，食采於葉邑，故稱為「葉公」。

之後再遷於陸豐的螺溪鄉。而在清康熙五十八年，開基始祖葉奕明，循著鄭成功渡台的路線，漂洋過海到澎湖，再攜眷北上淡水廳的桃澗堡，之後為避戰亂，再度南下移墾，重覓棲身之地，即現在的桃園平鎮市的東勢區域。

奕明公是第一一三（螺溪十五）世祖，生有七子，分別是道盛、道聯、道高、道仁、道里、道千和道坤等人，由此分出七大房的下裔系統，我屬於第二房（道聯）的子孫，其中歷經八代的傳承，依續如下：**道聯**（育一養子）—**徽麟**（育四子）—**四標裕**（育三子）—**三發有**（育七子）—**四步郎**（育四子）—**一雲#**（育二子）—**一日誠**（爸爸）【姓名前的數字為排行，括弧內是兒子的數目】，而且從名字的第一個字²⁹，就可知道輩分，如阿公的雲字、爸爸的日字或弟弟的佳字。

雖然早有預期沒有女兒的紀錄，但看到族譜表格清一色的男性，心中還是有些不是滋味，父親說傳統觀念裡，女孩子早晚要嫁出去，為別人家繁衍子孫，當然歸於夫家去，對於我的任性之說：『如果以後有能力也要編輯一個只有女性的祖譜，好讓男人氣死。』，始終不以為然。

阿公第一個老婆，在二十多歲時就去世了，留下一個年僅八歲的女兒，後來阿公再娶第二任的老婆，就是我的阿婆，當時十八歲的她和前妻的女兒不過相差十歲，聽說她十八歲就匆匆嫁人，可能是和阿婆不合，後來也是辛苦一輩子，前不久才去世，享年六十二歲，從來不曾來往，更極少聽家人說過，原來我還有一個大姑呢。當年的阿婆除了養育子女，還要照顧罹患慢性病肺結核的阿公，據說當時沒有藥可醫，阿公躺在床上數年，慢慢給痛死的。

早年由於家境困苦不堪，無法再生活下去，所以全家搬到基隆，做攤販生意，由於爸爸和小叔要讀書，大姑和小姑每天都要到港口賣花生，幫助生計，而爸爸下課後，也要幫忙賣花生，但他常常偷懶不然就是把賣的錢拿去玩樂，所以常常被阿婆打，五六年後，生意又不好做了，再度搬回來桃園，

²⁹從奕明公以下的字輩序如下：標發步雲日，佳秀錦崇新，榮華高富貴，福祿壽長春，廣思莫群駕，榴詳家聲遠，禮庭奕史振，百派永滋源（其中的雲、日、佳分別是阿公、爸爸和弟弟的字輩）。

大姑已經嫁到台北去，而小姑在電子廠作工，好讓她的哥哥和弟弟讀書，就這樣泥土做的房子，慢慢改爲磚塊的矮房子。爸爸初中畢業後，也開始各行各業的學徒生活，從廚師、黑手到水泥工，之後媽媽嫁入葉家，然後生下我們三個孩子。

客家家族史探究（母親篇）

接下來，我想既然葉家祖譜沒有我的名字，那當然要從媽媽那邊著手了。媽媽本姓翁，因送人做養女而改姓鍾，由於翁家的親屬資料齊全，且有血緣之親，故以翁家爲主，而養的鍾家僅做簡單介紹，以下資料源自於 1988 的翁氏祖譜³⁰。

翁姓的始祖爲溢公，爲周昭王的庶子，子孫散佈各地，首先居於長安，之後隨著戰亂一路往南移，河南、浙西到閩州，後至廣州的潮州定居。翁家開台始祖，爲尙進公（普寧六世、京兆八十七世祖），是潮州普寧縣麒麟埔墩下人，於清朝雍正未年至乾隆初年之間（1735 前後），渡海由現在的淡水登陸，定居於小雞籠（今三芝鄉），而後其孫元乾公和元坤公於 1835 年由三芝鄉南遷至平鎮市山子頂處，再轉至龍潭大陂塘背四方林濫心，之後分別三遷到烏樹林和牛欄河定居。

自尙進公起，到媽媽已經是第七代的子孫。其中的傳遞如下：三**阿瑀**（育二子）——**元乾**（育六子）——**必忠**（育七子）——**五新傳**（育四子）——**瑞德**（育二子）——**廷賢**（育六子）——**雪梅**（媽媽）。

媽媽是最小的女兒，底下還有一個小弟，由於生活困苦，當時的婦女工作繁忙，帶女兒費時費力，加上長大又是別人家的人，如此的觀念使然，當時的女兒大多給別人做媳婦或養女，媽媽的姊姊幾乎都送出去，只有一個姊姊抱回來自己養大，媽媽也難逃被領養的命運，雖然日後翁家的親屬說被送

³⁰當時找不到祖譜，故先參考小舅的說法，後來才在大舅家中尋獲，配合大舅兒子的陳述，清楚整個來龍去脈。和小舅模糊說辭差距頗大，討論的過程中，積極的小舅重新理解了祖先的源頭。大表哥，身爲長子的長子，對於祖先歷史，更多了一份傳承的責任，故比小舅更清楚其中的始末。

出去比較好，不然留在這裡沒有好吃，媽媽總是生氣的不回答，記得她說過，再苦也要在自己的家裡，養父母畢竟不是自己的親身父母，別人很難體會那種心情，所以就算沒飯吃，也不將孩子送給別人。

媽媽大概是五六歲時，到鍾家去的。外公一生勞碌，總共娶了四個老婆，隨後都一一離去，第一個老婆是童養媳，未成年就去世了，第二個老婆懷孕後，因無法承受辛苦的生活，竟離家而去。第三個媳婦，久未生子，就抱來一個女兒（大阿姨），隨後就懷了二阿姨，然而在第三阿姨生下後，因甲狀腺疾病去世，因三阿姨沒有人餵奶，只好給人做養女。最後娶了第四個太太，媽媽說她很兇，常常聽不懂她的閩南話，不時有竹筍炒肉絲可吃，但同樣沒多久，又生病去世了。有人說外公有剋妻命，沒有人敢嫁給他，所以外公也就不再娶了，因為膝下無子傳宗接代，就把我唯一的養舅舅抱來，所有的女兒都嫁出去了，外公也去世了，現在只剩下精神分裂症的舅舅，守在家中。

探究後記

飲水思源的感觸，在理解過去祖先和歷史背景的連結後，更為深刻。像一根針線，將記憶穿越時光，縫合一塊塊的分裂，成為拼布般的蜘蛛網絡，這是我的祖先、我的血緣、還有一段段過去人的辛酸故事。

曾聽過有人這樣分享自己的故鄉認同：「一個人唯有知道自己從哪裡來，才能更坦然面對接下去的人生」。以前沒有什麼感覺，當我了解自己的祖先故事，就像有股隱形的力量，拉著我走向過去，感受當時人的辛苦，其實很不容易，如今我生長在這個世代，卻看不見自己的未來，因為我不能感受勞苦的淚水，自然不懂得何謂「珍惜」。

何謂鄉愁？對故鄉的情感，在離家十多年後，反倒多了些牽掛，這是我成長的地方，許多兒時的零碎回憶，並非全都遺留在此，內心深處的小女孩仍舊存有過去的記憶。雖然對於家庭的誤解，讓我逃離了許久，但聽著過去的故事，開始能想像無奈的面對，其實更是一種堅持，從沒看過的阿公、親生外公和外婆，他們的傻氣與毅力，讓我感動與心疼，透過想像的畫面，衍

佛和他們靠得好近好近。

大言不慚的介紹自己，是一個不會說客家話的客家人。身處其中卻渾然不覺自己的位置，既熟悉又陌生的客家文化，不只是因為時代變遷和教育體制的沖淡效應，更因為女兒的身分，讓我產生無須傳遞文化的意識，會不會說客家話，已經不是重點了，嫁人後跟隨夫家的文化，在客家的大男人文化下是天經地義。

自覺自己的客家意識，間接幫助認同自己的家庭，更肯定自己的存在。

第三節 階級視角：資源制度的不平

人生而平等？我抱持著懷疑態度。生在不同階級的家庭，自然享有不同的資源（財富、地位和權力），而不同的資源落差，卻深深影響個人的一生發展，雖然在困苦環境中不乏努力而成功的人，富裕家境也有不少敗家子，但畢竟佔少數的部分，有錢有能力的人，提供充足的教育培訓，讓下一代順利的在學校或職場上晉升，而低下階層的父母，辛苦的勞動付出，卻只求糊口而已，沒有能力顧及孩子的教育或生活品質，所以「富者恆富，貧者恆貧」的代代循環下去。

如此一說，並非相信人是絕對的消極被動，就算生於貧困家庭，後天的努力當然可能翻轉個人的日後生涯，但是受到的阻力較多，自然要出頭的機會就更加渺小了，如相同的種子，用不同的方式種植，接受較多陽光、養分的種子，必定生長得比較好，不能說另一個發育不良的種子，自己偷懶不夠努力，而自食惡果，我想這是相似的道理。

對於階級的疑問，希望藉由以下的解釋和分析，能有進一步的了解，而最後回看我的勞工階級家庭。

階級概念

關於階級的說明，多屬社會學中的議題，站在較大的社會結構，探討社

會群體的現象，卻忽略關於個人的差異，即階級對於個人的心理各方面的影響，在《階級心理學》一書，將社會學和心理學合一探究，共同分析階級的巨觀和微觀面，如階級對於個人的態度信念、人格、自我或行為表現等，偏向心理學層面的意義，而從社會學的系統看待階級，間接顯現出社會的流動和階層差異（生活方式、職業）的不公平現象。綜合整理相關研究，發現階級的不同，使得個人不論是智力、人格、價值、自尊，或社會關係、工作、休閒、生活方式，甚至語言都有顯著差異（陸洛譯，1997）。

首先說明社會學，對於階級的定義說明：**社會階級**（social class）是指社會具有相同社會地位³¹的集合體，不一定是具體形式的組織，也不一定要住在一起，但在心理有一種「我們是團體」或內團體的觀念，或行為上的表現相似，即可稱為之。每個階級具有共同的習慣、態度、情操、價值或行為準則，並可利用某些標誌或象徵物，可以區別不同的階級（陳月娥，2002），而**社會階層化**（social stratification）指將社會中的人，按照不同的標準，如財富、權力或職業區分成不同等級，此劃分的過程，使得各階層間的人，擁有不同的資源或酬賞³²，此不公平存在於社會結構，並可能一代一代傳下去（謝雨生、黃毅志，1999）。

分類³³的結果眾多，一般認為的社會階層有三種—上層、中層和勞工階級，**上層階級**如資本家、貴族或政府高官等，而**中層階級**主要是專業或經理人員（教師、醫生、工廠辦事員、公務員等），**勞工階級**包含服務業和工人等，如服務生、清潔工、土木工等（俞智敏等釋，1995），而Anthony Giddens的分法，則將其分為四個階級，一為上層階級：富有者、雇主或高階幹部，二

³¹ 社會地位可分為兩種，一為即有地位（Ascribed status），如性別、種族等先天的事實，二為成就地位（Achieved status），如學歷、經濟力等後天努力的結果（王慶中、萬育維，1995）。

³² 依照聯合國發表的《人類發展報告》，全球最富有的20%人口，包含全球生產總值的86%，而居中的60%人口獲得13%，最窮的20%人口只能分享1%而已（譚天譯，2002）。

³³ 人們在判斷階級時，採用那些標準呢？順序如下所示，生活方式（31%）、家庭（18%）、工作（17%）、金錢（17%）、教育（10%）。除了上述因素外，生活方式、休閒活動或消費習慣，亦可被做為階級的指標。

為中層階級：白領或專業人員，三為勞工階級：藍領或人力工作者，最後為農民階級：以農業生產的人（張家銘譯，1997），也有的人考量工作情境、市場情境、及生活機會，將其分為七個階級³⁴，以詳細的說明。

階級理論觀點

關於階層的社會學理論，主要有四種不同的論點，依序為馬克思衝突論、功能論、韋伯三元論和藍斯基的進化論，分別簡述如下：（陳月娥，2002）

馬克思衝突論認為，階層是經濟與剝削的結果，控制生產手段（奴隸、土地及資本）者和沒有生產手段者³⁵之間進行的不斷衝突鬥爭，控制生產者是剝削勞工階級，獲取財富和權力，階層因而建立，並透過家庭和政府制度加深這種現象，藉由消除生產手段的私有權，才能消滅不平等。

功能論深信，社會的不公平階層是必要且合宜的，為了社會的生存運作，不同功能位置，需要不同的才能，各適其職是普遍現象，強調和諧。此論點遭受多方的批評，如各位置的功能重要性不易判斷、不可取代性、非功能性、忽略權力或內在價值的滿足性功能等。

韋伯提出階層由三個相關的部分所組成：階層（金錢權力）、地位（社會權力）、政黨（政治權利），不論佔有任一個權力，都有助於其他權力的取得。某一個職業團體中的份子都具有相似的經濟地位，以支持其生活型態，上階層地位的人，僅提供機會給自己的團體，也常利用政黨力量來達成目的。

而藍斯基綜合功能和衝突論點，提出進化論觀點，分析社會階層化的演進現象，是如何和社會經濟工具相連結，如採集與狩獵社會，人口少彼此關係密切沒有剩餘財產，自然沒有階層化現象。園藝與畜牧社會，有控制權的酋長，分配剩餘生產，但階層制度，仍未形成。農業社會，由君王貴族主導資源，社會已有不公平的劃分階級。工業化社會鄉下的貧農遷移至都市成為勞工，貧富差異擴大。而現代進步的社會，低階層人數減少，中產階級人數

³⁴ 階級一：資本家或高階主管，二：低階主管或專業人員，三：低層白領職員，四：小雇主資本家，五：低層技術員，六：藍領技術工人，七：半技術或農業工人（陳月娥，2002）。

³⁵ 即「資產階級」（bourgeoisie）和「無產階級」（proletariat）。

激增，儘管有不平等的資源分配，透過民主政府的福利制度和累進稅率以限制不平等的現象惡化。

社會流動的真實

個人可能透過後天的努力，改變所處的階級，往上轉移流動的，但是台灣的社會，依舊存有傳統「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藉由教育來提高職業、收入和聲望，已成為社會大眾提升社經地位的重要途徑，在實際的階層分配過程裡，深受家庭背景、性別或族群的影響，而顯得不公平，黑手變成頭家的機會不大，相對於高教育者（通常背景和資源也較多），往往有更多的機會得到高職業和高收入，由此可見，流動機會不大，而低層民眾如工人、農民默默接受不公平的體制，不抗爭，抱持著「開放的社會是公平的，肯努力就會成功」的心理調適信念，因而心滿意足，不敢多想（謝雨生、黃毅志，1999）。

過去五六零年代的歷史背景，造就出多位貧民出身的企業大老闆，有的連小學都沒畢業，只能說他個人努力外，剛好掌握契機得以翻身，這也是特例中的少數特例，其他同樣努力的人，餓死病死的不計其數，流動的機會難上加難，儘管現代的社會變遷，換湯不換藥的形式依舊，甚至扭曲的更嚴重，資本主義下伴隨而來的消費意識，金錢變成唯一的階級標準，只要擁有高人一等的消費能力，買得起豪宅、鑽石、賓士、香奈兒或亞曼尼等「得體」的名牌附屬品，便能躋身上流社會³⁶的圈子裡。

新的消費歸屬意識，藉由品味與生活風格等不同消費型態，分化出不同的流動階層地位。而買彩卷中大獎的人、歌曲熱賣的歌手、電視（影）明星與成功的企業家，只需花錢就能快速擁有社會地位（譚天譯，2002）。

我的勞工階級家庭

回看我的家庭，從小我的勞動父母爲了養家活口，辛苦賺著微薄薪水，

³⁶ 近來各大媒體報章雜誌，無不爭相採訪有上流美之稱的許純美，她誇張的穿著和表演，一再陳述自己已有上流社會的地位，擁有無數的財產，可說是這資本社會中，所衍生出來的一個極度扭曲且矛盾的集合體代表。

能繳清我們的學費，已經吃力了，中上階層的父母形象，對於他們而言是過於奢求的，小時候羨慕其他的小朋友，能學各種才藝、上家教班、吃好穿好的，當時不諒解父母如此的「不用心」，放任我們自己去摸索學習，一路走來而不得不獨立自主，有人說放牛的孩子才幸福呢，不用辛苦學煩人的音樂或補習，可以自由自在的去玩樂，我倒覺得這種「無拘無束」，其實有些無奈和可悲。

每當我跌倒受騙，都是事後的悔恨，才讓我深刻的學到教訓，如果有人能教育我多一些，也許就不會處處是傷，資源不足並不一定會使人往下走，但是身處於那樣的環境裡，思想、價值和觀念的狹隘，才是直接引導行為產生的主要原因，我有幸能出外讀書，吸收不同的資訊，而且一路往上讀，際遇和大弟不同，他成績不好，從私立的高職畢業後，只能從事工廠的小工，辛苦的勞力工作，讓我看見父母的影子。

看著我的勞動家庭，往往讓我心痛不已，不只是因為無能為力，想到他們日復一日重複著相同的事，不自覺的無奈生活著，讓我更加心酸和無力

第三章 探究方式

第一節 探索之前

長達七年護理科系的訓練，以絕對、精準的一元醫療價值掛帥，間接造成思考上的遲鈍，服從護理守則的指示便是，不需太多自我的思考，因為涉及人的生命，絲毫馬虎不得，從技術的流程、藥物的原理、生理的解剖、護理的紀錄等，都要求絕對的「正確無誤」，對於複雜的眾多規定，我始終就是背不完整，丟三落四的不專業行徑，也讓我失去信心，心想自己可能不適合護理界。

後來選擇不作護士，到小公司做起總務專職的小妹，在過程不重要，結果勝一切的實務環境中，不論碰到什麼難題，就是要想辦法自己處裡，無所不用其極的尋求方法，用最有效率的彈性措施，克服了許多困難，一年的工作經驗，讓我學會了如何在不順利的環境中，想辦法找到出路。

又後來我考上心理研究所，面對陌生的浩瀚學科，緊張惶恐的心情，全在戰戰兢兢的準備應對裡，一覽無疑。無可遁逃的狼狽樣，我自卑且謹慎的學習，企圖彌補心理知識的空白，我又發現了，原來學術有專精，更有立場的差異，不同領域的老師，有其各自的觀點，進而衍生出他們的拿手絕活，一人一套多年努力而來的珍貴觀念，如幸運能上這麼一回課，也就值回票價了。

原來我總是在聽別人的話，總是看著他人的位置，不知道自己的想法，也忘記回過頭看自己的位置，發現自己的存在是很重要的，如果我始終跟隨他人的腳步前進，走著一條沒有自己反思的探究之路，那樣的複製歷程又有何意義。學習在眾多的觀點裡，從自己的角度去深度批判、改進，也許對於研究的價值或自我的了解，都是提供另一種出路的方式。

立場的轉變

剛開始因為愛情的困擾使然，隨意找尋的題目：嫉妒議題，便決定從此出發，當作一個開始。上學期的高等社心課程，便以愛情嫉妒為主，找尋相關文獻，以流行的演化論基礎，來探討相關的研究：男重性女重情？模仿期刊做法，透過一連串嚴謹的研究操弄，自能驗證上述的假設，加上只要求計畫書的程度，自然無須實作研究，先後天的爭議僵持不下，也難有所解答，這樣的簡單因果驗證，似乎無法說明什麼，也許國外文獻比較吃香，好像月亮也比較圓似的。

撇開外國的研究，國內的嫉妒研究(曹中偉，1996)，一篇質性方法的研究，探討大專學生的嫉妒分析，以深度訪談的方式，企圖回答不同的嫉妒(社會比較、愛情、友誼即手足關係)類型，引發事件、意義、反應、行為和過程的影響各自為何，其中在發展類型中，『嫉妒壓抑型』像極了對自己的描述：童年沒有感受到充分的被愛和自我肯定，人際取向的求學生涯，使其沒有表現出強烈的嫉妒，或以羨慕取代嫉妒，只渴羨別人所擁有的，但不敢奢望自己也能擁有或不敢怪罪他人。以自貶方式表現，不接受自己的嫉妒心。

所以我想，為何有如此多的怨和恨，因為不相信自己也能擁有，羨慕別人的一切，卻不明白自身的優點，自卑又過度自貶，因為我嫉妒別人比我好，我也相信自己做不到，用扭曲的心看著外在的事物，我不甘願，所以用不屑的態度，企圖看輕我做不到的事，好讓我的嫉妒有個轉換的立場。

下學期的社心專題，我延續著嫉妒的議題，配合要求，加入本土華人關係背景，以社會比較理論為主軸，驗證血緣手足和情感朋友，在相同重視領域下，他人表現優異，是否會因關係不同，使嫉妒程度有所差異(又是簡單因果驗證)。之後發展的課程，學到脈絡歷程的重要，以發展主軸貫穿整個人的故事，我原先選擇邱瑞穗的自傳，後來又加入陳文茜的故事，期望能比較不同的歷史家庭背景，透過兩者的強烈比對，也許有趣生動些，反而風雨大雷聲小，草草結束這份作業，不知如何做比較，尤其更自作主張，以女性意識為主軸，更是難上加難、自討苦吃，但也接觸了不同於量化的方式。

配合研究生的研討會議，開始了回顧生命故事的嘗試，一邊寫故事，一邊找尋相關的資料，畢竟不同以往的研究方式，讓我有些焦慮和不安，反覆的思考著許多的疑問：「故事可以是研究嗎？」、「說自己的故事有價值嗎？」、「說完了故事又有什麼意義呢？」，如果套用現今的科學規範標準，故事自然不算研究，更談不上有什麼價值，但是從另一個面向來看，如何去定義「研究」、「價值」還有「意義」，我想才是最根本的問題。

不同的典範下的世界觀，對於研究的標準也有所不同。以往實徵典範以切割變項，以求達到預測所有人的模式，將活生生的人做劃分的驗證，難道就能求出所謂的真理公式嗎？說穿了研究不也是一場遊戲，各自遵守著研究者本身所相信的規則，而剛好實證研究是目前絕大多數人使用的方式，自然被視為是有價值的。

種種的疑慮，透過多次的討論和書寫後，原始根深蒂固的科學研究觀念，漸漸鬆解開來，出現不同多元價值的接納空間，立場的轉換與反思後，明白研究價值是相對性的，人才是決定假設的始作俑者，不想再以「當然」的方式，探究漂亮且「像研究論文」的議題，我選擇的了說自己、找自己的探究歷程。

如黃秀菁（2000）所說：「唯有回到我自己的生命經驗中，才能發現屬於自己的生命通道，真正面對與解決我的生命困境，一種找不到自己、找不到出路的困境。」，還有蔡明娟（2001）的體驗：「以自己生命故事為研究對象的敘說方式透過自己的口和筆，將我在這一段研究所的生涯場域裡，所經歷的變化轉折與鬆綁生命的書寫出來，不只能直接描繪自己的經驗，少一層第三者的轉譯和詮釋，所呈現出的經驗能更貼近自己的情感核心」。

質與量的爭議

社會研究方法的爭議始終未曾停止。不論從巨觀的立場，看待不同典範間涉及方法論、認識論或本體論的差異，到微觀的視角，討論研究問題、工具、方法、推論等的不同，習慣分成兩大簡約的說法，一是講求客觀統計的

實徵（量化）研究，另一個為描述解釋的自然（質性）研究，過去的社會人文領域，採取絕對的實證主義為主要典範，如今另一種聲音，逐漸浮現發聲，透過兩者的相互爭議，讓研究者能有更多反省空間，培養多元的思考能力。

一般相信所謂的「科學」，是經由觀察及實證而來的確切知識，透過此推論過程即衍生出可信賴的科學理論，如此才能發現「真理」，對實證主義而言，能掌握住「真」的本質就是科學，畫地自限的認定科學只有一個方式，狹隘的立場反而扭曲了科學的本意，放在真實人的世界來看，沒有絕對真的社會事實，只有相對、暫時的描述可追尋（劉仲冬，1996），自〈質性研究中研究者的角色與主觀性〉一文，簡單整理出自然主義典範和實證典範對實體看法、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關係、價值涉入觀點、結果類推和因果關係推斷等的差異，如下表 1 所示：

表 1、自然主義典範和實證典範的差異

	自然主義典範	實證主義典範
對實體看法	由人所建構出的，脈絡下的互動歷程，完整不可分割	單一實體存在，可及性的真相，可細分成互相獨立的變項
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關係	相互影響不可分立，共同互動中建構出對現象的詮釋	分開的獨立個體，研究者不受被研究者影響，客觀瞭解現象
價值涉入觀點	沒有絕對的客觀存在，主觀性必定會影響研究的過程	運用適當方法可排除個人價值，以達到科學的客觀性
結果的類推	強調情境特殊性的影響	超越時空情境的類推通則
因果關係推斷	互動過程的描述與了解	重視驗證現象並說明原因

註：整理自丁雪茵、鄭伯壘、任金剛（1996，頁：354-360）

不論質或量化取向，面對不同問題，自然需要用不同的方法。質性研究回答「是什麼？」（理論建立）的問題，而量性研究回答的是「有多少？」（理論測試）的問題，透過前者的方向引導，才能掌握後者的準確驗證，故各有所長的向度和特性，端看研究者要如何兼容並蓄的運用，截取兩者之長，不論是因果關係或個人意義，都能在社會的生活中，做更全面的追求探索（劉

仲冬，1996)。

不同立場論點背後的意涵差異，更深切影響研究者的思考模式和觀看角度，故質和量的爭議不僅止於方法領域，其各自所擁護的價值典範，更是造成釐清疑問的困難所在。洪莉竹（2000）回顧自己過去接受量化訓練的慣性思考，在面對質化研究時的矛盾體認，經過不斷的反思掙扎，打破以往量化一元價值研究的「理所當然」，她學習了不同的主體性認同，發覺了研究者本身的問題意識和理論脈絡的關係，對於研究的影響更是重要，這是以往未曾思考過的「其他可能」。

研究主體性的思考

質、量化方法在各領域的拉鋸戰，就屬研究者位置的爭議，是最主要的著手之處，「客觀」研究者的存在，只是科學頭銜的理想要求，還是量化遊戲規則裡，一項不可觸犯的鐵律，研究者須「孑然一身」，沒有自己的影響涉入，才能顯現出嚴謹的研究價值。

人在理想的操弄程序裡，無法像簡單的電腦指令模式：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因為人是有思考和判斷能力的，身處不斷變動的情境世界，彈性自主的反思是一種需要，尤其社會科學的領域，研究人的學科知識，不能照本宣科的強行套用假設，進而期許能建立真實的理論，有其困難之處。

研究主體的遺棄，不是客觀的建立，反倒走向另一個極端的偏頗，沒有反思能力的研究者，變成了被使用的工具，沒有自己想法的研究者，是什麼呢？陷入邏輯循環的迷思，矛盾的困境並非混亂無用，反而成爲一種動力，揭露多元思考的空間，讓我們重新看見不同的視野，反倒成爲一個契機。

由於研究者本身的生活背景、經濟、價值和信念等，必定會涉入研究歷程，並決定其選擇性的注意，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主觀的介入並非代表就是偏見，Peshkin 區分偏見和主觀的差異，認爲**偏見**是不理性且具反向功能的情緒引導，易扭曲研究的本意，讀者往往難以認同其所做的解釋，而**主觀**是理性、具正面功能的個人價值塑造，經過反思的觀點，讀者能身有所感，且接

受研究者的敘述和詮釋，故爲了達到與讀者的相互主觀性

(intersubjectivity)，研究者需先明白自己的主觀價值，及對於研究的影響，才能幫助讀者站在一樣的位置，以相同的想像，思考詮釋的解釋是否合理(丁雪茵、鄭伯壘、任金剛，1996)。

研究不只是對於外在現象的探究和了解，它也反映了我們先前的理解，並讓我們反省自己看世界的方式，不光是增加資料而已，更涉及研究者本身的自我學習與轉變，過去強勢的實証論研究典範，建立一元絕對的客觀科學方法，主張研究應避免主觀的介入，以免「污染」理論驗證的效度，其實現象的意義受到理解歷史情境的影響，沒有一個超脫歷史和語言的絕對真理，主觀性是可能也是限制，透過研究者自身的反省與覺察，爲自己的詮釋負責，並檢討它對於研究的影響爲何，使主觀的專業涵養變成一個詮釋的利器，而不至偏頗扭曲，更藉由主觀性，我們說著所感動的故事，去除了主觀性，並非變成一個價值中立的參與者，而是一個腦袋空空的人(畢恆達，1996)。

第二節 敘說與詮釋

由於以說故事方式進行探究，接下來的部分，希望藉由相關概念的澄清，能作爲敘說立場的依據，我也相信故事內容的建構，對於個人意義的重要，加上真實的存在經驗，經由個人的詮釋後，可以建構出新的意義，轉換不同的視框，進而運用反思的力量，產生行動的改變。

敘說與故事

敘說(narrative)意指任何口語或書寫的表達，以故事的形式展現一個人的生命歷程，敘說的形式無所不在，包含了我們的文化和社會，如童話、小說、說故事、笑話或生活中的交談等(許育光，2000)。Kenneth更將自我敘說(self-narrative)定義爲個人報告隨時間演進與自己相關聯事件所牽涉的關係，如腳本、故事基模或故事性思考等，都是一種對心理狀態理解的

觀點，人們經述說自己的經驗和故事，使得生活和關係富含意義（莊景同，2002）。

自我敘說也是個人回顧生活經驗脈絡下形成的故事，當其重定、過濾和整理過去的種種事件，即開始了故事的觀點，而看待的角度背景是一種設定，是此時此刻思考的引導起點（余德慧、呂俐安，1992）。透過敘說的過程，能將許多零碎、單一的事件，依據其個人意義性、社會性和歷史性的不同脈絡，連貫成一個整體的故事圖像（劉素鳳，1998），而能在探索過程裡，間接認清自己。自我回溯生命的過往經驗，即使是繁瑣、零碎的片段記憶，透過敘說者的不斷分享過程，不斷解構和重新轉變的自我圖像，能理解出不同的體驗和感動，發現自己生命意義的存在，藉此能更有力量繼續新生命旅途的開始。

以往實徵科學的建構知識觀點，將敘說自己視為一種人類「理所當然」的日常活動，主張以客體化方式將敘說資料，藉由理性的「故事模擬」，將其與敘說者的主體分開，著重於尋求敘說的邏輯和語意法則，這就是 Ricoeur 所說的敘述學的第二層次：設定的科學理念，其認為在落實生命的環境裡，第一層的敘說智能更為重要，把敘說還原至說話者的主體，生命的意義透過故事的陳述能夠更鮮活呈現出來的（余德慧、呂俐安，1992）。

《沙發上的說話課》的作者，以簡易的方式，述說著「故事」的重要和美好。在「故事荒蕪」的現代社會裡，人變得更加寂寞並迷失其中，拾回過去的說故事傳統，能夠更加了解自己，找尋生命的意義，才能往前邁進。一步步的細心教導，如何運用故事的方法，回顧過去事件並學會敘說的能力，讓故事成為是一種了解自己、反思錯誤或治療解構的生命藝術工具。

生命故事是生活的一種重新描述，是統整自我的方式之一，生命是活生生的種種行動演出，也是可以變動、修改的故事（劉素鳳，1998）。以故事的形式，加強了整體脈絡的理解，敘說的情節、人物、關係、場景等，都是幫助了解個人心理歷程的重要素材。

真實與建構

「真實」的圖像往往是一些人在某特定時空下建構出來的，而且被人深深的相信著，故人們視為理所當然的事實，其實是一種近似真實、妥協後的世界觀點，在社會文化規範的形塑下，建造出符合預期的故事內容，忽略了不盡理想但卻是實際的事件和記憶（連鶯役，1997）。加上人類的認知有限性和不完美邏輯的缺點，扭曲、填補的建構記憶方式，讓我們只記得重建後的內容，記憶的存在成了事實，人們對於所知道、所相信的事物，說出故事，無法找尋客觀的真理，只能盡量的「想像」（林美珠，2000）。

Bruner 提出「敘說建構的真實」(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說明個體主觀經驗的建構真實，不同於客觀取向的邏輯理性真實，以否證方式尋求真理，而是希望達成敘說的逼真性，也就是生活在同文化下的共通性認知，接近性的程度；Spence 曾區別敘說真實 (narrative truth) 和歷史真實 (historical truth) 的差異，前者是依據連續和完整性的感受標準，當其解釋具有足夠的說服力，達到心理上的認定時，敘說真實的因此產生，後者則強調時序的嚴格觀察，與事實越符合越好（邱惟真、丁興祥，1999）。

在《敘事治療－解構並重寫生命的故事》裡，以敘事、社會建構論³⁷和後現代的觀念，提供關於權力、知識和真理的描述如下：

- 現實是社會建構出來的³⁸
- 現實是經由語言構成的
- 現實是藉由敘事組成，並得以維持的
- 沒有絕對的真理

由上述四點得知，人建構而來的現實觀，放置於社會的情境背景、人與人的互動裡，能更清楚的體認出種種默契的認同，大家對於某事件的相信存在，便成為真實的條件，透過共同的語言解碼工具，進而建立個人內在的思

³⁷ 社會建構論的前提是信仰、價值觀、制度、風俗、法律、分工等組成我們社會現實的事物，都是由一個文化中成員間一代又一代、日復一日的互動建構的。

³⁸ 建構和維持「現實」知識的方式有四個重要歷程。人藉由**典型化**過程，將認識的觀念分門別類；所謂**制度化**是指環繞各種典型而出現制度的過程；**正當化**則是指稱社會將制度和典型合理化的過程，而最後的**術語物化**綜合前述三項的歷程，幫助人們有效指稱某些經驗。

考模式。組成個人意義的認知方式，少不了時間成分和前因後果的邏輯模式，此為敘事(說故事)的方法，不停的說與說之間，重新建構出不同的真實，所以處於社會裡的事實，是相對而言的真理。

意義與詮釋

要了解個人的心理和行為，應該以社會背景、非個人為起點，由於社會互動的結果，個人才得以產生自我和社會的概念，而事情所具有的意義，須在各種社會的活動過程裡，才能顯現出來，而象徵互動論對於上述思考概念，有相當契合的理論視野，可提供解析個人和社會現象的架構，Blumer 指出象徵互動論的三個基本假設如下（引自周雅容，1996）：

- 人對事情的感受、舉止和行為等，是根據這些事情對他們所具意義而行動。
- 意義的產生是經由社會互動而來的。
- 個人根據事情的意義行動時，是經過詮釋的過程。

綜合上述論點可知，事件意義是在互動過程中塑造而成的，行動者進行詮釋的反思時，會將蘊含的意義重組、修改或替換，以符合不同的情境需求，而扮演重要溝通媒介的語言，在過程中不斷產生豐富的意涵，不只是再現「事實」的工具，更是人們對所理解經驗所做的呈現行動。

語言在不同世界觀下有不同的面貌。以現代主義者的角度來看，認為語言能將內在表徵精準反映至外在的世界，連接主客觀間的可信中介物，但後現代主義者的信念則不同，將焦點放在語言如何影響人的價值和思考模式，視語言是一種分享、互動和實踐的過程，並非被動接受既存的事實，在不斷變動和循環歷程裡，建構出社會相對的意義，意義不是藉由一個字的本身來傳達，需要該字和其背景的關係，才能清楚的建構出來（易之新譯，2000）。

有意義的主觀經驗探討，放入詮釋學的假設，方能更加清楚各種原因，一是生活情境的體驗，二則指意義世界的掌握（連鶯役，1997），唯有從個人生活的互動處境，了解其歷史文化背景，是如何將行為賦予意義，才能看見

個人的「理解」模式。

高達美認為理解的先決條件，不是現代哲學執著的「方法」，也不是傳統哲學重視的「主體」，而是哲學所致力清除的「成見」，以為成見是全然負面的，故在尋找客觀真理時需要加以克服，高達美更稱此為「成見的成見」，由於詮釋者難免會受到自己一套的成見所指引，並非壞事，而是瞭解新事物所必須的「先前理解」，故成見是理解的必要條件，更應成為詮釋反省的對象(畢恆達，1996)。

第三節 視框與行動

行為啟動的基礎，取決於個人判斷的立場，受主觀限定的理解，經過多面向的視角轉換，能看見不同的可能和真實，個人在知與行的不斷對話中，覺察行為的內涵意義，並藉由轉換的建構與理解，引導自己的行動。

問題意識與視框移動

「問題」重要還是「答案」重要？Gadamer 一反常態的認為「問題」更重要。以詮釋學的背景論述，提出「問題優先性」的議題，人擁有不可分離的前（成）見，也是構成理解的基礎知識，如果認為我們所具有的知識都是正確的，就不會提出任何問題，同樣，無知的人也不會有任何問題，只有當人們「自知無知」的時候，才有能力發現問題，而且問題的本質，需要具有意向性、開放性和某些限制的預設，以免成為錯誤、扭曲的虛假問題（吳燕，2004）。

在《變－問題的形成與解決》一書中，著重以「群論邏輯」的思考，企圖打破人們錯誤看待問題的迷思，習慣以不當的方式處理，反而造成另一個更大的問題，此屬於「第一序變化」，即發生於系統之內，邏輯的層次維持不變，故無法有效解決問題，必須跳脫出系統之外，產生不同質的狀態，結構、內部規則的改變，才有其他的可能，此稱為「第二序變化」，特性為不可預期、

超乎常理、重視此時此地、能轉換不同的框架等，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之處。

在此說明書中提及的兩大觀點，作為關於問題思考的依據參考。第一個不斷強調的論點，認為「是什麼？」的問題比「為什麼？」重要，反對傳統科學以「為什麼」為主的邏輯解釋迷思，儘管不知問題的根源和演變依然能解決問題，而「是什麼」的觀點就是了解問題的情境，強調此時此刻發生了什麼事，如同數字 5 的意義，只有在它如何使用時才能顯現，不問為什麼，直接探究現象的事件，而事實會引導出答案。

第二點論及的「重新框架」概念，為人們賴以理解或經驗某種情境的概念假設或觀點，改變成另一組同樣能「符合事實」（甚至更好）的設定，經過轉換後，能使人們產生不同的意義，而此轉變的建構過程有三個相關看法，整理如下：

- 事情本身不會令我們困擾，我們所持的有關該事件的意見才會困擾我們。
- 當人知道關於自己行為的理論後，便能不受束縛，自由選擇不再服從它。
- 「困惑」是為「重新框架」鋪設了發生作用的舞台，也是造成轉變的新參考點，使人會急切找尋任何的具體訊息，重新思考的動力。

真實的生活並不會呈現完全界定好的問題，人在複雜環境裡指出並界定問題，以便解決它們。在設定之前，我們選擇了某範圍的注意界線，並賦予一個面貌，什麼是錯的、什麼是對的，以及在此情境需要往那個方向改變，設定的過程，會為該事物命名，將預期達成的目標場域加以組織，兩者互動下變動著不同的型態（夏林清，2000）。

以詮釋學的觀點，談論某個議題時，有內外兩層的理論機制同時進行，個體在不同層次的理論中，交互循環思考著。產生外層理論的理解時，不是找其如何被定義，而是透過什麼樣的概念工具去看、去觀照日常生活中的種種現象，故在獲得內層知識之前，明白自己是用那種角度來看待某議題的內

容觀點，即為視框的預設立場（余德慧、徐臨嘉，1992）。

視框是一種對待理念、此理念來自於主體對其經驗整體性的理解，主體以此作為參照背景，進而引導出相對行為，如此將主體的過去、現在串聯一起並開放未來一個可能的圖像；當一個人能夠了解所持立場的想法和脈絡意義後，才能看見另一對立位置的處境，如同敘說現象的轉換與移動，解構情況開始發生，不斷辯證滲透的過程，人的思考模式，能脫離同一向度兩對立的觀點，往更高層次的綜合框架前進（余德慧、徐臨嘉，1992）。

實踐與行動

「實踐」可以說是理論與實做之間，一種來回修正的辯論張力，換言之，一個研究者的研究行動就是他的實踐，藉此看見他對於特定現象的分析（理論）和探究（策略實施），而具實踐取向的知識，能增加人們對於生活中蘊含矛盾經驗的**覺察、認識**社會既定現況運作機制的維持與不易改變，以及去**發現**一個更公正社會發生轉化的可能（夏林清，1996）。

行動科學是認同實踐取向概念的主要支流，其主要理念如下：人們是自己行動的設計者，當我們由行動的面向來看人類的行為時，這些行為乃是由當事人的意義和意圖建構形成的，當事人設計行動以達成他所意圖的結果，並對自己進行偵視（monitor），以察看他們的行動是否有效。人們會對自己行動所達成的結果建構意義，並依此意義來理解外在環境，這些意義的建構又是當事人對環境的理解。他們藉由對該環境所賦予的意義建構，回過頭來導引自己的行動，當前述行動歷程發生時，人們會一邊檢視自己行為的有效性，也一邊檢視自己對環境意義建構是否恰當（摘錄自夏林清，1989）。

行動理論有兩類，分別為「信奉理論」和「使用理論」，前者是指那些當事者宣稱他所遵守的理論（能覺察到），後者則指由實際行動中推論出來的理論（難以發覺），常是人類賴以設計行動的隱含認知圖式，可經由我們對於行動的反映觀照（reflection）而得以揭露，但是此反映觀照行動的本身亦被使用理論所主控，故一位專業的行動科學者，除了在行動裡學習反映觀照，

揭露其中蘊含的使用理論外，並設計生產新的使用理論（王淑娟，2000），而在此過程中又有兩種不同的差異，第一型的作用在於辨識出行動中的因果機制，而第二型的概念則是透過行動的策略改變，帶動社會現況變革的可能性，總之，行動理論具有描述和轉化即存人際行為世界的作用，也就從辨識到改變的過程。

加入個人、文化和社會的框架，重新看見我的家庭定位和限制，才能有不同的覺察力量，明白可能的前因後果，避免陷入情緒裡，鑽著死胡同的固執，終究感受著無奈與無力的不安，除了從自己的立場，更學著轉換他人的立場，看見其中的差異視角，學習多元參照的反思，才不至於畫地自限，活在自己的建構世界裡，將簡單的意涵變得複雜且困難。我相信辨識、反思和感動的能量，將推動自我的改變與行動。

最後一點要談論與行動理論不可分割的「協同探究」方法，如果行動理論是精確描述人們行動邏輯的視框，那協同探究則是介入人們當下發生和進行的系列行動，以幫助人們對自己行動邏輯的覺察，更企圖對人類經驗的四個領域及四者間的關係進行探究，如下所示（夏林清，1996）：

- 行動者感官可經驗到的資料，即可被觀察到的外在世界。
- 行動者在行動過程中可被感受到的行動。
- 行動者的思考與推理的內在世界。
- 行動者的覺識力。

除了自我反思之外，透過協同探究的概念，能從他人的不同想法，解析可能的原因，幫助自己覺察某些未注意的詮釋，故於研究生的團體會議討論中，每當我陷入自己的小世界裡，老師和同學的回饋經驗，能幫助我加大加深議題的範圍，避免自我中心的偏見，扭曲看待事物的立場，這和自我主體性的浮現，並無衝突，學習看見他人主體的想法，進而改進自我的狹隘眼光，才不至於落入偏見的一角，而失去了學習的機會。

第四節 接下來的方向

我想要回家，但又害怕回家。

以悲情和任性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家庭，心中滿滿的不諒解，隨著時間越滾越大，用著扭曲的建構模式，爲自己找尋合理的藉口，其實我是自私的，以嚴厲的標準，苛責自己界定爲不成材的家，然後自憐自艾，也許只是要證明自己的辛苦和無奈，所以不願意接受自己的家庭。

將勞動家庭的圖像，放在社會文化的位置裡，才能看見身處邊緣的限制和困難，我的超高理想設定，成爲與真實家庭間的隔閡，必須先將其打破，才能看見真實家庭的不同面貌，之後，將我的改變，帶進我的家庭裡，也許能看見母親不只是委屈忍耐、父親也有關懷用心、弟弟其實懂事有擔當、阿婆只是害怕失去，

透過家庭的重新理解，也間接反觀自己，並非如此自卑，只是害怕去改變。

對於家的不解情節，每個人都有本難念經，如果能從不同的視框看待，發現許多的不解，其實大多是自我塑造而成的，透過鬆動原有的刻板想法，才能讓自己放下痛苦，其中的改變歷程，是不容易的，需要不斷的自省，還有勇敢的面對。

第四章 再反思的探索行動

說著我所相信的過往記憶，不僅爲了回顧和感動，到頭來，我終究要面對現在的處境，從陷入悲情的角度，試圖打破原有的理想圖像，讓自己看見其他的真實，媽媽的聲音、大弟的對話和小妹的簡訊，鬆動了我的「自以爲是」；與老師同學和朋友的討論，發現自己的疑問，有相似性的存在；藉由客家活動的參與，看見我的客家家庭脈絡，深受社會文化和歷史的影響，也拉起我遺忘多時的客家情懷，其中複雜的情感，像是一種鄉愁，一種對於家庭的愁。

以下陳述我反思過程中的零碎片段，有我的真實體驗、反省和改變，隨著發展時間依序的紀錄，難免統整的不夠完整，但隱約中的轉換意涵，是可以感受的。

第一節 面對我的無奈處境

收集一些資料，企圖爲我的家庭疑問，尋得一個乾淨漂亮的解答。起初對於性別的興趣，在回顧生命故事後轉而涉及我的客家家庭，透過客家文化歷史的簡單來龍去脈，把我的家人放在脈絡下，卻營造出自以爲的合理答案：人被環境深深的影響著，所以我不該怪任何人，心腸過於狹小，自然看待我不合模的家庭，是一無是處的。

快速的自我想像的答案，在回家後，馬上就瓦解得一文不值。真實複雜的處境，實在找不到任何的頭緒。勞動媽媽的依舊辛苦付出，與阿婆、小姑的戰爭始終無解，爸爸的無所事事、大弟的工廠生涯、小弟的自我封閉，就在我的眼前活生生的上演，我不能改變什麼，自己卻困在無奈的情緒，自責與無力讓我好累好累，我真的樂觀不起來，雖然在困苦環境下奮發向上的人，不在少數，但是從小的負面教育，負面處境，讓我學會悲觀、憂鬱，我們三個孩子，都逃不開這個家庭的束縛，被壓的沒有動力，只有數不完的煩惱。

尤其回家面對阿婆的傷害，更讓我厭惡到了極點，不管她的過去遭遇為何讓她變成這樣的可怕，就是無法同理她，對我而言，太過奢求了。我躲在樓上，因中風而需扶鐵架的她，無法上樓，就算不得已要下樓，我也刻意避免看她的眼神，因為沒有表情的嚴厲氣息，總會讓人不寒而慄。

小姑和媽媽又在爭論，阿婆坐在客廳的專屬座位上，用她的眼睛掃描廚房的情況，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冷冷的看著笑著，彷彿她下台後，負責接棒的小姑，表現的還不錯。當然阿婆也一直看著我，我不回應也不表示，國中畢業離家後，我已不再跟她鬥了，寧願逃離，也不願隨之起舞，進入她的無理吵架圈套裡，永遠贏不了她，我常常問媽媽，為何阿婆這麼討厭我，因為我是媽媽女兒的關係嗎？媽媽說，因為阿婆見不得我好，尤其我又在讀書，而小妹卻沒有的緣故，所以她嫉妒我。

從小就知道阿婆對小妹的重視，勝過弟弟(長孫)，而我只是多餘的存在。但也還好不受注視，因為阿婆矛盾扭曲的愛，讓人窒息不已。小妹的一舉一動，都在她的掌握裡，就算小妹離家，偶然回家，跟媽媽說話，都讓阿婆疑心病發作，不能容忍小妹離開她的控制，所以更加妄想著，小妹被媽媽騙去賣的荒謬劇情。我不懂，一樣是孫女，我表現好卻讓她覺得刺眼，不要求她對我關心，但為何要處處與我作對，落井下石呢？我真的不懂。

回家，因為有媽媽這個溫馨的吸力，但阿婆卻是幾千倍的推力，讓我望之卻步。阿婆活到這把年紀，真的夠了，害了這麼多人，為何就是看不見自己，對別人的傷害，只會責怪埋怨，強調自己的辛苦付出，而我們都是忘恩負義，沒有孝心的人。難怪連鄰居都說，我們這個客家家族，數百年也沒有像阿婆這樣的媳婦。

我的家庭結，一大塊由阿婆造成的，就像在不富裕的中下階層家庭裡，更多了一個麻煩的製造者，影響所有的人事物。雖然我羨慕別人家的資源豐富，爸媽又有能力，但如果能選擇，我寧願一貧如洗，只要沒有阿婆這個人就好。

我最生氣的還是自己，無法控制憤恨的心，打不開的結。匆匆的離家後，心中的悲傷情緒，又要花一段時間，才能漸漸淡去，就像一根針，來來回回的刺一樣，我以為不想不看，就不會這麼痛了。

第二節 往返真實與理想間的差距

不久前，渡過第一次的父親節，請全家到西式餐廳吃飯，從小到大都沒有到正式餐廳吃過飯，所以一直有個願望，希望家人能吃得好一點，不要每次都吃路邊的攤販。那一天，看著一道道的餐點送來，家人配合餐廳背景用餐的畫面，我開心極了，因為所謂的「家庭聚餐」就該像這個樣子才對。

我有幸往上多唸一些書，用多元理論知識、悲情的角度，看著我的勞動家庭，家人的模樣就越來越不合格，許多許多的應該，陸陸續續冒出來，眼看著真實的處境，和心中的設定越來越遠，不知名的焦慮就越滾越大，必須要找個合理藉口，才能緩解其中的落差，而家中的麻煩「阿婆」，就順理成章進入排行榜的第一名，沒錯！所有的過錯都是她造成的，一句任性的「我恨她」，彷彿就解釋了所有的疑問，但卻適得其反，心中的無奈茫然不解，卻陷入更深的憂鬱情緒裡。

我像個貪心的小孩，只看著自己不足的地方，羨慕別人所擁有的東西，我不甘示弱，一定要達到相同的標準，才能證實自己的存在，自我價值觀建立在他人的社會期許上，四不像的扭曲眼光，怎麼看都和自己不對稱。

設定的落差

從小到大，看著我不成材的家庭，只有抱怨和嘆息，隨之，心中虛構的理想家庭模樣，規模卻越變越大，標準亦越加嚴苛，成爲一個不可能的存在。理想的家庭應該要像這樣才對：爸爸準時上下班，無不良嗜好，用心管教孩子，媽媽有工作也不錯，除了打理家務，更要有自己的空間，小孩多才多藝，成績優異，有樂觀自主的態度，更清楚自己的目標方向，如果有祖父母，千

萬要慈祥才好。

事與願違，真實的家庭是和上述的理想相反，主觀設定的標準和實際情況的落差頗大，面對這樣的難堪，選擇活在自己的安全幻想，畢竟心安理得些。一直以來，我以隔離家庭的方式，暫時遠離設定落差的威脅。如今我重新面對家庭的疑惑，卻又被這個力量強大的落差打敗，我更加自形慚愧，自卑、不安、悲傷的情緒湧現，如此貶抑自己的一切，可能來自於我對家庭的不接受。

一手打造的夢想家庭畫面，如今要靠自己的力量，才能重新將其毀滅。唯有接受真實家庭的樣子，才能看見真實的另一面。

代罪羔羊阿婆

在討論分享中，對於阿婆厭惡的情緒起伏甚大，往往難以自己，一抱怨起來總是沒完沒了。我的不合模家庭裡，她又屬最不合理的存在，無法解釋的疑慮感，只能用無止境的「怨」來釋懷，看著她即陌生又冷冽的眼神，彷彿有好多的恨，小時候不明白，長大了更是逃之夭夭，為何別人家的阿婆很平凡，我家的卻特別奇怪，讓人討厭不已呢？

在《金鎖記》裡的七巧³⁹，從小辛苦幫忙家中的生意，卻被親人半騙半賣，做了一個病厭厭丈夫的妻子，爲了自己和孩子的生存，不得不學會爭取，她扭曲的性格，來自於生活的壓迫。她的故事像極了阿婆的一生，我沒有機會看到阿婆的過去，只感受到她的可怕性格，而忘了背後形成的原因，這是偏頗的再次偏頗。記得小時候，去過阿婆的娘家幾次，但是阿婆好像和家人很疏離，不知如何相處的茫然，這又是一段我從來就不知道的故事。

經過多次的抱怨和反思，我依舊無法釋懷，但是我試著從對她的主觀困擾中，抽離出一些空間，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我與她的關係，這是一個不同起點的開始，希望能不同於過去的反應，不只是強烈情緒的抒發而已。

³⁹ 曾分析過張愛玲的短篇小說《金鎖記》，試圖以書中的主角七巧和阿婆來做比對(見附錄一)。

自私女兒（姊姊）

我心疼媽媽的辛苦處境，覺得媽媽太可憐了，近半生的日子裡，只有付出和勞苦。以愧疚的心態，面對自己的母親，自以為是的決定媽媽的願望，一心一意希望媽媽能過得幸福些，所以常常想著等我有能力後，要讓媽媽不用工作車衣服、唸書完成學業（小學沒有畢業的遺憾）、出國去散散心等，但媽媽總說，他最大的成就，是生下我們三個孩子，能平平安安就是最好的禮物。

媽媽過於自足了，又不為自己著想，所以身為她的大女兒，自然責無旁貸的要為母親多想一點，這是甜蜜的負擔，一點都不為苦，但看見媽媽的豁達，卻讓我心痛極了，心中暗自打算，要一一兌現上述的願望，以減輕我的愧疚不安。

對於我的弟弟，從小就代母職的責任習慣使然，看著大弟的辛苦勞動工作，我鼓勵他繼續往上唸，不然高職的學歷很難脫離這種環境，而小弟讀書的沒有動力，也讓我不知所以，幫不上忙的憂慮，多用發牢騷來替代。我又覺得弟弟們太不爭氣了，媽媽卻覺得這樣已經不錯了，以低門檻的標準看待事情，始終不解我的問題何在，我嘴巴說著彌補、心疼，其實我是自私的女兒（姊姊），口口聲聲是為他們好，其實是要符合我的期待，不願我的家人被比下去，害怕自己沒有面子罷了，不滿意家人的現況，期望能改變他們，成為我要的樣子，一不如我意，難過的心緒中，夾雜著更多的失望和無力。

小妹的簡訊

收到小妹的簡訊，其實感動多於訝異，從小到大，我們一直很疏離，因為阿婆的偏心，因為她總是眾人的焦點，所以我以疏離的方式，以為能減輕自己的忌妒，任性的以受害人的角度自居，四周的人都成了加害者，更刻意忽略小妹的處境，寧願活在自己的可憐圖像裡，始終不願離開。

從小父母相繼離她而去，身邊最親的阿婆，卻又給著窒息矛盾的愛，國中肄業，逃離這個不算是家的牢籠，她四處流浪、找尋自己的歸屬，年紀輕

輕就要面對社會的複雜，但卻只能靠自己的毅力，找尋出路，她很孤單，很害怕，但是卻無法依靠任何人，間接聽到她的故事，覺得自己幸福多了，我有爸媽和弟弟，而她卻什麼也沒有。所以這幾年，當我拼命遠離家時，她卻想著回家，媽媽成爲她心理的替代母親，雖然要面臨阿婆的歇斯底里壓力，但她還是常常回家，和媽媽對話，找尋心中的歸屬感，一份母親和女兒的愛，簡訊內容如下：

『姊，突然有好多話想對你說，聽到了你媽說的一些事，剎那間，覺得很開心也很難過，開心的是你對我不像以前那樣有敵意，難過的是你們一家人，因爲我的出現，受盡了阿婆的指責，也因爲這樣，所以我選擇離開，至少在那個時候，只有離開對大家都好。其實我並不是愛玩，只是我有很多的無奈，我唯一希望的就是回家能跟你們像一家人一樣，但這一切是不可能的，因爲我註定離開，姊，在這我只能說委屈你們了，你懂我離開的原因，我就很開心了，至少我不必一個人去承受。9/28 1：44(AM)』

與小君⁴⁰的對照

對於家庭的愧疚、大姐的職責、自身的兩難，在小君的身上完整重現樣貌，也再次挖開內心的痛楚，兩個女性相似的心情和無奈，原來都是有因可尋的。透過彼此的分享，就像另一個自己，說出一個未出嫁女兒的心聲，盡自己的能力奉獻於家庭，是一種理所當然的責任。

醫院工作快四年，將多數的薪水分配給家庭，由於爸媽都退休了，大弟弟當兵，小弟讀書，經濟重擔落在她的身上，是一種應該回饋家庭的方式。她的疲累和冷漠，和一年前的分手有很大的關聯，經由學姊的介紹，成就了第一次的戀愛，交往兩年後，因爲對方腳踏多船而宣告結束，花了很久的時間，傷害依舊無法釋懷，只能用冷淡無情的方式，保護自己，增加對痛苦的免疫力。

就如同冷漠的自己，使用消極的方式，以爲與人隔離就能免去傷害，但是往往被厚重的無形枷鎖壓得更加辛苦，逃避是最快的因應，但效果也最差，

⁴⁰ 五專的同學，目前在醫院工作。

就像用止痛藥一樣，計量一次要比一次多，疼痛發作的頻率越加頻繁，而且傷害會加倍的累積再累積。嘗試鼓勵的做法，讓她走得更遠，她說我不懂那痛苦的感受，正向樂觀談何容易，她的悲觀、無奈，糾起心中的包袱，就像照一個鏡子，清清楚楚看見自己不想面對的事實。

人有其獨特性，但也有相似的心結，原來我的矛盾難題，不只是個人才有的疑問，在同一個社會環境，相似的家庭中成長，如俗話所言：『大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人解釋而來的孤單無奈，其實有共同的來源、相似的多重因素。

與要長大的小文⁴¹對照

我總在對岸的一角，不知所以的看著她，不明白何以能如此樂觀，不視真實社會的殘酷，能自在的表達自己的想法。她可能在更遠的另一個世界，更加茫然的看著我的行為，不解我的嚴格和冷漠吧。

我們生長在不同的家庭，進而形塑出不同的樣子。我總用最壞的角度考慮事情，冷漠的世界是不能信任的，只有自己最牢靠，嚴謹的態度，常常倚老賣老，彷彿沒有任何的樂趣。其實羨慕韻文的自信，她的開明父母和家庭，是提供樂觀正向的價值觀所在，我在家庭裡，學到批評負向的行為模式，我的快樂有時不是真的，真實表達自己，對我而言是令人害怕的。

她想要「轉大人」的困擾，也讓我好奇不已。提早要面對獨立生活的我，被迫早熟，很早就有大人的老成世故，失去童貞的心情，反而顧慮東、擔心西，不夠坦然。羨慕她的真切，儘管讓四周的朋友擔心，害怕她被可怕的社會欺騙，這對自認為已經是「大人」的韻文來說，更加的矛盾不安。

我倒覺得與其和社會隔著一個保護層，不如保存著真實的心，多元的看待這個不甚如意的社會，樂觀的態度是珍貴的，有人一輩子都學不到，所以珍惜自己的羽毛，嘗試用不同的視野去看待心中的疑慮，不要像我一樣，用怨的心態，去處理四周的挫折，到頭來，會加倍的回到自己身上（又開始老生常談），最後一個不解，來自於她和女性朋友間的複雜情節，我還是一頭霧

⁴¹ 研究所的同學，參與研究生會議的一員。

水，如果不合就遠離呀？爲何有這麼多煩惱呢？也許不善經營女性友誼的我，學不會與人相處，總在沒有開始前，就選擇結束，如此的駝鳥心態，以爲就不會面對傷害了。

與客家老師的對照

在討論客家文化和語言時，大概只有身爲客家人的老師和我，津津有味的分享，其他同學無法感受那一份興奮之情，也不解我倆對於客家傳統重男輕女的憤慨，透過鮮明的歧視女性的客家男語言，小時候的回憶又再度清晰了起來。

剛開學時，有人說我的額頭，和劉老師好像，事後才知道我們都是客家人。由於老師是都市的客家女，接觸語言的機會不多，所以和我一樣是不會說客家話的「妹屎」（客話），聽著她的經歷，好像以前也是個笨笨的女孩，靠著成績優異，才能往上讀書，但是家境不好，只能靠公費的資助，才得以完成學業，這一路也是辛苦走過來的。

她說在我身上，看見自己從前的影子，沒有自信的模樣，努力爲生活打拼，也許同是客家女的特質，我是鄉下生長的，自然多一份草根性，「硬頸」的任性，讓我能一直走下去，而多走二十年的老師，生命的體驗更多更深刻。「一針見血」的功力高強，情緒 EQ 更是滿分，我也在她的身上，看見客家女人對於生活的韌性和豁達。

客家男人主掌的家族史，始終沒有女性的聲音和名字。深覺不平的女性老師和學生，對於自己模糊的位置，不被承認的血緣關係，失去了立足點，一路搖搖晃晃的找尋自己，屬於女人的「根」，其實是一種肯定、一種存在。兩個世代的都市和鄉村客家女，努力走出自己的路，回看過去的故事，身爲客家族群的一份子，有其相似的難解糾結。

親密朋友的戰爭

爲了對方的不改變，吵了好久始終沒有共識。

「他應該」、「他爲什麼沒有」、「他不能這樣」這一類的開頭句子，已和

我的生活離不開，一旦事情不如預期，我便會無來由的生氣，一點小事都讓我不斷的借題發揮，嚴厲惡毒的話一出，如同大刀亂砍，讓他招架不住，脾氣過後的愧疚，每次都讓我許下承諾，必要痛改前非，不要無理取鬧才是。

我倆的爭執溝通，如同兩個平行線，很難有所交集。主觀意識強烈的我們，其實即堅強又脆弱的可以，表面的下不了台難堪，誰都不願讓步，尤其是沒有自信的我，更是寧死不屈的倔強到底。他說為何每次都是他的錯，我都是對的。讓步讓久了，他也會心累，自尊心受傷的，一次次的爆發衝突，讓他忍受的門檻越來越低，而我就是有辦法輕易踩到地雷，讓他跟著無法收拾的大發作。

其實我們共同之處像極了：醋罈子大、愛搞笑、有點自我中心和責備式的關心。他有些大男人，而我卻處處挖苦他，讓他在朋友面前沒面子，快速自動的反應連接，常常話一出口，才開始反思其中的不妥。企圖改變對方的某些特質，成為自己想要的模樣，在多次的不良溝通中，漸漸發覺不可行，個人的習慣和價值觀，跟隨彼此已經分離不開，改變談而容易，而且預期是無限的，就算失去自己，也難以符合對方的一切要求，缺點是優點的另一面，隨著情境的差異，更有不同的效應，這是無法評斷的疑問和解答。

「接納」的學問，其實很難也很簡單。還在摸索思考中，每一次重複的爭執，都消耗大量的能量和耐心，情緒化的我，百思不得其解，心想是否用極端的理性和非感性，問題就會消失？自身一直存在的問題，用一個「不合預期」可以做全部的解釋嗎？我到底怎麼了呢？還在摸索反思，也許欠一個合理的理由，來重新看見自己的疑問吧。如果我不能接納自己、接受自己的家庭，又如何與他人相處中，接受他人與自己的不一致呢。如果不能正視自己的悲觀和憂鬱性格，又如何相信別人的苦衷處境呢。陷在自己的內心深處，害怕離開要真實面對的懦弱，如此一來，許多的庸人自擾疑慮，都半是自己建構而成的傷害。

第三節 混亂中的轉化

站在所處的位置上，轉了三百六十度，似乎有不同的「看見」，但仍舊離不開以個人為中心所延伸的範圍，如何設身處地感受他人的真實想法，需要轉換位置才能有不同「發現」。

用自己的偏執想法，強加上許多虛構的解釋，就自以為能看清所有的一切。問題也許來自於本身的狹隘視野，加上身為女兒和大姊的雙重「承擔」，為了克服內心的不安，像個任性的孩子，以為「金錢」是快速解決疑慮的唯一方式，媽媽其實別無所求，反而是自己埋著頭挖出一些洞，然後指著那些遺憾，硬說是自己責無旁貸的任務。

心疼弟弟的處境，更擔心他永遠無法翻身，只能做個辛苦的機械小工，反而忽略他承擔的勇氣，比起一般「浪蕩」的高知識份子，他的「付出」其實更顯得可貴。也許害怕他再一次複製了父親的模式，活在艱苦的勞動生涯裡，一輩子出不了頭，被生計壓得喘不過氣來，所以我想在現實的環境中，「升學」是一個可能改變的方法，尤其在大學學歷滿街跑的社會裡，高職生其實成爲了稀有動物。

所以心想快點畢業賺錢，才能更實際的幫忙家計問題。強大的動力驅使著我的愧疚，使我轉來轉去、左看右看，卻只看見這個方法。

我的不甘心

對於未來的圖像，並非從未想像過，只是一路上發生許多無預期的事件，讓我選擇相信是「上天冥冥中的安排」，如此一說，可能是沒有自信心在作祟的解釋吧，看似隨機巧合的機緣下，不表示自己是完全被動的隨波逐流。

來自桃園的鄉下，因讀書而有幸往北部讀書，靠著父母微薄的薪水，支撐著龐大的學雜費用，「賺大錢孝順父母」的圖像，不知從何時就伴隨著我，不曾消失，讀書動力大部分來自於此，好像隱約中有一股力量，拉著我往前走，從國中畢業後，就讀護理專科、二技甚至於轉向心理研究所，一路的求

學歷程，以不服輸的毅力，不斷往上爬，因為不甘心就此停住，難道自己就只有這點能耐嗎？

沒有豐富資源協助的我，變的自卑又好強，凡事靠自己是理所當然的，想要翻身的企圖心，不只為自己，還有家庭的辛苦。不甘心的矛盾心理，常讓我不知所以的憤怒，小時候甚至怨恨上天的不公平。

認同自我的差異

關於自我的價值觀、想法和行爲，其實來自有因的。透過不斷的討論對照，與韻文的強烈對比下，讓我更深刻的感受到，「環境差異」的力量如何影響一個人的成長，進而形塑並養成不同的性格特質，從父母的教養態度到教育體制的開放資源，都是造成差異的重大因素之一。

不同的世界觀，自然使得觀念天南地北，間接明白為何我倆，常常不明就理對方的「奇怪」想法，因為自小處在不同的環境中，「看」的、「聽」的事物都不同，腦中構成的個人資料庫，儘管面對相同的指令，往往「搜尋」出的資料就是「對」不起來，代溝因此產生，距離也跟著越拉越遠。

其實「裝老成」的小大人，更是幼稚的孩子。面對著不同階段的難題，是成長歷程中不可避免的關卡，認同自我的摸索之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困難，我選擇的方式是逃避面對，對於「我要做什麼」、「能做什麼」的疑問，終究害怕去面對，走一步算一步，秉持著「人算不如天算」的自以為灑脫，常常模模糊糊的往前走，當看見韻文的矛盾焦慮，由於社會期許的要求，她不能一直「孩子樣」下去，面對被要求成爲一個成熟大人，那種不知如何是好的茫然感受，彷彿也拉出我不願解決的成長難題：我要成爲什麼樣的人？

混亂的因應

克服焦慮的慣用手法：先做了再說。如同面臨論文的不安，在一片混亂之中的因應，就是胡亂的擠出東西和想法，不管是否正確屬實，反正先有文字資料的產出就對了，用自我要求的方式一步步盤算著進度，標準「行動在前頭」的橫衝直撞方法。如此搞不清楚狀況的門外漢，常常找了一大堆的資

料，埋首其中，整理出連自己都看不懂的概念時，還會自我安慰療法，心想也許「論文」就是要讓人不容易看懂，才能算是兼具「深度和內容」的價值性研究吧。

找了一些家庭的書籍，發現對於自己的「不解」，有一番不同的想法。《家庭重塑探尋根源之旅》一書，以心理劇的方式，試圖重新演出種種關於家庭的場景，讓當事者能跳脫出自己的立場，看見其他家人的處境和兩難，而過往受傷害的圖像建構出不同的意義，不只原諒他人，更要讓自己釋懷放下，不為過去所牽絆，重新專注於現在。

《家庭如何塑造人》中，提及家庭的規則、溝通方式等，均會影響個人自我價值的形成樣貌，可見家庭的力量甚鉅，唯有反思其中的前因後果，才能在追求健全人格的旅途中，繼續向前邁進。《家庭會傷人》和《家庭秘密》，說明家庭並非完美，有其難堪和辛苦之處，並提出三個步驟（重振意志、尋回自我、返璞歸真）的方式，幫助對於曾經受過傷害的人，能重新面對過去。還有一些小品故事的家庭分享，如《人在家庭》、《從家庭治療剖析婚姻關係》、《從家庭治療探討家人互動》等，一篇篇的故事描述，如同活生生演出各種不同的人生困境。

相似的困擾，有其存在的普遍性。看到自己的任性而為、一意孤行，對於庭的矛盾情節，用著錯誤的方法回應，儘管「知道」書中所說的正確理性方式，但是就是「做不到」，落差的距離，並非一直線的快速連結，其中的糾結複雜，有待不斷的反思檢討，如此一來，也許能整合出屬於自己的「知道」，進而「做到」。

也許產生動力的來源，不只是存在腦中的死板知識，自然遠遠隔離著行動，需要更多的驅動能量，透過深入的了解，視野的擴大，看見了不同人的故事、生活的背景、時代的變遷，那種「心有所感」的情緒，會快速牽引起滿滿的感動，我想那種莫名的觸動，也許是一個可能的開始，引導人往不同的方向前進，思考的轉換，也是一種引發行動產生的過程。

關於客家活動

機緣巧合下，有機會參與客家營隊的活動企劃，由於從未參與過關於客家主題的活動，加上本身有極大的動力，也許藉由此活動，能對自己身為客家人的身分認同，有更多的學習和想法。

活動名稱為「以客為尊－客家後生演辯生活營一期」，由於主辦單位過去曾舉辦過閩南語辯論賽，所以規劃客家話的活動已久，卻難以成行，主要的難處在於需要具備流暢的客話能力，加上面對辯論比賽的勇氣才行，如此困難的雙重門檻下，拖延了三年之久，才決定舉辦第一期的客家活動，因配合新竹縣政府舉辦的「義民廟慶祝活動」，地點設在內灣國小。

關於四天三夜的活動內容，可分為四個部分來介紹，一是以溝通、表達為主的課程，二以文化的角度，分享客家人在媒體、社運和語言弱勢的困難，三透過故事、演講比賽的熱身，以帶動活動主軸的辯論比賽，最後就是淨街、采風和晨跑的方式，以了解內灣當地的習俗文化並回饋鄉里。

由於颱風的關係，加上新竹發生五峰鄉事件，活動當天，學員的報到不甚理想，天不時、地不利、人又不合的情況下，還是硬著頭皮舉辦，有許多活動經驗的我，從未遇過如此多問題的營隊，只能說真的學到很多很多。

活動後記分享

參與活動後，整理出四個方面的「看見」，以期清楚交代：

• **客家話的覺醒**：聽了多日的密集「客話」訓練，隱約挑出了某些客家語言的話感，對於聽得懂，不會說的原因，多半是過少使用的關係吧。用著不「輪轉」的腔調，唱著客家國歌〈客家本色〉，彷彿拉進了我與陌生客家文化的距離。經由唯一熟練的客家髒話，才明白原來我的家鄉，慣用的是「四縣」腔，間接確定祖先來自於大陸的梅縣，次之還有海陸腔和快消失的饒平話，由於各種腔調的差異頗大，可能造成溝通的困難，靠著國語的幫忙，才免除其中的代溝。我參加客委會舉辦的客語學習的課程，像個幼稚園的孩子，牙牙學語般的朗誦著，已經流逝的客語記憶，希望能藉此保留一些，除了重

新看待自己的客家認同，對於不想面對的客家家庭，能有不同以往的見解和看見。

• **客家男人與文化復興職責**：擔憂客家文化的消失，似乎是發聲男人責無旁貸的任務，如復興大業的宣達、語言教育的反思或是族群意識的認同等，在在都是不斷被提及的話題，僅有幾位女性，反思成長過程的經驗，分享辛勞家庭帶給她們的疼惜和感動。男人是要做大事業，不能像女性一樣，有著小家子氣的想法，所以必須有著遠大的理念，大家也清楚那些表面的口頭禪，只是說說罷了，真正屬於行動派的男人少之又少。沒有遠大的理想，先從自己的疑慮著手，對於在客家莊長大的我來說，是更重要且根本的問題，現在的樣貌放在家庭、族群中觀看，也許有更多角度的想法。

• **多元族群意識**：不論外省、本省人的區別，或閩南、客家人、原住民的差異，族群的議題多半經由政治因素的渲染後，變得極為敏感且脆弱，大家爭先恐後的「選邊站」，以捍衛自己所處的立場，不論強勢、弱勢或無聲的附加頭銜，間接顯示出不同群體的排他意識，有人建議將族群問題放在更大的國家或土地背景來看，自然所有的人都處在相同的區域了。

問題並非如此簡單，包容不同於己的族群文化，更有著對自己所屬族群的認同危機，當我這一代客家新生，不會說客家話或沒有客家的意識，需要反思更多的影響因素：教育、政治、權力或階級等，都是不容忽視的。人處於多方的拉扯之下，如何保有自己的想法，並認識所處環境的文化差異，學習「接納」的雅量，唯有當他能跳脫出身陷其中的迷思，才有看見全局的力量，能將不平衡的多方壓力轉為多元思考，如此一來，不至於將族群意識本意，因他人操作而扭曲變形。

第五章 行動、反思與再看

寫完了前面的章節後，我停了很久的時間不想去碰裡面的文字，更不想再去說自己的故事，就像有一股沉重的噁心感卡在喉間，每接觸一次相關的事物，那種不由自主的反感就累積的更深，心想也許刻意忽略能讓我喘息片刻，所以我選擇離開論文的紙本，開始過著每天空白的的生活，雖然我修課、打工和參與研究生討論，但卻停止面對自己的疑問，如此失去動力的模糊無助，讓我一度焦慮不已，不知道怎麼走下去的處境，我開始找尋不同的路徑，與其攤在課堂的教室裡，不如去外頭找尋不同的刺激，想太多不如起而行之。無意中看見兒福中心招募課輔老師的訊息，其服務對象是單親和低收入的孩子，我當下就決定去面試這個職位，嘗試從課堂外的世界去學習不同的事物，反正我不想說、不想聽更不想討論想法，那就去行動吧！雖然沒有清楚的方向和目標，但也許能幫助我離開目前的困境，經過了課輔的學習後，我重新去看自己的家庭也有了不同的理解。

以下是這一章節的內容，首先附上人格課堂上的反思報告，主要討論自己對於自卑情結的詮釋並建構出三個階段的轉化歷程；之後的質化課程，我針對親密關係的衝突做了分析，透過不斷的對話討論後，學習改變以往的想法，重新看待自己在關係中的影響；然後我進入課輔的場域，學習和一群孩子相處並從和他們的對話中，看見不同家庭背景下成長的孩子樣貌，嘗試設定目標以有意識的姿態

，去深入理解弱勢、權威和教學的議題；最後藉由上述的學習整理，重新看待自己的家庭，配合行動的描述和心態的轉換，期待有不同的視野產生。

第一節 從「真實與理想」看自卑情結

在研究生的討論裡，聽著分享故事，更加清楚看見成長歷程的種種差異，

在快速的連結比對下，那種充滿不平的複雜情緒又再度浮現，伴隨著其他人的經驗互動，無法介入的尷尬處境，再再說明我的問題：自卑情節，深受勞動家庭的影響，心中的沉重傷痕，既敏感又脆弱的可以，老師一句：「你怎麼了？」，眼淚就不爭氣的流下，愈是刻意裝做堅強、無所謂的樣子，情緒越是滿載潰堤，原來釋懷只是裹在想像的表面，輕輕一碰醜態馬上原形畢露，該知道的方法知識：敘說與行動，始終未曾深入核心，一個無止境的黑洞核心。

對於階級的敏感，也許是這一生都無法割除的一塊肉，不去理會是暫時相安無事的駝鳥心態，或許一直無法接受真實的處境，天真的相信「解決」就是離開低下階層，不再和它有所瓜葛，自然就沒有氣憤和矛盾情緒，但心中的另一個聲音也很清楚，任性的表面自我說服，反而讓自己更加無法接受，為什麼我就是無法超越既定的想法？每當以為已經克服的疑問，情緒卻殘酷的宣告我的失敗？

也許依舊身陷其中，最大的兇手是自己的不願：害怕面對真實。活在自己的世界裡，胡思亂想，將所有的錯歸諸於過去，現在為過去而存在，自然也看不見未來的路，內心被掏空了，沒有動力的無力感，讓我停在原地無所是從，開始不想找理由，因為解釋了以後又如何，我依舊自卑不安，不相信自己，看不到未來。以悲觀的角度去詮釋，當然看不到其他的想法，我開始轉換思考，也許學習樂觀想法是一種平衡的方式，但如何做又是另一個難題？

樂觀替代悲觀，是一個很八股的念頭。對我而言這個過程，卻很複雜艱難，人隨著時間的流逝，自然而然就得往前走，但要走去哪裡呢？每個人有其各自的追尋課題，也許因為我不知道自己要什麼，所以徬徨無助？而促使向前走的動力能量，不光來自詮釋歷程(依靠反思的力量，進而產生行動)，如果不相信前方是有希望的遠景，又如何邁向未來，加上現在有部分過去的影子，未來又是逝去的現在，相互影響的多重因素，混淆著個人的思考。

看著一些關於人本理論的書籍，以期找尋自我的解釋動力，看過馬斯洛的傳記生平及其理論架構，而理論的提出反映著當時社會和個人的處境想

法，馬斯洛一生追尋自我實現，但他的生命經歷並非順遂，依然努力往希望的路邁進，被他的故事感動，尤其在功利的學術環境裡，堅持相信人的善良潛能，進而朝向設定的自我實現目標前進，因為他相信自己的相信，反觀自己的小小理解世界，我又相信什麼呢？是否當我選擇了一種相信，自然就會有往前邁進的力量了？

翻開許久未曾碰觸的故事文本，其實需要一些勇氣，尤其看著其中的描述情節，往往讓我產生一種錯覺：內文裡的自卑女孩真的是我嗎？不滿出身、埋怨他人、想要報復又以自憐方式，間接證明自己的貶抑立場，多數的畫面引領著讀者去想像，在辛苦環境裡，一個女孩的成長與毅力：擁有不多，所以必須加倍努力，也許這只是多年後的自己所創造出來的假象，美好的回憶可能因為不合既定模式，所以總是遺忘得快一些，又或者被我扭曲成另一個證明自己確實可憐的印象。

看完故事後，重新整理關於自我描述的部分片段，隱約可見幾個與自卑相關的議題，進而嘗試從以下幾個的方向開始，作為切入探討的開始。

• **社會脈絡下的角色互動關係**：由於成長背景的場域轉換，家庭、學校和社會文化等不同的環境影響，配合個人身份及所賦予的角色來看，原始家庭形塑個人的力量最強也最根本，我是一個勞動家庭出生的客家女兒和大姊，其中蘊含的「階級、性別、群族」概念，更清楚帶出個人與脈絡的互動關係，而單一的自卑相信，透過個人所處位置的詮釋，將顯現出更多的意義。

• **勞動家庭的資源不足**：教育程度低的父母親光是養家負擔就很重了，根本無暇也無力教養孩子，連帶影響小孩在學校的教育資源，處於此劣勢環境下的孩子，容易以是否擁有外在的條件(外表、成績、穿著)，間接肯定自己的價值，而先天和後天的不良影響，使得個體養成一些因應方式，就我的過去經驗來看，其實有許多的矛盾特質，如羨慕又不甘心、脆弱又好強、順從又固執等。

• **看重外在理想的扭曲標準**：否定真實自我的處境，所以學會不去看自

己所剩無幾的擁有條件，拼命以羨慕的角度肯定他人的一切，進而證明自己的無能，由於多重限制的網綁，讓我無法看見自己的價值，所以選擇活在自己所虛構的理想夢境裡，藉以彌補自覺不如人的自卑情緒。

• **敏感自我的隔離**：一種渴望關係的矛盾因應。希望加入團體之中的我，總是用著笨拙的手法，達到失敗的反效果，所以之後的自己，決定不再嘗試無謂的努力，進而相信自己的孤僻性格，後來更害怕面對關係的建立，彷彿失敗的經驗會重現。

• **打問號的自卑情結**：故事中一再重複的關鍵詞(怨、批評、記恨、報復、自憐、自貶)，我心存懷疑，難道所有集合的答案就是自卑了嗎？

自卑的意涵

相關於自卑觀點的理論，阿德勒有一套完整的系統整理，尤其當我將故事比對於其中的解釋，發現有許多符合之處，很深刻的抓出關於自卑的核心，有一種原來如此的共同感受，配合自身經驗的對照，對於內心認定的自卑概念，也能多一些不同的角度觀點和解釋意涵，更讓我進一步提升既定的位置，彷彿縱觀全局的豁然體會。

說明關於自卑的意涵，必須回到它對於我的意義來看，雖然表面上我看似無助，被動回應著外在的世界，但實質裡是有主動力量的，尤其在故事裡的自己，有很清楚且強烈的彌補因應模式，因為不甘於此的位置，緩緩的移動著，從成績的努力、往上升學的攀爬動力，不只是企圖擺脫現有的不足，而是想讓自己更好的表現，也發現存在於自身的解釋性自卑，隨著經歷和想法的改變，所謂的自卑意義也跟著產生不同的轉化，甚至有時候，我會感受到自卑的相信，也許只是藉口，逃避真實問題的手段之一。

看過一篇對於自卑感的分析討論(鄭芬蘭，2000)，其中研究對象為技職體系的學生，和我過去的技職經驗更為貼近，研究者統整出受訪學生自卑感受的重要心理特徵，清楚呈現出技職生的自卑議題，首先是產生自卑因素的來源，之後引發自卑的情緒感受，透過活絡克服自卑動機和技職教育環境影

響，將促使個體採取因應策略，以降低自卑的具體事件表現，並藉此達成克服自卑的改變，雖然將自卑概念的前因後果詳細呈現出來，但也發現其中相關影響因素的複雜，尤其對照於自身的經歷之後，有很強烈的符合條件存在，由於自我的負面認知和情緒，連帶影響個人看待外在事物的想法，因為自我期望和思想的轉變，促使個體做出不同的行為，企圖改變減輕自卑的問題。

加上同是技職體系出身的我，對於升學制度下的「次等選擇」分類結果，有更深刻的體驗，雖然已經就讀研究所，首次面對大學的環境，許多的不安與害怕心情，除了和過去的技職學習有關外，自覺不如大學生的想法，才是主要的原因，回看我一路的升學經歷，從高中聯考機制被淘汰後，只能退而求其次轉向專科的選擇，後來以專科五年的背景升上護理學院，儘管二技的頭銜和大學是同等學歷，但是技職的身分依舊不如大學來得耀眼，尤其當我有機會接觸其他不同體制的學校，才明白原來學術也有階級好壞的區別，當個人被分到較為低下的專科職校，處於非正統優秀學籍的位置，很容易對自己產生貶低的態度。

那種覺得自己永遠不夠的心態，我發現不只存在於自身，許多相似學歷背景的同學或學妹也有相似的想法，許多的疑惑如「我的學歷真的可以嗎？」、「我覺自己能力不夠」、「我比不上別人的」等語句，也挑起自己內心的自卑相信，其實許多人外在的表現很不錯，卻依舊習慣注意不好的一面，證明自己真的不足，才能產生要更努力的動力，這樣消極回應自卑的方式，和自認自己不錯而更努力的積極信念不同，而我更要克服這一點，學習接受自己的真實面貌，而非放大自己的缺點而忘記看見優點。

說完了我的體驗和想法，自卑之於我的意義也更深一層，除了阿德勒的自卑概念外，馬斯洛的超越觀點對於我如何看待自卑的議題，也有不少的影響，曾經針對馬斯洛的傳記和理論，做過粗略的回顧分析，透過與相關概念的對話，讓我多了一些觀點，去看待自卑的意義，不只是既定的位置理解，還有多元視野的立場轉換，如此一來的改變，對於「超越」的理念，我有不

同的想法，尤其回看自己生命故事與自卑的關係，更產生了不同的解釋。

從自卑到超越的歷程轉化

之前，每當說完現實處境後的我，更加痛苦不已，始終看不見下一步的方向，所以我停在原地打轉，甚至到了「不想再說」的厭惡感，後來我慢慢看見現實與理想的轉換，原來不是衝突的對立，而是朝向的關係時，心中突然出現了「啊哈」的喜悅感，後來再去看馬斯洛的「超越」理念時，我終於了解其中的含意，尤其和自身經驗做比對後，一種強烈的感受，在我腦海中浮現：**原來這就是我的樣子。**

配合阿德勒的自卑概念，更加清楚看見，「總是不滿」的心態，對於引發我自卑的重要意義，由於總是專注於自卑本身的限制，自然不能體會其他的可能性，原來說完了對現實的無奈後，理想的存在，其實是一種超越的動力觀，未來圖像的建立，是爲了個人可以怎麼去行動的目標設立，不是因爲理想期望的存在，讓現實一文不值，而是因爲理想的引領，讓個人的現實變得有更多的可能和選擇呀！（過去的自己無法改變，但未來的自己可由現在改變）

這也許就是所謂的實然到應然的過程，以前的我，也知道其中的定義解釋，但就是少了什麼東西，透過回看歷程的反省和覺察，我看見不同階段的自己，從剛開始**拒絕**面對現實的處境，到**看見**現實與理想差距的不滿情緒，後來我明白唯有**接受**現實的存在，才能幫助自己釋懷，並理解實然到應然的向上前進意義，而自卑的意義轉化，透過上述三個步驟的體會後，才能促使自卑漸漸朝向超越的歷程，關於「現實與理想」和自卑超越的關係，統整出來的建構歷程如下圖 1 所示。

一無是處的比較

認知層面

不滿且怨的心態

情緒層面

向上(善)邁進

動機層面

圖 1、從「真實與理想」看自卑到超越的歷程轉化

• 步驟 1. 真實—理想(是非的選擇)

剛開始的自己，總是看著他人所擁有的東西，然後厭惡著什麼都沒有的自己，透過強烈的羨慕方式，間接突顯自己的不堪，而越是強烈的自我安慰，反倒讓真實處境和理想期望的距離，拉得更加遙遠，外在一切都勝過現實上的自己，所以不去正視是最好的逃避方法，以為社會或他人的期望標準，就是自身價值的判準條件，故比較之下的自己，總是不合格、不夠好。

在此階段裡，真實與理想的向度，屬於是非的選擇，即拒絕⁴²或去除現實的存在，以理想為最佳的自我期望，然而不切實際的錯誤認知，所虛構而來的理想高標準，又讓個體覺得是不可能的任務，故稱之一無是處的比較(望塵莫及)，也是讓個人產生自卑感的主因，為了因應自卑所產生的不安狀態，進而衍生出多種的表現意涵，如否定或逃避現況，以減輕比較的不舒服感；自憐與自貶的無助表現，企圖獲得外在或自我的安慰；怨恨與報復的心結，其實是彌補內心敏感且脆弱的自尊使然；而羨慕與忌妒的心理，突顯了渴望擁

⁴² 拒絕不同於逃避的被動性，拒絕是個體有意識的抗拒行為。

有卻又不甘的矛盾。

• 步驟 2. 真實—理想(落差的效應)

後來的自己，透過了多方的協助，漸漸看見自己的限制，包含性別、生長家庭和教育資源的不足，如此形塑而來的個人態度、想法和價值，和自卑概念有著密切的關係，我彷彿多看見一些現實，不只是過去自我建構的記憶殘留，然而當我看見了現實的處境，卻又發現處於無能為力的尷尬局面，那種複雜的心情更是難過，因為它和我腦中刻印的理想面貌，有著很大的差距，正視這樣的落差現象，比起拒絕現實的存在，要更痛苦多了。

此界於自卑和超越的過渡階段，真實與理想的狀態屬於落差效應的發生，雖然同時看見真實與理想的存在，但也目睹了兩者的落差，所以會產生強烈的情緒反應，不滿現況的憤怒和失望，可能會採取責怪他人的方式，以合理化自己的焦慮。此階段的深刻反省之後，會促使個人往下一個階段邁進，也可能就此打住，身陷其中的處境，而遲遲無法自拔。

• 步驟 3. 真實—理想(實然到應然)

現在的我發現了不同的視野觀點，現實與理想並不衝突，也無所謂的好壞對錯，加上自我的建構想法，所謂的現實與理想概念，僅是建構而來的自我相信，當相信自我、出身或資源的不足時，就會發現身上存有許多的限制，有時限制無法解決，只能以轉換方式使其淡化(消極)，或是讓限制變成行動的力量(積極)，因為我不夠好，所以要更努力的補償缺陷。上述的理解想法(因為不夠，所以努力)，屬於實然的層面，我也相信人更要往應然方向前進，擁有理想的目標，能帶領人朝向更好的未來，如同俗語所言『因為有夢，築夢踏實』。

最後的階段屬於實然到應然的過程，除了看見現實外，更能接受現實的存在，此時的理想樣貌和現實處於相同的高度，僅有水平式的距離差異，接受現實後的理想前進動力，是一種向上(善)的邁進，亦是自卑轉化成超越的最終狀態，而關於超越的表現意涵，如相信與行動的發生，當個人選擇了某

種信念，就會產生行動的能量；存在與自由的轉化，象徵既有命定與生命可能的相互關係；而價值與意義的建構理念，說明了人的改變與限制；最後的跨越與無限觀點，當你跳越更多框架之外，彷彿能體會到無限意涵的追尋，就在這不斷往返的過程裡。

小結

最後摘錄出某文章裡的一段話，作為暫時的結語：

『凡人都有缺點，因此難免有些自卑，只是自卑的著眼點有顯著的差異，有的因為形貌而自卑，有的因為貧窮而自卑，有的因為笨拙而自卑，有的因為失戀而自卑，可是他沒有想通一點，他或許有太多的缺點，假使他唯一的優點能補償這些缺點，又有什麼遺憾呢？』(葉于模，2000)

自認為存在於身上的限制，讓自己變成微不足道，但其實也因為限制的存在，讓人擁有更多的可能，由此轉化而來的學習力量(不甘於此)，可能比起擁有許多優勢的人，更容易看見真實的自己，並非披上所謂的外在光環，才能使個人值得被愛、被尊重，也許到頭來人終究要面對赤裸裸的自己，沒有任何藉口的掩飾，才能看見內心的真相。

第二節 親密關係中的磨合與接納

不論在坊間書籍、網路資訊或是一般常識裡，對於愛情的分析、技巧甚至於觀念，都有著數之不盡的「聖經」版規則，其中不乏個人分享、研究報告或心理測驗的呈現方式，目的就是要告訴已經、準備或渴望戀情的人，千萬輕忽不得其中的利害關係，否則勢必成為犧牲者，慢慢被愛情的世界淘汰出局。

現在第一段戀情，維持三年多了，感性的熱戀期已過，開始面臨了另一個階段的考驗，理智的恢復加上習慣使然，慢慢清醒過來，開始看見對方不順眼之處，希望對方改變你眼中的壞毛病，因為自己沒有錯，對方才需要改

變的想法，隨著相處的時間，缺點莫名其妙變得越來越多，不耐煩的情緒也隨之而來，兩人的爭吵不悅也逐漸累積，甚至於開始質疑自己是否不愛對方？

也知道此疑問一出，一般的標準答案馬上揭曉，像是「愛他就愛他原來的樣子」、「接納對方的優點和缺點才是成熟的象徵」、「學習包容和體諒是兩性相處之道」等等，另外有深度的說法如下：「不能接受也許因為在對方身上看見自己不想看見的部分」，然而當你真實的遭遇問題後，才知道其中的難處，就是難！很難！非常難！

我與他的戰爭，從小吵架、中爭執到大衝突的過程，像是一個重複循環模式，其中的規則無聊且單調，雙方都知道牌一出，對方自然會回什麼招數，但卻樂此不疲，引爆點都是小到不能再小的事，但是帶來的效應卻是大到可以，一來一回的應對中，為求勝利不擇手段，過去的例證、付出和苦心，亂七八糟全都攪和進來，雙方的憤怒也逐漸高漲，大到無法承受的伤害時，結束對話是對好的方式，然而這不是解決的辦法，因為不久相同的爭吵又會再來一次。

他說「感情能不要考驗，就不要考驗，否則愛情存款支出過大，只有磨損感情而已。」，她說「我不是無理取鬧，相同的爭執重複發生，其中有些問題是需要釐清的，面對了解很重要。」他又說：「為什麼每次讓的都是我，常常質疑自己，還有那裡做得不夠？為何你總不滿意？」，她又說：「我沒有不滿意，只是你為何不與我就事論事，不試著了解我的想法，只會批評我呢？」，最後他說：「我真的累了，你很好強不認錯，讓我很難過，也許你一直想要的不是我這類型的。」，最後她也說：「我也真的累了，你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看我，如果沒有互相了解體諒，真的很難繼續走下去。」**「學習接納對方的差異」**，總是說得比做得容易，不只是讓與不讓的問題，背後也許有著更為複雜的因素，這是我想知道的。

我的再次反思

經過課堂的討論，有一種並不孤單的感動，儘管我當時有些緊張，說得

模糊了些，大家相似經驗的共鳴分享，也提供我很多想法，關於親密關係的接納疑問，背後有更多的原因，不只是接受對方的主體性，不強求對方改變成爲自己的期待，或者是接受事實與夢想的差距，消極的妥協讓步方式，更不是絕對的對錯問題、誰又好強不認輸等等，之前想盡了所有的釋懷解答，每次都被真實的情緒給推翻，我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怎麼了？

• 害怕失去

在老師的提醒下，心中一直不願意去面對的答案，其實依舊存在著，我只是害怕失去，更不能接受失去，我故意讓自己失去選擇的能力，就看不見原來有些差異，是我根本無法接受的，所以問題由此而來，我的某些期望對他而言，是一種爲難，我無理取鬧的表達，他不能接受，往往當時情緒的宣洩後，讓我更加自責，爲什麼自己會如此的憤怒，忘了回看自己的內心，自己要的是什麼？

我認爲接受對方的一切並非容易的事，也不可能，尊重對方的主體性很重要，但是我不能接受當我分享內心的感受時，他的不解與疑惑反應，常常讓我很受挫，他認爲我的感覺太多了，他吃不消，所以我漸漸不說內心的感動，因爲他不懂，有時彼此溝通的落差，也讓我很無奈，雖然我知道什麼反應，他會有什麼樣的動作，但這不算彼此了解，只是一種相處的習慣使然，沒錯！我無法改變他，只能從自己的改變做起，我嘗試著學習愛他原來的樣子，但是就是少了什麼。

不只是走路走在前面或是騎車很快的行爲讓我生氣，我之前認爲這是一種體貼的表現，熱戀可以，三年後的現在卻不行了，朋友的建議提醒我，有些事要學習接受，才能好好相處，所以我學著放注意力在自己身上，他走他的，我走我的，坐他的車儘量相信他的技術，雖然我真的很害怕。聽到老師的經驗，因爲電影的感動差異，而結束一段戀情，就算對方有很多優點，但就這件她重視的分享，對方沒有相同的體驗，就無法再走下去的決定，我沒有這樣的勇氣，是因爲我以爲我的心胸太過狹窄，無法接受跟自己不同的差

異。

• 分手的反思

前不久，我們重複著相同的爭執，終於引爆了彼此最大的極限，我們冷靜了幾天，他要我好好體驗可能會分手的準備，希望我藉此珍惜他的好，反省過後的我，並無認錯的反應，讓他很生氣，不解我的好強個性，因為我認為雙方都有問題，為什麼不能好好溝通改進，但他認為我始終沒有認清現實，懷著不切實際的期望和要求，只是破壞感情而已，尤其我過去多次對他的傷害，讓他更加無法釋懷我的不認錯。後來我告訴自己，再給彼此一次機會，如果面對相同的爭執，沒有人願意讓步改變，也許就是分手的時候了。

為什麼跟他不一樣的意見，就是好強，自己卻都沒有錯，目前採取消極的表面妥協，我倆不改變對方不順眼之處，但也不是真正的釋然，突然覺得「互為主體性」的概念，很複雜也很難，因為在親密關係中，需要雙方的共同體驗，尊重對方的想法和行爲，如此一說，我是否又掉入期望他也能怎樣的限制裡，從自身先做起，但我卻常常做一半，抱怨一半，難道我的付出是爲了有回饋嗎？也或許我離「放下」的境界還有好長的一段路要走。

缺點和優點是一體兩面的嗎？可以相互抵銷的嗎？還是喜歡優點也要連帶接受缺點，更或者經過我詮釋後的主觀判定說了算，所謂的「轉換視框」，就能改變自己的鑽牛角尖，還是「超越視框」的大境界觀，能看清關係中的我們，發生了什麼問題。害怕失去是一種解釋和相信，當我選擇了這樣的說法，就變成了答案，如果我轉換另一種相信，重新統整我要和不要的東西，如果我決定走下去，是否又是一種承諾和願意的答案，是否我說了就算？

曾經有想過我倆是否不適合，然而這又是一種主觀感受的決定，我認為沒有人能完全的契合另一個人，兩人的相處是考驗的開始，在過程中的互相學習成長，包容對方卻不失去自己的相信設定，讓我充滿希望，卻又矛盾不已，好像背後的複雜意義，不只是共同接納學習而已，還是我把問題擴大了，

其實最複雜難懂的反而是要用最簡單的方式去因應。

• 複製母親

看著母親的婚姻和犧牲，我告訴自己決不走向同樣的命運，所以很早就透露出這樣的訊息，希望他能了解我的選擇，因為我的成長家庭，所以我決不跟他的父母同住，一方面有自己的空間，一方面能減少不必要的衝突，他對我的堅持說法很感冒，覺得我提早排斥他的父母。爭論多次，無法以互相公平的方式解決，我不要求你，你也不能要求我的表面協議，背後看見女性應有的傳統價值，就是和男性不同，我討厭女性的媳婦角色，更不平男性與父母關係的理所當然。

我以為我可以不理會傳統的觀念，其實不然。多數的限制，來自於四周人的間接壓力，還有存在於內心的多方矛盾，我還是在意某些傳統的女性期待，無法抽離的女性位置，讓我在反抗和逃避之間，來回的不停擺盪。以前我理所當然做著符合的角色行爲，之後我漸漸不平於身為女性的限定，又後來我學會妥協的自我對話，不以絕對的強硬姿態，試著轉化我與他的衝突循環。

我們都受不同程度的傳統影響，那種說不清楚的情緒困擾，我害怕面對女性失去自己的依賴，追求自我的路又讓我茫然不定，他害怕面對社會對於男性成就的壓力，卻又拋不開身上的枷鎖，我們倆的相處模式，除了個性的磨合調適外，背後的種種衝突，都深受這種既定價值的規範影響。

• 反省自己

在與人的相處經驗中，往往可以看見自己的樣貌，尤其親密的兩人世界。剛開始對方是自己的一切，兩人分不開來，後來面對真實的認清，兩人就是不同的個體，我是我，你也是你，在過渡不同階段時的爭執，從表面的小問題循環到實質的價值觀的差異，有時痛苦的情緒，讓自己想放棄這段關係，然而面對結束的掙扎，更讓人痛不欲生，開始可以明白爲情自殺的人，害怕失去的真實焦慮。

看見關係中的自己，是彼此的一種成長和扶持，很美的結論，但反思自己的時刻，多半是在雙方爭執不下的時刻居多，尤其在惡言相向的過程中，會有種看見自己的錯覺，因為痛到認清自己在這段關係的矛盾立場，對方一針見血的控訴，人為反抗而攻擊的困境，常常會累得無所適從。

一次爭吵後的檢討，在下次衝突發生時，又忘記自己過去的承諾，也許「標準答案」僅作參考，真實經歷的教訓，才能讓人有不同的學習，改變自己以往的習慣，看見自己的缺失，都不是容易的，如果配合上倔強的性格，不願接受自己的某些特質，那種「不願」的放下，可能讓情況變得更加糟糕，在我倆的身上，清楚看見我們的相似之處：不願相信自己的錯誤。不願認輸又不願分開的兩人，在許多的不願集合下，帶出了我們的堅持與害怕。

他的發聲

只有我的片面之詞，難免有所偏頗，忽略他的真實想法，更非我的本意，將質性課程的設計題目跟他分享後，我盡量克制著被批評的情緒，先不與他爭論我的解釋，當作我倆共同對話的不同開始，以下是我陳述他的回應內容。

• 他的生氣

你的個性非常好強，無論如何都不認輸，每次都要我低頭，但是讓久了，我也會累的，所以現在我已經不再讓了，不想像過去一樣質疑自己，到底哪裡錯了，讓你如此的傷害我，就像以往的地雷區已被引爆過，現在只要相似的刺激出現，馬上就會讓我無法控制的大發作。

我最生氣的就是你的「說一套，最一套」，自從你學了心理學後，很會分析許多觀點，我不喜歡你的自以為是，理論家的說辭，完全沒有行動力，所以當你要求我時，我立刻會起反感，你都作不到的事，憑什麼來告誡我的錯誤，為什麼你都不反思自己，卻只會說一堆理論想法，我很不能釋懷這一點。

你的感覺好多，多到我無法承受，想太多的煩惱不如實際些，以理性為基礎的做法，能讓自己就事論事些，不是比較好嗎。每次的爭吵都是你先起頭的，一有不好的感覺，馬上對我發火，常常口不擇言的宣洩後，又說是情

緒的問題，我很討厭你的情緒化，常常讓我無所適從。

你常常說你的身體不好，卻又不想辦法改變，平常的保養資訊不關心，又不學著照顧自己的身體，讓我很擔心，我的提醒方式你覺得是要求，我也不喜歡對你囉唆，但是我們要一起走下去，身體健康很重要，不然以後誰照顧誰都很辛苦，我說了很多次，你也聽了很多次，護理出身的你，就是少了一份注意健康的心，這樣的情況，讓我很介意，但是我也學著不去管你，不然只是多生氣而已。

• 麻煩的初戀

因為第一次戀愛的經驗，讓我有深刻的痛苦體驗，讓我重新思考自己的方式

，我看了一些書，問了一些朋友的經驗，所以我們的這段關係，我做了很大的改變，就是因為有前一段經驗，才讓我有不同的改變，但是你沒有經驗，難免懷著不切實際的想法，希望我怎樣又怎樣，才能符合你心中的理想標準，看著你的一些想法和行爲，這是我以前就有過的錯誤，我知道這些過程是需要經過的，我有經驗所以知道，所以我希望你能去問問老師或朋友，給你一些意見，因為我說什麼，你都聽不進去。

我以前是更沒有情趣的人，現在我常常帶你出去玩，也是希望改變自己的習慣，生活畢竟需要休閒娛樂的，但是每次和別的情侶出去，看到別人的親密方式，你就覺得我做得不夠好，不像別人的男朋友一樣體貼，只會看見我身上沒有的，

卻忘記或習慣我的付出，理所當然的不珍惜態度更是讓我生氣，我怎麼樣也達不到你的完美要求，因為我就是我，就如同你是你一樣，我很少要求你爲我改變什麼，每當我看不慣你的某些行爲時，我告訴自己，那就是你的個性。

你希望我像別人一樣體貼，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你也不像別人的女朋友一樣溫柔呀！所以我們都做不到別人的模式，因為我們有我們的親密方式，我覺得像我們這樣的情侶，也是很難得的，有更多人羨慕我們的，不要總是

看著我們沒有的東西，忘記我們擁有的珍貴特質，比較是永遠也比較不完的。

• 真實的提醒

你有沒有想過，你可能要的不是我這種的人，因為你接觸的異性不多，所以選擇的機會自然有就少了，如果可以選擇，我寧願你談過一次戀愛後，我們再在一起，也許會比較好。我可能和你想要的類型不同，但是你想要的樣子，我學不會也做不來，你還有機會考慮自己的想法，早一點選擇結束反而對我們都好，我也尊重你的選擇。

我們經歷了三年的相處，看見彼此的差異，也習慣了兩人的個性，雖然常常吵吵鬧鬧，但是愉快的經驗也不少，我希望能跟你一直走下去，但是還是有最壞的打算，如果走不下去，也要好好的分開。

分手與復合

• 沒有面對的勇氣

電話的那一端，他洋洋灑灑的說出近來的無力情緒，而在電話另一頭的我，不知如何回應，我們好像越來越遠，尤其經過多次的爭吵累積後，他說愛情的感覺不停的消滅，已經到了無法控制的地步，也許看見兩人背後價值觀的落差，面對未來共處的生活，害怕關係繼續的無奈，他很痛苦。

當他說出我們還是可以當朋友的建議時，我再也不能控制的大哭，我真的沒辦法面對這個難堪的時刻，我很不理性的說出一些話，想要挽回卻讓他更加反感，我們連談分手都意見不合，為什麼會變成現在的局面，腦中突然回想起過去的美好回憶，我好害怕失去他，就如同失去自己一樣，三年又兩個多月的交往，覺得自己很可笑，當初的深信不已的海誓山盟、甜言蜜語早已不復在，只留下茫然的自己，就像一場夢，一場真實的夢。

我從一個人到有人陪伴，到頭來也還是一個人。我問他明天的我們要怎麼辦？他說只能靠時間淡化傷痛，漸漸就會不這麼在意了，我眼睛因為淚水而模糊了視線，我看不清楚現在的自己，也彷彿看不見未來，是的，一直以來，我就是害怕孤獨，所以期望有人能在身旁，自己就會變得勇敢，敢於面

對內心的恐懼。他又說一路衝突後而學會妥協接受的我，變得不像自己，他不希望我變成這樣，生活起來很不自在，我說但是我的轉變，不一定是犧牲，可能是成長呀，原來我好沒用，好像自己很窩囊的拜託他一樣，對方都不愛你了，你還死巴著不放。

已經無法回頭了嗎？我們在一起是互相牽絆嗎？沒有其他的可能嗎？我腦中一片空白，開始胡言亂語起來，心中的標準答案(真的愛他就讓他走吧)，怎麼也說不出口，我深深依賴著他，勝過依賴自己，甚至無法想像人生沒有他的畫面，因為我是初戀，所以認定感比較重嗎？多談幾次的戀愛就能化解這樣的痛苦嗎？此時心中痛苦的程度，比起熱戀時開心的程度，還要多幾十倍，我實在無力承受，現在的我，真的不知如何是好。

電話另一頭，傳出他的哭泣聲，我們透電話各自面對這個時刻，以後我們就沒有關係了，重新過著屬於自己的生活，也許會認識其他的人，共度一生，如果有緣可能會在某個時間或地點擦身而過，也可能再也沒有見面的機會，這一段戀情只是回憶而已。

• 新的關係

我以為我已經能面對，在未來的日子裡一個人的圖像，有份穩定的工作、在外租屋的生活、少許朋友的支持、家人的關心，甚至可能參加活動，讓自己有不同的重心與學習，總之就是一個人也可以過日子的計畫表。

一個完整的人或女人，不需透過與他人的關係才算完整，期望對方能給予愛，不如相信可以自己愛自己的直線邏輯，不只一次告訴自己要勇敢接受分離，很痛很苦也要去面對，但是沒種的我，不願放棄這段關係，是依賴嗎？還是害怕孤單的感覺？我不知道原因。起初我假裝堅強的應對，到後來的情緒崩潰，我哭著對他說：「不要丟下我不管，好不好」，我重複好多次，因為不知道要說什麼，我內心真的不願他離去，看著泣不成聲的我，他說他也不願意和我分開，但再這樣下去對彼此都是傷害，除非我們願意一起改變，否則只會不斷消耗兩人的感情，我點了點頭表示願意放下之前的堅持重新學

習，所以我們共同約定給彼此再一次的機會，如果還是不行那就分手吧。

反覆思考這段時間的衝突，想起他常說我個性非常好強，事事都要贏的強勢作風讓人吃不消，加上持著女性總是吃虧的立場，不斷向他爭取屬於女性的權益，卻忘記他同樣踩在男性處境的無奈心聲，藉由衝突讓我們看見彼此性別和個性上的差異，也看見自己在關係中的樣貌，單向期望男女平等的使力只會讓對方逃的更遠，我常為捍衛我所謂的女男平等而主動發難，例如現代新好男人也要學習分擔家務才對，加上我責備和抱怨的語氣讓他更加生氣，覺得我只會強調自己的利益，卻不提男人要養家的沉重擔子，就是這樣一來一往的互相攻擊，停留在「男說男有理，女說女有理」的各自發聲立場，爭執的情況也就越吵越烈。

兩人關係的衝突開始，好像隨著我接觸女性議題的知識而起，關於性別的課程、文獻和討論更是直接影響我看待關係中的女性處境，所以我懷著不滿的焦慮，企圖以積極的方式引起對方的自覺，希望也能改變他既有的男性思維，這樣就能將我們的關係帶領到平權的位置上，但我強勢的據理力爭做法對他而言卻是沉重的負擔，也讓他對於所謂的女性主義產生反感，所以衝突也跟著累積起來，面對這樣反效果的關係對話，我學會妥協之前的期望，放下強硬的姿態試圖轉化不斷循環的爭執，但其實我內心依舊懷著身為女性原罪的不甘，所以表面上看似平靜的關係其實存在著隱藏的不定時炸彈，而之後許多小事的再次爭執也就引爆了分手的提議，在那段協議要分手的日子裡，透過痛苦自我反思，我重新體會他的辛苦位置，也再次看見自己對於性別平等的堅持，但是我的強硬方式需要改變，一味的責怪和抱怨只會加深問題的嚴重性，而我們各自的性別處境，必須透過相互的對話，找出屬於我們共識下的關係定位，共同學習看見各自的差異，進而創造出符合我倆面貌的未來圖像。

所以我們重新開始，我學習放下自己過去的堅持(不肯面對自己的過錯)和計較(對方永遠付出比較少)，不以我的觀點去批判他的優缺點，因為他是

問題來了，那一陣子我忙自己的課業，加上他不願意我過問他們家的事情，我也就沒問，只是有一天晚上，他突然跟我說，『你要有心理準備，我媽會來這裡住，』頓時我感到很大的壓力，有著課業負擔，我想這應該是壓垮我的最後一根稻草，我馬上聯想到，以後同住一個屋簷下相處的問題，最簡單的吃飯、打掃、生活作息，只有我們兩個人時，我有時間高興煮飯就煮飯，想吃外面就吃外面，如果他媽媽來了，閒閒在家的他一定會煮三餐，可是我不喜歡吃他煮的飯，又，我也不可能袖手旁觀，一定要進廚房幫忙，善後，我上了一天課回家通常都很累了，想到還要做這些事，那種疲累可想而知，在來就是打掃的問題，現在也是我想掃就掃，再不然就是我男朋友掃，他媽媽來之後，她怎麼可能讓他兒子打掃？那她接手，我又怎麼可能當作沒看見？結論還不是我要做，可是我又很累了，想到這一些，就讓我感到不舒服。

總之就是，她媽媽來了之後，我就不能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現在的我已經很缺乏能量去面對我的課業，還要去面對這些不必要的壓力，當我跟我男朋友提到這一些，他反問我說，『那你要我怎麼跟我媽說叫她不要來住？』我當然知道，不應該這樣說，也不能這樣說，我提出來這一些東西，只是想告訴你我的一些擔心，跟我覺得自己沒有辦法負荷即將來到的這些情境，(其實我只是要他知道我的一些擔心，我想他卻覺得我在百般找藉口不希望他媽媽來住)說到最後，他可能覺得沒辦法說服我，他說：『說難聽一點，這間房子，有 2/3 的錢都是她出的，難道她想來住都不可以嗎？』

我聽見這句話，就什麼都沒說，轉身上樓洗澡，(可是我同事說我的處理

不恰當，會讓對方覺得他以這個理由說服我了)但是我卻在浴室不斷的流淚，頓時我覺得自己似乎失了根，這裡是我跟我心愛的人共有的新家，一草一木我都用心經營佈置，可是現在，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他卻告訴我說，『這不是屬於你的地盤，因為不是你出的錢！所以你沒有權力反對什麼人在這裡進出！』那我算什麼？

其實想一想，好像也是這樣，我們也還沒結婚，在這屋子裡我是真的沒立場說話，(我這樣的想法對嗎?)那可是我為什麼要這麼不知廉恥，還沒結婚就自己貼過來，住在這裡？我為什麼要這麼矮化自己，還沒結婚就跟他伸手拿錢度日？

我為什麼要這麼委屈自己，覺得難過了還要暗自啜泣？這房子看起來那麼寬敞，我卻將自己綁在小小陰暗角落裡，我知道終究有一天我會走出去，現在的我只是暫時迷路了，很諷刺的是我看到了婚姻莊園就在前方，可是我卻沒有能量，也沒有勇氣再往前進，我好累！我不想走了！

承受這些對我來說有什麼意義嗎？這時我想起了，老師曾經對我說過的一句話，『永遠不要在有關他媽媽的事上跟他起爭執，對他來說，媽媽只有一個，而老婆可以再娶！』同學，你覺得呢？

• 我的回應

小如：

看完你的陳述處境，我能體會那種身為女性的無奈，擺盪在自主與依賴之間的困擾，曾經何時，我嘗試著要擺脫女性的傳統限制，因為我不願重複我母親的命運，還有多數女人不能爭取的自由，我以為可以活出自己的意義，天真的想法，往往被真實的環境給打碎，這種頭破血流的方式，變成自己的一廂情願，所以沒有勇氣的我，試著用妥協的角度，重新看待自己與他的關係。

我也同樣害怕失去、害怕抉擇、更害怕自己沒有自主的能力，因為我是女人，同為這個的時代的我們，厭惡上一輩的傳統信仰，但下一輩消極的現

代自我觀念，又非我們所願，上不去也下不來的尷尬處境，是我們所需面臨的關卡之一，

逃避內心真實的聲音，學會服從外界的期待和規範，以為這樣的自己就會快樂，然而複雜的情感顯示出我們的共同焦慮，一份屬於女人才懂的不安，所以「胡思亂想」變成男人最常控訴女人的理由，更不解女人為什麼永遠不知足。

我曾跟他說出我的決定，因為生長家庭的關係，我絕不跟他的父母同住，因為小家庭一直是我的願望，不是因為排斥他們，而是我覺得問題會因此減少很多，面對我的一番話，身為獨子的他，不以為然的表示，男性的壓力和女人不同，他無法不理會他的父母，社會傳統的價值觀，影響的不只我們的父母，還包含這一代的我們，除了養育父母的孝順觀念、男人成就的期待，都是女性不能體會的。我心中的疑問更多了，為什麼不能用互相的立場來處理呢？女人難道就不需要孝順父母，女人就沒有自己的事業問題嗎？

開始可以體會現在有很多的不婚女性，因為不願背負婚姻的枷鎖，所以寧願以同居的方式和另一半生活，加上沒有一張紙的約束，合則來不合則去的灑脫，也是我無法想像的方式，也許儘管我假裝無所謂，其實心中對於那張「結婚證書」的保障效應，有著無法抽離的相信，它會為自己帶來幸福的相信，說穿了就是安全感，曾經問過自己，有沒有勇氣過著不婚的生活，不關四周人的壓力，但我又害怕有一天人老朱黃，他遺棄我了該怎麼辦，所以還是要有張紙才能保障。其實如果兩個人真的有問題了，什麼防範都是沒有用的，看過許多的破碎婚姻，我真的沒有自信，去面對自己的種種害怕。

我無法給你什麼有用的建議，因為面對真實困境的人還是你，許多的「標準答案」，我們都知道，也明白其中的可笑，畢竟問題和答案只有你能回答，我只想跟你說，其實你的疑問和不安，不只我有，很多女性也有，所以你並不孤單，許多因環境而來的煩惱，不同人有不同的方式，有人主動選擇離開、有人冷漠以對、有人自我轉念也有人勇於面對，你有屬於你的方式，我相信

經過一段時間，也許有不同的想法。人看似很脆弱其實也可以很堅強的，尤其是女人。

有時候，將自己的生命歷程放大放遠一些，你就會發現一路走來，自己在目前的一小段生命裡，所面臨的困境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取決於你的想法，就像你覺得拿他的錢，住他和他媽媽的房子，過得很沒尊嚴，但我卻覺得目前的妳，選擇了讀書的目標，那就專心於此，等你畢業有自己的工作，有誰敢說你沒有能力養自己，關於他的家庭問題，我也不應該下什麼結論，但是以一個旁觀者的立場，我覺得他的壓力也很大，一方面要擔心父母的問題，一方面又和你有意見上的衝突，多方的壓迫下，很難說出什麼貼心的話，可能因此傷害了你，但是我想那可能不是他的本意，因為他比誰都還需要被關心。

關於和他媽媽同住的困擾，如果是我也會不接受，儘管知道他們有很多的困難，但是兩人單純的生活，可能就此結束的壓力，很難受但是你還是要面對呀！

如果你很痛苦，想想看有沒有其他的方式，因為這樣的問題連帶影響和他的關係，你覺得值不值得呢？我覺得還是只有你能回答，該怎麼做的問題。兩個人在一起的階段性問題，你的經驗比我還多，看著你的困難，就彷彿在看我將會面臨的煩惱一樣，儘管害怕面對，但還是要走下去。

我附上我在課程要探討的「親密關係的接納問題」，希望能讓你有一些不同的「看見」，還有這星期要報告的論文計畫「我與我的客家家庭」，裡面寫了我的故事，對於女性處境的看法，還有客家文化和勞動階級對我成長的影響，也許你也能藉此重新看待自己的過去，學習接受自己，重新問自己：「到底要什麼？」

小結

從衝突、分手到復合的歷程，我重新看見自己在這段關係中的自私與固執，原來我的抱怨與不滿，來自於我的任性，以「他如何又如何」的語調，

處處要說服自己並沒有犯錯，以此心態看待我倆的關係，難怪是衝突的局面，自己鑽進某個角落裡，拼命找尋其他的出口，始終不得其要。

透過與他(男友)、她(朋友)和它(文獻)的對話，漸漸發覺自己的狹隘想法，陷在自己的單一思考中，無法跳脫至不同的位置，所以對於互為主體性的意義，尤其放在親密關係中的位置來看，總是越想越混亂，現在的我，對於親密關係的相處之道，有了不同的見解，也許衝突不只是因為兩人的差異，更多是原因來自於沒有人「願意」先退一步，各執所見的堅持背後有著各自的成長影響所使然，妥協的藝術，超越了衝突的面向，看見差異的體會，也超越了對與錯的爭辯。

從上述種種現象來看，自己身上存在著固定的模式：**理想與現實的比對一落差效應**，從看家庭、親密關係甚至於自己，不完美的現實局面刺激，讓我產生不夠好的想法反應，導致自己總是不滿意，習慣抱怨他人的過失，以為如此就能掩飾自己的不完美，這個課題，也許才是我在親密關係中，最主要的問題。

第三節 兒福中心的課輔經驗

進入兒福中心的課輔場域，起因於服務對象的限定：單親與低收入戶的學童。弱勢學童的圖像吸引著我，想去接觸相似經驗的孩子，對於目前「卡住」的我，也許會有不同的想法產生，尤其牽絆於過去的自卑限制，不斷歸罪於出身的劣勢，試圖合理化自己的任性說法，更需要去看看真實世界裡，其他處於相似背景下的故事和經歷，唯有走出象牙塔裡的想像，才能看見現實中的真實與假象。

課輔老師的生活已經進行兩個星期多了，克服陌生的情境後，焦慮不安的程度也跟著減少，儘管了解多數的規定和職責，我就是和社工老師配合不起來，也許從一開始就下定決心，不要當一個被使用的工具，二來，所謂的課輔老師角色，也和我當初的設定不同：和孩子一起當同伴，所以我慢慢從

大原則下溜走，違反許多既定的小原則，甚至還違反了學生的規範(說髒話、和學生吵嘴)，如此遊走規定邊緣的想法，也備受社工老師的壓力和學生的聰明反治，處於上不去也下不來的困境，反而被綁在叛逆挑戰裡，忘記自己的初衷立場，到底我來這裡要幹嘛？

從課堂討論裡的分享，我說著模糊的目的，也許只是想要重新看見小時候的自己，可能處於什麼樣的位置、如何受資源不足的限制，還能找到走下去的生存因應，希望能有意識的看待弱勢學童的經驗，將以往既定弱勢的刻板印象轉化，限制的本身不表示就是悲慘和可憐而已，它隨著不同的個體而有不同的可能。

但這會不會變成自我投射的想像而已呢？所以除了對自己的幫助外，我思考著能否為這一群孩子做些什麼？

有時我會以一個過來人的立場與他們對話(老生常談)，如小時候的肥胖、被人嘲笑欺負、成績很差、家裡經濟不好等故事，藉此告訴他們(我)其實自己並不孤單，相似的經歷是很多人都有的，以這種互相分享的方式，也漸漸澄清了一些困惑，我想「幫忙」並不是給予和接受的關係，也不是什麼偉大無私貢獻的說法，我也許能陪伴這一群自認為孤單的孩子，在「陪伴」的概念中，擁有相似背景的我們，可以共同對話與分享，所以我不是老師，只是向學生學習的老學生。

有了上述很抽象的計畫藍圖後，開始要用更具體詳細的方式，以便於執行我的理念，用有意識的框架去看待課輔老師與學生之間的關係，以免流失在規範體制中上對下的模式，另外還要注意身處於兒福中心的網絡體系，如政策福利、社工體系及管理型態等多角關聯，是如何達到「協助」學童與家庭、學校之間的適應平衡。

介入時間與相關資料

課輔時間：週一至週五，每日 16：00-19：00，中間下課 17：20-17：40。

單位屬性：隸屬於某基金會下的兒童福利中心，由社工人員負責課後輔導的

相關事宜，服務的對象為單親或低收入戶的學童，目前中心有 21 個學童，分別由三位課輔老師帶領，低年級一組、中高年級各兩組。

課輔職責：負責協助、監督與教導學生的功課，下課時間需到各區域輪值，分別是四樓的課輔室、三樓的遊戲室及二樓的圖書室，此外每週三的第二堂課(40 分鐘)需輪流帶領單元活動(形式不拘)。

書面紀錄：除了每日的學童紀錄和聯絡簿，還需要填寫學期中(末)的學習評量。

溝通方式：不定時可向社工人員澄清相關的疑問，每月另有督導會議，課輔老師針對學童情況與社工人員進行討論與分享，以利於課輔活動的進行。

學童簡單背景說明：

小丞(小三)：單親家庭，由爺爺奶奶帶大，底下有一個的妹妹(小一)。

小韋(小三)：單親家庭，由父親領養，上面還有兩個小四和小六的哥哥。

小恩(小三)：低收入戶家庭，有一個妹妹(小一)和一個同母異父的姊姊(小雯)，三年前曾因家庭因素(父親因吸毒入獄，母親無力扶養)，和妹妹一同被送到寄養家庭，去年才回來一起同住，目前母親再度懷孕，父親已經出獄。

小靜(小三)：單親家庭，多年前父親無故失蹤後，就由母親獨立撫養(民間郵局工作)，有一個弟弟(小一)，在學校是不寫作業的問題學童，目前定期接受專業的遊戲治療，由於母親的偏心造成姊弟關係惡劣。

小雯(小六)：未婚懷孕之女，後來母親嫁給現在的父親，才有了領養的身份，有兩個同母異父的弟妹。

小智(小六)：單親家庭，與爺爺、奶奶和姑姑同住，父親不負教養責任，由姑姑(單身的女強人)承擔所有的教育費用。

小德(小六)：單親家庭，與父親(大樓管理員)兩人相依為命。

與社工員的衝突(給社工的一封信)

小晴：

對於昨天的爭執和不愉快，我想必須再和你說明一下，因為當時的我過於情緒化，實在不是很理智，以至於表達上面不夠完整，片面且凌亂的解釋方式，你應該一頭霧水吧，加上我不經大腦的思考模式，有話就直說的毛病，相信你一定非常的生氣，看見你生氣的樣子，我的心裡也不好過，因為著急所以許多想法講不清楚，越是想和你澄清卻越是造成反效果，所以我想用文字和你解釋一些概念，是當時我想和你說明的事，對於自己的衝動失言，我真的很抱歉。

其實在一開始，我就對所謂福利機構中的行政體系，有一些負面的印象，工作人員大概像公務員一樣吧？不是打混就是做做表面樣子，才不會做什麼事情，加上你常常很兇的臭臉面具(不要生氣喔)，讓我更加確定這件「事實」，沒錯！完成符合我心中的預期，懷著這樣的偏差心態，打從一開始我就不是很情願要和你配合，如此對立的態度，間接影響我們的溝通差距，隨著時間一天天的過去，我們形成一種「不對盤」的逃避方式，所以我不會也不敢和你溝通相關的疑慮，這也許就是造成衝突的引爆點，就如同我當時所描述的一樣，因為一開始就先把妳貼標籤了，如此讓我們的關係變得更加尷尬。

關於我說到上對下的關係，那對我而言感觸很多，因為從現實面來看，妳就是我的上司，我則是被請來的下屬，好像其中就蘊含著上面人就是發號司令，而下面的人就是要乖乖聽話的邏輯，我不甘心只是個接受命令的人，所以我以漠視的態度去抗拒這樣的關係，一方面我也顯得戰戰兢兢，害怕妳們會不滿意我的表現，或是我那裡不如妳們的預期，而這樣的焦慮放在課輔職責的位置上，秩序變成我的藉口，心想反正妳們只會要求秩序而已(雖然你們作的事不僅如此)，尤其我這一組秩序不佳時，我會想你們是否間接意有所指我的疏失，沒有遵守相關的規定，因而讓學生吵鬧的，尤其當你們盯學生

時，我常常覺得自己也被盯了。

另外談到課輔老師的權利問題，沒錯！之前就已經存在的規範條例寫的清清楚楚，所以課輔能在不違反相關規則下，擁有一些自由的權利，但是社工和課輔角色本身就存在著不對等的權利，社工老師的命令是大於課輔老師的，而學生面對兩者的差異，不只是白黑臉的不同，更有著誰才是老大的覺知，如此的想法，我以爲自己是被綁住的，沒有自由的空間，加上不敢與妳們討論，懷著這樣不平等的氣憤，隔閡日亦加深。

立場的差異會影響看事情的角度，所以我們從立足點就開始不同，希望你能了解我的立場，我也嘗試著理解你的職責，因為你是正職人員，所負擔的責任和壓力自然比我大，而我每天才來三個小時，僅針對課輔的部分，自然看見的面向不及妳來得完整，加上在課輔時間看見妳們的工作，多半是在維持秩序和管理班及的事務，所以忘記妳們在其他方面的付出，且因為課輔服務的關係，對於「作業完成的要求」就變得很重要，這是家長和機構所賦予課輔的主要責任之一，但是之前我認爲妳們只專注在作業的完成，而忽略其他的面向。

爲何我一再強調背景差異的重要，因爲我認爲不同的學科訓練會影響個體怎麼去看待問題的本身，就如同我們對於「老師」角色的差異認知一樣，也或許我對自己的定位不清，所以更加說不清楚課輔的職責和立場，然後我拼命說著我自以爲厲害的地方，好像是間接要向妳們炫耀一樣，證明自己的方法比較好，讓學生有不同的動力去完成作業，其實我只是很焦慮，對於如何去擔任「老師」的角色非常矛盾，每個人有自己的一把尺，去衡量「適當的管教」的範圍，我不想嚴厲，也不想討好學生，所以常常困在其中不知如何是好，我一直再找尋適合的方式，不僅是行爲上的規範而已。

從我過去的經驗來看，老師常是很有威嚴的角色，反正作學生的就是乖乖聽話就對了，不要質疑長輩說的話，而我們做學生的也敢怒不敢言，其實心中各有自己因應的主張，所以就像一場老師和學生的戲碼，表面上一套私

底下又是另一套，加上我之前長達七年的護理訓練，我深深體會那種教育與實務的差距，老師盡他的責任將標準化的知識強塞給我們，當我努力考取好成績時，以為自己真的學到很多，一到臨床實習就發現自己很笨，怎麼做不好護士的工作，所以理論的成績很棒，但是遇到實習就是挫敗的失落，所以我想自己可能不適合這個職業，最終我還是選擇了出走。

也許在我心裡，對於老師的樣貌已經有了不好的偏見存在，老師覺得重要的知識和理念，對學生而言不見得都受用，尤其在現實的升學體制下，成績代表前途和希望，雖然討厭這樣的體制，我還是選擇教育體制升學的路，所以我現在是個老學生，雖然比起之前的學生經驗，好像多了一些自由，但是還是有著體制下，無法逃避的現實考量，只是我總覺得除了成績，還有其他的可能，這也是我貪心的地方，希望同時兼顧現實與理想的兩難。

還記得當初和妳面試的時候，表示因為自己有著相似弱勢的背景，所以希望能來這裡看看和自己相似處境的孩子，也許並不完全是負面的影響，就算處在限制的環境裡，還是有其他可能的存在，懷著這樣的想法，我對於課輔的定位，就不只放在作業的完成，我還希望能和他們一起分享經驗，以一個過來人的立場，

我也常常思考自己的行為，會不會只是投射的寄託呢？但是和這群孩子的相處經驗讓我改變一些想法，我的角色不是「教」他們什麼，也許能陪伴他們吧！

對於社會工作和課輔職責，我是個外行人，對於實務工作的妳們而言，我來到這裡，也許會造成困擾，因為連我都覺得自己很麻煩，對於許多事情鑽牛角尖的習慣，一直以來就存在著，對話和討論，希望能看見彼此的不同，才能在社工與課輔兩者的角色裡，相互學習，衝突也許算是一種學習吧，但今後將如何相處也考驗著我們的EQ能力，關於上述的許多想法，也許是我事後解釋的藉口，可能顯得作做或著只是要掩飾自己過錯，總而言之，和妳討論過後，我有很多的複雜感覺，不只是對課輔的工作，還有著自己對自己某

些特質的看見和矛盾。

PS：當你用「我相信桂玉……」的形容詞時，我覺得自己被當成學生了，就像你對其他課輔學生說的話一樣，但是妳並不是我的老師或長輩，我希望能用同等的位置去對妳對話，不是上對下的關係。

• 衝突後的反思

經過了那次衝突之後，回想到諮詢課堂上的疑慮，原來和同學在「標準答案」這個詞彙有所爭執的背後邏輯，其實源自於我過去的經驗，早已相信許多老師教給學生的東西，不過是課本上的無用規格，如何將標準答案寫在考卷裡才是重要的，這樣知識在真實的世界裡毫無用處，為何很多人要說一套做一套呢？這也許才是我「悶」的原因，所以當社工試圖要告訴(協助)我在課輔上的困難，我很直接的將她的說法連接到「標準答案」，而標準答案自然想到「現實落差」，之後我不想聽，也不想回應。

再來關於權利的不對等問題，似乎也深深牽引著我，我後悔過去的自己，處於乖乖聽話的位置，儘管心有不甘卻也不敢反應，就像被人抵住頭還必須拼命向前走的無奈，對於別人的提醒或建議，很容易讓我解讀成「命令或要求」，之後我學會以抗拒心態去面對這樣的關係，不論是和社工、老師或同學的相處經驗，澄清彼此想法的過程，有時會讓我覺得不舒服，甚至生氣別人在逼我，其實內心慣有的反抗心態，會立刻將自己和他人隔開，我就不需要去正視自己的缺失。

記得在之後的督導會議裡，社工另外撥出一些時間，企圖重新澄清大家對課輔角色的期待，站在行政管理者的立場，這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方式，但卻讓我覺得這樣的手段，只是一種宣告原來有問題的人是我，其他課輔老師並無疑問，好想是我自己的問題，社工管理者並藉此回應她的立場，並未對那次衝突中的對話做出回應，所以我又再度沉默了，一來覺得四周的人不了解我的想法，二來我生氣為何其他課輔老師不說出他們的真心話，當下混亂的思緒讓我決定安靜，或許自己需要好好思考一下。

我站在自己的立場，自然忘記其他人的處境，尤其是社工人員多重角色的困難，身兼職員、老師和管理者的她們，其實花更多的時間和這群孩子相處，比我有更多的實務經驗，而我以一個外行人的批判眼光，急著去檢視錯誤的心態，也造成彼此更多的對立，但也因為這樣的磨擦，帶出不同的學習觀點，社工放下更多的空間並將改變一些既定的作法，而我也重新調整課輔老師的設定，才發現自己是有自主權的，之前的擔心和失望也較為釋懷。

回顧以往的老師樣貌

當了課輔老師後，才發現「老師」真不容易當，而這是之前當學生的自己所無法體會的，重新轉換了位置後，才清楚看見老師和學生間的矛盾關係，以及所謂「教」育與「學」習的兩難，尤其困在課輔老師的位置上，以不同的視角看見學生的位置，但也帶出許多的疑惑，我想重新去看待過去的就學經驗，進而反思自己要以何種面貌去看待老師和學生的既有位置，而我又能做些什麼？

回顧過去當學生的經歷，我想從幼稚園、小學、國中、五專二技到現在研究所等階段依序陳述，針對上下關係及教與學的層面來看，我到底在「悶」些什麼？回想幼稚園的經驗，不記得學的課程內容，反而對於點心和玩要有深刻的印象，記得有一次的午休時間，我很想上廁所但卻不敢說，盯著時鐘希望時間快一點，好像硬是憋到快下課前才鼓起勇氣報告，這件事讓我無法忘懷，也帶出小時候對於遵守規範的相信，而這是幼稚園老師對我們教導的第一步。

後來上了小學，分班升上高年級之後，記得導師換了又換，直到一個混老師接任才穩定下來，學校對我們班早已放棄，面對本班的惡勢力完全沒有辦法，只好採取放任的方式，上課時間不是打牌就是聊天，根本沒有上到正課，成績好的學生都是自己補習學來的，學校放棄我們，我們也放棄自己，那時我們都很羨慕信班的學生，老師很嚴格但也很努力，常常帶他們去體驗教室外的世界，正課的學習也很用心，所以算是優秀的班級，其他班的學生

還透過關係要轉進去，相較之下就覺得自己的導師很「爛」，爛老師配上爛班級，也許是學校以成本效應的觀點，所做出最好的組合。

過去很不能諒解老師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有名的小學就讀，卻擺爛我們，反正「別人的孩子死不了」，但站在一個為人父母的立場，誰都希望能給孩子最好的資源，如果有這個能力的話，面對他的老師工作，這種複雜的班級，應該也是無法可管，他以放任的方式，安然的渡過每一天，給我們自由和選擇，或許是個沒有辦法中的辦法，因為如果我是老師，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做。

國中的魔鬼訓練班，讓我的成績進步很多，也讓我對於權威的形象更加懼怕，全校最兇的老師，配上常態分班後的結果，就是他一天天的失望，我們一天天的無力，那種永遠趕不上標準的無力。從升上二年級後，我們除了上課考試，再也沒有其他的學習，在嚴厲老師的眼中，成績就是全部，也許和他過去帶績優班的經驗有關，成績好代表有前途，也顯示出老師的優秀，但面對我們的不爭氣，他只能用棍棒激勵法，這是一直以來他打滾多年的有效策略。

專科的護理訓練課程，讓我看見工具化的老師和學生，如何在學術機構和醫療體系中扮演稱職的兩面人，從開始實習後就發現，老師教的書本知識只適用在考試，而實際的臨床工作是行不通的，學校賦予正課老師的角色，就是要在課堂中傳授護理知識，之後實習老師帶領學生在醫院做技術上的教導，雖然好像達到理論和實務的結合，但是也離不開學術圈裡的自說自話，為什麼要活在自己的世界裡？為什麼要按照課本上的標準化程序？不去面對真實的環境呢？寧願這樣花了很多時間的學習，換了一個身分後(實習學生到正職人員)，又要用不同方式去重新學習真實的處境。

在護理老師的分等世界裡，學歷越高表示越有能力，但是很多留美的博士，沒有任何實務經驗，根本只會照本宣科的唱高調，而帶實習的老師處於教低下的地位，要在醫院辛苦的帶學生，不能在辦公室裡坐著休息，薪水也很低，所以實習老師都很努力，要往上爬才能爭取更好的位置，以個人的思

心來看，能不能往上晉升離開臨床的環境，是比較重要的事，學術和臨床、個人和團體利益，好像一直以來就必須分開，這是現實。

研究所的光環，隨著學術機構的廣設，也漸漸給沖淡了許多。能考進研究所基本上就肯定了個人的能力，從技職體系換到大學的環境，真的發現有許多的不一樣，你發現自己可以說話，思考比背誦更重要，這是過去沒有的經驗，雖然好像有自己的權利，但是基本的禮貌還是得遵守，尤其研究生和教授之間的關係。隨著不同的複雜情況自然有不同的相處方式，但是那種教授是上位，研究生是下位的背後邏輯依舊很難去除，所以和老師說話，我還是很不自在，要很小心的說話，不可能像是朋友關係，因為我是學生，與其這樣的戰戰兢兢，我選擇了不逃避但也不主動的方式和老師相處。

之前我以學生的角度，去指責老師的缺失，後來等我有機會擔任老師的角色後，重新看待過去老師的處境，我發現心中的不諒解少了，反而覺得他們處在種種限制的結構中，反而是他們不得不的因應方式。

兒福中心、社工與弱勢孩童

當我進入兒福中心的課輔場域，關注於課輔老師的角色和職責之外，需要將視框拉大一些，從所處的整體脈絡來看，間接幫助自己釐清課輔、社工和學生之間的關係，以下分成幾個部分進一步說明，首先從社會福利機構的民營化來看，其中帶來的各種問題，而社工員就所學的知識背景，如何去因應這樣的環境；課輔的對象，主要針對單親或低收入的學童，由於學習資源的限制，很容易貼上弱勢的標籤，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迷思的其他可能，之後回到諮詢的議題，分析課輔、社工和學童之間的關係設以及所謂「幫助」和「學習」的背後矛盾價值。

此兒童福利中心隸屬於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某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承辦，於八十五年以公辦民營方式提供服務，服務宗旨以兒童安全教育為主，另外提供弱勢家庭兒童的課後照顧、家長親職輔導和不定時的社區服務，由於目前台灣的社會福利服務以外包的方式委託民間機構經營，因此也連帶產

生許多的問題⁴⁴，林萬億(1999)對於民營化有以下的反思：『在缺乏社會服務市場健全結構下，民營化只會是「政府給錢，民間辦事」，至於服務品質是否提升，誰在乎？更值得擔心的是連鎖化經營後，排除新的提供者進入社會服務市場的可能，新的「民間部門官僚化」形成，換湯不換藥的結果出現，民營化的精神不再，更可怕的是營利化、商業化將成爲市場的主流，什麼正義、公平、尊嚴，免談啦！』

面對社會福利體制的處境，社會工作者本身的專業發展也出現許多的危機，周月清(2002)以訪談和問卷的方式，從社工教育、實務面和環境等方面，說明社工專業的危機，教育面如課程與實務的脫節，學者反思不夠；實務面來看，實務工作者缺乏使命感、經驗爲被肯定和傳承，專業角色不被認同等；外在環境不利社工專業發展，包含公部門的科層限制、民間組織的不穩定發展、政治環境的左右及社工師法對社工環境的負面影響等。

從既有的福利政策和機構，看見社工人員的困難處境，更能感同身受那種多方限制的無奈，尤其社工師法的通過，並無助於專業的發展，只是讓會考試的人晉升公務人物的另一扇窄門，而多數從社工科系畢業的學生，面對這樣的環境多半出走或轉行，肯待在民間機構的社工員不多，加上流動率高，什麼實務傳承和專業認同，那些只是學術圈的口號，現在我重新去看兒福中心的社工員，發現少了苛責的心態，更多一些同理的體諒，因爲這樣的工作真的不容易。

大概說明了機構的屬性和社工角色的難爲，接下來回到課輔對象的背景反思，由於社會結構的轉變，單親、隔代教養和低收入的家庭越來越多，大眾普遍對於這樣不合模的現象，很容易貼上弱勢的標籤，面對這樣家庭的孩子，直接就認爲是有「問題」的、需要「協助」的印象，找了一些關於單親、低收入學童的資料，發現有許多從負面影響來看待的文獻(江建仁，1999；張

⁴⁴ 如競爭不足、服務品質低落、政府監督困難、弊端風險大、大眾缺乏福利民營的認知等問題。

高賓，2002；謝美娥，1997)，多數認為這樣環境下的孩子容易有負面的自我觀念、角色認同混淆或行為偏差等異常特質。然而也有從優勢的角度來看待單親兒童的研究(楊雅華，2003；賴宜櫻，2004)，不表示環境的資源限制，就沒有其他的可能，也許正因為「不足」而培養出更多的毅力和學習，尤其當我們以主流價值去評價的時候，會模糊其他的優勢焦點，我想這也是我的弱勢迷思，只看見別人擁有的外在條件，卻忽略自己擁有的內在優勢。

這一群孩子能否在學校的體制下，爭取到好成績，代表了未來的希望，如果資源不足，學習成效不好，自然很難爬上升學的窄門，沒有好的學歷，只能做一些勞力的工作，在社會的邊緣下生存，這是多數人的想法，無法對抗社會給的設定，要生存必然要進入社會的大滾輪中，沒有其他的可能嗎？在商業周刊以「阿祖的兒子」為題的追蹤報導，讓我有很深的反思，阿宏在一個遠離都市的貧苦環境生長，媽媽棄養後由阿祖帶大，依照主流社會的單向思考，「不正常」家庭中的孩子，沒有接受適當的教導，之後的發展自然很讓人憂心，可能變成社會上的問題人物，跳脫出這樣的悲觀思維，他在那種環境中學得的事物，難道就比不上在學校裡的知識嗎？如果要走入社會的圈子，必定要學習既定的規範，所以這個答案無庸置疑？

顧瑜君(2004)以批判取向的方式，企圖逆向思考重新框定問題的循環。城鄉差距所帶來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讓花蓮的基層教師有著力不從心的無奈感，加上東岸的孩子來自交通不便、資訊流通不易的地區，學習品質不好連帶成績普遍不理想，多來自破碎或隔代教養的家庭，他們對未來感到茫然、生活常規也不佳，這樣「偏差」或「社會邊緣」的中學生，有許多的教育問題，甚至形成惡性循環，這群學生進入勞力階級、處於低社經地位，未來他們的孩子又會陷入相似的處境中，作者提出逆向思考的角度，不因循既有的方式面對「問題學生」：不思考如何提升學生的學習、不制定提高升學率或社經地位的目標，重點不是順勢將弱勢孩子送到社會既定的螺絲孔裡，尤其以中產家庭圖像去框定邊緣家庭時，僅用課業輔導、職業訓練的手段，

只是迴避社會結構對人的不利影響而已，作者以協同行動研究的理念，希望結合機構、教師和學生的團隊，共同去理解、詮釋和探究問題的處境，從實際行動中發展轉變問題的可能性，並從實踐想法的歷程中轉變問題。『筆者認為偏遠教師的任務應當是豐富學生的思考與生命，至於學生未來能否跳離原來的社會階層、是否從事勞力工作，已經不是擔心的議題。透過師生共同實踐的歷程，他們重新界定並找回自尊與豐富心智，藉由協同參與的計畫，開闊學生的視野，對自己產生新的理解與價值，自信心也有了踏實的基礎。』

回到我的課輔經驗來看，陷在既有老師和學生角色之間的困境，加上外在社工賦予課輔老師的職責，反而模糊當初想來這裡的動力：想透過實際的相處重新理解弱勢兒童的位置，尤其以相似處境的背景，也許更能感受他們的世界觀，學習放下我是老師的心態，以平等的位置和他們對話，以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其他的可能，而非專注於他們背後的「弱勢」身分。

行動理念與目的

整理上述的文獻後，重新思考關於「陪伴」的概念，試著分析出一些方向，好讓我的疑問具體化並協助我在課輔中的著重點，不至於模糊了焦點。分兩個部分來看，首先是課輔老師與社工人員之間的關係，經過那次衝突的影響，和社工員的互動更加對立，試著重新釐清雙方對於課輔角色的期望差異，進而發展出既有限制外的空間，除了負擔課輔的職責(協助課業)外，我還是能有自己的做法；

另外和學生之間的關係設定，也是此課輔行動中最主要的重點，從既有的困境中，企圖找尋不同的視野去看待行動的目標，重新框定行動的方向如下：(這是初步的想法，之後隨著行動歷程的變動影響而隨時修正)

- 破除既有弱勢迷思：從這群單親或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找尋屬於他們擁有的優勢面向，跳脫出負面悲觀的思維，學習接受現實的存在，並由此產生力量。
- 打破上下權威關係：從平權的立場與學生共同成長與對話，以協同行

動的概念，溝通和分享彼此的看法。

- 重看教與學的轉化：傳統的老師和學生的關係，就是給予(教)和接受(學)的單項邏輯，試圖找尋矛盾中的其他可能

進入課輔的方式

課程中的指定教科書，對於諮詢有相當詳細的介紹，其中關於諮詢的步驟更有明確的提醒，但總覺得和我想要做的方式有所落差，之後找尋貼近行動研究的文獻，企圖協助我在真實行動中的反思，夏林清(1999)在〈制度變革中教育實踐的空間：一個行動研究的實力與概念〉，整合行動研究的理念和演進的歷程，其中提及 Kolb 於 1979 年提出「認知/行動/存有的新典範研究」，整合行動的認識和作用歷程，把經驗學習和「行動即研究者」的概念連接起來，很適用於在行動中的計畫設定，相關的過程整理後如下圖 2 所示：

圖 2、課輔行動介入與改變的歷程

由於我進入課輔的行動場域裡，有太多複雜的情況，需要不斷反省自己

的行為以及和他人的互動，甚至還要透過討論和文獻的對話，我才能在反覆的行動中找到自己的困難點，由於一開始並無明確的目的，所以需要在行動中找尋和澄清，剛開始以課輔週記的方式，紀錄每週發生的事件，之後經過課堂裡老師的建議，我開始著手寫大事紀(詳見附件二)，企圖整理我擔任課輔老師的經驗，隨著時間的呈現出事件的意義，幫助我具體的評估行動歷程中的種種疑慮。

心態轉換的歷程

回想當初進入課輔的場域，自以為可以幫助這群「弱勢」的孩子，並且讓擁有相似處境的自己改變過去的悲觀想法，那就是資源不足的環境不一定沒有希望，不一定對個人僅是限制，也許有更多其他的可能，所以在模糊的情況下，天真的設定了初步的計畫(破除弱勢迷思、打破上下權威、重看教與學的轉化)，但在真實的課輔處境裡，我漸漸發現自己常常困在機構的管理制度和課輔角色的期待中無法自拔，從之前和社工的衝突開始，我就是無法正視這個矛盾，所以我的行動在不得不顧及規定的壓力下，開始失去了動力。經過多次的課堂討論後，我表面上傳達自己在課輔位置有許多的限制，導致無法行動自如，但其實我明白自己只是想要掩飾內心的焦慮，在機構的規範裡是有一些自由空間的，和社工之間的對立沒有這麼嚴重，也許尋找多一些藉口，才能讓自己釋懷沒有動力這件事。

很清楚看見自己在課輔角色的轉換，剛開始想和孩子一起做朋友、聊天，企圖討他們歡心，以做到一個特別老師的形象，後來他們不受控制的表現，讓我重新調整心態，思考適當規範的重要性，我開始接納社工的建議，從提醒、警告、處罰他們的各種手段，企圖矯正他們的偏差行為，加上看見孩子的撒謊、搗蛋和不聽話，更讓我相信這些處罰的重要性，雖然明白效果並不好，一些孩子的問題依舊沒有改變，也讓我質疑自己的做法。

孩子的問題配合上家庭的背景後更加鮮明，在課輔前的督導會議裡有將每個孩子的家庭做簡單介紹，之後和他們的相處談話也會聽見一些各自家庭

的問題，看見不同的孩子和不同的家庭故事，我發現自己的家庭其實並沒有想像中的不幸，不只是因為比爛效應下的提升，而是更能體會其實辛苦的家庭有很多，自己的家庭處境並不特別，而自己的成長過程其實還算滿順利的，並沒有自己認為的那樣可憐，和他們相處後更看見孩子面對環境的力量，並不是完全被動的消極回應，

我常想自己從他們身上得到的東西好像比較多，那我又該如何幫助他們呢？

和老師討論自己的問題後，老師覺得我把問題想得太嚴重，更提出一些具體的做法，覺得我可以去做家訪，針對小韋的家庭作深入的探討，尤其經過期中的家長座談會後，對於小韋父親真實的處境故事，好像對自己有很大的影響，為何不用這樣的動力去嘗試做一些事，對於這樣的建議其實內心不是很願意，雖然明白深入接觸孩子的世界，能看見其他非課輔時間的孩子面貌，但我的動力依舊不高，可能和相信自己沒有力量有關吧。

記得看〈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這部電影的時候，我看見劇中的幾個孩子拿著水桶到公園提水洗澡的畫面，眼淚便無法控制的流下，心中那股為他們心痛的感受，讓我看見自己始終對於世界懷有不平的憤怒，人的出身是命定的，雖然還是有可以選擇的力量，但環境的影響力好像更大更可怕，想起自己設定的課輔目標，希望能從優勢的立場去看待弱勢孩子的處境，以消除之前悲觀的劣勢取向，希望能從種種的限制中找到不同的可能，所以我拼命往樂觀的優勢假象中找尋答案，卻總是覺得少了什麼？

我想其實不管是從那個方向來看，許多的影響因素是同時存在的，環境的影響本來就有好有壞，但處在其中的個人成長脈絡是複雜的，我以課輔老師的位置在有限的時間裡，帶著三個抽象的疑問，企圖能從這些孩子身上得到解答，或者說是希望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所以看見不如我預期的情況後，失望、放棄、沒有動力的想法又開始出現，這也是我身上一直存在的模式，透過重新回看之前課輔的過程，希望找出自己的無力來源，不只是機構、社工或孩子的問題，更多的是自己的心態問題。

從諮詢看課輔角色的衝突

回想之前與社工的衝突事件，我嘗試找尋一些相關的社工書籍，希望能間接了解社工人員背後專業訓練的思維和信念，尤其看見關於督導的議題後，漸漸能明白為何他們想要幫我的方式，反而讓我覺得不舒服了，「督導」這個議題在許多的社工概論裡都佔了不少的篇幅，關於督導相關的說明和解釋，簡單的整理於下表 2，並將其後提及的諮詢概念一併做比較。

表 2、督導與諮詢的差異比較

	督導(Supervision)	諮詢(Consultation)
定義	專業訓練的方法，由機構資深的工作者對新進工作者或學生，透過定期和持續的程序，傳授專業服務的知識與技術，以增進其專業技巧並確保服務品質	協助解決問題的契約關係，加強受諮詢者的專業能力或修正解決工作問題的態度和行為
對象	專指從事社工活動的人	範圍很廣，不特定的對象
範圍	涉及問題較窄	涉及問題較廣
目標	促進受督導者自我瞭解專業成長	促進受諮詢體系的某些改變
關係	上級下屬之分	自願且同等地位
責任歸屬	督導者有行政和督促的職責，行動結果由雙方共同負責	諮詢者無行政上的權威，行動結果由受諮詢者擔負
焦點	受督導者和案主的問題	案主和機構的問題

註：整理自莫藜藜(1995，頁：236-245。)

整理過上述的內容後，很明顯可以看出督導和諮詢兩者的差異，我當初進入課輔老師的場域，就是以諮詢的概念接受委託，協助這群孩子學習或課業上的問題，卻忽略社工人員和其背後機構的立場，而最大的衝突點，來自於社工和課輔老師權利不對等的關係，間接影響我和學生的互動情況，這也

是我在課輔過程中常常遇到的矛盾(社工盯我，我盯學生)，覺得自己的自由權利被限制了，所以我表面上配合但私下卻不理會種種公約的制度。

由於我的菜鳥表現不佳，有經驗的社工人員，很自然會用以往的督導經驗來教導我一些管理方式，以有效的增進我的課輔能力，但這樣的建議方式，卻讓我覺得是否自己的表現不夠好，所以才會被特別的注意到，尤其當社工用一些諮商的標準手法試圖協助我時，心中的反感立刻湧現，也連帶影響之後與社工人員「不對盤」的相處狀況，再者，我對於自己是被「請來」的臨時雇用身份，也有很多的疑惑，心想拿人錢自然要做好受委託的事，而且自己好像為這個機構帶來不少的麻煩，為什麼不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好，還要自討沒趣引起許多的衝突呢？這樣的心態也導致我課輔後半段的無力感，透過多日的相處後，才慢慢看見社工員在機構裡生存的姿態，其實是很辛苦的，她們必須在沉重的工作量後，額外負責課輔的職責，當然有更大的行政壓力要管理好這群學生，這也是責任歸屬的問題，而我一個課輔老師，只需要協助學生課業就好了，兩者對於工作的期待不同、關注的點不同，自然方式也會有所差異。

雖然上表對於督導和諮詢做了初步的比對，但仍是以前以社工領域的理念來解釋兩者的意涵，我覺得兩者的差異不只是解釋上的不同，還存在著不同價值觀，我以賦權、主動、強化和互為主體的理念，嘗試扮演我的課輔角色，自然也與機構既有的制度和社工的信念起衝突，從我和學生相處的方式就可以發現差異，他們比較以一個管理者的立場看待與孩子的關係，但我卻和學生混在一起玩，還常常是讓他們違規的背後元兇，對於公約的漠視，也導致我帶領的這一組學生常被處罰，所以每次他們犯規，我都會覺得自己也被處罰了，我可以有這樣的條件去做一些不同的事，可能和我只是課輔老師的角色有關，如果換成正職的社工人員，那我受到的限制可能就會更多了，故以課輔老師的身分進場也是我的優勢之處。

另外關於諮詢者、被諮詢者和委託個案三者的關係，也是我這次行動面

臨的疑惑之一，剛開始是社工員委託課輔老師去協助學生的關係，所以社工、課輔和學生的三角關係很明確，但隨著行動的歷程，常常諮詢者、被諮詢者和個案三者的關係會有所轉換，所以可能學生不再只是被委託的個案，有時我會變成和學生是諮詢和被諮詢的關係，而需要去面對的委託事件可能是其他學生、社工老師或家庭問題等，我喜歡以一個相似處境的過來人身份，藉由分享的過程試圖讓彼此看見自己的力量，發現自己並不孤單。

由於我帶著目的和計畫進入課輔的場域，所以更能有意識去找尋自己的定位，但是必須顧及原本課輔的角色，因為這是我進場的基本條件，雖然剛開始因為自己的期待和課輔老師的角色有所衝突，所以花了較多時間去思考自己的定位，後來發現其實透過種種的矛盾，才更能看見自己、學生和社工是如何學會在複雜的機構體制下生存，雖然在既定的位置上，會有一些不同的限制，但在這些約束下還是有空間可以行動的，並不完全只能任憑擺佈的，這也是之後的課輔行動中，讓我能再次產生動力的來源，相信自己還是可以做一些事的。

課輔經驗後的整理

透過課輔大事記和週記的回顧與整理⁴⁵，企圖將先前在諮詢課程裡，針對課輔行動設定的初步想法和方向，給予更進一步的統整和分析，更可清楚得再次反思自己在過程中種種衝突和無力的原因，最常出現的困難來自於角色期待和自身理念的差異，讓我卡在矛盾的位置不知如何是好，在整個行動的探究歷程，我選擇的課輔樣貌也有不同的轉變，從任性抵抗規範的天真到嚴厲冷漠的灰心，滿心期待到失落無助，導致模糊自己當初的焦點，甚至一度覺得自己爲了逃避，決定做一個課輔的工具，將近一個月的時間，我悶著頭在原地打轉。

如此一來更不想去看設定的諮詢目標，因為我打從心裡覺得想用四個多月的時間去改變機構、社工或學生根本不可行，卻忘記看見自己早已在其中

⁴⁵ 關於大事記的詳細內容請參考附錄二。

產生一些影響，例如與社工的衝突和學生的對話，或多或少都有產生改變，而許多的影響效應是無法具體測量的，故目標該回到自己的身上來看，從行動現象配合自我辨證的解釋，嘗試在回答疑問的同時去找尋不同的聲音，當初設定的想法，偏重於單一的邏輯思維，經過真實課輔的經驗後，發現自己的理念反而限制看待的視野，當我以變動、多元、超越的觀點，去分析框定的行動目的時，覺得可以有較多的發展空間，而不只是對立、衝突和矛盾。

以下的分析整理分成三個部分，首先討論弱勢和優勢的面向，如何影響孩子的成長和學習，之後放在上下與平等關係的相互論點，來看課輔、社工和學生的位置，最後論及教與學的轉化歷程，強調不斷變動的雙向回饋，如同助人和被助者的相互關係，藉由以上的自我對話和反思，希望能呈現自己在課輔學習中的發現和不同體驗。

這群來自單親或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習慣被貼上弱勢的標籤，看著他們身後的背景，讓我想到結構下經濟缺乏的現實，由於缺乏各項資源的培育，多數人認為這樣的孩子容易產生心理的問題，導致懶散、自卑、挫折、自暴自棄等心態，同時對於目前的困境會有絕望的信念與價值(洪麗芬，1993)，在課輔的經驗中，確實可以發現孩子有這樣的特質，但必須回到個人特質和家庭的整體關係來看，而非籠統從表面上來做定論。

往往在理解孩子的背景後，對於他們的行為問題，能有更深入的理解，但不全是簡單的影響因素，尤其在和孩子長久的相處後，對於弱勢的圖像理解，更有了不同的看見，起初我以和他們相似處境為由，自以為更能體會其中的煩惱，例如對於家庭問題的自卑感，間接產生對自己的負面價值或信念，我常以自己的相似經驗企圖和孩子對話，就像對小時候的自己鼓勵一樣，但有許多的想像來自於我的一廂情願，因為在不同環境下的個體有其不同的因應方式，心中對於限制的負面建構，自然就會找尋符合自己期望的訊息，故弱勢或優勢的迷思設定，反而影響看待他們的侷限性，因為孩子成長的樣貌不完全被外界決定。

尋找關於貧窮議題的資料，發現多數都會提及「貧窮文化」這個概念，後來偶然在圖書館發現《貧窮文化》的翻譯本⁴⁶，翻開後即無法放下，看著一篇篇真實故事的描述，平淡、寫實的對話卻讓我很心痛，也許其中蘊含著某些相似的情感是我無法道出的，書中場景從鄉村、大雜院、貧民窟到城市，不同的家庭故事和擁有資源的差距，更可以清楚看見人如何被現代物質文化主宰，如何被經濟教條規範著生活條件，如此不對等的階級關係下，中下階層的人被分類為弱勢的一群，但是資源缺乏不表示沒有生活的意涵，這群人在困苦的環境中反而有更多的韌性和力量。所以不再以弱勢或優勢的二分法去看這群課輔的孩子，如此也才能從既有的環境影響或個體抉擇中跳脫出來，更真實面對孩子的理解世界，這樣的轉變能讓彼此不再只是困在課輔裡的老師和學生，而有更多的機會去學習面對自己的生命。

關於弱勢迷思的部分暫時討論至此，接下來討論課輔場域中的關係定位和教學的轉化歷程。當學生稱呼社工或課輔人員為「老師」，對於彼此的期待角色就已經定位，從學校延續到兒福中心的機構，學生和老師的既定模式始終存在，身處下位的學生要聽上位老師的話，如果不尊重老師就會受到處罰，如果將我們的關係放在機構來看，受雇的社工人員扮演行政管理者的角色，被請來的短期課輔人員負責協助課業的角色，而每天放學來到這裡的學生，最主要的責任就是完成作業。

在和學生的相處經驗中，發覺自己有許多的角色衝突，除了和社工老師的差異外，我花更多的精神在處理學生的行為問題，嘗試要以教導的高姿態告訴學生是非對錯，卻被他們不服管教的回應，給很重重的傷害了，所以換來我用處罰的方式來強迫學生反省，對於這樣相互耗損的重複模式，讓我挫折很久，一篇關於師生衝突的文獻提及教師面對角色衝突的鬆綁與解構行動

⁴⁶ 邱延亮譯(2004)：《貧窮文化：墨西哥五個家庭一日生活的實錄》。奧斯卡·路易士著。台北：巨流。

(劉惠琴，2001)，研究者認為道德和威信建構的解構是主要的影響，老師常直覺以道德的問題來思考衝突的性質，卻無法看見自己的道德觀是如何被社會所建構。

『教師們普遍相信「尊重」是值得推崇的道德，但是又似乎蘊含著某些學生「天生」就無法學會尊重別人，因而也挑戰了教師的極限，「尊重」變成了「容忍」。』這段研究者的描述，像極了自己的心態，我用固定道德標準去處理學生的問題，反而失去和學生間真實互動，我認為我應該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卻忘記思考學生的立場，另外的師生衝突的也被視為對老師的威信挑戰。『往往由於面子的考量，而對某些學生做過度的懲罰。』，面對學生的不聽話，我常因此而感到憤怒，可能覺得自己是老師的身分，被學生這樣不尊重的對待，很不是滋味，所以我用外在的規範來處理這樣的焦慮情況。

希望和學生建立平等的關係，卻對他們沒大沒小的反應不舒服，因為我內心依舊抱持著自己是上位的姿態，對他們而言，我是無法拋去「老師」面具的，雖然權利不對等的差距，讓老師有較高的決定權，但學生的默默接受並不表示對權利的臣服，反而會以消極的學習動機和冷漠的師生互動方式表現不滿，如此的惡性循環下，老師教學不再熱情，學生也不願意學習(文士乾，2003)。

表面上老師負責教導學生，而學生負責認真學習，私底下卻相互抱怨這樣無聊的戲碼，老師教-學生學的單一模式，深深影響著我們的價值觀，同樣邏輯的助人模式也是如此，以為自己可以透過課輔的行動幫助這群孩子，但是卻覺得情況倒反過來，我反而被教會了一些事，其實孩子的韌性很大，有自己獨特面對環境的能力，我之前總遺憾自己沒有遇到貴人，可以早點教我一些事，也許自己就不會自憐自艾了，但當我看著這一群孩子，我以為我能告訴他們什麼？但其實不管我說什麼？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思考和選擇，配合當時的想法和環境，有時需要自己去經歷某些歷程，自己去體驗的學習，那才是永遠屬於自己的。

小結

看見這群孩子就像看見內心的自己，看著他們的家庭問題也再次體醒自己對於理想家庭的不實想像，曾經以為自己的家庭不夠好，看過他們複雜無解的家庭困境後，我發現自己其實是很幸運的孩子，也因為許多相似的故事片段(爸媽吵架、學習無動力、對自己沒有信心)，間接牽引出那份共同的家庭情感，用幻想彌補缺憾進而形成理想家庭的圖像，一直以來是我因應家庭問題的方式，透過課輔的經驗，讓我有機會去接觸所謂「資源不足」的孩子，在他們身上我看見強大的力量，更讓我體驗到限制的本身，不一定是缺乏或壓迫，而是無限的可能。

第四節 家庭的重新理解與改變

過年的行動

今年的過年很不一樣，只有媽媽煮的年菜依舊沒有改變，數十年如一日的味道，總是讓我百吃不厭，每一口媽媽的味道裡都有一股獨特的家鄉氣息。

第一個不一樣的是除夕夜爸爸竟然沒有去賭博，而在家裡陪我們三個孩子打麻將，有時換媽媽進來「轉風」(換人)，一家人很久很久沒有在一起的感覺，在那一刻我感受到身為一份子的快樂，雖然沒有說太多感性的話(我們家的慣例)，但內心卻有無限的幸福滿足，原來這就是我夢想中的家庭圖像，不用去高級餐廳吃飯或刻意營造家庭和樂的氣氛，只需要最單純不過的「在一起」就好，回想小時候的過年記憶，除了吵架還是吵架，不懂大人為何要把事情弄得很複雜，好好吃一個飯有這麼困難嗎？現在對於過年的喜悅減少了，但過年卻變成一個回家的合理藉口，也許一直以來，我渴望的只是一家人可以在一起的畫面吧！

過年的期間，我小心翼翼把自己的論文計畫拿出來，還刻意的把它擺在客廳的桌上，心想著會不會有人無意間發現，然後很仔細閱讀完畢後，含著淚跟我說寫得太好之類的話，但事與願違的是沒有人注意到這本書的存在，

所以我只好拿著它直接亮相去，首先我興沖沖的和大弟分享，但他卻表示很累想睡覺，後來拿去給小弟看，他又說不喜歡看都是字的書，之後媽媽認真的看了幾頁，說自己有老花眼看不清楚，最後只說我某段故事裡的稱謂有錯，就沒有再說什麼了，我挫折到了極點，論文是寫我們家庭的故事，但是自己家人卻不捧場，坦白說自己有點失望，過幾天後的晚上，大弟竟然主動把故事拿起來看，看見「我的弟弟」和「兒時回憶」這兩段和他有關的片段時，他邊笑邊說為什麼自己不記得有這些事，還覺得我把小弟抓螞蟲的細節描述太傳神了，他的笑聲喚起小弟的注意，他也急著要看看自己在故事裡的模樣，一看見自己的糗事被公開，直喊著很丟臉、不好意思，還怪我幹嘛把這樣的小事也寫進去，沒聽過「家醜不可外揚」的道理嗎？看著我們三個姊弟一起回憶童年的過往，小時候帶著他們上學買早餐的畫面浮現在眼前，而現在我們長大了，有各自的事要忙，聚在一起的時間也很少，但是那份共同的回憶，始終不曾遺忘。

初二，媽媽按照慣例要回娘家，我硬是拉著兩個弟弟一起回去，其實我是有計畫的。回到外公家，看著小時候釣魚的大池塘不見了，大弟從多年前就不想來這裡，取而代之的柏油馬路蓋住了之前的美麗景觀，也帶走了我小時候的回憶，趁著媽媽和阿姨忙著張羅飯菜之際，我拿出預先準備好的數位相機，拉著弟弟和爸爸一起到外面照相，看著他們尷尬不自在的樣子，突然覺得這就是我們家庭一直以來的相處模式，情感無法自然的傳達，就連站在一起照相這樣的小動作，都顯得很奇怪，透過相機的鏡頭影像，看見長久以來極少和我們親近的爸爸，他臉上緊張的笑容和弟弟耍酷的表情形成非常強烈的對比。

之後媽媽說要帶我們去看她小時候種菜的田地，媽媽一路上說著小時候的有趣回憶，還不時和路過的鄰打招呼，我知道這裡有媽媽成長的濃濃情感，停在一大片的田野前，媽媽指著其中一塊雜草叢生的田地，表示這就是外公生前唯一的財產，小時候她還跟著外公一起在這裡種菜割稻，但是女兒一個

個嫁出去後，這塊地就沒有人管理，只能任由它荒廢閒置，看著媽媽感嘆的表情，我彷彿可以看見過去那個勤奮的小女孩在田裡幫忙的情景，那個永遠活在母親心中的記憶。

待大家都吃完飯後，我又拿出相機吆喝著大家一起到外面照相，大弟覺得我很煩幹嘛無聊一直要照相，但其實他不知道我的目的在後頭，首先幫四個阿姨照個姊妹照，後來換二阿姨的家庭照，最後很自然的就換到我們家了，先把每個人的位置調整好後再教人使用相機，而一切的辛苦就在幾聲「嘎擦」後有了代價，我終於有自己的全家福照片了，每次翻開家裡幾本薄薄的相片簿，總覺得少了一些什麼的遺憾，後來才發現我們從來沒有在一起的畫面，而那也是我一直很想做的事，藉由這次陪媽媽回娘家的機會，終於達成我小小的願望。

過年發生一個小插曲。爸爸和他幾個同好友人在家裡打七色牌，中途有一個人的老婆找到這裡來，還大聲發飆了一場，之後那個人灰頭土臉的回去了，這樣的場景我早已司空見慣，從小對於爸爸和賭博的深厚感情一直不得其解，總覺得不過是一個懶惰男人想要不勞而獲的妄想，但看見這群中年男人圍在一起的畫面，我好像能理解爸爸為何會如此的處境，藉由賭博的機會企圖能翻身賺大錢以彌補現實中的遺憾和失落，這是家鄉裡許多父親的相似樣貌，勞動工作背景的父親更是如此，記得小時候媽媽去工廠車衣服，爸爸騎著野狼機車去工地，他的衣服上總有洗不掉的水泥痕跡，爸爸總喜歡在下班後去賭場玩幾把，看著他用長繭的手邊抽煙邊拿牌的樣子，小時候非常不能體諒這樣的父親，現在覺得也許這是爸爸唯一能發洩壓力的地方吧！

水泥工人的無奈、失業的丈夫和父親、無所成就的中年男人，這些都是他經歷的面貌，現在的他還是習慣賭博的老毛病，但隨著我們小孩慢慢的長大了，我發現其實我們的力量和影響力也跟著變大了，聽媽媽說有一次她和爸爸吵架，大弟突然從樓上下來，拿起一旁的木椅子就摔，當場所有的人都安靜了，之後爸爸和媽媽只要有一些衝突，他都會先問大弟有沒有在，媽媽

說他會怕大弟又生氣了，還有一次是小弟的回應讓爸爸改變了很多，好像也是在一次爭執後，小弟將一箱回收的玻璃瓶交給爸爸，叫他拿出去砸好發洩一下，爸爸好像又學到一次教訓，真的覺得爸爸越來越像小孩子，雖然表面上裝得不在乎，其實心中還是有一份對我們的疼惜和重視，而這卻是他從來都不曾讓我們知道的。

他更是個沉默無比的父親，從小和我們三個孩子的距離就很遠，幾乎不會主動和我們說話交談，更別說內心情感的分享了，加上我們和媽媽的情感較為親密，所以多半也是透過她的間接傳遞才能大概知道彼此的想法，這樣看冷淡且隔閡的關係，其實私下都存在著複雜的情感，爸爸受自己過去的成長經驗⁴⁷所致，不知道如何和孩子相處，而我們也以爲這就是爸爸的自私表現，只顧自己卻從不關心我們，有時候我會覺得爸爸像是媽媽的第四個大孩子，比我們都還要依賴媽媽，常常任性而爲的不負責任行爲，卻理所當然要媽媽來收尾，也許因爲媽媽的過度包容導致爸爸被寵壞也說不定，儘管爸媽他們常常鬥嘴吵架，但卻又少不了對方的存在，這樣相互依賴的矛盾關係，我想應該會繼續下去吧。

母親節的反思

這個母親節，我帶著他一起回家吃飯，由於媽媽不喜歡去餐廳吃飯，所以決定在家吃媽媽的拿手菜，弟弟開車來接我們回家的途中，我們猜著今天的菜色可能有那些，不自覺得笑了起來，因爲媽媽最鍾情的拿手絕活不外乎那幾樣(薑絲炒大腸、芹菜炒花枝、煎香腸、炒香菇、竹筍湯等)，坐在一旁的他不太能體會媽媽的味道，因爲他常說他爸爸煮的比較美味，所以父親的味道是比較熟悉的，回到家後看見媽媽一如往常，忙進忙出張羅的畫面，我趕緊進去廚房幫忙，這讓我想起小時候喜歡跟在媽媽身後一起去溪邊洗衣服

⁴⁷ 爸爸生長在貧苦的家庭，很小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阿婆一個人辛苦扶養四個孩子長大，爸爸初中畢業後就出去當學徒，從黑手、廚師到固定水泥工的勞動經驗，一路走來他並沒有機會和資源學習所謂的父親角色，所以和一般社會對父親期望的形象比對後，爸爸自然被歸類成不合格的父親。

的記憶，而今我們母女在廚房相互有默契的協助，應該歸功於過去經驗的累積和學習吧。不知道爲什麼，和媽媽感覺最親近的時刻，好像多半是在廚房裡。

大姑姑和姑丈、二阿姨和嬸嬸都加入今天的飯局，他安靜的吃著飯，看著他們的零碎對話，吃素的小姑姑從不參與我們的葷宴，拿著裝著白飯的碗隨意的夾了一些菜，這是要給在客廳輪椅上的阿婆的，媽媽提醒她不要一下子拿這麼多，不然每次都吃不完就浪費了，小姑姑板著臉一言不發，知道現在是媽媽的場子，所以不敢發脾氣，否則早就火力全開，一直以來媽媽和姑姑的飲食習慣一直不對盤，小姑姑常常有很多中藥鍋堆滿冰箱，用過的碗筷也亂擺，煮完東西後從不收拾，種種的壞習慣傳承於阿婆，所以爸爸也是如此，每次回到家就怕的就是廚房，因爲怎麼收拾都不會乾淨，所以媽媽很早就放棄了認真打掃。

小姑姑身上彷彿有著阿婆深深的烙印，矛盾、責備和怨恨的多重影子，回到家最怕阿婆的眼神，但小姑姑的存在同樣也讓我厭惡，其實從小我和小姑姑的感情不錯，她常帶我出去玩的畫面還歷歷在目，不知道現在爲何會變得如此陌生，由於小姑姑過去的成長經驗，讓她一直充滿了不平與抱怨，由於上有哥哥下有弟弟，她完全沒有機會讀書，很小就要打零工負擔家中的經濟，日後她斷斷續續讀補校的動力，可能來自於小時候的遺憾，而她對於佛教信仰的開始，聽說是年輕時曾有過情傷所致，還一度想不開自殺過，之後她就決定不再談戀愛專心投身於佛法，因而有數次的出家經驗，而還俗就會回到家中的她，和媽媽總有許多相處差異的衝突，加上阿婆加入戰局，婆媳姑嫂的問題一直是家中主要的爭吵來源。

這幾年媽媽喜歡待在公司和裡面的幾個阿姨工作、聊天，偶然打打麻將的娛樂，就是她面對沉重家庭唯一發洩的方式，所以她早出晚歸，有時也不回來煮晚餐，阿婆和小姑姑對於這一點很不能體諒，認爲媽媽沒有做到媳婦應盡的責任，但在我看來，很開心媽媽終於學會爲自己而活，與其每天陷在

家中和她們爭執不休，不如學習讓自己快樂，但回到家中依舊無法擺脫她們母女的糾纏，所以大吵小吵還是沒有停過，看著母親節裡的媽媽開心煮菜的樣子，我比她更開心，雖然她總是最後才上桌吃飯，但那股徹底付出的傻勁，我不再覺得只有辛苦和無力，我想對媽媽而言，這是她最有成就感的時刻。

在準備吃飯的時候，我幫忙拿菜往返的途中，最厭惡的就是阿婆緊迫盯人的眼神，還不時伸出手要拉我的動作，我故意裝做無所謂的樣子，並以冷漠的姿態避開她的雙手，尤其她口中不斷喊著小妹的名字，這讓我更加的憤怒，大家都說阿婆腦筋已經不清楚了，但我卻覺得她疼愛小妹的事實卻是再清楚不過了，之前的我很厭惡阿婆的一切，當她生病的時候我從來都沒有關心過她，我以為這就是勝利的報復，但其實我並不是不在乎阿婆的，只是她對於小妹的偏心一直讓我很介意，不管我的表現如何，她只在意小妹的而已，就連生病了都不會忘記這一點，我知道這是她疼愛小叔的轉移方式，而小妹承受著窒息的愛卻一點都不開心，我對於阿婆那份矛盾的情感，是需要時間去學習的吧！對於現在不夠成熟的我而言，這個多重複雜的關係，終究是我必須要去面對的。

媽媽的電話響起，原來是小妹打來的，她說因為要加班所以沒辦法來吃飯，但是改天會再請媽媽吃飯的，這幾年小妹隻身在外生活，她變得很早熟也很務實，因為學歷不夠的她，學會再不同的地方生存，現在她有一個穩定的男友，服飾店的工作也不錯，常常會打電話給媽媽，因為她只剩下一個親人可以依靠，阿婆和小姑的死纏爛打，已經讓她不敢常回家，每次都要偷偷和媽媽見面，否則她們又會疑神疑鬼，一場家庭的爭吵又會開始，記得她和男友經過新竹時，曾經和她們吃過一次飯，看著陌生的小妹，我想起小時候大家一起玩的畫面，不知道為什麼現在會如此的生疏，但是我們都在嘗試拾起過去的姊妹情誼，經過幾次的相處後，看見她辛苦的成長歷程，我開始可以體諒小妹的處境，回想之前任性的自己，為了突顯自己而刻意將小妹的樣貌扭曲，發覺自己其實很自私。

大弟吃了幾口飯後，就表示自己吃不下了，連忙回到他的電玩世界裡，他昨天半夜下班後，一直沒睡所以看起來精神很差，問他最近工作的情況，他說由於工廠搬遷到楊梅，上班的路途要四十多分鐘，因為和幾個同事約定輪流開車，所以每週只要開兩次車就好了，看著大弟滿臉的青春痘和消瘦的身軀，我告訴他雖然要值夜班但是還是要注意自己的身體，他常熬夜、抽煙、亂吃東西的壞習慣，從工作後就已經養成，知道勞動的工作很辛苦，因為大弟臉上常有著疲累的神情，看著他將車子改造成奇怪的樣子，我知道這是他唯一的消遣，問他有沒有女朋友，他總是笑著說這個樣子，有誰會喜歡上自己。

我問大弟還想不想讀書，等我有工作能力後，也許可以幫助他去唸書，或者可以幫他找份好一點的工作，但他對於我的好意沒有多說什麼，我想盡辦法想讓大弟脫離勞動的工作，我以為這樣的 he 會比較快樂，但是我卻沒有看見他的立場，只是想把他帶到我想成爲的樣子，常想這樣的生活真的不好嗎？大弟的未來就真的沒有希望嗎？許多的想像來自於我的相信，而大弟有他自己的選擇，不是我想要強迫就能找到答案的，我還是可以會給他協助和建議，但是不像之前的壓力說辭，硬要大弟做我認爲有前途的事，這樣想之後我覺得自己的煩惱漸漸淡了。

小弟去餐廳端菜打工，因為母親節的生意很好，所以臨時的打工機會比較多，自然就沒有和我們一起吃飯，之前覺得小弟不用功讀書，每天上網打電動的生活很浪費，常提醒他去外面接觸不同的世界，反正又不喜歡唸書，那就出去打打工也好，可以減輕媽媽和大弟的經濟負擔，直到下午四點多小弟才回來，看著他脫下工作服的模樣，我覺得乖巧的小弟好像長大了不少，我拿出男友公司發的大買場禮卷和紅包送給媽媽當禮物，媽媽說不如我們一起去買東西，就這樣大弟載著小弟、媽媽、我和他出發去大賣場，聽著媽媽說家裡欠的日常用品，我一樣一樣的往推車裡塞，好像這是自己唯一能幫家裡做的事，這樣虧欠和彌補的心態，讓我相信目前經濟對於家裡是很重要的，

而我也覺得自己能做的好像只有經濟的協助，但我卻忽略了一些事。

回到家後我提議要玩麻將，大家一起幫忙排桌椅、拿傢伙(麻將)和零食備用，裡面就屬我的動作最慢，牌技也不好，媽媽直說自己已經玩很多了，要讓我們先玩，她在一邊看卻不時要給建議，一下說我打錯了，一下又說我不會玩，把很多好的牌都浪費了，雖然如此，我還是靠著亂打的氣魄，硬是自摸了一局又一局，還有一次槓上加開花自摸的超級幸運呢！藉由打麻將的樂趣，我們一家人找到了屬於我們增進感情的方式，想起之前的自己接到媽媽的電話，問我要不要回家，我常以有其他的事要忙為理由，表示自己沒辦法回家，知道媽媽每次都很失望，但面對回家這件事我心中還是充滿了害怕和排斥，覺得自己很難面對內心的抗拒，我常想不知道能為家裡做一些什麼，但錢並不是唯一的辦法，有時候一通媽媽的電話，會讓我知道自己還有一個在桃園的家，提醒我該是回家的時候了，回家陪伴他們，我想這才是我應該做的第一件事吧！

未來的圖像

原本對於自己的家庭有非常多的不滿意，當我透過故事、反思和討論後，心中對於不合格的家庭和自己有了不同的理解，但卻還是無法放下許多的擔心，對於這樣的不合格家庭，我要如何把它帶起來呢？扛起如此沉重的負擔，非但沒有減輕我的疑惑，反而讓我更加的失望，因為我不可能把它變得我想要成爲的樣子，而我以為我的理想圖像才是幸福的象徵，卻不去正視真實的家庭樣貌，因為面對家庭的問題，讓我更加的痛苦，就像解不開的結一樣。

在第一節從「真實與理想」看自卑到超越的歷程轉化，我清楚的知道學習積極的接受家庭，並不是一種自我安慰，而是要讓我自己釋懷困惑，才能解開自己綁起來的結，經過了課輔的經驗後，看見許多孩子和他們家庭的辛苦處境，我突然覺得自己並不是特殊的案例，許多的家庭都有各自要面對的問題，而我之前不能體會父母的位置，以自己的角度抱怨父母沒有給我們和別人一樣多的資源(鋼琴、補習、名牌衣服)，但是成長的一路上，一個孩子

該有的東西，我一樣也沒缺過，卻還是不滿意這樣的幸福待遇，我想我也算是被寵壞的孩子吧！

現在看我的家庭，我覺得自己很幸運能在這裡出生，雖然家中偶而還是會爭吵，但看見媽媽學會自己找娛樂(麻將)、爸爸身體健康、大弟有份穩定的工作、小弟認真打工生活、小妹有自己的歸宿、小姑姑和阿婆現在也比較乖了，我也快要工作賺錢，家中的經濟不富裕但也不至於到挨餓的地步，那還有什麼要煩惱的呢！有時我會想著家裡未來的樣子，也許和現在一樣沒有很大的改變，想起曾經在夢裡我帶著自己的孩子回娘家看外公外婆的畫面，讓我感動好久好久，也許等我有自己的另一個家庭時，更能體會身為父母的辛苦。

客家的情懷

在圖書館關於客家議題的熟悉書櫃裡，偶然發現一本新進的書籍，書名叫做《來去東勢庄》⁴⁸，因此吸引我的注意將它拿起來看，心中早有預期所謂的東勢應該是指台中的東勢吧！沒想到仔細一看，真的是家鄉桃園平鎮的東勢，興奮的翻開這本書，也勾起我內心關於家鄉的情感，一份客家的回憶。

雖然書中的內容顯得有些零碎和淺薄，但看見書中熟悉的景物還是讓我感動不已，這裡有以前的小學、雜貨店、廟宇和溪流，還有印象中的老師、村里長和鄰居等人物，都是曾經陪伴我兒時回憶的點滴，隨著成長的腳步漸漸遠離這個可愛的家鄉，從小學、國中畢業後到外頭唸書，對於東勢一點一滴的改變，總要等到我久久回家一次後，才會驚訝的發現這裡變得很陌生，尤其看著小時候最喜歡的溪水變得又臭又髒，過去抓魚的畫面卻也跟著模糊了，隨著住宅區的擴建，田野好像變的更小了，以往打赤腳奔馳在田地裡的無拘無束也跟著消失，許多的房屋改建後，少了過去那樣的簡單樸素，也讓我找不到記憶中的雜貨店，翻到書本的後面，看見東勢國小的高齡大榕樹，還是依舊佇立在操場旁，陪伴著許多小小 的東勢人成長。

⁴⁸ 東勢庄文化工作陣作者群著(2004)：《來去東勢庄》。台北：行政院客委會發行。

每次偶然經過客家的廟宇，聽見客家的傳統老山歌，都會激起內心一股特殊的情感，那樣熟悉的曲調往往迴蕩在腦海中久久不去，看見幾個戴斗笠的老阿婆，坐在廟前兜售自家的醃菜，用客家話交談著生活的瑣事，對我這個客家失根的女兒而言，其實是充滿虧欠的，想起自己不太願意說自己是客家人的心態，對於客家認同更是一種沉重的遺忘，記得有一次搭客運快到終點站時，一個老婆婆用客家話問司機總站有沒有廁所，我馬上用國語回答她，這時也是客家人的司機，好奇的問我是不是客家人，我又再度以一貫的方式，表明自己是一個會聽但不會說的假客家人，之後聽著司機大伯擔憂對客家文化的遺失，還說自己的兒子連聽都不會，覺得現在的年輕後輩真的要反省，但我卻覺得不只是我們年輕一輩的問題。

從大環境的轉變來看，城鄉差距、人口外移和母語的遺落都是複雜的相互關係，個人處在種種脈絡下所形塑而成的樣貌，絕對不是從單一影響所能解釋的，由於這樣共同的現象，也提醒我們去反思客家族群的位置，而我身為其中的一份子，在回看家庭的故事和參與客家的活動後，漸漸發現自己對於客家的情感，一直不曾消失，只是暫時被掩蓋住而已，當我說自己渴望回家時，那也表示要重新開始尋找那份失落已久的族群圖像，那份屬於我自己的客家情感。

第六章 暫時的結語

第一節 勞動客家家庭的女兒

寫完自己的故事後，我嘗試從三個視角出發，企圖找尋可能的方向並藉此釐清一些內心的疑問，為何從性別、族群和階級的觀點著手，可能和我自許是一個來自勞動家庭的客家女兒有關，不只是身分背景的象徵符號，更代表了自己在環境的位置和成長的機會條件，尤其透過了一連串的行動歷程，再次回看這些框架所帶給我的影響，也許能為當初的疑惑找到不同的詮釋意涵。

起初對於自己的勞動家庭是自卑的，之後看見階級制度的分類，更多了一份不平與氣憤，低下階級的負面被標籤化，也因此影響我對於理想家庭圖像的不實建構，覺得自己的家庭不如人，甚至連帶覺得自己也是卑微的，當我理解勞動工作的父母是如何辛苦撐起這個家，內心的不諒解轉變為心疼和愧疚，一度以為只要能把家庭拉離這樣勞動的處境，自然就能解決所有的問題，這樣不切實際的心態，反而讓我更加的失望和灰心，因為我實在拖不動如此沉重的負擔。

從**拒絕**到**看見**家庭的處境，以為自己就能**接受**家庭的真實樣貌，但課堂討論和家庭行動的反思過程，仍舊讓我攤在原地，透過兒福中心的課輔經驗，接觸一些單親和低收入背景的孩子，我看見資源不足的他們是如何學會生存的方式，因為限制而培養出更多的力量，並非如當初悲觀的想像，尤其在家長座談會中與家長的對話，更讓我看見父母辛苦的勞動背影，想起爸媽都來自於單親的貧苦家庭，沒有足夠的資源可以讀書，很小的時候就要開始幫忙家計，也因為沒有學歷而必須從事勞動的工作，藉此養活一家子的人，相對於我而言，能夠一路唸書上來，其實是有條件的，因為父母的微薄薪水和無私的付出，我才能自由選擇讀書的路，其實我從小到大該有的都有，只是不理解他們的處境，而變得一個不知足又任性的孩子。

尤其在課輔的學習過程中看見各式各樣的家庭故事，多數的孩子對於自己不合模的家庭，普遍都有許多的不諒解，尤其外界附加的不實理想圖像，更加扭曲自卑孩子的內心相信，他們對於家庭的厭惡和無力，讓我再次看見自己的模樣，也許小時候就是因為要符合社會的期待，而學會看輕勞動的父母和自己，有機會跳脫出既定的位置，以第三者的立場去看待其他人的家庭，原來許多故事的背後都擁有相似的情感，我漸漸能理解自己自卑的來源還有對於家庭的無力感，不再單純的期望家庭的改變，而是學會更真實接受原本的面貌，如此才能更真實的接受自己，如果說資源不足是一種限制的話，我倒認為也許限制的本身，其實是一種可能，讓人學習更多的本事去面對環境中的挑戰，而這是在富足的生活裡學不來的，所以限制變成另一種的資源，讓人變得勇敢而堅強。

對於性別議題的敏感來自於課堂討論和文獻資料，也因為看見女性的不平等處境，讓我在親密關係中變得更加的氣憤和害怕，而他卻認為我被女性主義教壞了，事事變得斤斤計較，簡直已經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然而這樣無法言語的焦慮，是女性共有的相似感受，尤其看見母親總是處在辛苦的位置，默默接受一切不公平的待遇，卻不勇於離開追尋自己，因為孩子、安全

感和名譽，許多的理由變成她繼續留在家庭的安慰，這是我無法理解和氣憤的，爲什麼要犧牲自己來維持家庭，我始終心疼母親，卻又厭惡她的懦弱，我以爲自己夠灑脫自主，直到面對親密關係可能結束的那一刻，才發現自己其實一直都是母親的翻版。

電影「喜福會」裡許多關於女性處境的故事，描繪出不同時代背景下的女性樣貌，透過母親和女兒的承接關係，清楚勾勒出女性自主學習的歷程，其中影響我最深的感觸，似乎女性擁有一個原罪，需要藉由男人的認同與需要，來間接證明自己的存在，如果沒有依附在男人身上就等於失去自己，儘管隨著社會的變遷，這樣的女性原罪依舊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媽媽用無私的付出肯定自己，我用委屈和退讓的方式維持關係以免失去自己，都是在因應自己內心的原罪。

經過了關係的復合和女性友人的對話，我慢慢放下爲反抗而反抗的不理性想法，多了女性意識的腦袋，讓我理解兩性需要共同去學習的重要性，而非只是抗議男女不平等的心態，過去女性受欺壓的圖像到現在已經有不同的轉變，繼續爭取自主的路還是會走下去，當我用真誠的心態去看待這段關係，對方的姿態也會跟著放低，而我們各自承受不同的期許和觀念，也是必須相互溝通和理解的，我更明白需要藉由他人來讓自己更好的想法是錯誤的，因爲只有自己好，兩個人在一起才會更好，如果真的關係結束了，也是另一種的考驗和成長，這些都是我學習自主的開始，就如同媽媽開始有自己的生活一樣。

在經歷過一些行動與反思歷程後，重新去看待家庭的圖像，更讓我渴望找回故鄉的記憶，尋找自己的認同根源，是另一種「回家」的方式，家族史⁴⁹的探究過程，清楚理解父母的生長環境，才更能體會他們的行爲表現背後的面貌，其中屬於客家特有的文化，更是深深影響著我們的生活和觀念，透過

⁴⁹ 關於客家家族史的探究詳見第二章第二節的族群視角。

參與相關客家的活動⁵⁰，我看見兩代之間明顯文化認同的斷層，就從語言的遺忘開始分裂，年輕一輩對於客家的認同情感也逐漸消失，以前的我對於客家人的背景，並沒有特別的想法或感覺，直到有機會重新回看自己的家庭故事，有意識去探究關於客家族群的資料，才漸漸找回失落已久的客家情感。

我十六歲離開家庭求學，也離開了客家庄的家鄉，我以為不回家就能逃避許多的問題，包含面對自己的疑惑和害怕，儘管遠離家庭已經有十多年的時間，我終究必須去正視內心的恐懼，小時候的回憶深深烙印在心中，而那一份對於家的情感其實不曾消失，對於自己身為客家人的忽略，也許更是一種暫時的任性出走，如此當我決定要回家，重新找尋自己失落的歸屬感，其實也是對於客家家鄉情感的再次擁抱。

沒錯！我是一個勞動客家家庭的女兒，這樣自我期許的認同描述，帶給我更多力量去面對自己的疑惑和焦慮，對於以往記憶中的故事意涵，除了可憐和怨恨之外，我學習看見更多幸福條件的線索，重新珍惜自己所擁有的資源，走過這一趟尋找答案的路，更清楚看見自己的任性和堅持，責怪外在環境賦予的弱勢身份(勞動、客家和女性)，卻沒發現因為這些所謂的多重限制，反而是讓自己學會更多生存本事的養份。

第二節 研究歷程的反思

從開始寫故事到現在已經一年多的時間，回想當初和老師討論相關的論文方向時，面對不斷重複的一句：「回去先寫故事」，始終讓我困惑不已，不是先分享自己找尋許久的議題，千辛萬苦收集的文獻也擺在一旁，反正就是要先寫故事就對了，伴隨著種種的疑慮和擔心，我就這樣開始寫起自己的故事。

起初我用記憶拼圖的方式，將故事隨著時間的發展依序排列，腦海中記

⁵⁰ 關於客家活動的詳細內容詳見第四章第三節的混亂中的轉化。

得的事件先粗略的標上名稱，以幫助我進行故事的撰寫，累積了一些故事片段後，開始學習在研究生的會議上分享與討論，其中琢磨最多的就是關於家庭的部分，第一次有人聽自己的家庭故事，很興奮也很焦慮，內心的情感不停的湧出，我邊流淚邊述說著自己對於家庭的不諒解和氣憤，那是長久以來始終深藏的問題，自然也間接影響我的成長歷程，老師看見這樣的情況，覺得家庭對於我一定有很大的意義，所以又叫我回去把故事寫得更完整一點之後再討論，面對這樣的論文討論方式，我有些搞不清楚狀況，但卻也激發我寫故事的動力。

利用暑假兩個月的時間，我下定決心要完成論文的計畫書，擬定出大概的方向後，開始進入閉關修練的生活，由於約定三個星期後要討論每個研究生的進度，利用這段時間我決定先將故事完成，每天將記憶一點一滴的擠出來，不斷回想過去發生的情節，就像看著個人的電影一樣，同時也再次看見自己從小至今的成長軌跡，原來有這麼多的事件其實一直存在我的心中，這是自己很少想起的片段，還記得拿著厚厚一疊的完整故事，覺得非常有成就感，畢盡是描述自己許多回憶的心血結晶，配合著兩週一次的討論，我又開始整理文獻的部分並紀錄討論的反思和行動的歷程，之前因為興趣而收集關於性別、家庭和婚姻的資料就先派上用場，之後老師對於客家背景的提醒，也讓我積極著手於客家族群的文獻，最後對於勞動家庭的心疼，也是我將階級議題加入討論的原因，後來的研究方法，因為使用敘說、行動和反映的概念，所以也朝這些方向找尋了相關的資料，陸陸續續花了三個月的時間，將論文的計畫書趕出來，完成自己初步的目標，讓我鬆了一口氣，但也是我逃避面對家庭問題的開始。

完成論文計畫的口試後，我漸漸失去了原本的動力，不再去接觸自己的論文資料，再研究生的討論中也漸漸失去聲音，我用喉嚨「卡住」來形容當時的感受，就像胸口佈滿了噁心感，讓你說不出來也寫不下去，整個人呈現停擺的狀態，老師和同學默默在一旁接受我的暫時逃離，為了找尋其他的宣

洩出口，除了參與課程的進行外，系辦打工、擔任助教到之後的課輔老師，都是我使用的方式，心想透過這些行動也許能為自己的卡住找到原因，歷經了半年的空白，再次面對論文的心情早就已經不一樣，經過了許多的行動和紀錄(重看自卑、親密關係的磨合和課輔的經驗)，對於之前在故事中描述的自己 and 家庭的樣貌越來越清楚，好像能看見自己當初的任性想法，是如何扭曲我去看待家庭的過程，對於家庭的不諒解，我開始產生了不同的理解。

最後對於家庭處境的重看和行動，我發現許多的問題其實多半由自己所構成，雖然清楚明白問題的本身無法解決，但是看待的想法已經不同，自然心中的「不諒解」也不再只是抱怨，我相信自己還是有力量的，對於家庭的未來圖像不只是悲觀的相信，其實還是有更多的可能的，回想這一段撰寫論文的歷程，我開始可以理解老師當初那一句「回去先寫故事」的背後用心，唯有透過這樣不停回看、行動和反思的歷程，才能讓我看見自己過去的狹隘理解，也透過這些真實的學習經驗，我才能更真實的看見自己和自己的家庭。

而在整個探究自己故事的歷程裡，真實的學習經驗還是必須藉由某些資源的協助才能完成，尤其配合課堂反思和研究生團體的互助，集體對話而創造出來的氛圍環境，對於學習轉化的影響很大，加上非本科系出身的我，沒有心理系單一典範的限制，自然抵抗非量化典範的衝擊也比較小，而原有的護理背景和工作經驗反而成爲我多元學習背景的資產，面對敘說自我的方式，配合與他人的對話和分享，更能清楚自己的思維和行動，同時也在傾聽別人的故事中，回看自己的觀點和可能的限制，進而體驗和改進不足，另外相關的課程帶領我深入分析和探討某些意義背後的意涵，如此更直接激發我產生行動的實踐，而不只是虛假的空想，總而言之，個人敘說的研究歷程，必須透過自己和課堂中的社群對話才能共同創造出來。

第三節 故事的價值

在寫自己的故事時，心想著說完了以後呢？整理相關的文獻資料後，我又思考著下一步要作什麼才好，到現在完成這篇論文的大部分內容，心中的疑問還是越來越多，在連自己都不清楚的情況下，又如何說明此文本的價值呢？

當我整理出上述的研究架構後⁵¹，突然發現自己固有的問題模式，拒絕面對現實的情況，一味跟隨著外在的理想規範，所以總是不滿足，永遠覺得自己不夠好，相對的也以此標準去衡量自己的家庭，然而用自己的詮釋角度去說明這樣的現象，是否能精準的套用在其他人身上，答案自然是不可行的，因為人類複雜的心理現象，是無法以公式計算出來的，所以我想用「相似」或「參照」的概念，來間接說明這篇論文的價值。

個體的生命經歷是無法複製的，然而有些情感卻是可以相互感通的。出身於資源不足的環境，尤其對於某些群族而言，對於成長經驗必定有著某種的影響力，這也是在自己的故事裡，間接想要表達的，所以當我說「我是一個來自勞動家庭的客家女兒」時，其中就蘊含著多重背景和可能的限制，深受此環境影響的自己，如何成長的故事，也許能讓有相似經驗的人，看見自己是如何在大社會的位置裡，一步步的移動著，並且學會相信自己的存在意義。

以質性的敘說方式，描述自己的故事，進而在不斷的反思過程裡，漸漸產生行動的能量，這也是個人面對真實自我的挑戰，從逃避、抗拒、看見到接受自己處境的一路上，其實是辛苦的。每次看著文本中的自己，都有滿滿的複雜情緒，其實說穿了，只是一個女孩的成長故事，但如果有人看完故事後，有一些感動情緒存在的話，我想那就是這篇論文，最大的貢獻。

雖然我嘗試在行動的過程裡，有意識的去思考和體會，然而之後的書面紀錄還是難免有些遺漏和不足之處，加上多半以自己的角度詮釋情境，容易忽略其他人的真實聲音，彼此相互對照的確認性不夠，因而造成自我解讀的

⁵¹ 圖 1. 從「現實與理想」看自卑到超越的歷程轉化。

狹隘限制，例如在文本中描述的父親圖像，多數是透過和母親的談話中間接詮釋而來的描述，

無法和父親直接對話的困難，直接影響著我看待他的真實處境，而相似的情感對話困難也同樣存在於和家人溝通時的不自在，另外在敘說和行動的概念下，很難一開始就有明確的目標，學習歷程的變動性很大，故論文後半段的探究重心，容易隨著當時心態的轉變而調整方向，造成文本前後的部分內容不夠流暢。

參考文獻

- 卜華志(2004)：〈破屋裡的故事：阿祖的兒子〉。《商業周刊》，531，112-129。
- 丁雪茵、鄭伯璦、任金剛(1996)：〈質性研究中研究者的角色與主觀性〉。《本土心理學研究》，6，354-376。
- 王淑娟(1998)：《對家之情感與意義的轉變》。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雅各(1999)：《性屬關係(下)性別與文化、再現》。台北：心理。
- 孔祥明(1999)：〈婆媳過招為哪樁？：婆婆、媳婦與兒子(丈夫)三角關係的探討〉。《應用心理研究》，4，57-96。
- 江運貴(1996)：《客家與台灣》。台北：常民文化。
- 江建仁(1999)：〈家庭結構改變對單親兒童的影響〉。《社會福利》，142，58-61。
- 朱嘉琦(1998)：〈台灣婦女女性意識發展歷程之研究—以三位女性主義者的生命故事為例〉。《教育心理學報》，1(30)，51-71。
- 李竹君(2002)：《客家農村女性的勞動經驗與美德》。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利翠珊(1995)：〈夫妻互動歷程之探討：以台北地區年輕夫妻為例的一項初探性研究〉。《本土心理學研究》，4，260-321。
- 利翠珊(1999)：〈已婚女性家庭系統的交會：親情與角色的兩難〉。《中華心

- 理衛生學刊》，3，1-26。
- 利翠珊（2000）：〈親子情感、家庭角色與個人界域：已婚女性代間情感糾結的經驗與內涵〉。《中華心理衛生學刊》，4，77-107。
- 余德慧、呂俐安（1992）：〈敘說資料的意義：生命視框的完成與進行〉。見楊國樞、余安邦（主編）：《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理念與方法篇》。台北：桂冠。
- 余德慧、徐臨嘉（1993）：〈詮釋中國人的悲怨〉。見楊國樞、余安邦（主編）：《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文化、教化與病理篇》。台北：桂冠。
- 余亭巧（2003）：《客家女性的群族認同經驗—五位女性客家文化工作者的生命歷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美珠（2000）：〈敘事研究：從生命故事出發〉。《輔導季刊》，4（36），27-34。
- 林萬億等著（1999）：《台灣社會福利的發展：回顧與展望》。台北：五南。
- 林士乾（2003）：〈給與不給之間〉。《張老師月刊》，435，39-42。
- 邱惟真、丁興祥（1999）：〈朱光潛多重自我的對話與轉化：一種敘說建構取向〉。《應用心理研究》，2，211-249。
- 易之新（2000）：《敘事治療—解構並重寫生命的故事》。Jill Freedman、Gene Combs 著。台北：張老師。
- 周雅容（1996）：《象徵互動論與語言的社會意涵》，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與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出版社。
- 周月清（2002）：〈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的危機與轉機-社工教育與實務的醒思〉。《社區發展季刊》，99，90-125。
- 雨青（1985）：《客家人尋根》。台北：武陵。
- 南山容（1989）：〈客家女人不是人〉。《客家風雲雜誌》，第十六期。
- 吳燕（2003）：〈書評：真理與方法〉。《香港：社會科學學報》，25，178-186。
- 俞智敏等譯（1995）：《女性主義觀點的社會學》。Pamela Abbott ,Claire Wallace 著。台北：巨流。
- 洪莉竹（2000）：〈研究者多元文化主體性的體認—我在進行質化研究過程的學習〉。《輔導季刊》，4（36），51-55。
- 洪麗芬（1993）：《低收入女性單親的生活調適之研究：以台北市低收入戶為例》。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 徐正光 (1991) :《徘徊於族群和現實之間－客家社會與文化》。台北：正中。
- 胡幼惠 (1995) :《三代同堂－迷思與陷阱》。台北：远流圖書。
- 莫藜藜 (1995) :〈社會工作督導與諮詢〉。李增祿主編：《社會工作概論》，台北：远流。
- 夏林清、鄭村棋譯 (1986) :《變－問題的形成與解決》。Paul Watzlawick 等著。台北：遠流出版社。
- 夏林清、鄭村棋 (1989) :《行動科學：實踐中的探索》。台北：張老師出版社。
- 夏林清 (1996) :《實踐取向的研究方法》，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與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远流出版社。
- 夏林清 (2000) :《行動科學》。Chris Argyris, Robert Putnam, Diana Mclian Smith 著。台北：遠流。
- 夏林清 (2002) :〈尋找一個對話的位置：基進教育與社會學習歷程〉。《應用心理研究》，16，119-156。
- 夏林清 (1999) :〈制度變革中教育實踐的空間：一個行動研究的實例與概念〉。《應用心理研究》，1，33-68。
- 陳月娥 (2002) :《社會學》。台北：千華。
- 陸洛譯 (1997) :《社會階級心理學》。Michael Argyle 著。台北：远流。
- 萬育維編著 (2001) :《社會工作概論-理論與實務》。台北：雙葉。
- 畢恆達 (1996) :《詮釋學與質性研究》，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與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远流出版社。
- 連鷺役 (1997) :《撐起一片天：一位低階層女性生存的故事》。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曹中瑋 (1996) :〈大專學生嫉妒心理之分析〉。《本土心理學研究》，5，72-112。
- 莊景同 (2002) :〈超越政治正確的「女女」牽「拌」：從「我和我的朋友」的故事看生命掙扎與價值體現〉。《應用心理研究》，13，109-146。
- 許瑛詔 (1996) :〈婆媳角色在文化中的意涵〉。《輔導季刊》，2 (32)，60-65。
- 許育光 (2000) :〈敘說研究的初步探討－從故事性思考和護為主體的觀點出發〉。《輔導季刊》，4 (36)，17-26。
- 黃秀菁 (2000) :《打破愛情的玻璃罩－三十敢立的女子》。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翁廷俊編著（1988）：《台灣龍潭翁氏祖譜》。翁元乾嘗印。
- 翁開誠（2002）：〈覺察我的治療理論與實踐：通過故事來成人之美〉。《應用心理研究》，16，23-69。
- 葉雲特編著（2000）：《祭祀公業葉奕明公祠重建落成慶典特刊》。祭祀公業葉奕明公嘗管理委員會出版。
- 葉于模（2000）：〈自卑情結〉。《公務人員月刊》，49，57。
- 楊雅華（2003）：《請戴上綠色眼鏡進入我的翡翠城堡：運用優勢觀點探討離婚單親家庭兒童的生活世界》。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 楊國樞（1992）：《父子軸家庭與夫妻軸家庭：運作特徵、變遷方向及適應問題》。
- 行政院衛生署主辦，中國心理衛生協會協辦「1992年家庭與心理與衛生國際研討會」（台北）主題演講文稿。
- 張典婉（2002）：《台灣文學中客家女性角色與社會發展》。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高賓（2002）：〈單親兒童的失落與其輔導策略〉。《輔導季刊》，2(38)，44-52。
- 張家銘（1997）：《社會學上冊》。Anthony Giddens 著。台北：唐山。
- 張敏如（2000）：《沙發上的說話課》。Richard Stone 著。台北：經典傳訊文化。
- 張思嘉（2001）：〈婚姻早期的適應過程：新婚夫妻之質性研究〉。《本土心理學研究》，16，91-133。
- 張典婉（2002）：《台灣文學中客家女性角色與社會發展》。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梁淑娟（2003）：〈親密關係中夫妻互動模式「女要求—男退縮」——一個性別敏感觀點的批判〉。《輔導季刊》，2（39），10-17。
- 蔡明娟（2001）：《鬆綁之旅——一個中產階級女性透過愛情邁向做自己的歷程》。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鄭芬蘭（2000）：〈技職幼保系大學生自卑心理特徵的分析暨健康因應策略之研究〉。《屏東科技大學學報》，2(9)，161-171。
- 賴宜櫻（2004）：《獨當一面-單親家長親職之研究》。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惠琴 (1999a) : 〈女性主義看夫妻衝突與影響歷程〉。《婦女與兩性學刊》，10，41-77。
- 劉惠琴 (1999b) : 〈從辯證歷程觀點看夫妻衝突〉。《本土心理學研究》，11，153-202。
- 劉惠琴 (2000a) : 〈母女關係的社會建構〉。《應用心理研究》，6，97-130。
- 劉惠琴 (2000b) : 〈青少年在母女關係中的個體化模式〉。《中華心理衛生學刊》，4，53-91。
- 劉惠琴 (2002) : 〈性別與心理學〉。《應用心理研究》，16，83-108。
- 劉惠琴 (2001) : 〈中小學教師在師生衝突情境中的角色建構與行動〉。《應用心理研究》，12，175-217。
- 劉素鳳 (1998) : 《婚姻的真實面貌》。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還月 (1999) : 《台灣客家風土誌》。台北：常民。
- 劉還月 (1999) : 《台灣客家風土誌》。台北：常民。
- 劉還月 (2000) : 《台灣的客家人》。台北：常民。
- 劉佐泉 (2000) : 〈客家淵源論綱〉。《客家文化第三期》。中央大學客家研究中心。頁 6-35。
- 劉仲冬 (1996) : 《量與質社會研究的爭議及社會研究未來的走向及出路》，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與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出版社。
- 謝雨生、黃毅志 (1999) : 〈社會階層化〉。王振寰、瞿海源主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北：巨流。
- 謝美娥 (1997) : 〈從單親家庭的教養困擾談子女的照顧〉。《社會工作學刊》，4，55-75。
- 譚天譯 (2002) : 《階級：揭穿社會標籤的迷思》。Jeremy Seabrook 著。台北：書林出版。
- 羅肇錦 (1993) : 〈看不見的民族〉。載於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編著：《台灣客家人新論》。台北：臺原。
- 顧瑜君 (2004) : 〈課程與實踐模式-批判取向之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應用心理研究》，23，79-104。

附錄一：從《金鎖記》看阿婆

張愛玲的小說集中，《金鎖記》裡的七巧，有著鮮明的個性，她的苛、毒、怨，在張愛玲細膩的筆觸下，寫實的顯現出來。在此將七巧的故事依序，分成數個部分來討論，其中穿插阿婆的對照，企圖透過七巧的陳述，看見阿婆的位置。

起頭的敘說

「誰叫我的窗戶衝著後院了呢？單單就派了那麼間房給我，橫豎我們那位眼看是活不長的，我們淨等著作孤兒寡婦——不欺負我們，欺負誰？」（頁 155）

「小姐頭髮怎麼這樣稀朗朗的？去年還是烏油油的一頭好頭髮，該掉了不少罷？」（頁 157）「這麼一個人才出眾的新娘子！三弟你還沒謝謝我哪？要不是我催著他們早早替你辦了這件事，這一耽擱，等打完了仗，指不定要十年八年呢，可不把你急壞了。」（頁 159）。

在小說前段描述裡，細膩的鋪陳手法，將七巧的舉止行爲，演的活靈活現的，酸辣的語詞更是生動呈現出令人厭惡的性格，她拐彎末角的批評功力一流，但酸溜溜的讚美，更讓人打從骨子裡寒心；除了一再強調自己的被忽略和不平待遇外，委屈的悲苦心情，也是他人該體諒的，深怕自己的付出，給白白的浪費了。

阿婆的複雜性格，透過七巧的說話，可略知一二。相互比照下，同樣有著一口尖酸刻薄的嘴，只有自己的好，別人都是壞的，一分的付出，卻要他人用十分的感恩回報；不懂得就事論事，講的頭頭是道，全是自己的理，儘管牛頭不對馬嘴，沒有邏輯概念，她總是用那一套計倆打遍天下，軟式招數：『你這麼天獸，小時候把屎把尿辛苦養你長大，如此卻用這種態度對我，老天爺，你可要爲我評評理，這種不孝惡毒的人，天打雷劈也太便宜他了，讓他下地獄去受苦，才知道我的用心是爲了他好，唉！我的辛苦真是不值得』，如果對方還不認輸，便使出硬的方法：『大家來看呀！我的媳婦大逆不道，下毒藥要害死我呀！叫我一個老人家如何是好，把我害死沒關係，你的孩子日後會去搶去做妓女，都是因爲你如此罪惡的關係，真是自作孽不可活，葉家有你這樣的媳婦，一定是上輩子沒燒好香』，有時心情不錯，就會用陪笑臉的姿態，尋求勝利：『噯噢！我的好媳婦呀！這麼能幹會說話，打著燈籠也找不到的，跟老人家嘔什麼氣，我再活也不過幾年，看你吹鬍子瞪眼的樣子，小心弄壞自己的身體，倒楣的還不是自己嗎』，如果可以用客家話表達阿婆的話語，那樣的味才算是足夠，此外，阿婆更是三句不離客家話，其運用的流暢程度，至今無人能比。

百變阿婆，有更多讓我驚嘆不已的行徑，除了一哭二鬧三上吊外，就像個演員，非得有群眾的觀賞和互動，才能顯示出她的老謀深算；如在大庭廣眾下，坐在地上豪陶大哭裝委屈，暈倒的技術也很厲害，總會找有人的旁邊才倒，吞幾顆睡眠藥的自殺，總是拿捏自如不曾過量，附近的鄰居早已看膩了她的手法，還一度跑到媽媽的娘家去，拿著媽媽做的菜，給他們瞧瞧，狠毒的媳婦竟在菜裡下藥，要毒死她可憐的老人家呢！

如此精采的阿婆，真是百年難得一見，只是家裡的人無奈，外人卻覺得奇怪莫名，總之，大家避之唯恐不及呀，深怕惹了一身的倒楣腥味。

分家的爭取

「長白，你爹好苦呀！一下地就是一身的病，爲人一場，一天舒坦日子也沒過著，臨了丟下你這點骨血，人家還看不起你，千方百計圖謀你的東西！長白，誰叫你爹拖著一身病，活著人家欺負他，死了人家欺負他的孤兒寡婦！我還不打緊，我還能活個幾十年麼？至多我到老太太靈前把話說明白了，把

這條命跟人拚了。長白，你可是年級小著呢，就是喝西北風你也得活下去。」（頁 171）。「你要我賣了田去買你的房子？你要我賣田，錢一經你的手，還有得說麼？你哄我—你當我傻子。」（頁 176）她從前愛過他，他的愛給了她無窮的痛苦—他不是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裝糊塗，就得容忍他的壞，她爲什麼要戳穿他？人生在世，還不就是那麼一回事？歸根究底，什麼是真，什麼又是假的（頁 177）。

爲了日後的生計，當然要勇敢捍衛自己的權益，沒人幫自己的，不管別人的眼光，也顧不得面子，爭取自己的利益，乃天經地義之事。無所不用其極，除了苦肉計外，軟硬相兼的利刀說辭，讓人恨得牙癢癢的；世上的真情假愛，是一時的虛幻，比不上實在的金錢可靠。愛情不能當飯吃的，男人和你在一起，不是要騙你的錢，就是要利用你，一旦沒有價值了，女人就像用過的垃圾一樣，惹人嫌棄。

阿婆早年走了丈夫，要一肩扛起家計，養活四個孩子，精打細算是不得不的因應方式，只要看到錢，眼睛馬上就亮了起來，日後她的私房錢和家產，都被她寶貝的小兒子敗光，她更是變本加厲，覺得錢的重要，每次的吵架爭執中，除了錢還是錢。利益擺前面，真情難再見。阿婆除了重視錢外，對於感情的態度，可以從她罵人的髒話中，大概明白男女在一起，不是爲了性那回事，就是要錢來著，什麼男女情愛都是罪惡不乾淨的，女人最重要就是嫁個有錢的丈夫，一生便無窮無慮了，像堂姊那樣嫁個小老闆最好了。

女兒的控制

「不害臊！你是肚子裡有了攔不住的東西是怎麼著，火燒眉毛，等不及要過門！……你拿準他是圖你的人，你好不自量力。你有那一點叫人看得上眼，姓童的還不是看中姜家的門面，別瞧你們家轟轟烈烈的……早已外強中乾……我娘家千不該萬不該跟姜家結了親，坑了我一生。」（頁 195）。「你要野男人，你儘管去找，只別把他帶上門來認我做丈母娘，活活氣死我……能容我多活兩年，便是姑娘恩典了。」（頁 196）「男人一碰都碰不得！誰不想你的錢？你娘這幾個錢不是容易得來的，也不容易守得住。」（頁 179）。

她吃過男人的虧，不再相信任何的真情，所以絕不許女兒重蹈覆轍，走上自己的後塵。也不願相信女兒有自己的想法，翅膀硬了便往外飛去，不認

爲女兒會幸福，也許害怕她真過著幸福的生活，豈不鬥了自己的笑話，唯有把女兒鎖在身旁，以保護她不受傷害，就像看著自己的替身影子，反過來守護無依無靠的自己。

阿婆的控制感很可怕，從深受疼愛的小妹身上，就可看見那種窒息的愛，是如何折磨人，小叔去世後，她將所有的注意全給了小妹，只有小妹擁有她的讚美，對我們卻漠不關心，常常一同做錯事，倒楣的我們，從不曾打她罵她，但是矛盾的管教，讓她國中肄業後，就選擇了逃離，然而阿婆不能容許小妹的出走，四方打聽，甚至跟蹤尋覓，還常常到她的房間翻箱倒櫃的檢查，小妹是沒有自己的秘密和隱私的，阿婆要掌握一切的訊息，如今小妹因出社會的早，加上甲狀腺疾病的侵襲，人變了一個樣子，年紀輕輕卻像歷經滄桑的老婦人，自小沒有爸媽的她，難得回家的唯一動力，是待她如已身的媽媽，但是只要和媽媽說一些話，阿婆都疑神疑鬼的在旁監視，不能忍受小妹的遠離和冷漠，一定是媽媽惡意的煽動離間，小妹才會變成這樣，所以每當小妹躲在樓上，和媽媽有說有笑時，行動不便的阿婆只能在樓下，歇斯底里的神經大發作。

小姑和阿婆越來越像了，小時候爲了家計，只能到電子場工作，而無法讀書，我有記憶以來，小姑姑就一心向佛，決定一生不嫁人，工作有一直換，佛堂也一直換，沒有地方去就會回家來，和阿婆一個鼻子出氣，常常和媽媽吵架。如今，阿婆中風，行動不便，小姑用她學到的方法，反過來照顧她的母親，有時大吼大叫像罵狗一樣，心情好時便噓寒問暖。一次媽媽切西瓜給阿婆吃，小姑姑把一盤西瓜打翻到阿婆身上，罵她糖尿病還貪吃西瓜，但是自己給阿婆吃糖果就沒有關係，在她們母女的身上，我看見可怕的循環力量。

結束

三十年來，她戴著黃金的枷。她用沉重的枷角劈殺了幾個人，沒死的也送了半條命，他知道她兒子女兒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狠她（頁 202）。

她倚著唯一的信念—錢錢錢，才有力量活下去，也深深影響著四周的人，不論是想法、態度或行爲，都被她壓得喘不過氣來，她怨所有人，卻也被所有人厭惡。她的矛盾性格造就出的故事，隨著時間的流逝，歷史的變更，從

未停止過。

一個人可以影響其他人的範圍，不只大而且深遠，最可怕的是透過代代的循環，似乎永無止境。以阿婆為起點，從姑姑、叔叔和爸媽開始，到下一代的我們，都難逃她的影響，常常在自己的身上，看見阿婆的影子，不只是留有她的血液，更是她小時候教育的結果，我長大了，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淡化阿婆的一切，但卻是反效果的回擊，心中的糾結越滾越大，不知何時會爆發出來。唯一的辦法，就是等她走了，也許大家就平靜了吧！

附錄二：課輔大事記

時間	事件	感覺與想法	行動	結果	備註
1/14	看見系辦佈告欄上的公告：兒福中心徵課輔老師的訊息，中心以單親和收入戶學童為服務對象。	當下就覺得很興奮，好像可以為自己和他們做一些事。	馬上就報名參與課輔老師的面試，並向社工人員表達出強烈的意願	我被錄取了。	因為課輔故時間上做了許多的調整
2/14	雖然有職前說明會，介紹工作職責和學生背景，但因不熟悉相關的規定，學生還會主動告訴我。	有些焦慮，怕自己沒有帶學生的能力。	詢問社工人員或學生相關的疑問	知道自己的本分以及相關的自主權	沒有用心將手冊中的規定牢記。
2/15	與問題學童小靜的對話與故事分享。	突然覺得我們有好多相似的地方，除了經驗還有負面的思考模式。	我用大人的語氣希望她能改變負面消極的態度。	她以許多的藉口拒絕回應。	利用下課時間的空檔
2/16	小韋的下馬威(將作業故意掉到地下，叫我將其撿起)與問題小智的挑戰(不停叫喚老師的舉動)	有些孩子真是人小鬼大，會試探老師的底線。	我以嚴肅的態度，要求其停止不尊重的行為。	僅有短暫的效果，下次又開始出現。	
2/17	小雯與小恩的姊弟關係：姊姊會不時的協助管教弟弟的課業和犯規行為。	真是一個早熟又負責的姊姊，讓我想到過去帶弟弟上學的經驗。	不時給予姊姊讚美，並提醒弟弟要體會姊姐的用心。	弟弟表示不領情。	
2/22	由於本組秩序總是最後一名，所以每次都要打掃。	感覺本組是表現不乖不好的，而身為老師更有連帶的責任要去監督秩序才是。	在口頭上有不時出現希望大家共同維持秩序的要求。	大家依舊不予理會	社工老師會間接表示秩序的重要。

2/23	就是不寫作業的小靜，在半強迫的情況下，才勉強提筆。	要一直盯著她做作業很累也很煩，有時想就讓她做自己想做的事但又怕被社工老師看見，我沒有做到應盡的責任，是不對的。	以帶領或比賽的方式，試圖讓她對作業有些興趣，在不然就是用規勸的手段讓她就範。	僅一次有用，下次有重複故態。	從一年級就是不寫作業的慣犯學生。
2/24	上課前的準備時間裡，與其他課輔老師談到，關於本身教導方式與社工人員的差異和矛盾。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想法，但是立場的差異，才是主要的因素，正職社工員的管理和規定，是不得不的方式。	課輔老師表達出個人不同的建議和不满，卻有也不敢與社工人員溝通相關的想法。	相關的想法僅是片面的發洩而已。	
3/01	第一次的督導會議，由社工與課輔人員共同討論學生的學習狀況。	多數社工人員的建議，多半希望從行為層次去改善課輔時所遇到的困難，並不能視個別學生和情境差異調整。	強調有些問題並非表面的行為規範就能解決的，需要從不同的觀點去看。	社工人員仍舊重視以規範的方式，教導學生。	就在規定的邊緣角落裡，以自己的想法為主。
3/08	私下與一位新進的社工人員討論有關於教導方式的差異與彈性。	其實並沒有強硬的態度，課輔老師可有自主的彈性權利，去帶領自己的學生。	我嘗試在秩序上配合社工員的規定，在其他的部分由我決定。	發現與社工員的立場，不再如此對立和衝突。	因先前的嚴厲印象故對社工員有不好的預設。
3/10	原本安靜內向小丞，漸漸表現出頑皮的本性。	為什麼會變了一個人，原本很乖巧聽話的，充滿了一些疑慮。	不時與其交談對話，希望能找出改變的原因。	這才是他的本性	日久見人心。
3/11	老成的小德，慣用軟性反抗的方式，散漫的寫作業，加上常常發呆，且不理會提醒的堅持，讓我不知如何是好。	其實他是滿乖的孩子，有自己的強烈主張，不喜歡受人指使，所以越是要求他快點寫作業，表現越是不好。	改變不時提醒的方式，改以警告和不理會的方式回應，希望能有所驚喜。	不尊重的態度更加強烈。	重新思考如何與他溝通以期找到解決的方法。
3/14	小靜在下課時，當著大家的面，將我和她分享的秘密說出來，引起大家的注意和嘻笑。	當下的反應有些憤怒，生氣小靜把秘密說出來，尤其當著大家的面，讓我不太高興。	當場告訴小靜，因為她說出我們的約定，所以我很生氣。	小靜顯得有些為難和懊悔。	秘密是小時候被欺負的事
3/16	帶領單元活動時，剛開始大家不是很合作，意見又多，所以途中有幾次因而暫停活動。	剛開始有種大家不配合的尷尬感，但是克服了前面的冷場後，熱絡的場面讓我很開心。	結束後向幾個學生詢問活動的情況並討論其他不同的方式。	反應不一高低年級的需求有所差異。	下次活動需要作調整。
3/17	戳破其藉口的背後原因(反正就是不寫，別人也不能拿我怎樣的態度)，小靜以撒嬌回應	與其一味的要求她，不如真實與她對話，將可能的想法攤出，也許能有不同的發現。	我以輕鬆的方式，表達出她的任性，反正已經習慣被處罰，大人也拿她沒辦法。	她笑笑的回應，並沒有承認相關的想法。	看見她的撒嬌，其實我有點開心。
3/21	小靜依舊未抄作業，所以數次被叫進辦公室裡，由社工老師處理(責備與要求寫評量)	外在的規範處罰對她而言，早就習以為常，不抄聯絡簿的習慣，似乎變成一種反抗手段。	偶而盯她寫作業，卻沒有以強硬的方式，屬於軟性的訴求。	她依舊分心而不寫作業。	社工老師不時會來監督她的情况。
3/22	在沒有強迫的情況下，小靜自行將作業寫完。	她終於肯寫了，我好高興，但又擔心這只是暫時的表現。	我口頭讚美她，其實她會的，只是不願意去做。	依照往常的負面言詞回應	我覺得自己不能改變她什麼

3/23	與社工員的衝突和對立，雙方價值觀和想法的差異所導致。	我很氣憤自己的想法不被對方了解，溝通變成各說各話而已。	以不理性的方式回應，企圖捍衛自己的立場。	對方很生氣	
3/28	問題小智，又在課輔時間不斷挑戰我的底限(吵鬧、不服管教)。	一度覺得自己真的很討厭他，無法諒解他的行為。	我以不理會的方式回應，表達我的憤怒。	他以加倍的叫喚回應	我真的非常生氣
3/29	在督導會議中的打圓場，社工員以管理和諮商的技巧試圖說明之前的衝突	覺得自己的行為，造成社工員的負擔，為什麼自己變得很麻煩	我變得安靜，做好自己的課輔角色，試圖平息這次的衝突效應	表面上相安無事，私下的裂痕已造成	盡量避開與那位社工的見面
3/30	構思很久的遊戲，學生認為很無聊，所以配合度很差，換了三個活動後，他們依舊不賞臉。	覺得自己很用心的規劃，反而讓小孩覺得無趣，還滿傷心的，覺得孩子有自己的想要玩，又何必逼他們。	讓他們自己選擇想玩的遊戲，一群人馬上說好規則玩得不亦樂乎。	下次單元活動，決定轉向美勞製作。	帶活動很累又不討喜，那就換個方式試試看
4/1	我不知道該拿不服管教的小靜怎麼辦才好。	軟的硬的方法都對她無效，我真的沒輒了，就讓她做想做的事。	我開始不去逼她，以半放任的方式。	她依舊打混發呆	社工決定以個輔方式協助她
4/4	不時會分配各地的捐助物資(米、罐頭、棉被等)給這群孩子，這次兒童節禮物也是有心人的贊助。	這群孩子很幸運能到這裡來，除了免費課輔，還有東西可以拿。	以口頭方式向他們表達我的羨慕並提醒他們要珍惜。	他們沒有特別的回應	如物資是玩具或零食也許比較喜歡
4/6	小雯的規勸與同儕壓力的力量(安靜與提醒)	孩子其實還是很關心秩序的規範。	感謝小雯的提醒	安靜一會又忘記了	
4/8	小丞的堅持與脆弱，在嚴厲的要求下，他眼角泛著淚光，覺得自己受委屈。	認為他很任性，故對他用較嚴格的方式，但是卻因此傷害了他。	我在聯絡簿中向他道歉並表示以後不再逼他。	反抗的情況改善許多	不逼他寫國語評量
4/11	小智與小德的衝突心結和矛盾關係	覺得他們相處方式很奇怪，一會好，一會又吵個不停。	詢問他們結怨的經過及討厭對方的原因	就是看對方不順眼的回應	繼續觀察
4/13	安靜小德的怪異行為，他越來越會作怪，常干擾課輔的進行。	覺得他是個很早熟的孩子，但對於課業不是很用心。	企圖以勸說的方式說明他行為已經影響他人。	效果不佳	狀況呈現起伏的週期
4/14	放學看見小靜的媽媽正在罵她的畫面，突然覺得很難過。	有這樣的媽媽，難怪她會用抗拒作業的方式，引起注意。	我決定不再以嚴厲的方式盯她寫作業	她以既有的方式回應。	我不再將重點放在課業
4/18	和他們約定十次的問題，希望能減少他們的叫喚。	必須堅持下去，否則他們會不以為然。	多次強調並實際的執行這個約定	情況有改善	
4/20	帶美勞活動時，高年級很容易影響活動的進行	很討厭高年級的學生，因為不服管教	多次大聲且嚴厲的警告	效果並不好	還是希望他們聽話
4/22	課輔時間的秩序不佳，小雯建議我可以用規範的方式讓他們聽話就範，	擁有正義特質的她，想要改善本組的秩序並提醒我一些方法，這樣的舉動讓我覺得自己沒有做好課輔的角色。	回應自己之前用規範的方式換來更大的反抗，表面上服從，心裡卻沒有改變。	她有些不解的表情好像若有所思的樣子。	以往的課輔老師都是用規範的方式。
4/25	分享彼此的家庭故事(我、小德和小智的對話)	原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困擾，影響著自己變成現在的模樣。	我也分享自己的家庭故事，想要告訴他們其實大家不是孤獨的特例。	由於場地的限制，大家點到為止	下次可以再多聊一些。

4/26	期中家長座談會，中心為家長設立的溝通管道，並藉此讓課輔老師和家長有面對面交談的機會。	聽了幾個家長的故事和無力，發現原本要溝通孩子的課業，已經不是重點，這些家長有更大的環境重擔煩惱。	我找時間單獨和孩子聊聊和他們家長談話的情況，希望能了解他們的對於家庭想法	大多對於自己的家庭狀況並不要分享	或許我的方式錯誤或者不了解他們的反抗原因
4/28	約定寫完作業和評量後，和大家一起玩「大老二」的遊戲。	這樣的約定讓大家動力全開寫作業，讓我很開心，	和大家一起玩遊戲並共同制定罰賞的規定。	大家都非常開心	這一刻覺得我們好近好近
5/2	不斷重複的問題依舊沒有改變	覺得自己很累，無能為力的無力感	我僅做協助課業的工作	無力感更加沉重	覺得自己力量很小
5/5	課輔時間，常常出現無法控制的情況，大家不時嬉鬧和聊天。	我很生氣他們的不聽話，表面上覺得不受尊重，其實我更厭惡不能控制他們的感覺。	我以嚴厲的口氣警告他們，依舊無效後即以懲罰的方式	效果有限並無法維持長久	
5/9	和主要社工的管教方式有所差異，和某一個協助的社工反而配合度較好。	我總覺得她們對我已經產生不好的成見，尤其經過那次衝突之後，情況更加嚴重。	我表面上配合課輔的規定和她們的要求，但私下我卻是做自己的事	彼此產生形式化的相處模式	很少有正面的溝通
5/11	不時以規範與處罰的方式，企圖逼他們守規矩	不斷的管教與處罰，讓我很疲倦	以更嚴厲的處罰，希望讓他們聽話。	效果不是很好	
5/12	最近本組備受關注，社工介入管教的次數越來越多	雖然知道她們在幫忙，但還是覺得自己同時也被監督了	我以不反對也不贊成的方式冷漠回應。	造成彼此的隔閡更大	
5/13	星期天中心要去大直參加活動，小瑋指名要和我同一組，但是我並無法參與	我非常感動孩子對自己的信賴和喜歡	我笑笑的回應。	他並無明顯的反應	
5/16	小賢一直是班上的問題學生，流氓的行徑讓人頭痛對於威權的管教，總是以更頑劣的方式回應。	連結到自己小學的經驗，我對他感到很氣憤，很難同理他欺負和威脅同學的行為。	我告訴其他學生為何不一起對抗他，他就無法逞兇。	多數人表示不敢。	小賢在學校好像都是被欺負的學生。
5/17	小靜已經接受個輔一個月多了，對於拿她沒辦法的無力，也因彼此分開而減少。	其實少了她的參與，我並不覺得難過，反而有一種放鬆的感覺，因為不需要再面對她不寫作業的煩惱。	理所當然的不需要理會小靜的情況，間接減少自己的負擔。	我和小靜越來越生疏	偶而會回來一起課輔
5/18	對於小智不斷訊問一樣的問題(不管是課業或疑問)，我都越來越不耐煩了。	我覺得我的耐心逐漸被他耗盡，好幾次我都快控制不住脾氣。	我訊問他是真的不會還是裝的。	他肯定說真的不懂	之前有裝傻的紀錄
5/19	發現小德的注音非常的不好，之前都會直接告訴他答案，反而讓他養成依賴的習慣。	突然覺得之前自己的協助方式(直接告知答案或幫他們想題目)，不是真的幫忙，反而是害了他們。	不論他如何反抗，堅持要求他自己查字典，以幫助了解注音的概念。	要花很多的力氣拉他才要翻開字典。	對於相近的注音有辨識上的困難
5/23	分配打掃工作時，小恩覺得自己總是分到掃地，所以表達許多的不滿，甚至覺得老師不公平。	不管分配誰去打掃，大家都會表達不滿，只能根據主觀的判斷，覺得誰比較不乖，那就要掃地。	告訴他因為比較不乖，所以才會被指派去掃地，而且他掃地的次數並沒有比較多。	依舊表現得不甘願的樣子。	由於本組秩序不好故打掃的次數很多

5/25	今天之前的課輔老師回來代課，小韋看見之後顯得很開心，下課時小韋問我以後會不會再來看他們。	覺得很感動，但每學期約聘的課輔老師來來去去，我也是其中的一個，結束就要離去。	我以開玩笑的方式回應，表示自己一定不會回來，因為他們很無情，會忘記我是誰的。	小韋沒有特殊的表情，但看得出來有些失望。	我想自己離開後，應該會害怕回來吧
5/26	經歷了多日的無力後，和老師討論相關的議題，反思自己，進而改變心態和做法	我又把事情想得過於複雜和悲觀，以至於忘記自己的方向，其實問題並沒有這麼嚴重。	嘗試要在過於嚴厲和放任之間，找尋適當的平衡點。	我覺得輕鬆很多，學生也跟著自在了	課輔不再是一種壓力
5/30	聽其他同學說起小雯和小恩請假的原因，一直以來的家庭問題導致，所以才沒有來課輔(請假兩天)	心疼他們的處境，覺得看見他們背後的环境後，會不自主和自己的家庭影像重疊	想起之前有好幾次和姊姊筱雯的對話中常常看見自己的過去	這些事讓我明白自己的處境並不獨特	原來其中的情感是相似的
5/31	五月份的督導會議，課輔老師提出問題，社工員回答適當的標準做法	聽著重複的問題和建議，其實覺得很煩	藉著擔任紀錄的工作，沒有表達想法或建議	暫時逃避面對問題	其實不想把問題弄複雜
6/2	最近本組有幾個學生不時因為犯規而被處罰(如下列：罰寫公約、禁止吃點心和玩玩具)	剛開始我不處罰孩子，後來我不斷的處罰，現在面對孩子的不聽話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自己常因為情緒的不穩定，而出現不同的作法。	我和學生都一樣很累	只是黑臉或白臉的選擇而已嗎？
6/6	面對每次都鬧轟轟的打掃工作，決定不用指派的而讓他們自己分配，但情況依舊沒有改善。	我開始質疑自己的帶領方式，一邊生氣他們不聽話，一邊更自責自己是否那裡做錯了。	放棄了嚴厲的警告和不斷的提醒，因為覺得這樣沒有什麼效果。	他們越來越不受管教	決定下次用抽籤的方式分配
6/9	小恩搬到龍山寺附近，離我家很近，和他約定有空和他一起去玩，並留下自己的電話。	心中很開心，卻也擔心自己和孩子私人的關係，會不會有問題或者不核課輔的規定。	小恩說暑假可以一起玩，我答應他的要求。	我開始想像之後的發展	也許可以和他們成為課輔之外的朋友
6/10	誠實與他們相處，不用老師的面具，比較像是朋友關係。	覺得我和孩子的感情越來越好，超出老師和學生的情感。	不用老師的口氣和他們對話。	他們變得比較自在	看見不同孩子樣貌
6/13	和小丞、小智和小德排練期末同樂會的活動(其他們人請假未到)。	覺得我們幾個人一起討論和練習的感覺很好。	帶他們跳舞、唸數來寶，不強迫他們一定要配合自己	還是有不同的意見	決定明天表決項目
6/16	六年級的學生(小雯、小德和小智)要畢業了，所以要提早先離開這裡。	心中會有不捨的情感，覺得要提早面對離開這件事很不容易。	和他們約定最後一天的同樂會要回來一起表演。	只有小雯可以回來	每個人都要面對自己的未來
6/17	偷偷買東西給一些學生，但因分配不足，造成其他孩子沒有而抱怨的情況。	我其實很享受能給予他們的感覺，像是一種疼愛或彌補的行為。	多次提醒有拿糖果的小孩不要宣揚出去。	孩子依舊守不住秘密。	其他孩子說我不公平。
6/23	期末家長座談會，家長知道我不下學期不教了，表示很遺憾，每次好不容易熟悉後又要換老師。	我真的很想幫忙，但是面臨自己的規劃和工作，還是必須離開。	表示下學期會有其他課輔老師來協助孩子的課業。	家長沉默以對沒有多說什麼	幾乎都是一學期換一個
6/27	決定排演的活動，大家都顯得很有活力。	感覺大家同心協力的合作，真的很棒。	盡心盡力製作相關的道具。	發現他們的熱度又退去。	也許到表演前一天才會確定

6/28	正式要排練時，大家完全不配合，鬧成一團，多次提醒無效後，我憤而離開，讓他們自己排練	真的非常生氣，怎麼說都沒用，完全管不住他們的無力，讓我決定放棄參與。	事後他們數度尋求協助，表示當然願意幫忙，但需要大家的配合。	混亂的情況改善不少。	我始終學不會嚴厲的管教。
6/30	最後一天的表演順利結束，幾個小六的學生也回來共襄盛舉，大家都很开心	由於面臨正式要離開的一天，心中的不捨越來越多了。	活動結束後，我主動將自己的電話留給他們	彼此約定日後要聯絡	期望課輔外的關係能延續